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四冊目次

歷代名臣傳三十五卷續編五卷歷代名儒傳八卷歷代循吏傳八卷（二）	
（清）朱軾 蔡世遠撰 清雍正刻本	一
松亭行紀二卷 （清）高士奇撰 清康熙刻本	一八〇
越絕書十五卷 （漢）袁康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張佳胤雙栢堂刻本	二〇二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撰 明錢穀鈔本	三七一
江表志三卷 （宋）鄭文寶撰 清陳氏晚晴軒鈔本	四九九
南唐書三十卷 （宋）馬令撰 明刻本	五一二

歷代名臣傳三十五卷續編五卷
歷代名儒傳八卷歷代循吏傳八卷

（清）朱軾　蔡世遠撰

清雍正刻本

歷代名儒傳序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賈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為楊墨挾其為我兼愛之說以誣民而與儒抗顧其為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辨而闢之

之二家之患亡矣漢初學者惑于黃老之術儒道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為尤甚而信從者益衆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不歸老即歸釋二氏之學偏天下而儒教幾乎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緇流衲子也無所謂士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過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大儒真儒所惡者小儒僞儒也

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即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為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小且僞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真儒一也而小與僞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侔惟其公而已彼小忠

小信小廉小謹胸、之仁子、之義皆
挾私用智之為害也然小也非偽也一
涉于偽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
諛取容者公孫弘張禹是也有儒而依
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
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遊

名市利之心假託仁義道德之說以惑
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別户分門同
者黨之異者伐之甚而恣其橫議變亂
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于人
曰吾儒也何恠乎學者以儒為汙而相
率入于二氏乎漳浦蔡聞之先生嘗與

竟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頑欲盡去雜
揉謬亂之穢習莫如表彰先賢使學者
知儒術之有真而浮偽者不得而託庶
少贊一道同風之盛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
聖化于萬一於是倣

漢至元儒者凡若干各訂其本傳彙為
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休之
黜周王魯王文中子之僭經惡乎取之
曰過不掩功也小戴以貪去官劉向以
獻書進不錄可乎曰聖之去官恠何哉
也或曰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

鴻寶秘書於淮南向欲不獻而不敢非
以干進也始于漢而終于元者何漢儒
拾殘經于灰燼之餘有功于道術不小
晉唐如范寧孔穎達之徒類能發明經
義以輔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
直接鄒魯之傳前乎此者開其先後乎

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
弗録也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真
儒君子儒也學術邪正之分途名與實
而已無所為而為者為君子有所為而
為者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于身心之
間存理遏欲進進不已則聖人可學而
至何有于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為其學
而至于聖人也明乎此而童甫縫掖之
士能不頎名思義乎

雍正七年已酉歲長至前一日高安朱
軾書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蕪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

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之餘屢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脩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

宋季指為偽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畧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詭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文武成康之餘屢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脩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

之盛治也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
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
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
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
来諸儒
蔡序
三
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
生生逢
聖化光昌之會體究正學於論道經邦之暇
與世遠議脩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
安溪李君立侯纂為傳論李君通經考
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
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
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
取其隘服古而清脩者確守先緒必錄
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
不岐於異說不汩於功利明善克私惟
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
蔡序
四
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雍正四年丙午長至日漳浦蔡世遠書

卷之一
漢
田何
伏生
申公
高堂生　后蒼
毛萇
劉德

董仲舒
孔安國
夏侯勝
劉向
戴聖
卷之二
漢
杜子春
孔僖

賈逵
鄭衆
盧植
鄭康成
何休
趙岐
晉
范宣
范甯
卷之三
韓伯
梁
皇侃
隋
王通
唐
薛收
孔穎達

褚無量
啖助
韓愈
宋
王昭素
孫奭
周子
胡瑗
孫復
石介
劉敞
陳襄
卷之四
宋
邵子
張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呂大臨
朱光庭
呂希哲
卷之五
宋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尹焞
張繹
馬伸
胡安國
羅從彥
李郁
劉勉之
劉子翬
胡憲
李侗

胡寅
胡宏
卷之六
宋
朱子
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卷之七
宋
蔡元定
黃榦
李燔
李方子
陳淳
蔡沈
劉爚
眞德秀

魏了翁
李道傳
陳宓
何基
王柏
熊禾
卷之八
元
趙復
姚樞
許衡
竇默
劉因
金履祥
陳櫟
吳澄
胡炳文
許謙

原缺

歷代名儒傳卷之一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漢

田何

田何字子裝齊淄川人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庇授江東馯臂子弓。臂授燕周醜子家。醜授東武孫虞子乘。虞以授何。當秦禁學。易以筮卜之書獨不禁

故傳受者不絕漢興。梁項生受易於何。而雒陽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其後讎授張禹。禹授彭宣。則施家又有張彭之學。喜授白光翟牧。則孟家又有白翟之學。而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三家。皆為梁邱之學。梁人焦延壽亦嘗問易於喜。以授京房。於是又有京氏學。至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後東萊費直。沛高相。亦治易。其學皆無章句。然施孟梁邱經間脫

論曰。易之為書。潔靜精微。雖聖人猶假年以學。況其餘乎。漢興。諸儒互相付受。然談經義者徒啜其糟醨。推象已駕其說而奪諸家之幟。則諸家之未足以盡易明矣。雖然易為五經之源。其傳授所自。不可以無悉也。故標

伏生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治尚書。當秦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惟伏生治之。欲召。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伏生所授有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字和叔以授兒寬。寬復以授歐陽生之子世。故尚書有歐陽氏學。世父子相授至曾孫高。高以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則歐陽氏又有平陳之學。濟南張生以授大小夏侯之學。勝又別授孔霸及周堪。堪授許商。則大夏侯又有孔許之學。建授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則小夏侯又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凡言今文尚書者。皆本之伏生。

論曰尚書今文多詰屈。衛宏以爲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女傳言教錯。齊音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畧以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九篇者。伏生壁藏未亡之書也。既嘗以教於齊魯矣。則錯衛令往受。伏生何難出所藏以示之。即不然。亦可使宅弟子傳言。何必以女哉。衛宏之云。不足信也

申公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俱受詩於齊浮邱伯。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子郢與申公俱從卒學。元王薨郢嗣。使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立。胥靡申公。初申公與穆生白生。皆見禮於元王。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設。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後戊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卒被胥靡。申公魋之。歸魯教授。終身不出門。謝賓客。獨王命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為詩訓故以教。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受詩申公。後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請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上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駕駟迎之。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數。而所授魯許生。免中徐公。以授王式。式以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而燕韓生。齊轅固。亦皆治詩。為之傳。韓嬰。當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亦以易授。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然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深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孫順則韓詩又有王食長孫之學。轅固。孝景時為博士。嘗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於上前。及竇太后好老子。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入圈擊彘。上知固直言無罪。假以利兵。乃免。武帝初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諂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也。惟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匡衡。衡授師丹伏理。則齊詩又有翼匡師伏之學。齊魯韓三家

詩。皆立於學官。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論曰。後儒論申公對武帝以力行。當明言所行者何若。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爲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爲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辭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高堂生 后蒼

高堂生。字伯。魯人。其先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公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爲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爲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辭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論曰。後儒論申公對武帝以力行。當明言所行者何若。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爲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爲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辭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高堂生。字伯。魯人。其先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公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爲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爲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辭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自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蒼最明。蒼嘗受詩于夏侯始昌。又從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所傳。歷久愈明云

戴授梁橋仁、及楊榮。故皆淵源于蒼云。

論曰、昔先王以禮化民成俗。橫渠張子每教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禮顧不重歟。經秦火後。禮失其傳。傳自高堂生。歷后蒼而益著。二先生之有功于禮也。顧或謂生所傳止士禮。疑爲未全之書。不知朝廟邦國之典。周官載之。儀禮詳于冠昏喪祭。推士禮以達于天子。固其所也。周公之精意存焉。後之學者。每治禮記而缺儀禮。夫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傳宜分類以附于經之後。乃舍此而取彼。是猶習三傳。其可謂之通春秋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授亨詁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葉夢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益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肆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論曰。毛公所謂傳自子夏者。則今之大小序是也。當西漢時。三家得立。惟毛獨否。及其後惟毛獨著。獨行千數百年之間。說詩者莫敢有異議。至朱子始疑之。自立傳義。然亦多採其說。夫毛之序詩。謂全無所本於子夏則不可。謂全出於子夏之說而無所牴牾附會。則非也。要其傳經之功。勤且偉矣。

劉德

劉德者。孝景帝子也。前二年。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王所得書。盡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傳五世至元。國除。建始元年。復立元弟良爲河間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三年。如禮。哀帝下詔褒揚。益封萬戶。薨。謚曰惠。傳子尚。至王莽時絕。

論曰。周衰。禮壞樂崩。及經秦火。書籍亡失。漢儒修補。每限於常門。惟獻王藉屏藩之力多。士衆慕故。蒐輯獨備。

藝文志所載儒家書目。有河間周制十八篇。意獻王述禮之作。又記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然則禮樂之事。其存什一於千百。猶傳於今不廢者。獻王之勞。尤不可誣。班固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豈不諒夫。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其策有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又曰。天令之爲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

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又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

王敬重之。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凡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

兔。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事。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五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前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謫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論曰孔子作春秋始於春亦終於春所以明干秋必還之運而開太平於無窮也當秦酷烈之餘陰慘極矣於是蕩蕩以教化為言是陽春之德也夫欲興教化必先崇學校欲崇學校必先一道術道術既一學校既崇而後賢者循理處善以成其君子不賢者亦節情防欲以別於羣生此實王道之正非管晏以下卑卑伯業之所得托也向惟粗知王伯之分故尊仲舒而黜管晏歆不知然遂乃過其父論夫仲舒之於伊呂雖若不逮然以視管晏固已分軌而殊塗豈復與較優劣哉向使武帝深加嚮用以董仲舒為丞相以及賢為御史大夫漢治其幾於三代乎

孔安國

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而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考論。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又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成。遭巫蠱事。不復以聞。故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其後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自言受於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平當等勤存其學。及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論曰。諸儒疑古文者非一。至失子親注二典禹謨而屬辭易好。文之參雜難易。它經傳皆有之。何獨疑於書乎。其餘篇於蔡沈後世猶有顯肆訶詆。如吳澄之倫者。蓋是經之爲諸儒裂也久矣。推其致疑之由。則以今文詰屈而古文從順也。先儒云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辭易好。文之參雜難易。它經傳皆有之何獨疑於書乎。至伏生口授之書。偏得其難。而安國比校之書。反得其易。則又有說。凡書之難讀者。誦數必多。誦數多者。著心必牢。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當秦火後。羣經散亡。而尚書尤甚。百篇之義。既莫得聞。僅有存者。又復指爲贋作。則是杜塞餘道。絕滅微學也。程子云。伊訓說命諸篇。非聖人不能作。可以爲古文之定論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張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又事簡卿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孝武帝紹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

不如歸耕

論曰書曰大哉王言謨訓誓誥皆言也而載諸簡策垂於萬世以爲治法何惡於傳之者哉夫雷者天之號令

也。言者王之號令也。雷聲震於百里。王言播於四方。勝之置對。其義確而篤矣。唐魏徵佐太宗。嘗以事宣付史館。太宗讓之。徵所對。大旨亦畧同云。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四世孫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初。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世人莫見。更生父德治淮南獄時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至是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費多不驗。乃下更生吏。繫當死。其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還。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領尚書事。甚見尊重。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忠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想。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

之酌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沮之。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辭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又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念以骨肉之親。冀幸其心。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一條其所以有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惡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見問興。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毀之。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發怒免豐。亦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爲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上召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是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

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還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遷數有大異。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詞旨極切。上雖感其言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溪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
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廣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
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
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
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
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
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
上奏有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
非所以彊漢宗奠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

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
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
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

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歲向年三十
其鑄作黃金事前於此則向固未及壯也且其失在於
過信父書考向之誠諒忠謇庶幾社稷之臣其學之醇
西漢儒者未之或先也顧以年少一眚為世疵議夫仲
舒繁露頗雜機祥橫渠蚤歲亦喜談兵至若逃禪以歸
儒變廣而求真者往往有之苟其能以晚蓋則始衛曾
不足以相累何獨於向而必過為覈論哉

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戴德同受禮於后蒼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漢興以來迄於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篇至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六篇世傳大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德仕至信都王太傅聖嘗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

論曰大學中庸先聖設教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聖則聖之爲功豈獨傳禮一家學已哉史謂其行治多不法意聖迂闊慕古不盡循用漢法故武所舉囚徒聖無所決而姍侮之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已所以治者非武所知也是即行治不法之一事也夫儒家者流於法律刑名多粗糠棄之鄭樵因此遂譏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樵安從知武所廉得者之爲贓罪耶聖行事少所表見獨見於何武傳者如此因嘉其傳經之功而疑於其罪跡故錄之若馬融爲梁冀草詔而殺李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閟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逵皆受業焉。衆達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詁。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嘗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論曰。周官一書。規模宏濶。節目明備。使後世得考見三代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大端。拘儒小生。猶或疑之。不猶疑尚書之古文乎。是書始得自河間獻王。表自劉歆。而子春能習其句讀。通其義類。以授羣弟子。共為註解。而其傳益著。迄今三禮並垂。非子春之功哉。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子建、遊長安、與崔篆善。及篆仕王莽、亦勸子建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歎曰、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如此多矣。鄭房生梁郁僥和之曰、若然者、武帝亦是狗耶。遂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駰詣吏。僖恐誅。乃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無此事而虛加之也。孝武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謂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訪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歸焉。其不善。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不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必以此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本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帝問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乘。俯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果卒。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才十餘歲。或勸令反魯。對曰、今載喪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論曰、漢興高祖以太牢祠孔子。自是經術寖以萌蘖。至孝武表章六經。當時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然猶未及光武明章之盛也。夫孔子者。百王之師也。帝自師其師而以爲私家榮。可乎。僖之抗論侃侃。不憚批鱗。蓋自其談史大學時。已不復有囁嚅之態矣。若子建之不仕僞朝。長彥季彥之不違父命。奕世忠孝。大節炳然。何聖裔之多賢也。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既悉傳其父業、復能兼通大夏侯尚書。及五家穀梁之說。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性愷悌多智思。倜儻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為左氏國語解詁。凡五十一篇、上之。帝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尤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帝深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共常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頻陽侯馬防曰、汝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為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盛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欣欣慕焉。永元三年、以為左中郎將。八年、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號為通儒。年七十二。十三年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林柏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鄭賈之學。

論曰、周官乃經世大典。程子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當西漢時。惟劉歆頗知誦講。而歆反毗王莽。助成亂亡之政。故後儒業是者益稀。逵於諸經。鮮不涉其流。四經之學。實賴以傳。然竊獨怪其數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而於尚書。帝而不及周官也。夫諸經出自聖筆者。易之外。惟周官春秋而已。千載而下。叙五經者。舍三傳而列春秋。獨言禮。則棄周官而任戴記。豈非漢氏學官所立。舛謬相沿而致然與。

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聘衆。衆曰、太子無外交之義。漢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風以意不可違。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遷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遣衆報之。衆至、單于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欲以脅服

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遣衆還京師。朝議將復遣使。衆諫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心、又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絕望中國耳。南單于居漢久、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節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遂行。於道猶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為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聞漢兵出、悉將其人民北徙。車師復通匈奴。衆與戊己校尉、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召為左馮翊。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數被責劾、執議不移。帝竟不從。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論曰、仗節死義之臣、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衆之謂謂在廷、用能奮節北陲、不為國恥。唐殷侑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衆者、其誠得

於經者多耶。衆父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為讖、光武怒、興遂惶恐遜辭以免。衆之過於興矣。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既歸閭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及竇武援立靈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舉乃獻書規武勸辭大賞以全身名且請依古禮置諸子官徵宗室賢才訓道尊用以強幹弱枝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起光和元年拜議郎與諫大夫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植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敬刑用良者謂宜使州郡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

徵之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黃巾盛稱植方畧嵩皆資之以濟成功乃復尚書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進爲張讓段珪等所害袁紹將兵入宮讓等劫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又進兵排宮攻省內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王允遣閔貢逐植後追之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

既至。果陵虐朝廷。大會百官。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上穴不用槨。附體單帛而已。

後漢書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蘧蘧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先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戟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論曰。進之名卓。曹操亦笑其失謀。卓之廢主。袁紹亦折其逆志。事計雖同。而乃心實異。惟植忠於帝室。而智足察奸。勇足厲氣。其常懷濟世。豈虛哉。夫直養者剛之本也。當植之在講筵。目不轉睛。所養固已剛矣。讓珪逃死。何敢濫加橫戮。蔚宗論植大節。乃舍抗卓而述其追帝。不已末乎。

鄭康成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常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母數罵辱之。不能禁。後游大學。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從高業弟子傳受。日夜尋誦。三年不得見融。及融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召見。康成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已數十百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及康成荅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何進辟之。州郡迫脅。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益進。自遠方至者。以千數。後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勑

縣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意也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董卓遷都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始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黃巾知爲康成皆拜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曰吾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庶幾以竭吾才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開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爾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已忘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時袁紹總兵冀州嘗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紹乃延之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貌溫偉紹客多豪俊見康成儒者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前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木表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以病乞還五年春疫時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子譚迫康成從軍不得已行至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當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及諸雜著凡百餘萬言其荅諸弟子問五經義者門人又相與依論語撰爲鄭志八篇後漢書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論曰禮始於太乙非聖者莫能得其精自夫子不敢輕言夏殷之禮況其下者乎至於經曲繁多條貫詳密則又不獨神明其精者之難即欲比而櫛之疏而理之使數度井然亦復匪易康成三禮之學所徵寔者習熟濡染不能不間雜於讖緯耳要其旁稽曲證使三代質文於今猶與有存焉則非夫人之烈不及此舍翼衛之勤而索瘢瘢以爲指摘豈篤論哉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少府豹之子也爲人口訥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坐廢錮初公羊之學自齊胡毋子都作條例以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公羊遂有嚴顏二家博士至休乃畧依胡毋生條例隱括使就繩墨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者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先是扶風李育亦治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及論五經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休既善公羊兼通歷算乃與師博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黨禁解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嫉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論曰公羊之學韓愈謂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要眇之義無自而尋則休之解詁未爲盡得公羊本旨也況三傳互有短長休直詆爲膏肓爲廢疾意所謂當同門妬道眞者休蓋未能免此歟雖然殘經之不亡實諸專家是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於學宮不可廢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因避難不忘本土故自改其名字岐少明經有才藝娶馬融兄女。鄧騭不持士節恥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勑兄子曰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瘳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尋為梁冀所辟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中常

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珍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尤數為貶議。珍深毒恨。延熹元年。珍為京兆尹。岐懼。避之。珍果收岐家屬。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道遇安邱孫嵩。嵩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失色。嵩乃下帷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以實告。嵩與俱歸。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後諸唐

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張溫西征。請補長史。別屯安定。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邊章所執。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遷。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關東擾亂。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乃以岐副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皆自將兵數百里迎岐。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罷兵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紹等遂不至。興平元年。徵岐時帝當還洛陽。會承奉詔先修宮室。岐謂承曰。海內分崩。惟荊州境廣地勝。年穀歲登。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使身將兵來衛。與將軍幷心同力。以奬王室。承即表遣岐。岐至。表果遣兵助修洛陽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岐以老病留荊州。而孫嵩亦寓於表。岐乃稱嵩素行篤烈。與表共上為青州刺史。俄而桓典孔融皆薦岐。就拜太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初孝文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孟子博士。遂廢岐以為周衰異端並起。孟子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滅。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乃述所聞。證以經傳。為章句十四卷。

論曰、當秦火時。以孟子下廬諸子。故得不燬。漢興。司馬遷始稱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竝孔子。然猶與荀卿合傳。惟岐值時衰亂。經籍道息。獨能抽博士所不講者。潛心畢業。且斷而置之。以為命世亞聖。何其明也。

晉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耐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咨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遂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幛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讀誦為業。

譙國戴達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通儒在郡立學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棄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論曰自魏晉以清虛相尚放蕩爲高棄禮法如弁髦國勢人心舉壞於此當其時在朝者乃有卞壼壼之言曰諸君子皆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卒能仗節死義爲時名臣宣仕不顯潔行窮經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卒使江州人士化於二范之風其可謂儒之扳出

范甯字武子自父汪渡江僑於新野汪博學善談名理甯亦自少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而止初溫欲以汪爲長史及江州刺史汪皆不就溫意恨故終溫之世甯兄弟無在列位者時方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出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排之略曰王何幾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誅洒之風緬焉將墜遂令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昔夫子斬少正太公戮華士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鑒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蒙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黎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自中興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採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甥也諂事會稽指王道子懼甯不見容疏陳考甯求出爲豫章太守前豫

章守多不利。帝曰。甯何以身試死耶。甯不爲意。固請行。臨發。猶疏言調役勞擾之弊。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復陳時政數事。帝善之。甯在郡大設庠序。採磐石於交州。以佐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幷拔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資給衆費。一出私錢。又起學臺。功用彌廣。以專輒任心。爲王凝之所劾。抵罪。子泰棄官稱訴。會赦免。始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初甯以釋穀梁者近十家。皆膚淺不經師匠。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其言曰。左氏以闕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甯所著。義最精審。爲世所重。

論曰。六朝曠達之獘。其源出於莊老。甯尋究標枝歸罪王何。當已而未敢誦言以攻莊老。則猶眯乎其源者也。

三傳得失。自向歆父子。已爲異同之論。至白虎分爭。益加破裂。甯獨依經詁傳。據理詮經。可謂通方君子矣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爲人清和有思理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器同郡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獨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媿王文度舉秀才徵佐著作郎竝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椽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崇尚莊老脫落名教居喪廢禮伯斥非之時人憚焉著作雜論有曰孤寡不穀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人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夫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聚稱其能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佛其所有餘也後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改授太常未拜卒年四十九初王弼注易於繫辭說卦序卦三傳猶未畢業伯實續爲之注云

論曰程邵未興治易者皆宗王韓之注王淫於莊老所誠有味乎其言之在易小過象傳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蓋崇本以維其衰則過而非過伯殆有得於斯義者耶

梁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在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邻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詵曰。南北朝之際。俗尚彼靡。異教紛挐。經學微而士習不可問矣。侃銜精力專門。以明經爲業。聽者嘗數百人。時亦有重之者。此以見士貴有志。而修德者不孤。信夫。故特存之。以備一綫焉。

歷代名儒傳卷之三終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先爲祁人。九世祖寓當愍時東遷。三傳至元則。究道德考經籍。卒爲鴻儒。江左號王先生。先生孫則。值蕭氏禪。恥食齊粟。北事魏仕至幷州刺史。家河汾。是爲

通高祖。及通父隆。傳業教授門徒千餘人。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文帝從容問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久曰。先生朕之陸賈也。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稱善。四年。通始生。隆簒之過坤之師。大父安康獻公占之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通六歲而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九州無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定主也。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興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謂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帝召見太極殿。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圖。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楊素蘇夔李德林見通與之言。終日歸而有憂色。門人問。通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德也。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時將有論牆之歎。通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再徵之。不至。大業二年。徵又不至。乃曰。吾視千載已上。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遂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

就。門人自遠而至。其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通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其使人。雖童僕必斂容。鄉人有喪。通必先往。反必後。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其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或問人善。曰。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其族婚嫁。必其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嘗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

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通聞之曰。姚子得之矣。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遂通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賈瓊問何以息諍。曰。無辨。何以止怨曰。不爭。問事人之道。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況乎利以訓之。無鬬其捷。問君子之道。曰。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李密問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

者雄。問勇。曰。必也義乎。問王霸之略。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房元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先正其心。嘗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又曰。人不里居。地不并受。終苟道也。封禪之費非古也。其泰漢之侈心乎。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赦之國。其財必竭。又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通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若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嘉言懿論。門人相與集而記之。號曰中說。十年。名署蜀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法然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諡之曰文中。所續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竝未及行。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論曰。通名跡不見於隋史。故司馬光以爲疑。所引弟子多唐初名臣。朱子以爲福郊福時之所爲。非通雅意。然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又議其續經之僭。至等之吳楚。雖然。當隋之時。道術之裂也已久。通獨銳然修周孔之業。倡教河汾。成就後進。其學其識。誠大有以過人者。故朱子又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荀揚諸氏。皆不及也。豈不諒哉。康節邵子亦嘗爲之贊曰。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斯實平恕之論。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之子也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事王通與董常仇璋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為高第通稱之曰孝哉薛收行不負於神明收問仁通曰五常之本也問性曰五常之始也問道曰五常一也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以告通通曰子光得之矣及唐高祖興收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竟君素覺之

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後君素東連王世充收遂挺身歸唐房元齡咀言之秦王召見問方畧合旨授府主簿判陝西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約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賞建德來援世充諸將爭請斂軍以避其鋒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所將兵皆江淮精銳但苦乏食為我所持今建德總衆以來若縱之至必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不若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戰大王親督驍銳先據成皋隔兵按甲截建德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一如收策王入觀隋宮室夸侈無度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留不是察奢虐是矜卒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畋獵王荅之曰成我者卿也明珠彙乘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鋌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又命輿至府舉declare無之論叙平生底激湏泗卒時年三十三王哭之慟及王即位語房元齡曰以猗紹之忠而事晉後世猶有遺議收之不仕隋高於紹矣當唐之初其登瀛洲者多隋之遺臣也惟收起布衣以佐興朝其出身為獨正及決機東都下料敵審勝雖良平之智何以加茲王福時又記太宗欲與禮樂房元齡魏徵等苦無素業卒不能定太宗臨朝而歎收也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自少誦記日千餘言。能閣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與質難。焯大畏服。大業初。舉明經高第。仕隋至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太宗身寮雖風擬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名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納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於是封穎達曲阜縣男。轉給事中。穎達亦數數以忠言進。帝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若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

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又數爭太子失。帝聞之。勞以金帛。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太子既長。稍不法。穎達爭不已。至面折之。或以過頓達。穎達曰。蒙國恩厚。雖死不恨。劉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諸經義訓。包貫異家。為詳博。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及永徽間。詔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遂布下其書行於世。

論曰。唐儒治經。不如漢析理不如宋。故三百年中。以詩文名家者至衆。而儒之醇者。則寥寥難以數覩。貞觀之初。號多老儒。然瀛洲之選。能有功於經史者。惟穎達與顏籀為最。故時人以籀為班固功臣。而穎達諸經正義。程朱尚資之以明訓詁。迄於今。學宮傳誦。猶未廢也。籀才餘於德。顏為清議所薄。若穎達之執義陳善。有謇謇之節。其性行優於籀矣。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少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龍出衆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人異之尤精禮及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定儀典時議皇后爲亞獻無量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其議不行遂以母老解官明皇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

褚無量記以進優被禮荅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辨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官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曰山林不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無量爲終身不御鹿肉喪除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以廟本符堅故殿久腐故壞不必罷行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厚見寵待其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繼之雖賞賚亟加而禮遇稍衰矣

論曰跡無量平生抗直以劘上致孝以事親至於拂牝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卒從崇言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竝詔致祭自古受命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用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睠甲乙叢倒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彙之而以帝西還徙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經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儒臣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幽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所譔述百有餘篇卒後有於書殿得其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爲歎息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厚見寵待其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繼之雖賞賚亟加而禮遇稍衰矣

論曰跡無量平生抗直以劘上致孝以事親至於拂牝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卒從崇言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竝詔致祭自古受命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用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睠甲乙叢倒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彙之而以帝西還徙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經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儒臣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幽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所譔述百有餘篇卒後有於書殿得其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爲歎息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厚見寵待其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繼之雖賞賚亟加而禮遇稍衰矣

論曰跡無量平生抗直以劘上致孝以事親至於拂牝

雖。咸慶鹿其行誼殆遠過於瀛洲諸學士。顧以著述不
彰。爲後儒所鮮稱。表而揚之。是史氏之責也。且四庫遺
編。非無量。則零落謬失者不知凡幾矣。其爲功於藝文。
又曷可沒乎哉。

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
纘綻漏缺。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
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論語
所引左邱明。蓋史佚遲任之比。後人卽以左氏爲邱明非
也。年四十七卒。門人河東趙匡吳郡陸質。其高第也。匡字
伯循。仕至洋州刺史。質字元沖。本名淳。避憲宗諱。賜今名。
仕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助卒後。質與

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傳例統。請匡損益。而質纂會
之。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號纂例。柳宗元
稱其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謂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
的。苞羅旁魄。轇轕上下。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
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云。

論曰。左氏所蒐載。訖於三國分晉。其人蓋與公穀同時。
而自漢儒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世遂相沿以左氏
爲邱明。助獨疑之。是已。質之所纂。見行於今。宗元譽之
容有過者。要其經學大有裨於春秋。蓋漢晉以來解春

秋者。多信傳以測經。啖趙陸三家出。始據經以核傳。頗得孔氏之微旨。至宋諸家各出。而伊川程子及劉敞胡安國爲最善。

韓愈

韓愈字退之。河內南陽人。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年二十五。擢進士第。董晉節度宣武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依武寧節度張建封。建封辟爲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論旱饑及宮市事。是時王叔文等用事。排之。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順宗即位。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河南舊有魏鄭幽鎮留邸。

皆貯潛卒以索罪士。官莫敢問。愈將撤其禁以壯朝廷。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或以聞於憲宗。憲宗悅曰。韓愈助我。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死。澗諷百姓遮刺史柩車。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窫劾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按視諸軍。及還。具言賊可滅。愈亦言淮西敗可立

待。兵不可息。宰相不悅。以他事改愈右庶子。及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協力。弘果用命。愈又白度。蔡精卒聚界上。宇城必虛。請間道以入。度未及行。而李愬果自文城提卒。夜至蔡。縛元濟。如愈策。蔡州平。布衣柏耆以計干愈。愈奇之。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若遣辨士爲明禍福。可不勞衆而服。度然之。愈口占爲書。使柏耆賫以往。承宗果大恐。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以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僧寺。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救之。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論惡之。

誠訐捂。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帝意猶未解。於是中外皆爲愈懼。雖戚里諸貴亦爲言。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頗感悟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我。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將復召用。皇甫鎛沮之。量予內移。改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愈親往視。投羊豕爲文驅之。是夕暴風震電。數日溪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令得計庸贖歸。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協力。弘果用命。愈又白度。蔡精卒聚界上。宇城必虛。請間道以入。度未及行。而李愬果自文城提卒。夜至蔡。縛元濟。如愈策。蔡州平。布衣柏耆以計干愈。愈奇之。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若遣辨士爲明禍福。可不勞衆而服。度然之。乃以柏耆賫以往。承宗果大恐。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以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僧寺。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救之

愈以詔自解。臺府文刺紛然。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上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愈之尹京兆也。六軍將士私相誡曰。是嘗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息。遇旱。米價不敢踊。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縉紳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愈少孤。鞠於嫂鄭氏。嫂沒。制期喪報之。病革時。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浮圖陰陽。吉凶拘忌。一無汗我其守禮法。排異教至死不變。乃如此。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至者。與衍閎深肆。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薰釀涵浸。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齮齕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程子曰。韓愈近世豪傑之士也。古之學者。修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愈乃以學文之故。日求所未至。故所見甚高。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也。若無所見。所謂傳者果何事耶。

論曰。愈因文見道者也。其克己力行。雖不若宋儒之堅確。然不可不謂強有立之士也。讀其所著雜文。不免有求進憤激不平之辭。然始仕於朝。則以諫宮市。忤权文。而貶陽山矣。踰而復起。不悔旋以諫佛骨。批鱗濱死。而貶陽山矣。踰而復起。不悔更以使鄆湊而折強藩。此非有得於遠斥。復起又不悔。更以使鄆湊而折強藩。此非有得於朝聞夕死。舍生取義者能之乎。至其經世謨訏。畧見於

淮西事宜云

宋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常聚徒教授以自給。鄉里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疏注或未盡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李穆薦之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恨相見之晚賜坐講易乾卦至五爻太祖曰此豈可令常人見昭素曰無傷也使臣等占值之則陛下爲飛龍在天臣等爲利見大人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又訪以民間事。昭素誠實無隱太祖嘉之以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初李穆暨弟諝從昭素學。昭素常語人曰二子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致公輔後果參政每市物。隨所索與直未嘗較高下。市人至相戒毋復敢索王先生厚直者。盜夜抉其門門有橫欞盜未即得入。昭素覺之。潛撤其欞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畜一驢常以假人。每出必問曰無假驢者乎。僮曰無有。然後出。其純質如此。

論曰易之爲書不可典要其占法亦稽實以待虛存體

而應用。自諸家好爲博稽事迹指實於卦爻之下。而占法幾室不行。必如昭素所云。乃可迭爲貞悔。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朱子採焦氏之法。以窮易變。因昭素之意。以神易占。後聖復起。不能易已。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後徙須城。以九經及第。除莒縣主簿。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學。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音讀詳潤。上稱善賜緋。咸平間。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權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奭獨言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安有書也。上旣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四年。將祠汾陰。

后土。奭上疏切諫。陳十不可。上遣宦者皇甫繼明就問。又疏對曰。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遑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卹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六年。將祠太清宮。奭又疏諫。引明皇天寶之亂爲鑒。戒上作辨疑論以解之。然知奭朴忠。雖言至切直。猶遣中使慰諭焉。久之。以父老丐歸。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

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於是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諸節。天下設齋醮張宴。費甚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奭疏諫語尤加切。未幾能敗。上嘗令陳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奭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申繹。未嘗忌諱。因以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輒拱默以俟。上爲悚然改聽。又掇五經中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徵言。及畫無逸圖并上之。上施圖於講讀閣。皇太后尤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年踰七十。固請致仕。至於泣下。帝惻然猶敦留之。乃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累表乞歸。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嘗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疾革。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奏至。上嗟惜。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孝。立朝正言讜

乎。有古風采。晚節勇退。優游里社。始終全德。先是郊廟禮樂。尚多訛闕。奭援古奏正。輒著於禮。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所奉詔校定者又數種。

論曰、宋初尊奬儒臣。而奭與邢昺最著。昺之選。懦依阿。榮懷祿利。其志固已卑矣。奭獨正直行行。事君以義。進退有禮。可謂儒者之高節。縉紳之楷模。以王旦一時名相。當之猶有愧色。況於昺乎。若其勸講禁中。不惟問學之益。而時有以啟人主之逸志。此則聖敬所以日躋。實爲天德之本。仁宗之爲有宋令主也宜哉。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之濂溪人本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年十八以舅鄭向任爲將作監主簿康定元年調分寧縣主簿縣有疑獄周子一訊立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士民交稱慶曆五年遷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周子爭不能得則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死當是時程珦假倅南安視周子氣貌非常人與語以爲深於道因與結友使二子師之皇祐二年果有得未幾初平卒子幼周子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周子爲人祇名節既仕奉己甚約祿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至和元年改大理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家黠吏更相告語懼得罪且以穢汚善政爲恥也嘉祐元年改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感於讜

臨之甚威周子處之超然六年轉國子博士判虔州而抃復守虔熟視所爲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頃之移永州又權知邵州熙寧初用呂公著及抃薦爲廣東轉運判官三年遷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雖荒崖絕島皆緩視徐按不憚瘴癘之侵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俄得疾又聞水嚙其母墓乞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塵紱耶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自是之後新法大行士夫沸騰黎民騷動趙抃再鎮蜀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周子卒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周子玉色金聲從容和毅寬簡喜怒不形於色雖至親暱未嘗見其惰容與人居和而嚴接下以禮而恩威並著門雖常滿而應之不倦窗懷塵埃之外仕宦所至如春風和氣被飾萬物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徵逐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賢友家或無百錢之儲至和元年改大理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家黠吏更相告語懼得罪且以穢汚善政爲恥也嘉祐元年改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感於讜

開發人類此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易說易說失傳寧宗時追謚曰元理宗幸學封汝南伯

眞德秀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獨探本源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知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論曰周子之學莫知其淵源所自而太極圖說易通二書實爲六經以後僅有之編故朱子推本於集奎之祥以爲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也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陸九淵之高明猶疑於其說況餘子乎二程不以圖授人然平生發揮明闢不離其宗至朱子表章尊信二書遂臚於經唐韓會嘗言南條之南鬱積穹磈以窮於梯其下必產異人越數百年而周子出焉嗚呼星精兆瑞嶽鎭效靈天祚斯文可不謂生知之亞者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讀書泰山攻苦食澹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即投澗下不復視其專如此年四十餘未嘗求仕景祐初更定雅樂以知音用范仲淹薦召對既至倒先就閤門習儀瑗辭曰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及對上嘉悅謂左右曰瑗進退周旋動合古禮命與阮逸同較鐘律其法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與逸各造鐘磬一簴丁度以爲非古制皆罷之而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闕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嘗患隋唐以來學尚文詞遺經業乃具科條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講解經旨懇懇爲諸生言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瑗如父兄置經義齋以處疏通有器局而好尚經術者又置治事齋使人治一事凡農田水利邊防算數之類無所不講既使類聚羣居互相磨礪間又使自論所學或出一義使各以意對而瑗親爲可否之以故人皆樂從而才適世用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求

治道。慨然詔州縣悉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下湖州取瑗科條。以爲太學法。著爲令。尋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二年。更鑄太常鐘磬。復召瑗及逸。置局秘閣議之。以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歲餘。授光祿寺丞。四年。爲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從者益衆。庠廡至不能容。拓旁官舍以廣之。是時伊川亦游太學。作好學論。瑗遽延見。處以學職。每講罷。或引當世事証明其義。嘗講易小蓄曰。蓄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趙中令補所辟劄子復呈。藝祖之事。諸生才業各異。要皆醇厚修飭。友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每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有番禺人遺子重貲就學。其子儇宕。盡靡所貲。病幾殆。適父至。攜以謁瑗。言其故。瑗曰。是宜先警其心。乃授以一帙。其子視之。則素問也。讀未及竟。惴惴然痛自悔責。瑗乃名而教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能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新業。其人既頴脫。感奮益自力。竟登上第。樂成遷大理寺丞。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主太學。嘗於上前講元亨利貞。不避諱。左右皆失色。上亦愕然。瑗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朝士及諸生祖餞之。時以爲榮。瑗治家嚴。尤謹內外。子婦非節朔。毋得歸寧。嘗曰。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及吾家。問其故曰。勝吾家。則女事人。必欽必戒。不及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及卒。詔賻其家。初。師法久廢。及瑗與孫復石介三人者出。然後學者有師。而瑗之徒最盛。福唐劉彝者。瑗高第也。瑗嘗言彝善水利。後彝試政所至。皆興水利。有功。熙寧初。彝得召對。上問瑗文章。執與王安石。詹。彝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文。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嘗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出其門者無慮千人。今學者漸知明體適用。以爲政教之本。瑗之功也。上悅。瑗在太學時。所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行於世。

論曰。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舍經以言事。其弊也雜。離事以談經。其弊也迂。聖人之教。德行道藝。精粗具舉。豈其時之士盡爲全材哉。教舉其全。而學猶或失則偏。苟徒以偏教。則士之有始有卒者益鮮矣。瑗分立二齋。

判治經治事爲兩途與聖人之意雖若稍異然者然黜浮華。崇實用。成就人才之功。良不可誣史稱有宋師道之立實自瑗始不已卓乎。

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已而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魯多學者而石介最知名。自介以下。皆以師禮事復。孔道輔聞而造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升降則扶之。及復往謝道輔所。介又然。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故相李迪知復賢。將妻以弟女。時復年已四十矣。意猶豫。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聽。及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交薦之。

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初。仲淹掌學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鎖以千錢。明年又至。饋又如之。因問曰。何僕僕至此。生慽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親子辭氣非乞客也。補以學職。月餉錢三千。而授之春秋。生遂篤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睢陽。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比召至。則昔日索遊孫秀才也。久之。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命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未幾。罷。孔直溫常以詩遺復。直溫之敗。復坐貶處州監稅。徙泗州。歷知

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上、用趙槩等言、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賜緋。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復教養諸生不如瑗。而治經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錄其書。凡十五萬言。藏於秘閣。

論曰、復與胡瑗石介。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介實事復當宋之盛。名臣輩出。至獎掖人才。必以范仲淹爲稱首。復之成學、由於仲淹。其後又與瑗介及李覯、並爲仲淹招致。與子純仁共學。故北宋臣軌。尤最仲淹。而

師道之抗從三子始。自是而後。大儒踵興。聖學遂明。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夫。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舉子時。寓南都。固窮苦學。王濟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爲繼。夫

資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爲繼。夫學常相避。復教養諸生不如瑗。而治經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錄其書。凡十五萬言。藏於秘閣。

論曰、復與胡瑗石介。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介實事復當宋之盛。名臣輩出。至獎掖人才。必以范仲淹爲稱首。復之成學、由於仲淹。其後又與瑗介及李覯、並爲仲淹招致。與子純仁共學。故北宋臣軌。尤最仲淹。而

師道之抗從三子始。自是而後。大儒踵興。聖學遂明。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夫。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舉子時。寓南都。固窮苦學。王濟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爲繼。夫

資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爲繼。夫朝饗菁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不敢當賜資重之。既成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主簿。未至。會赦書中求五代及諸僞國後。介疏論之。罷不召。秩滿。遷鎮南軍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

海內重困。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於是罷宰相呂夷簡。樞使夏竦。而杜衍韓琦及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等。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久之。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五年七月。卒于家。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竦銜介甚。因言介不死。北走契丹矣。詔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出中使將斲棺以驗。賴杜衍呂居簡等。全之。乃免。斲棺。久之。妻子亦放還。介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論曰。仁宗渾厚之主也。於時朝多君子。宋業最盛。而介以一詩幾罹身後之禍。何歟。昔吳張溫得罪。諸葛亮聞之。思其故。久之乃曰。我得之矣。善惡太明。夫明誠君子所尚。然甄覈流品。絕之已甚。至使小人自甘於棄物。則未有不激而成變者也。易之姤。以陽制陰。而其爻繇乃曰。包有魚。曰以杞包瓜。惟能包之。故能制之。歐陽修每折簡問所疑。故對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曆中。舉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入直集賢院。時方議大樂。上使中貴人趙談參其事。敞諫以為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而參以談臣。懼為衰盛笑也。俄判考功。而夏竦卒。賜謚文正。敞以竦行不應法。三疏言之。卒改文莊。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會秦州與羌爭古渭地。上以問敞。敞曰。若新城可蔽秦州。或地形險利。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時議者多不同。卒守之。秦州坐是多

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沮之。上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居三日。為奠。敞封還除書。不草制。於是吳充馮京皆以非罪去官。敞因對論之。上曰。充能振職。京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主上好諫而中書乃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居五日。鎮戎軍地震。都下累日陰霾。太陽色昏。晷如敞言。敞問學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嘗為文贍敏。嘗將下直。適封王主

使揮荅。不停手。修深服之。後使契丹。於道里山川。故所習知。而契丹導者。故回曲千餘里。以示其國險遠。敞問譯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何不道彼而道此。譯驚顧駭愧。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駮也。為言其形狀音聲。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以寬簡安撫。民用大和。徙鄆州。決獄公明。賞罰。境內政清。道不拾遺。嘗出境。名糾察在京刑獄時。近侍凡上旨及中書禍密所鞫獄。皆不覆問。輒棄市。敞奏革之。著為令。值上當給享宰相。宰相欲加上尊號。敞止之曰。上持盈好謙。不受尊號。且二十年。今加數字。不足益聖德。而前美盡棄。誠可惜也。宰相不聽。敞退。即上疏諫。且曰。今百姓乏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迭起。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亦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願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上遂不受。蜀人聞之。不敢受賜。其識論與衆忤類此。頃之。丐外。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判三班院。英宗初。敞嘗侍講。時兩宮方有間言。敞指事據經。因以諷諫。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上知其意。改容竦聽。皇太后聞之。亦大喜。以苦眩子告。上重其人。每燕見。它學士必問敞安否。疾少間。復丐外。知汝州。旋改集賢書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明於禮學。嘗謂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以至鄉飲酒鄉射燕聘。皆然。獨士相見公食大夫禮無其義。因採古經以補之。又定為兄後之議。以弟繼兄後。兄當為昭。弟當為穆。文昭宣不相為後之失。又有奔喪義。且謂臣僚以喪去位。當量給祿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恩。尤粹於春秋。為書四十卷行於世。

論曰。今之治春秋者。宗胡氏傳。以安國所著。實採程子邵子張子及孫覺諸人之說。詞嚴義正。確乎可以範世也。然讀敞所著春秋貫穿經傳。其旨遠。其辭文。多得聖人之意。與附會穿鑿者大別。方之胡傳。無不及也。至居官以風節自勵。上之則諫止尊號。以正其君。下之則考

核證法。以正其臣。尤得春秋謹嚴之旨。昔劉向治穀梁春秋。常攷災異。冀以警悟上心。故亦因事推寄以抶時弊。二劉之意豈異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事繼母孝。教弟妹有義方。時學者皆溺於詞章。襄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聞者笑為迂濶。已乃信而從之。號為四先生。四先生之名。傳於四方。及舉進士。調浦城簿。浦城多世族。以請託為常。令不能制。襄攝令。欲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奸縮手。適詔郡邑興學。襄遂繕學舍。招邑子弟教之。民畏且愛。爭圖像奉之。如神明。改知河陽。富弼為守。一見即加

禮遇。始教民種稻。復留意教化。弼為祕閣校理。判祠部。遷權貴人有丐寺觀名額及度僧人道士者。襄皆抑不行。出知常州。運漿橫遏震澤。積水為常蘇二州害。襄度渠丈尺。對民田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遂創望亭古堰。水不復積。民害以除。郡庠下窄。襄更為經始。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襄薄於奉己。及將召還。公帑贏錢至數百萬。乃名積年官逋未償。情可矜。力不足者。悉以輸之。入為開封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還。出知明州。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

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乞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不聽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願試至曰義之所在知無不言臣豈知鐵鑽在前而寵祿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遂乞補外帝惜之留修起居注逾年乃知制誥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愈忌之吹求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復入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病革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年六十四襄莅官所至務興學校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拜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楷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顧遇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外蘇軾鄭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寘瘴癘朝不謀夕願使生還帝不能用

論曰四先生與而濱海有鄒魯之號儒者之風固如此矣及襄所至興學為士民師臨革猶惓惓於先聖先師蓋終其身無時不結神於兩楹之間也呂氏家塾記又載襄為富弼上客所以告弼者盡仁義也有異於弼者造為五鬼之目而襄處其一夫世羣奉之以先生而夫己氏者乃反指之曰鬼名號頓殊小人之無忌憚抑亦何所不至哉

歷代名儒傳卷之三終

歷代名儒傳卷之四

宋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先爲范陽人曾祖令進徙衡漳父古又徙共城邵子少時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後喪母。廬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於是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聞之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對曰未也。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易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邵子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大名王豫者。瑰偉博達士也。號精於易。造邵子。與語驚服。遂捨所學而學焉。邵子乃慨然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焉。久之歸曰。道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河南。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始至。蓬蒿環堵。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及晡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築屋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與司馬光皆以純德尤爲鄉里所慕嚮。每相飭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邵子。邵子德氣粹然。望而知其賢。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宴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必依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嘉祐中。富弼入相將用之。乃因明堂祫享詔舉遺逸。意河南必以邵子應詔。而文彥博以使相判河南用兩府禮名見邵子。不能屈。遂舍邵子舉黃景。弼不樂。詔再舉。留守王拱辰始以邵子薦。而弼已以憂去位矣。除將作監主簿。不赴。熙寧二年。復舉遺逸。用呂誨等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又不起。三年。王安石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富弼司馬光及呂公著等。皆退居洛。雅重邵子。恒相從遊。爲市園宅。於是故舊門人仕宦者多欲授

劾去以訪邵子。邵子曰、新法雖麗正賢者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及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弼有憂色。邵子謂曰、公無憂。是二人者。本以勢利相敖。將自爲仇。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雍與觀化一巡。光曰、何至此。邵子笑曰、死生常事耳。張子來問疾。因曰、先生盡一論命。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固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及病革。二程子張子司馬光晨夕視之。外庭議喪葬事。邵子皆能聞。呂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耳。卒時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明道程子誌其墓。初、明道從父見邵子。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其心虛明。遇事能前知。學者用是輒謂邵子能因聲氣之動、以推其應。如管郭之術。其實邵子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詩曰擊壤集。元祐中、追諡康節。先是章惇嘗事邵子。後執政。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赴部銓。先謁部而後見惇。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公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於是惇方

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慚然猶薦諸朝。而伯溫願祠外。惇不悅。遂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南遷。莫敢過訪。獨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秩滿、以避惇故。義不至京師。從外辟。徽宗初、上書請復祖宗法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及戒勞民用兵。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死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其立論忠厚如此。初、邵子嘗曰、世行亂。劉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卒免於亂。

論曰、夫子傳說卦。惟後天方位至明。漢儒用相付受。至先天八卦以及圓橫諸圖。皆出邵子。邵子嘗曰、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然則圖之義精矣。橫圖則明道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是也。易以道陰陽。故數起於兩。範以敘三才。故數起於三。聖人之倚數立法。各有取爾。揚雄作元擬易。而數乃用三。其法固已舛矣。然邵子平生樂道揚雄。豈其倍累層生之致。有以發其妙悟耶。子朱子言易。理則尊程。數惟宗邵。有以也。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子幼不克歸僑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徙家焉張子少喜談兵至欲結客臨洮西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知為遠器謂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授以中庸張反而求諸六經嘗擐皮講易京師貴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輟講語人曰是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因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乃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二年成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嘗謂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者乎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渭帥蔡子正特加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所贊助尤多神宗立方新百度思得才哲士呂公著言張子學有本原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悅以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以新政對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寢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明道言載以經術德義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叔問如負詬猶獻凶此何傷是時張子弟戩與明道同為御史裏行極論安石亂法陳升之等交違狗從章既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障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遂與明道同時補外張子按獄還明道等已出遂移疾去屏居終南山下敝衣疏食危坐一室窅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明道明道答之有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張子大悅其後學成德尊每患學者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以故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言講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將各有得焉張子用其言每告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關中學士躬行之多。與洛人頡頏。張子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勸。其家冠昏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初治期功之服。行四時之薦。閨者或疑笑之。卒乃信從。一變而從古者甚衆。皆自張子倡之。又當病戍卒往來不可用。不如省數以募土人。以及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十

年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議不合復以疾歸過洛見明道曰。吾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其冬十一月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比旦視之則卒矣。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歸。一用古禮以終其志。既而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質諸明道。明道以問司馬光。光曰。子厚用心。欲復三代之禮。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又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非子厚之意。乃止。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張子之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黜怪妄。辨鬼神。所著正蒙行於世。嘗謂門人曰。此子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至觸類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榦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最後二篇。其兩牖銘也。一曰砭愚。一曰訂頑。砭愚者東銘。訂頑則西銘也。伊川嘗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孝宗時。追封郿伯。寧宗時。賜謚曰明。

論曰。井田之法。非獨救恒產也。有封畛以別公私而上下之分定。有溝澮以資灌洩而旱潦之患消。以之成賦而賦治。以之起役而役均。以之寓兵而兵強。井法既廢

歷代之議田制者紛如。即使兼採衆策。限民名田。而禁其賣。又與水利以苴之。猶不如井法之善也。故雖三十稅一。而豪家收大半之租。一有事役。則差役雇役。利病相半。伍有常設之兵。而兵騎國有常廢之餉。而財匱其弊皆起於井法不行故也。然井法與封建實相表裏。自郡縣置。而民無定主。吏無定民。徒以朝廷之神明。疆理方內。而欲爲之分田易田。授田歸田。一切如周呂時

立法之密。勢將不行。惟師其意。權其變。隨其風土民俗而經界之。庶幾漸以復古。張子之所論定。自期不刊。一人而數年可復。條理未及成書。可勝惜哉。

程伯子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太宗朝高祖羽爲三司使。仁宗錄舊臣後。以父珦爲黃陂尉。歷知鄠、磁、漢等州。致仕。累轉大中大夫。珦爲人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至犯義理。不少假。左右臧獲。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從女兄寡。迎以歸。撫教其子。均於諸子。伯子以明道元年生。年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比十五。以父命偕弟頤。稟學於濂溪周子。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嘉祐二年。舉進士。除鄠主簿。多異政。府境被水。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伯子所部。不勞而事集。已謂人曰。吾之董役。乃軍法也。當路將薦之。問所欲。伯子曰。薦士當問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主簿。值令缺。攝邑事。晝法均稅。富人初多不便。爲浮言。既而莫敢不服。盛夏隄決。法由府稟漕。乃後調役。伯子曰。必需命則苗稿矣。輒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舊爲小營。以處漕卒之病者。然必請府始給食。以故多死。伯子白漕司。預貯米以飼病

卒。全者大半。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遷晉城令。民以事造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村鄉遠近爲伍保。使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爲易置。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辨訴者或不持牒。徑至庭陳狀。從容告語。率感服去。河東義勇。農隙演武多應文。伯子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常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吾常媿此。熙寧二年八月、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屢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一日從容訪報正午。始趨出。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所進說甚多。不飾詞辨。務以誠意感悟上心。時王安石益向用。伯子每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嘗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事。朕何敢當。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上使推擇人才。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嘗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論君道畧曰、君道之大。在於稽古正學。君志先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惠常生於忽微。志亦惑乎漸習。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擇賢俊。使陪侍朝夕。開陳善道。則王猷允塞矣。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畧曰、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者。其次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高蹈之士。厚禮延聘。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邮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稍久則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大不率教者斥之。漸又擇其

道業之成者。使教於縣之學。異日則十室之鄉。皆當修其庠序。爲之立師。縣令歲與學之師。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學。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其等差而命之秩。既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論十事畧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

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清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必制其恒產。今富者跨州縣。貧者流離餓殍。生齒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古者政教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用親睦。刑法鮮犯。此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者也。庠序之教。所以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舉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民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古者民有九年之食。今耕者少。食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以爲之備。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十居八九。今京師浮民百萬。窮蹙辛苦。日益蕃滋。久將若何。此在酌古變今。均多邮寡。漸爲之業。以救之。山虞澤衡。古有常禁。今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既無定分。則奸詐

攘奪。求厭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是時王安石執政。紛更法令。中外莫以爲便。伯子既屢言不用。遂丐去。被旨赴中書議。安石厲色待之。伯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先是安石改法。言者多肆詆伯子。獨以至誠開納。故安石雖數逐不附己。而心服伯子。至是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伯子疏辭有曰。臣每論列。惟知以愛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徒

有捄日之心。曾微回天之力。投諸荒陬。實所甘分。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入辭。上問所欲言。伯子曰。願陛下勿輕用兵而已。時鎮寧守疑伯子自臺出。必輕已不任事。而伯子禮之恭。事無大小。罔敢不勤。守乃大懼。屢平反重獄。賴以脫死者甚衆。於是河決澶州曹村。伯子馳告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盡盡以相兵見付。渙付之。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銜細繩渡決口。因引大索以濟衆。兩岸竝進。數日而合。五年。父珣以抗議新法非便致仕歸又值郊祀霈恩。伯子曰。吾罪滌

矣。遂求監局以養親。得監西京竹木務。與弟頤從容趨庭讀書講學。士大夫多從遊者。旋改太常丞。六年。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上欲名伯子。安石不可。八年冬十月乙未。拜出輦。伯子應詔論時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民之濱居蔡河者多不逞。頗取行舟貨。歲必焚舟十數。伯子捕一人。使引其類。皆貰酒惡不治。分地處之。令以捄緤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焚剽遂絕。常權穀價。不使甚貴甚賤。會旱。教民瑤井。每一井可溉數畝。人賴焉。嘗捕一盜。感自新已。復爲盜。事發。盜語妻曰。吾與令約不復盜。今何面見

之。遂自縊也。元豐二年。召判武學。爲李定何正臣所劾。猶以新法之初。首爲異議故也。尋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豈非命哉。去之日。老稚攀號遮之不去。遇赦。以親老復求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承議郎。平居救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當是時。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至。八年。神宗崩。伯子赴府成服。韓宗師問朝廷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當與元豐大臣同之。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害民已甚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司馬光爲公著果並相。召伯子爲宗正寺丞。以疾不行。其年六月丁丑。年五十四。伯子德性充完。外和內剛。胷懷洞然。終日樂易。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接物辨而不問。感

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人皆病於拘礙。而處之綽然。雖在倉卒。不動聲色。比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寧宗時追諡曰純理宗時封河南伯。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渙然心釋。洞見道體。遇事優爲。誠心懇惻。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也。

論曰。昔龐士元蔣公琰臨縣不治。論者謂非百里才。遽觀周程二子。大用之則可大效。小用之亦小效。以知委吏乘田。莫非經濟。而龐蔣之學爲已疏矣。伯子居諫垣僅九閱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天德王道。燦然明備。有能舉而措之者。則周公其人也。神廟既不行其道。而纂經之命。亦卒沮於安石。遂使贊述之功。不施於後。然聲教遺言。粹然與六籍相表裏。其裨助道術。亦孔彰已。范祖禹云。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豈不信哉。

程叔子

程叔子名頤字正叔少伯子一歲年十八詣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不報。因遊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叔子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嘉祐四年。試進士報罷。遂歸不復試。英宗朝嘗代父珦上書陳治道。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懇切數暢。可舉而行。性疏通簡易。而莊重有體。衣履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疏儉。飲必潔。父珦年老。左右致養無違。家事悉力營辦。細務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

十餘口。呂公著判太學。雅知叔子。延爲太學正。不至。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及哲宗立。司馬光及公著等薦之。叔子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吾猶可以有行也。有旨授西京國子監教授。辭。名爲祕書省校書郎。又辭。論經筵三事。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於是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既拜命。即上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願選名儒入侍講讀。罷高下以銷爭競。成禮讓。建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凡十數事。皆於殿上坐講。此祖宗尊德重道之美。萬世所當法也。方是時。洛公文彥博。年幾九十矣。每侍立終日。上命之休不敢退。或以謂叔子曰。洛公甚恭而君至嚴。何也。叔子曰。洛公三朝元老。事幼主不可不恭。頤起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然彥博每數叔子以爲直侍講也。叔子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所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廣。歸於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講畢。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五月。差看詳國子監條制。請改試爲課。不復考定高下。以銷爭競。成禮讓。建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凡十數事。司馬光大變熙豐之法。叔子謂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昔王昭素講易。崔頤正講尚書。那昜講春秋。

也。光不聽。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先是講官以祿薄例兼他職。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叔子曰。古以蒲廬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詞說而已。辭不受。在職累月不請俸。諸公知之。乃使户曹持給。及冬至郊祀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不獲命。顧爲妻求封耶。於是百官將表賀。叔子以亮陰未除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比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叔子謂通喪雖猶當因事用樂。今特置宴。是喜之也。乃輟樂。叔子進講。色甚莊。繹以諷教。聞上宮中漱而避。嚬之可以及四海。嘗講罷。上起折柳。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書有容字。上蓋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因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惟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其隨事獻益多此類。於時人士從學者益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蜀黨之論。呂公著既相。遇叔子厚。多所咨訪。軾及弟轍與語。不顧而去。徽宗即位。移峽州。被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叔子在涪州。講學不輟。至歸。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之。叔子曰。學之力也。夫學者學處患難耳。富貴榮達。不

嚮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叔子曰。此惻隱之心也。推之可以及四海。嘗講罷。上起折柳。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書有容字。上蓋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因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惟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其隨事獻益多此類。於時人士從學者益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蜀黨之論。呂公著既相。遇叔子厚。多所咨訪。軾及弟轍與語。不顧而去。徽宗即位。移峽州。被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叔子在涪州。講學不輟。至歸。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之。叔子曰。學之力也。夫學者學處患難耳。富貴榮達。不

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監受命卽謁告。旣而供職尹焞疑之。叔子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可以虛德意。吾之不能仕亦已決矣。受俸一月。乃行吾志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蔡京執政。詔追出身以來文字及所著書。范致虛又請逐其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至是年七十餘。筋力無損。嘗自述以告張繹。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厚爲。保生耶。叔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五年正月。彗

出西方。太白晝見。始弛黨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叔子之學。要本於誠。以四子爲標的。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統。爲諸儒宗。出其門者最多。歸自涪時。易傳已成。猶逐旋修改。未嘗以示人。或以爲請。曰。自揣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有問難及之。則取篋身自發示。又著春秋未成。中庸成而失傳。初。偕兄伯子稟學於周子。周子手太極圖授之。二程子之講學論道。淵源蓋出於此。伯子嘗言。正叔平生不讀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至接引後學。隨才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而讓焉。

高學者稱爲伊川先生。理宗朝。賜謚曰正。追封伊陽伯。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論曰。二程之道。中正明粹。若合符節。使及孔氏之門。則顏孟之倫。冉閔而下。殆不及也。父珦知漢州時。二子同

入僧寺。伯子入而右。羣從皆右。叔子入而左。返顧無後從者。至堂曰。此某不及家兄處也。故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嗚呼。先哲深微之致。非知德者孰能識之。昔顏孟潛見不同。橫渠論之至當。當元豐以前。叔子不仕。豈以伯子在朝。有顏潛之意耶。

呂大臨字與叔其先汲郡人自祖以下葬藍田故爲京兆人始與兄大鈞同事橫渠張子大鈞字和叔爲橫渠同年友心悅其學遂賓賓執弟子禮橫渠之學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他弟子徒誦其言獨大鈞若蹈大路日用朝夕依以爲軌轍治父喪自始死至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已復推之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節文彬彬關中化之又嘗講井田兵制撰爲圖籍若可施行其尊信橫渠如此大臨亦宗橫渠之學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其學博涉羣書妙達義理而如不出諸口其行以聖賢爲法愛民利物而若無能者其文如萬馬千兵飽滿伉壯幾於古人而薄而不爲雖盛暑燕閒必儼然危坐每欲掇拾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除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古之育才以多爲樂今之選舉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其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其競進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才之不足何患於多擇才量才授官則其退也必有以用違其才而橫受其如此

論曰銓法之弊久矣旅用而旋退當其用時未嘗爲官擇才量才授官則其退也必有以用違其才而橫受其辜者已昔皐陶安於理官后稷自謂便人彼皆聖賢之

倘用猶各有所宜況中材乎故知資格年勞之循乃漢晉之弊法爲政之道育才要矣審官急焉若用大臨之論以與明道學校取士之制相備庶幾作人之化興而唐虞官人之盛可復覩矣

朱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人稱明鏡文彥博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籍朝廷遣使按求加程總四萬餘石光庭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光庭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樞臣薦其對神宗問中外何所闕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光庭執不從神宗嵗命勾當山陵事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光薦名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侍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還左司諫論急務十事河北饑遣往賑濟多所全活拜右諫議大夫請名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赦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燕羣臣會春寒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

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守郡。光庭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改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以疾卒。年五十八。光庭天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三年。脩身治家。居官立朝。一以至誠守亳及潞。賑飢恤災。民懷其德。少從孫復授春秋。受學於胡瑗。告以忠信爲學之本。光庭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子遊。知大學爲入德之方。服膺踐行。造次不忘。初見明道於汝州。踰月歸。語人曰。元庭在春風中。坐一月矣。伊川稱其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記述云

論曰。程門稱游楊謝呂四先生。顧自紹聖以前。未采議論。炳著朝端者。則光庭爲最。著方其坐春風中。恂恂然粥粥然。涵養克治。惟恐有未遑也。及其立朝莊宮。直節勁氣。撫民育物。卓卓表見如此。非有得于學而能然乎。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申公公著之長子也。公著簡重寡黙。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希哲甫十歲。每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盛暑。毋得輒去巾韈縛綺。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又延集千之以教之。千之方正嚴毅。諸生少有過。輒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語。既悔乃畧降辭色。以故希哲德器成就。迥絶恒流。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寡矣。比長。以恩補官。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猶事科舉。是僥倖利達學者不由也。希哲遽棄科舉之業。及伊川至太學。與隣齋希哲少伊川僅一二歲。然察伊川學問淵源非常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復得遊於明道橫渠諸賢間。知見益廣。希哲之學。大抵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其讀書。平直簡要。不主一門。及安石紛更庶政。愎諫自信。動失衆心。希哲雖與有舊。不爲苟同。安石欲用子弟侍講殿中。以希哲亦大臣子。欲先引之以爲例。希哲固

辭至元祐中乃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上以修身爲本久之遷諫官方抗辭而蘇軾戲謂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不荅已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在言路方以險詐厚於軾故希哲及之由是始聽其辭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立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又出知曹州尋奪職又知相州邢州奉祠希哲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顏色悅人以私宦京師時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外求知者荅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晚居宿州眞楊間十餘年靜坐一室不問家計衣食不給或至數日絕糧而處之宴如嘗言孝子於父母事必躬親不可委諸臧獲穀粱云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固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如以己所自親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言初學當理會氣象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又言攻其惡無攻人惡日夜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何暇點檢他人耶日必讀易一交遍考諸

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與仙源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祖席之上未嘗戲笑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論曰自小學廢士之失其德基也久矣希哲平生不欺閫室推厥成就則自少小時德性固已堅定而復觀摩於有道師友間故所學所守一出於正人亦孰不愛其子而或狃於歲月之富則教常不嚴或撓於姑息之私則教復不嚴其在貴胄患又倍之根之不培枝於何達人材衰息職此之由若公荅著者豈獨有家之法爲政者推此以譬斯士可也

歷代名儒傳卷之五

宋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　纂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明道聚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而發赤明道乃曰即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謂之

曰君輩相從祇學顯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踏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額有泚憤悱如此既成進士又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雖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即習於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在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忠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請遷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既立其事頓簡是時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上植立庭中如木偶人斂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端坐及寤禍神宗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其後名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曰當爲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具講說酒五行良佐狀縣曰聽講論語乃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及磯職歸謂學者曰學既透得名利關尚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

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已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比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絶。言論宏肆。善開發人。所著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敎人綱領。其語錄則朱子少時爲學。實賴是編以發其趣。故嘗手爲讎訂云。

論曰。良佐之沒。游酢實誌其墓。當朱子時。其文蚤已失之。故事蹟不具。夫矜者氣盈。陽盈則愆。陰盈則伏。雖天地猶病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矜財賄者爲市道。矜祿位者爲鄙夫。矜功名者爲伯術。矜學識者爲華僞。至若顏子之視有若無。唐虞之浮雲太虛。則何矜之與有。伊川以良佐爲近思。而明道謂其足任展拓者以此。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伊川過之京師。謂其資可適道。及明道知扶溝。方以倡興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敎之。乃名酢俾職學事。酢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莫能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獪之。雖明習吏事者不能逮也。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除博士。以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范純仁判河清。待以國士。純仁移守潁昌。辟爲府敎授。純仁再相。除

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丐外。授齊州判官。丁父憂。闕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久之。知漢陽軍。以母老丐祠。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闕知舒州。移濠州。罷歸。僑歷陽。因家焉。酢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人樂自盡。時新法方行。編民困於征斂。所在騷然。酢歷知州軍。處之裕如。卽有興建。民若不知而事集。故戴之若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楊時曰。游君德

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謚文肅學者稱廌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

論曰游楊皆始事明道繼事伊川獨能得其宗其立雪事學士尤所艷稱蓋事之嚴如此純仁寫一時善類宗主而尤惓惓於酢豈虛哉純仁既不卒於用酢猶浮沈州縣之間有若不屑去者夫存心愛物補苴時弊以爲民賜是程邵之教也及後朱子與論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云

楊時

楊時字中立先弘農人五世祖避地入閩始家將樂時資稟異甚八歲能文丁母艱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以師禮見程明道於顥昌明道稱之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時設位哭寢門年四十事伊川一日侍伊川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歸杜門種學亭滀涵浸睿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若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果何益哉初明道爲人溫然純粹無疾言遽色時遽似之故及二程之門者明道最愛時伊川最愛酢其氣象實相類云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闋改度州讞疑立斷議事守正不阿丁外艱闋遷瀛州防禦推官知劉陽縣厚見賓禮於安撫張舜民漕使胡師文惡之誣以他事坐衝替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知餘杭縣轉南京宗子博士出知蕭山縣所至有惠政既去而民思之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久之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國寧觀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而時年已幾七十矣是時蔡京當

國。天下多故。京知事必敗。稍欲引用老成會路允迪使高麗還。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名爲祕書郎。到闕遷著作郎。入對首言自熙豐元祐。分爲二黨。繙紳之禍。至今未艾。願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又乞警戒無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於是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乃陳時弊十餘事。且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慮都城四達無高山巨浸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其爲國遠慮類此。及金人入寇。時益謇謇輸忠。上言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奮厲以竦觀聽。若示以怯懦。則事去矣。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以收人心。已而欽宗受禪。金人日迫。勤王之師四集。大臣方以推恩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遁。宜以軍法從事。貫以閹悞國。今防城猶用閹

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欽宗大悅。擢右諫議大夫。至金人魯和。邀割三鎮以去。時復言河朔要衝。一旦棄之。是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非經遠之謀。且使勤王之師。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閒三鎮之民以死拒守。若遣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有功。乞召种師道問方畧。疏上。欽宗下詔出師。時又疏曰。金人尚駐磁相破大名。又挾肅王以往。誓未乾。背不旋踵。吾欲專守和議。豈可得乎。夫越數千里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援兵四集。亦懼而歸。初非愛我而割與三鎮。是助寇自攻也。臣謂宜以肅王爲質。責其敗盟。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萬。欽宗患之。召問時。言諸生忠於朝廷爾。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即定矣。欽宗曰。無以逾卿。即命兼祭酒。於是雪王琓被誣之冤。以直宣仁皇后之謗。推蔡京蠹國之禍。以摘王安石學術之非。有旨改修宣仁謗史。而黜安石從祀。初。時浮沈於州縣者。四十七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日。其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如此。諫官馮澥素宗王氏學。乃劾時罷祭酒。時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

辭職名、改待制、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召赴行在、至則勸上典學納諫。及修建炎會計錄。加恤勤王之兵。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告老、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仁厚寬大、能容物。疏糲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閒居和樂、可親。臨事不動聲氣。在東都時、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子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云。

論曰、名賢之澤、豈不遠哉。閩僻在嶠外。道術之興。自孟山始。當南宋時、河洛關隴之間學者寥寥。而閩士相踵起、推其流派之所自洪。固知朱子之爲功大。然後海先河。則龜山之澤也。方今朱子傳註。立於學宮。家習户誦、凡天下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悉由於是。以是知明道道南之指。其於斯文運數。昭昭乎其先見之矣。

尹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初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洙林生焞。焞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事伊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去。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爲。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自是終身不就來。焞性鈍。其從伊川、與張繹同時。繹高識而焞篤行。伊川問焞、度與繹孰愈。焞曰、繹領悟疏通、往往造妙。至他

時持守、恐不及焞。伊川然之。大觀中、黨禍方興。焞遂不欲仕。而德益成。同門之士尊畏之。伊川嘗喜晚得二子。謂焞繹也。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召至京師、時宗恐不及。焞伊川然之。大觀中、黨禍方興。焞遂不欲仕。而德益成。同門之士尊畏之。伊川嘗喜晚得二子。謂焞繹也。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召至京師、根本德備中和。請加識擢。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致山谷中以免。劉豫僭偽位。聘之。不從。以兵恐之。乃自商州走蜀。至閬。得伊川易傳。拜而受之。止於涪。涪伊川讀易處也。閬三畏六有二齋居之。涪人罕

識其面。焞爲人端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其於六經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至於下學上達。無餘無外。所讀書。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天下知道者宗之。紹興四年。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正殿說書。辭是時高宗渡江。弛元祐學術之禁。始名楊時寘從班。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在講席。諸公薦焞甚力。六年。給焞行資遣薄。臣奉詔迎之。焞始就道。至九江聞陳公輔攻毀程學。上奏曰。臣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熟。自信甚篤。使臣濫列經筵。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

留不進。有詔守臣津送至國門復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入見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當從卿講學。不敢以有他。乃就職八年。遷少監。未幾求去。上曰。焞老成人。所學淵源。足爲矜式。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資善堂誦善朱震疾亟。舉焞自代。上以焞徽賾艱於敎胄。乃轉太常少卿。仍說書。頃之以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秦檜當國主和。金使來。焞疏諫曰。

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陛下信讐敵之誦詐。窺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共戴不反兵之義乎。又書抵檜曰。和議若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侵尋腹削。天下有左衽之憂。且主上降志辱身。有年矣。未聞金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以梓宮崩問不詳。金人貪嗇之性。不言可見。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孑義而啚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固辭新命。九年。轉徽猷閣待制。又辭。且奏臣有五當去。無一可留。乞放歸田里。先是檜見

焞書疏不樂。至是遂不復留。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年。請老。轉一官致仕。初伊川敎人。以敬爲本。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焞受敎。持守深純。嘗問於伊川曰。焞謂動靜一理。伊川使喻之。適聞鐘聲。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比老。猶手錄聖賢治氣養心之要。揭之壁間。以自警。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嘗言經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訓經而務新奇。則無所不至矣。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論曰。聖門之聞一貫者。賜以敏。參以魯。而賜終不及參。

然則魯固勝乎。易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匪畜不崇。匪實不畜。魯之質近實。故古之爲學修德者尚之。焞之篤守師法。進禮退義。所造雖未及曾子。要亦以魯得之。張繹不幸蚤世。使天假之年。庶幾與聞性道之要。然而尹子淵確矣。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微賤。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曰讀書所致耳。繹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遂能文。入縣府學。被薦而自悟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見僧道楷悅其通。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官雒中。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繹始得見。年已三十矣。時從學者甚衆。繹頴悟疏通。伊川甚許可。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益指繹與尹焞也。

繹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有自得處。時請問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又言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可于無過中求有過。嘗詆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繹慚謝。初以文聞于鄉曲。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其作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

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鑒。其篤志自勵如此。伊川沒未幾。繹亦沒。尹焞被召。嘗曰。思叔若在。自當召用。必能有爲于世也。

論曰。繹初見傳呼者而羨慕。是志在富貴也。見禪門而願從。是未能不惑于異學也。乃一見伊川之後。窮理造微。遂爲程門高弟。考其生平。得力。在孟子志士不忘之語。感而發奮。則立志之功大矣。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舉有禁。伊川爲奸人所攻。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初以非其時。恐貽累。辭之。伸執贄凡十反。愈恭。欲先棄官而來。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無憾。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于朝。名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伸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爲帝。敵去。滋久。邦昌恬無退避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伸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伸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出即以繳申尚書省。邦昌見書氣沮。恐敗謀。乃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高宗即位。伸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竊削。帝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

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復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以漢迫冦境。必欲寘之死地。伸襆被就道。無憂懼色。卒陷于死。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居常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自言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每奮不顧身云。

論曰伸之受學程門。乃在崇寧禁學之後。執贄十反。稟學三年。非其志素定。中大有得者能之乎。及爲御史。以正論怵邦昌。而宗室返正。劾汪黃不法十七事。而公論以伸。惜其竟以此而獲禍也。夫南渡以後。宋室轉移之機。全在汪黃之斥與用。使汪黃果斥。則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宋之興也。決焉。伸以朝聞夕死而無恨。道義所發。抗節輸忠。陷九死而不悔。所由與孔先張禹異矣。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始遊太學。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安國從之講論。既又與楊時游。酢謝良佐諸賢。遂以故聞伊洛之正。紹聖四年。成進士。試策第一。宰臣降其等。是時章惇柄政。發策欲崇熙豎。而安國所對。無詆元祐語。故黜及哲宗諦聽稱善。乃親擢第三。調常州判官。改江寧推官。未赴。荊門帥奏爲荊門教授。遷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訪求人材。咨詢利病。剌舉必由公論。會舉遺逸。安國以王繪鄧璋應詔。或言二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托也。蔡京故惡安國異己。不爲用。聞之大喜。遂命湖南北提刑。置獄推治。卒無驗。而安國竟坐除名。安國之使湖北。楊時方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於此二人者。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二人來謁辭去。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及罷官。楊時爲具朝饌。蔬炙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知日之既暮。頃之。臺臣爲直前事。復其官。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辭。丁內艱。闋。召至京。以疾丐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學事。未受命而父卒。終喪。愴然謂子弟曰。今雖有祿萬鍾。將何以爲。遂稱疾掛冠。築

室堂旁勤耕取給。泊如也。宣和末除屯田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郎皆不就。有旨趣至京。以疾在告。一日召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大臣爭競而朋黨生。百執窺覦而浸潤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更張。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上納之。中丞許翰登對。上問識安國否。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安國一人。上爲之歎息。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耿南仲倚攀附恩。方用事。

歷代名儒傳　卷之五　胡安國　二〇

是安國始就職。中書侍郎何栗議分天下爲四道。各置都總管。以衛王室。擇強敵安國以爲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固宜通變。然遽以數百州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是時栗方得上心。又於安國有推挽之力。見異議駁曰、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猶分四道。如初策。惟稍割其旁縣而已。是冬金人大入。北道趙野遁去。爲盜所殺。及圍京師。西道王襄擁衆不救。卒敗國。如安國言。李綱之罷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馮澥劾之。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言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於是南仲大怒。栗從而擠之。安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肯一月。多在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勸以事小姑置之。安國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不必言。至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安國飯去。適旬。金人薄都城上。亟召還。不及。時從子寅在圍城中。或以爲言。安國愀然曰、主上至此。人臣効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即位。召爲給事中。爲黃潛善所沮。罷去。建炎三年、張浚言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安國將行。先移書宰相曰、朝廷欲理兵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也。行次池州。聞上走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許。入見。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上知安國深於春秋。出左氏傳。命點正音讀。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陛下必欲創平僭叛。使亂賊不得作。莫若備心聖經。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上稱善。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初秦檜爲密州教授。游酢過密。奇其才。嘗以語安國。及京城破。金人欲

立張邦昌。檜獨抗議。安國聞益義之。後檜歸。與聞國政。安國與之善。是時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欲傾檜。未知所出。或曰。日爲朋黨可矣。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適朝議以朱勝非代頤浩爲都督。安國以爲不可。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言。朝廷以勝非處苗劉之變。爲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臣以春秋入侍。不能與爲列。遂臥不出。頤浩從而排之。安國遂落職。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諫官江璡等亦以爲言。頤浩盡去璡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而檜亦解印去。臺省一空。安國天資傑出。恬靜簡默。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辭受取舍。必度於義。燕閒獨處。未嘗釋卷。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所業。與意合。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或怠慢。必慮額曰。流光可惜。毋爲小人之歸。既去國。乃渡南江。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必豐。家雖困。不以告人。嘗誡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有來學者。隨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每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故未嘗以辭色假借於人。四年。春秋傳成。自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不列於學宮。崇寧間。防禁益甚。安國謂六籍惟此篇出自聖手。乃厲學。湛思。採拾辨正。準之以語孟。衡之以五經。證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若合符節者十餘事。益用自信。至是書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書奏御。上嘉之。五年。除知永州。辭。有頃。除兼侍讀。未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學。上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熹祐來。邵雍張載程顥及頤皆以道德名世。值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議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公輔等交章論之。復除知永州。辭。久之。上念訓經納諫之忠。進寶文閣直學士。八年。卒。年八十五。謚文定。安國性本剛急。比老。風度凝遠。氣貌雍穆。卽在疾病。必飭於禮。每慕諸葛亮韓琦之爲人。遭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聞有君命。卽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入仕四十

年。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講學論政。則當訊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決也。故渡江以來。儒者出處合義。必以尹焞及安國爲稱首。侯仲良言稱二程。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始吾以視不義富貴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亦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蒼然獨秀。所著尚有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行於世

論曰。仲尼作春秋於人心冥昧之時。二程絡統緒於正學滅息之後。皆斯道絕續之大機也。王安石自負爲名世臯夔。而不知二程欲行周禮而反廢春秋。宜其兆亂

當時貽詬後代。安國獨慨然味人之所不味。表章春秋。上資啓沃。又能抗正議爲二程扶衛。其功甚偉。昔夫子稱剛毅近仁。若安國近之矣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徙劒浦。從彥自幼。卽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聞楊時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及時令蕭山。徙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此生。時亦喜謂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他弟子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某卦。時曰。伊川說甚善。從彥卽端坐。充然自得。朱松自劍浦走洛。見伊川問之。歸復事時。時告之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學而不問。道猶不學也。從彥受命益自力。凡事時二十餘載。時壻陳淵每造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南州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充然自得。朱松李侗盡執弟子禮從之游。嘗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將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從彥之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治。小人在朝則亂。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四

方而起朝廷。譬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本傷心則風雨易折。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道苟明。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材。得周孔之心而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後。失周孔之心。不能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無過失。忠厚則人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類此。朱子稱自寇山人而已。晚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年六十四卒於官。學者稱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

論曰。從彥之爲河洛正傳。朱子之論定矣。今觀其推言治忽之故。何其明以達也。當靖康時。廢法度而恃德澤。退君子而進小人。朝廷不正而邊陲是亟。及都城陷。殉義者僅李若水一人耳。推厥亂兆。則由元祐之與熙豐。彼此相激而不存忠厚之意也。從彥所言。炳若龜鑑。庶幾天民先覺之亞。乃竟不爲世用。即其書亦不及以聞於朝。惜哉。

李郁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深之子。以深命爲叔父庭後。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從舅陳瑩中學。踰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謂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言孔門求仁。則何爲而謂之仁。若言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郁愛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乃取論孟讀之。早夜不懈。龜山深許之。因妻以女。蓋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嘗曰。治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以至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乃當驟進耳。郁

涵養有方。平居無懈容。誨人無勌色。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及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勅令所刪定官。以憂去服闋。值秦檜用事。遂築室於邑西山。閽户讀書。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久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以告其長。興除之。後帥欲毀民居爲列肆。爭未能得。遂辭去。帥慙謝留之。卒於官。年六十五。所著有易傳論孟遺稿。學者稱西山先生。朱子爲表其墓云。

論曰。晉杜預有言。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

得之。朱子最善其言。蓋讀書之方。莫過於是也。觀郁之所肆力。其於甘苦生熟之候。用功亦已勤矣。俗儒涉獵不耐心於溫故。無居安樂玩之休。而欲沛然於行也。豈可得乎。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為文滂沛凌厲。比長婚家富而無子。謀歸貲於女。勉之謝不受。為擇其宗屬之賢者昇之。使奉先祀。以鄉舉詣太學。時元祐之禁方嚴。有挾其書者。師生連坐罪至流竄。勉之獨陰訪伊洛之書藏之。夜深乃發篋燃膏默誦。浩陵譙定。嘗從二程遊。遂於易。至京師勉之即往叩。盡得其學本末。遂揖諸生去。道謁劉敞楊時。皆從請業。敞尤奇之。與語無所不領。盡勉之受其言。歸結廬於建陽之蓮屯。讀書力穡。無求於世。

平居嚴敬自持。而接物恂恂。色笑可親。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示以聖賢教學門户。終日娓娓無倦色。當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與朱松胡憲劉子翬尤相友善。中書舍人呂居仁等薦之。詔詣闕。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惡山林之士不顧利害輒盡言。慮有所梗。乃不使見天子。第令試策後省。勉之知道不行。即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朱松病革時。屬以後事。勉之為經理其家。教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所居有白水學者稱白水先生

論曰朱子從遊三賢及訪李侗而學乃大成侗於龜山爲再傳勉之身及見之而所造於侗顧若微有軒輊何歟勉之平生僅一詣闕未嘗出仕其淡泊寧靜之概蓋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忠顯公韡之仲子也未冠遊太學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僚韡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哀毀致羸疾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境與郡將畫計備禦就不敢犯以疾丐祠歸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至聞人有片言之善則從容咨扣必竭兩端後生來問學則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無倦色

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益孝友閒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子羽之子琪開爽嗜學子翬教之卒有立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與子翬交至相得也每見講學外無一雜言朱子父松將沒囑朱子於此三人朱子見子翬告之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初子翬喜佛學既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當自復始嘗闢二齋以復名其東齋又爲之銘以見志至是以告朱子焉嘗作聖傳論有曰樂善如貪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彼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一日微疾即謁家廟別母氏以書訣親朋付珙家事自指所葬處仆外孤遺

人人為計久遠已乃與學徒論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二日而卒年四十七世居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

論曰劉勉之胡憲皆受易於譙定定謂曰心為物遷則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聞昔之善學聖人者莫如顏子而翼得以復之初又當之則子翬之三字符固即顏子之學也子翬既字朱子而為之說曰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蓋其志高其見卓矣

胡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少學於從父安國以鄉貢入太學時方禁伊洛之學憲獨與劉勉之陰誦竊講已又學易於涪陵譙定定謂曰心為物遷則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力田以養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從遊者日衆近臣林彥質等薦之被召以母老辭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授左迪功郎差建州教授日進諸生訓以為己之學始生始而笑繼而疑既而視其所以修身事親接

人無不一如其所言遂乃悅服復延篤行程元廉節襲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以母老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為福建安撫司屬與帥不合復請祠去會秦檜用事泊然無當世念者二十年檜死乃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省正字憲每論事極意顯言至於慷慨灑涕未幾金人治汴宮室憲輒言金人必敗盟請亟用張浚劉錡時二人傷於積毀未有敢頌言用之者憲疏入即求去上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卒召浚錡以退金師憲性恬淡培養深厚平居危坐植立時然

後言望之枵然若槁木之枝卽之溫然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與較讀書不務自爲訓說所纂論語會義行於世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初朱子奉父命稟學於三君子獨從憲爲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等皆憲門人也世稱爲籍溪先生

論曰憲始喟然於克已其旣訓人以爲已克已者所以爲已也無爲已之志則克之不勇無克已之功則爲之不實基之以子思尚絅之心繼之以顏子請事之力終之以孟子篤實輝光之盛是魯鄒之學的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延平人年二十四棄舉子業以書謁羅從彥從彥實得程楊之傳然清介絕俗人鮮知者見侗受業頗非笑侗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各有條序從彥少然可亟稱許焉侗爲人勁特棄遇至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色溫言應神定氣和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事親孝仲兄性多忤獨能得其懽閒門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恂恂若無可否而遇事一斷以義截然不可犯生產素薄然親隣或貧不能婚嫁輒節衣食振助之與鄉人處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遇之以道言笑終日油油如也答問後學隨深淺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要淵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誦黃庭堅稱濂溪所謂胷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以爲常存此意。庶幾遇事廓然。其指示深切類此。侗既閉居。若無意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裒而行。朱子父松。與侗同事從彥。雅重侗。鄧迪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爲知言。後朱子師侗。每去復來。所聞必益超絶。上進不已。乃如此。經術通明而未嘗著書。其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每舉中庸未發之中。謂必體此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爾。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

所居在水竹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繼。怡然自適。晚二子有直信甫皆成進士。試吏旁郡。更相迎養。隆興元年十月。閩帥汪應辰以書幣聘。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謚文靖。學者稱延平先生。所傳有朱子所記延平問答行於世。

論曰。主靜之旨。標自濂溪。非偏於靜也。定之以中正仁義。則動靜該備矣。然必以靜者爲主。是本原之學也。中庸所謂未發。偏言之。與已發對。而專言之。則天下之大本也。故曰主於靜。以行乎動。則義與正固靜。而仁用能大本卓然。獨得程氏之宗。紫陽紹緒。其傳益彰。然羅猶有絶俗之嫌。李乃無復圭角。豈天稟異哉。抑亦所養使然耳。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少榮點敦厚淳之問學中有雜末寅書劉焉人形安國曰是宜有以移其心乃置書數千卷其中成能寅訪聞盡通利長從侯師聖游宜和三年成進士除校書郎於是楊時爲祭酒寅復築室學焉頃之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北寅之初擢第也張邦昌欲妻以女寅固却之至是邦昌僞立寅遂棄官歸高宗駐金陵張浚薦爲駕部郎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有曰自古

中興之主克復舊物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今陛下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又不爲守中原之謀若不更轍則永負孝弟之責人心一去雖欲羈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也呂頤浩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未幾復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材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又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寅納疏切諫上深然之加獎諭焉使定不行矣適張浚自江上還以遣使乃兵家機權竟遣之寅復言今日大計宜明德以固民以固北向倘或未可則默察時變有所立寅自是每受聘遂乞使都號養除知邵州改嚴州再改永州徙泉州初秦檜與安國有舊及檜當國倡和作威福寅慕之與之絕檜怒乃除寅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致仕檜憾未已復坐與李光書譏訕落職

貢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閩命即日就道於謫所著一年卒年五十九謚文忠所著尚有論語詳說崇正辨及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致堂先生

論曰張浚負一時望爲國重輕然劾李綱沮岳飛其賃事也大矣吾尤惜胡寅一疏幾定國是而卒撓於浚也至檜當國又能以公義割私交失所不自悔易名曰忠豈虛哉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之子也始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業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四方從學者甚衆張栻實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讐大義累數千言至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庶幾一得北還而陛下反欲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是後上益偷安羣臣承旨爭爲彌文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宏移書切責之聞者歎服初秦檜與安國有舊既當國欲用宏及宏弟寧怪二人不通問貽兄寅書諷之寧乃子書但敘契好而宏書辭氣尤厲或過之宏曰恐其見名耳寧果被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而卒不名宏及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既而寅與檜忤寧亦出爲夔州參議及檜死侍臣交薦宏朝命下而宏已病竟不克造朝而卒所著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萬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張栻稱其言約義精實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尚有詩文五卷皇王大記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

論曰自安國以春秋專家諸子皆潛心勵學負志節恢廓深遠建崇論宏議以消庸靡之習是有得於春秋之旨者也宏在諸子中偉抱卓詭自許尤爲不偶較其學術亦最優也

歷代名儒傳卷之六

高安朱　軾　仝訂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宋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
尉尤溪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朱子於溪南寓
舍。松既遊宦入閩晚居建州故朱子爲建人。少時松指天
沙。視之八卦也。始授孝經。一問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示之。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從羣兒戲獨端坐以指畫

年十四。松以不主和議忤秦檜歸。病革囑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卽
死。汝往事之。朱子旣依父友劉子羽僑於崇安。遂稟學
於三君子。白水妻之以女。十八貢於鄉。十九成進士。紹興
二十一年。以佐迪功郎主同安簿。二十三年之任。始徒步
謁李侗於延平。初、楊時倡道東南。實傳羅從彥以及於侗。
故朱子師之。至同安。職兼學事。乃選秀民爲講說。士尊其
教。二十七年。四考罷歸。請祠。明年。復謁侗。由是往來從之
者累年。精思實體。所造益深。明年。召赴闕。不至。孝宗卽位。
應詔上封事。首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
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
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若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
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
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三言斯民休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人之監司。無非宰相臺諫之

親。奏顧陛下無從知之耳。明年。召對。顧辭不許。遂入見。復陳
三劄。大抵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是時上頗留意老
釋。而宰相湯思退申和議。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朱子
以爲言。思退聞之不悅。授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
職。值洪适相復主和。不合。丐祠去。三年。除樞密院編修。待
次明年。榮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假官粟六百石
貸之。人賴以濟。其後歲一斂散。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弛半
息。甚則盡蠲之。行之十有四年。贏益多。遂歸元粟於官。而
用所贏爲貸資。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

年邑無饑饉患所謂社倉者也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力辭尋丁內艱自始死至祥禫皆酌古制行之用成喪祭禮因推之冠昏作家禮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復召以祿不逮養辭九年上嘉其廉退改宣教郎主祠四辭逾年始拜命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再辭五年差知南康軍四辭逾年始拜命朱子歸自同安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理明義精既至郡懇惻愛民興利除弊惟恐不及會旱講求荒政以請於朝言無不盡或三四上得請乃已嚴辭路過羅之禁閱境內蓄積之實通商勸分全活

至衆郡濱大江舟艤岸遇艱食多沈溺乃募饑民築隄護之民得濟饑而舟患亦息視民如傷至奸豪撓法慫之不少貸數詣學引士子講論已乃建周子祠以二程配又復白鹿書院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所疑誨誘不倦立學規俾守之明年有旨監司郡守條具利病朱子上言郡縣賦重由於供軍請罷兵籍廣屯田練民兵以省坐食之軍使郡縣事力稍紓然後可禁其苛斂責以寬恤卒復極論近習竊柄援引交通之弊疏入上不悅乃乞罷黜又以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祠者五皆不報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待次尋錄拯荒勞晉直祕閣以南康所募納粟人未受賞義不獨被恩命三辭不拜會浙東大饑調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賞行乃受直祕閣入對延和殿所奏七事辭皆剴切其一二

事言災異之由與近習之弊則手繕以防宣洩因乞推行社倉上為下其法於諸路方拜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為蠲其征及至部客米已大集乃單車屏從按行存邨鉤訪拊問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糴酤役法有不便民者悉革之於拯荒之餘隨事經畫為經久計猶以前後所請多見抑幸而從者率稽時後事發憤抗疏言之且移書政府曰朝廷愛民不如惜費明公愛國不如愛身然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振九年以賑濟榮晉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者宰相王淮姻戚也還江西提刑未及去朱子行部至台按得其姦貪劾之時用陳賈鄭丙協力以攻朱子遂肇偽學之禍於是朱子作

武夷精舍。奉祠不出者七年。當是時。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辭不許。明年。促奏事。辭又不許。值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輕重失宜。甚至干涉人倫。亦從流宥。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卒乃極言陛下天理未純。人欲未盡。故便嬖得被腹心之寄。柔邪得竊廊廟之權。公議有時而不容。讒說有時而誤聽。欲報讐恥而未免愁怨。願於一念之頃。謹而察之。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苟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使少有疑滯。是行也。有要於路。謂正心誠

意。上所厭聞。戒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安敢回互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時曾覿已死。王抃已去。獨內侍甘昇頗預政。朱子力以爲言。上曰。爲其有才耳。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未供職。林栗劾之。命改宮觀。而宰相竟授以江西前命。再辭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復召。初入奏時。迫於疾作。口陳未盡六者是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意。爲薇翼謀。益加嚮用。會執政有詆道學者。遂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立。三辭職名。仍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改知漳州。又再辭不許。既之任。即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敎誘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爲一變。適朝議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朱子常病經界不行。聞命。即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

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既而寓公豪右。果競沮之。朱子乃以地震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以屆農期暫寢。明歲遭嗣子喪丐祠。除秘閣修撰。予祠去。而漳州經界竟報罷矣。頃之。除荊湖南路轉運使。四辭。三年。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拜命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故知學。爲之崇奬敎厲。四方人士畢至。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又聞上不任執喪。中

外洶洶。益憂懼。乞歸田里。未幾。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
上爲太上皇。而奉嘉王即位主喪。於是汝愚相寓朱子。先
是彭龜年爲嘉王直講。因講譬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
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稱善。問爲誰說。對曰。朱熹也。自
後每講。王必問朱子說云何。而翊善黃裳亦嘗言於光宗
曰。欲嘉王進德修業。追踪古先哲王。當求天下第一流人。
光宗問爲誰。以朱子對。故王之知朱子也久。至是遂首召
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朱子行且辭於道。聞南內朝禮
尚闕。近臣已有用事者。遂因辭章。微辭以諷諫。疏再上。不

許。乃乞帶元官奏事。首言天運艱難。國有大咎。然有可救
者。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
已。夫充未嘗求位之心。可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
親之懷。可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
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面辭職名。不許。翌日。又辭待制。
乞改說書。上報以手札。乃拜命。每進講。務積誠意。以平日
所論著者。敷陳開繹。既數次。講則復編次所講。成帙以進。
上亦開懷容納。又請不以寒暑雙單日月。並令早晚進講。

及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時太上意未釋。然上未即還大
內。將葺東宮居之。朱子具四事以諫。不報。又議承重之禮。
以爲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禮皆斬衰。自漢文短喪。天子
遂無三年之服。爲父且然。則承重可知。壽皇至性自天。獨
執通喪宜著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陛下以世嫡承大統。一
時倉卒。遂服漆紗淺黃。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
痛之。請將來啓殯發引。仍用初喪之服。及孝宗將祔。詔集
議選毀之次。初。太祖尊僖順翼宣四祖之廟。實奉僖祖爲
始祖。治平間。議者以僖祖無功德世數寢遠。遷於夾室。未
爲然。復議祧之。而奉太祖爲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
可者四。且擬爲廟制。又援伊川程子之說。以爲物豈有無
本而生者。今日基本。啓自僖祖。安得謂無功德。狀上。宰相
持不以聞。徑創別廟以奉四祖。上頗間朱子有狀。名問內
侍。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榻前撰內批。直罷其
事。時策免留正。擢用謝深甫等。皆以內批行之。朱子懲其
弊。乞再令集議。於是朱子議竟不行。當汝愚之謀立上也。
知閤門事韓侂胄。用姻戚得見太皇太后。汝愚實使入白

其謀事既定侂胄以為己功居中用事汝愚方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朱子獨惕然以侂胄為慮既屢
言於上又數白汝愚宜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性疏以
侂胄為易制不為意朱子乃因講筵復留身極言之甫退
即降內批罷侍講予宮觀汝愚袖還內批且拜且諫而內
侍王德謙徑以內批付朱子朱子遂行臺諫給舍爭疏留
之不聽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朱子辭且乞追還新
舊職名詔仍煥章閣待制予祠朱子既去明年侂胄遂罷
汝愚至誣以不軌謫永州朱子自以身事四朝雖退閑猶

帶侍從義難苟默乃草疏萬言極論姦邪蔽主因以明汝
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交諫不從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
遯之同人朱子嘿然退焚諫草自號遯翁因六辭職名詔
仍祕閣修撰是時侂胄勢益張大興偽學之禁臺諫爭承
風旨排詆萬端至欲擠之於死二年遂落職予祠報至朱
子方為諸生講論罷起視復坐講論如初於是繩趨尺步
從游之士皆屏伏邨壑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
衣冠以自別非黨而朱子方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答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
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配五年以年屆懸車
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為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為學之
要幸酉訂大學誠意章句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曰
夫子之疾革矣萬有不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
不允然則參用之乎乃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
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時年七十一朱子為
人色莊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閒居未明而起深
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就一室几案必正書
籍器用必整倦而休肅躬起端步徐行飲食羹

菜匙箸各有定列中夜而寢既寢而寤擁衾默坐或至達
旦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祭祀必誠必
敬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
之威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副其情延遇賓客稱家有無
常盡其歡於親故必致其愛於鄉閭必致其恭平居惓惓
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輒戚然不豫語及國勢未
振常感嘆以至泣下然謹難進易退之節則一官之拜必
抗章力辭一語不合即奉身亟去故登第五十年仕於外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道之難行也如此其後侂胄誅

嘉定二年始追謚曰文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
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或問太極通書西
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及文集一百卷所編次有
語孟精義中庸輯畧孟子指要小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
言行錄家禮近思錄和陶遺書外書伊洛淵源錄謝上蔡
語錄晚復編次禮書未及成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
不洞究淵微詞章字畫未嘗用意亦動中規矩可爲世法
著述雖多於四子无所殫意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所著書一字未安必反覆達旦甚至

累日要求其當而後已諸生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
則憂形於色講論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難脫
然洗去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怵然以爲憂褫衣而來遠
自川蜀文字之傳流及海表至於異域亦知慕其道竊問
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寶慶
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
上幸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

李方子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
相與守之自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
既以聞見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
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
身任道統廣覽載籍取其所同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先生
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大本大根固
已上達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無所遺漏蓋其包
涵淳蓄博淵泉故出之若是其無窮也

論曰夫子以贊述六經而賢過堯舜誠以萬世之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皆夫子之力也自道學失傳周子倡之

二程子從而光大之張子邵子又裨助而引伸之而後
書益至朱子而六經之學乃揭於中天即數子之所口
授心承亦皆賴其尋繹表章而後學者足與有明也平
生所歷諸郡政教聿張尤惓惓焉爲其百姓請命是伊尹
內溥之心也及後登朝引道格非風節嶽嶽是皐陶陳
謨之義也使當時克究其用則撥亂致治與禮明樂駿
帝馳王勳施燭焉何至寢微寢滅而終以不振哉不幸
小人間之遂興僞學之禍此與孔子不遇於春秋橫遭
伐檀削跡者何異然數百年來學校所以教政俗所以

理無不折中於朱子。其爲萬世烈。豈直不在禹下已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以廕補官。孝宗立。銳志興復。浚起謫籍。開府治兵。乃辟栻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僚佐盡一時選。栻以年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問以軍事入奏。因勸上稽古親賢以自輔。帝異之。及李顯忠兵敗。湯思退申和議。而盧仲賢使金。於是栻復入奏。帝引見上舍。栻輒策金人必敗。宋室必興。上皇曰。何哉。栻曰。太上仁孝。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唐虞無以過。而金人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臣以知其然也。上皇曰。苟仲賢使歸。事當若何。栻曰。臣父浚職在邊陲。戰守是務。此事惟廟堂審處之。勿貽後悔。仲賢歸。辱命。栻劾之。奪三官。未幾。浚去國。遂罷。兵金人乘間入淮甸。中外大震。思退襲秦檜遺策。至敕諸將毋得輒縱兵。已而浚漫栻治葬畢。即上言。國家與金有不共戴天之讐。願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不報。乾道三年。用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對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得吾民之心。所以得之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以明大義

為本。然所施有先後。則緩急不可以不謀。所務有名實。則取舍不可以不審。五年。召為吏部員外郎。是時敵勢新弱。朝議將往責陵寢有憂。召兵者。輒斥之。栻見上。上曰。知敵國事乎。栻曰。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欺誕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恐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疏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今未能正名仗義以伸天討。而卑辭厚禮以求之。其屈甚矣。而或猶

以召兵為憂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在素定之日。不在決機之時。上悚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且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修攘戰守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深納之。將除為講官。會發運使史正志行均輸法。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以為言。上曰。正志取諸郡。非取諸民也。栻曰。州縣財賦。大抵無餘。取之不已。而經費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諸民耳。上矍然。即詔罷之。乃以栻為左司員外郎兼侍

講。嘗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念稼穡之勞。而后妃不忘纖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美。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喟然曰。此王安石所以為誤國也。栻在朝未期歲。召對至六七。勸上修身務學。畏天邺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知閤門事張說者。太上皇后姻戚也。驟擢樞府。外廷譁然。莫敢言。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虞允文。且曰。宦官執政。自京翰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退則再疏。又諫事乃寢。然栻亦坐是逾年。遂出知袁

州。栻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纖毫滯吝。每進對。不以人主意為隨順。上嘗歎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又嘗難辦事之臣。栻曰。曉事者難耳。若但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一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遽掩其橋。覿慙。手不得下。其峻如此。淳熙元年。帝念栻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始至。所部荒殘。乃簡州兵。補缺籍。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飭峒酋豪。弭怨讐。鄰境有相賊殺。奏革橫山買馬之弊六十餘事。諸蠻感服。善馬爭至。以治行進秩直寶文閣

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轉運副使。即知江陵帥本路。
一日去貪吏十四人。禮遇諸將。加恤卒伍。咸勉以忠義功賞必信。又劾黜縱賊大吏。募賊黨相捕告。緝斬姦民之為逋數者。湖北故多盜。至是盡遁。嘗捕盜數人。其一北中亡奴也。栻曰。國家既未能正名討賊。毋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乃縛奴歸之北。而戮其餘以狥。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七年二月丙祠未報而疾革。有友求教。謂曰。蟬蛻人欲之私。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投筆遂絶。時年四十八。已而詔下。

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祐觀。不及拜。栻初事胡宏。宏一見喜曰。聖門有人矣。告以洙泗論仁之旨。栻益奮。作希顏錄以自策。後與朱子交善。講習愈精。所造愈純。嘗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其言曰。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

辨。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豈特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朱子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論曰。朱子平生所交友。最著者。敬夫東萊象山三先生而已。象山既同門而異戶。而東萊之教。先列史而後六經。於博約之歸。亦似不無異旨。其始終若符者。惟宣公一人。夫友所以講學。所以輔仁。漢之王貢。唐之元白。情厚矣。然所取不過意氣文藝之間。即進乎此者。亦僅以政事節誼相鼓勵。惟朱子與宣公。出則欲同行所學。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處則闡道傳心。思樹億萬世人倫之極。後之交友者。可以奮矣。

呂祖謙字伯恭右丞好問之孫也先為河東人自好問始居婺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胡憲遊。既又友朱子及張栻以故學益精。初廕將仕郎。隆興元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母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就之。闕除太學博士待次例補嚴州教授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首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乞廣攬英豪。使確陳經畫。先後之實。然後與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召試館職。祖謙謙常喜陸九淵之為文。而未識其人。至是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丁父艱。歸。闕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祕書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言曰。治道體統內外上下不相侵奪而後安。今陛下兼行大臣之事。大臣亦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家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風俗。此根本之深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是以事功不競。今日治體固當激厲其事功。尤當愛護其根本。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以末疾丐祠。除直祕閣主管沖祐觀以歸。祖謙孝友絕人。恬淡寡欲。盡言以納忠。而義以納勇。而恥為介。既歸乃建麗澤書院。以會友講學。病中猶為日記。於氣候晷漏草木鳥獸。無不謹書其察物內省。不以一日懈。如此病既閒。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

就。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而旁搜載籍。不見涯涘。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不得有自足意。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其論史。以為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為有益。少卞急。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有省。一時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每稱學如伯恭。方為變化氣質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居

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嘗就訪朱子。及歸。朱子送之於遶
祖謙欲編近思錄。因與朱子同止寒泉精舍。分類抉微。一
月而成。又嘗修讀詩記。大事記未及成考定古周易書說
闔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
生。其弟祖儉字子約。趙汝愚得罪。祖儉輒上書陳寃。坐竄
韶州。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自給。芒屨徒步。爲踰嶺計。每
言人因世變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若意氣反有所
加。亦私心也。其後量移高安卒。從弟祖泰性疏達。尚氣諫
論世事無忌諱。祖儉既貶。祖泰嘗欲以言報國。慴累祖儉。

及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請誅韓侂胄。坐杖一百
配欽州。祖泰了無懼色。至府庭。尹誚之曰。誰教汝共爲章
者。言之且黃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期必死。而
可受教於人耶。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我觀之。今
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宗室。據案作色。杖
加毒。祖泰呼曰。公天族同國休戚。祖泰爲誰家計安危。而
受此毒也。尹慙。趣杖訖使去。侂胄怒未已。使人迹祖泰所
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及侂胄誅。詔雪其寃。補上州文學。至
都卒。

論曰。學欲博。不欲雜。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祖謙之學。不可謂雜。而終不得與朱子竝稱大醇者。
不以反約之意求之。則博即爲病。是故陸九淵之學非
禪也。而徑約之弊多。祖謙之學非伯也。而騖博之心勝。
惟求約於博。反博歸約。斯孔顏教學之宗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四歲時問父賀天地何所窮際賀笑不答九淵窮思至忘寢食及卅角聞人誦伊川語輒怵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為師友遊琢磨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為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弟俱歸既闋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為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

輻湊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為師友遊琢磨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為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弟俱歸既闋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為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輻湊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為師友遊琢磨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為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弟俱歸既闋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為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

輻湊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為師友遊琢磨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為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弟俱歸既闋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為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

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而不詭於聖。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得不謂之君子乎。光宗立。差知荊門軍。荊門在江漢間。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舊無城壁。九淵清於朝而城之。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力竭工倍。二旬訖築。自是邊防益固。罷閙吏譏察而

滅其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其為政凡訟詘無姦蔇皆直遣庭下。令自持狀以追被訴者。無不應期至。其有干涉人倫。輒使自毀狀。以厚風俗。於境內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訴盜竊而不知其主名者。九淵出二人名。捕訊之即伏。盡得所竊還訴者。因語吏某所某人為緊。翌日有訴遇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以為神。申嚴保伍法。盜發即禽。未嘗逸一人。羣盜屏息。每旦。出禱輒雨。鄰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敎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而歿。今吾亦將死矣。又語

僚吏曰。某將告終。然猶出禱雪。翌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初。九淵與九齡嘗與朱子會於鵝湖。辨論所學。其後九齡深知舊見之非。幡然求益。惟九淵終始自信。持論不移。於太極無極之說。與朱子往復頻數而卒不合。學者稱為象山先生。

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儒者以為口實。然考鵝湖之集。朱子年四十六。而陸子乃三十七耳。其未即為終身定論也。豈特陸說鵝湖所講。其言不傳。然陳傅良以為刻畫深而傷易簡。於持過而涉客驕。則意皆有未愜於學徒之心者。故朱子和章。特交勗於遼密深沈之旨。良有以也。逮後朱子年彌高。學彌進。卓然為百世之師。遂令儒術有所統壹。向使陸子克躋上壽。探蹟研精。去短歸醇。又惡知不卒於合耶。以陸子高明之資。持守之篤。學者不知所以服膺而誦法之。而徒執其一時之抵牾。紛紛置喙於異同之間。是豈善自得師者乎。

歷代名儒傳卷之六終

宋

蔡元定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在娠時父牧堂老人發設聖賢遺像於別室使妻詹氏日往瞻仰而生元定少穎異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授以二程張邵之書曰此孔孟正脉也元

定深涵其義比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倡學往師之朱子叩所學驚曰吾老友也凡性道之要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諸經奧義多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每對榻講論或至通夕不暇假寐嘗語人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因自輯所與元定問答者號曰季錄元定之事朱子也久義理本原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書盤錯肯綮不可以句者元定剖析爬梳無不暢達朱子稱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易書尤難諸游者過建陽必謁元定聽其言論不忍去淳熙十五年尤袤楊萬里薦諸朝召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老焉後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元定自知不免及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子遂逮元定謫春陵元定聞逮不辭家而行朱子偕從游數百人餞之蕭寺元定至寒暄外無嗟勞語論參同疑義意象灑然酒既行坐者咸感歎唏噓或至泣下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嘅然曰友朋相愛之情牽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於坐作詩曰握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遂與子沈徒步三千里赴謫所踵盡流血既至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浩然

無湘纍楚囚之狀遠近來學者日衆有一生素挾才簡傲能避也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將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九日移寢正室牖間有聲若隆石者再頃之而逝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沈護喪歸比葬朱子誄之稱爲亡友西山先生云元定以孝弟忠信儀刑於家在春陵時移書誡子曰獨寢不媿衾獨行不媿影每言朱子立教先訓詁文義下學而上達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非知

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故其教人。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侃胄既誅贈廸功郎。謚文節。所著書十餘種。律呂陣圖之書。尤爲朱子所歎重。朱子之注四書及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之編則元定所起稾也。

論曰。僞學之禍。間有更名他師。自別非黨者。獨蔡元定呂祖儉蹈難如飴。烈已。元定之在謫。僅期年耳。使選懦濡忍。以脫於禍。亦不過期年便安。孰與名光天壤。配食無窮哉。夫百年之間。一出入息。而志士仁人不少概見者。不知吾生有涯。而妄縈情於其所顧戀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以篤行直道。高宗時爲監察御史。瑀沒。榦往見臨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時方大雪。榦白母即行。遂從學焉。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厲學達曙。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即位。朱子奏授榦將仕郎。而銓中授爲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廬於墓。從之講學者甚衆。及朱子編禮書。喪祭二編。獨以屬榦。朱子病革。書與訣。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榦執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吳獄出。

帥湖北。敬榦名德。辟爲安撫司激賞酒庫。遷知臨川縣。歲旱。勸羅捕蝗。極盡心力。調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榦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其情。一夜感夢。乃旦呼囚詰曰。汝殺人投諸井耶。何得欺我。囚驚服。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即郡治後建祠以杞周程游朱四先生。別爲屋以館四方士。值歲饑。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襁至。悉撫均一。民大感悅。以病丐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民情震恐。榦爲戰守備。請城安慶。不俟朝報。即日

與工分城爲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然後使官吏寫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數。計田出役。力均費省。番休遞代。整有成法。每五鼓坐堂上。先授濠砦官以一日成算。然後治府事。理民訟。閱士卒。會賓佐。已則巡視城役。比晚猶至書院爲學者講論經史。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屹然按堵。繼而霖潦餘月。大水暴至。城卒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淹於水。生我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參議再辭。既而朝命改知和州。令先至珏稟議。榦詣珏珏方視師維揚。即與偕行。榦爲畫禦敵計。珏不能用。其時珏幕多輕儇士。將裨雜心。而珏張宴無虛日。榦復諫珏且請整旅以固蘄黃。爲江南障。不聽。遂力丐去。其後蘄黃失守。果如榦言。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集。未幾。召赴行在奏事。除大理丞。不拜。初。榦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豪傑往往願依榦。後倅安豐。守漢陽。安慶聲聞益著。長淮軍民翕然心嚮。在位者多忌之。比入見。又慮直言邊事悟上心。於是薦起擠之。遂龍歸。榦涵養既久。自得益深。一時出朱門號高

第者至衆。獨榦強毅有立。足任負荷。既歸。弟子益進。往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沒後數年。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有書說論語通釋論語意原及文集行於世。

論曰。自古名儒之興。必有名臣爲之佐。佐楊顯傳緒而表微者。則及門也。程張之時。名臣薦達。有呂公著司馬光諸人。及門游楊尹諴。其最著也。朱子同朝。名臣如彭龜年趙汝愚。皆廣爲揚譽。及門黃陳李蔡。其最著也。程門尚有朱光庭等。聲臺諫。登高而呼。朱門則鮮位於朝者。時使然也。榦之學。歷金華四子。而其緒有光。蓋其根深而源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成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謁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指曰致遠固以毅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至岳州教士不因時尚且曰古之通材。文武兼焉。乃開射圃使習射。廩老將善射者以教之。以承重解官歸。既關改襄陽教授復謁朱子。朱子稱之曰燔進學可畏。而直諒樸實。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令先訪燔。俟有所發。乃為折衷。諸生畏服。朱子沒將葬。學禁方厲。鮮敢會葬者。燔獨往視封窆不少怵及詣訪遺逸。九江守以燔名聞。召赴都堂審察。再辭郡守聘為白鹿書院長。諸生雲集。講學之盛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帥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罪。然而為寇。則有司貪刻。將校邀功者激之耳。反是而行。則皆民矣。帥漕然之。問誰可行者。燔自請往。乃駐兵萬安。易置近洞隔保之尤無良者。馳騁士論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潰。燔白漕帥葺之。自是田皆沃壤。改潭州通判。辭不許。眞德秀帥長沙。府事悉以咨燔。未數月。寧宗崩。史彌遠以擁立功。益當國柄用。燔慨然告歸。遂不復出。德秀及魏了翁之差權通判隆興。麻。辭。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又辭。乃以直祕閣予祠。燔居閒。念無以報國。乃薦德秀了翁及崔與之。洪咨夔陳宓等於朝。紹定五年。上論當世高士。李心傳以燔對。曰。燔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陛下誠強起之。以賓講筵。必能裨助聖學。上雖然之。而終不召也。年七十卒。謚文定。嘗言凡人功業。不必仕宦。隨分及物。即功業矣。又言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礪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常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入仕四十二年。在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齊名。稱曰黃李。

論曰朱子之帥長沙。降其洞猺。燔在江西。治蹟相類。洞猺猶可以逆順禍福服。況於身為赤子。乃祖乃父累世宅爾宅而畝爾田者哉。雖鴟義姦宄之徒。世不絕有。然一使司牧者有陰雨之膏。析符者有保障之固。則稂莠且

化爲嘉苗而衆志堅於城郭矣燔之言。實治忽之名論也。燔與光澤李方子。同爲朱門高第。燔以弘名其齋。生平克克弘毅之旨。方子以果名其齋。善體寬大中要果決之訓。服行以造於成。甚矣古人之嗜學也。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德秀嘗謂人曰。公晦學遂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暇則辨論經史。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論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

選入官。俾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倒。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嘗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爾。其所編禹貢集解。朱子嘗稱許之

論曰。爲陸學者。每妄譏朱門舍德性而專事問學。攻朱子教人。大端在主敬窮理。主敬所以尊德性也。豈嘗放於支離以爲學哉。方子於大本有見處。是主敬之效也。

至以學問周盡爲歉則又以見理道之無窮而大居敬者尤必以窮理爲貴也眞德秀稱其本經術明世務固非若冥目兀坐以求大本而遺棄事物者比矣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授以近思錄淳由是盡棄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慨然曰此實洙泗之傳而吾乃未身其奥吾心恐焉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及朱子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力朱子亟稱之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朱子自漳歸且十年淳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服膺師訓日月積累義理貫通洞見條

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人聲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登講座淳乃爲四章以示學者其論道學體統畧曰道原於天命而實行乎日用堯舜與塗人同一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謂其君不能賦其民不能賦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賦者也操則存舍則亡迪之吉悖之凶易知易行豈有離於日用之外哉其論師友淵源畧曰濂溪不由師傳提綱起鑰二程親授其旨朱子又益明之

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學者必以是爲
迷塗之指南。庶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論工夫節目畧曰。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大要不過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
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
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行將何適。行不力。則所知
徒爲空言。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猶
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交進而互發也。其所以爲
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提撕警省此心。使之
惺惺。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

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力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
性皆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
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
虛心以求實見也。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
爲鄉人者爲憂。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心。既能立志而
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循序而進。日有維
新之益矣。論讀書次序畧曰。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其
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其蘊奧。
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立大本而
經大經哉。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曲引。平心以玩其旨歸。
切已以察其實用。乃由以進於諸經。莫不冰融而凍釋矣。
既歸。人士師事者益進。淳與講解。率至夜分無倦色。門人
隨所口授筆之。於是有四書口義。字義詳解。及筠谷所聞
諸編。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未上。卒。年六十
五。所著有詩禮女學傳於世。學者稱北溪先生。淳同邑有
王遇者。字子合。號東湖。亦事朱子。又嘗及遊張栻呂祖謙
之門。精思力行。朱子稱其淳篤。及歷官中外。皆有聲績。不

附韓侂胄。多風節。其後淳人祠祀朱子。以淳及遇配焉。
論曰。蔡元定之明悟。黃榦之篤實。皆爲朱門所推重。逮
觀淳之講義。何其粹也。朱子之守漳。未及二年。比淳再
至。僅三月耳。非嘗朝夕熟承其聲謦也。而於奧旨微言。
探之能深。闢之能揚。簡而括。詳而有要。於師門學的。曾
無毫芒之謬。可謂穎異之姿。與聞性道之祕者已。

蔡沈

蔡沈字仲默元定季子也與伯兄淵次兄沆皆及事朱子。沈年三十。盡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及元定坐謫春陵。竊足走三千里。惟沈獨從。元定卒。護喪歸。於道有遺金義不可受者。固却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以累吾親也。初元定使淵絡其易學。沆絡其春秋學。沈絡其書學。及朱子爲書傳。未及成。病革。亦卒以屬沈。沈受父師之命。竟踵成之。其序略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卜居九峯。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凡元定著書十餘種。其律呂陣圖諸書。學者尤難卒曉。間以叩沈。無不毫析縷解者。又嘗敘洪範數。亦元定所命也。卒謚文正。學者稱九峯先生。蔡氏自牧堂老人發生西山先生元定。元定生節齋先生淵。復齋先生沆及沈。淵又生素軒先生格。沈生覺軒先生模。久軒先生杭。靜軒先生權。皆潔行績學。詮經術道。世稱蔡氏九賢云。

論曰。建州當南宋時。名賢挺生。而胡劉與蔡三家尤盛。馬班列傳之作。父子祖孫。類相從附。至陳壽傳董和董允。始詳爲各編。若沈守道著述不負父師之命。其書傳與朱子易詩諸經並立學宮。迄於今五百餘年。業尚書者宗之。故從和允之例。析而不附。然沈識洞極潛虛。爲牽合。至所叙範數。或未免傅會何歟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受學於朱子亦嘗及呂祖謙之門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轉饒州錄事攝知連城縣改閩縣所至講求利弊而興革之俄差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值偽學禁興爚從朱子於武夷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計後差知德慶府修學校斜武勇條上便民五事及入奏因言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闢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擢提舉廣東常平令每歲春末以其半出貸至冬而儲常存五萬入為尚左郎官因轉對首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其半以備緩急又出公使公用二庫贏錢以補道欠凡十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政事之得失又乞收拾人才修明軍政及節內外冗費出為浙江提點刑獄多所平反復入為國子司業是時偽學之禁未弛爚乃言於丞相請以朱子所著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說勸講復奏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乞罷偽學之禁又請以朱子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四書集註刊行之其所以扶衛正道以立國是者忠款惻怛未嘗少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務儲積禁科斂戢強暴撫善良未幾以接伴外使至盱眙軍還言兩淮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招集流散為足食足兵之計規畫明備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時廷臣爭務容默爚首請奬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又因冬雷請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訪求民瘼又請擇沿邊諸將城沿邊州郡使邊民各以什伍教閱於鄉隱然寓軍政於田里至如祀遣賀正使及絕敵人歲幣侃侃正言無所回隱兩請致仕不允會夏旱復應詔上封事曰言語壅而導之使言人心鬱而疏之使通上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指為好名要譽而陛下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擢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每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敷陳之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纂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集弟炳字韜仲朱子均稱其嗜學可教居官不苟云

論曰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功在萬世爚當道學屏塞之

時毅然請以勸講刊行天下。偉哉而奮忠陳謀。自學術人心吏治民瘼。以暨軍政邊務。言切慮周。罔非經濟弘謨其斯為有體有用之儒歟

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改景希。浦城人。年十五而孤。母吳氏教之。自韓侂胄設偽學之名。以銷善類。近世大儒之書。皆所禁絶。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慶元五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名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入對時侂胄既誅。德秀首言。今日改絃更張。當袪崇名節。明示好尚。自是黨禁弛。正學復明於天下。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三年。遷秘書郎。乞開公道。塞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郎。時蒙古深侵。金人屢敗。德秀言。金有必亡之勢。然金亡則上下恬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尋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內變。還乃臚舉邊防要事。且言曰。臣自揚之楚。自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俗堅悍強忍。足為大江屏障。若大修墾田之政。領以專官。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相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饋餉。皆成精兵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

下士。德秀既嘅然謂劉熳曰吾徒急當引去。使知世有不苟
爲從官之人。遂力丐外。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方傷旱
蝗。乃講荒政。與同僚分賑所部。而自領其最甚者。全活至
衆。又平斗斛。劾貶濫拔賢俊。政譽日聞。改知泉州。蠲苛政
以招海舶。民輸租令白縣。有訟者。揭示名姓。人自詣理。海
賊亂。設方略禽之。因徧行濱海。審形勢。增屯以備不虞。十
二年。改知隆興府。以母喪歸。十五年。除知漳州。以廉仁公
勤勵僚屬。以周朱之學教士子。罷榷酤。除舟面免和糴。立
義阡社倉及惠民慈幼等倉。以賙其民。捐諸軍回易之利

及官田租。而月試之射。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
者。贍給有差。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
院。首言濟王霅川之變非本意。願討論追封泰邸故事。與
滅絕。上曰。朝廷之待濟王。亦已至矣。對曰。人主當以二
帝三王爲法。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明甚。因勸上講
學進德。及言貨賂公行。薰染成俗。朝廷所用。敏銳之士多
於老成。其忠亮如此。嘗入侍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
神之地也。仰瞻楹桷。二祖實臨其上。陛下一心而受衆攻。
未有不浸淫蠹蝕者。夫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

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禮與先
帝視朝之勤。及寧宗小祥有詔羣臣易吉。德秀爭之曰。自
漢文率情變古。至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
布。惜當時不遂定臣下執喪之禮。實千載無窮之憾。然孝
宗崩易月之後。羣臣猶未釋衰。朝會用黑帶公服。大祥始
除。侂胄柄政。乃以小祥從吉。夫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
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
秀屢進規諷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
撼。畏公議未敢發。及王槩盛章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事。
莫澤宋端常梁成大等遂相繼劾之。至請竄殛。上不可。乃
落職罷祠歸。紹定四年。改職予祠。五年。進徽猷閣待制。復
知泉州。迎者塞路。彌遠死。乃改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有頃。
召爲翰林學士。是時金亡。朝議進取。德秀以爲憂。上封事
諫。進戶部尚書。德秀長身廣顙。容貌如玉。望而知爲公輔
器。立朝不滿十年。章疏所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
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由
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
矣。衆至。則又填塞聚觀。彌遠益以此忌之。久擯不用。至是

歸朝而德秀衰矣。入見。上迎勞之。德秀謝乃進大學衍義。
德秀嘗言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
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
決驟峽於奔騁。敬則其衝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
其隄防也。及是遂爲上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爲敬者德之
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戈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
一於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
知政事。三辭。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辭疾。革冠帶。起坐神爽不亂。私謚文忠。學者稱西山
先生。所著讀書錄。嘗謂門人曰。此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以往。與大學衍義及甲乙集等書。皆行於世

論曰。德秀未嘗及朱子之門。而能私淑以有成。攷其學
行之正。風節之著。有體立用行之效。朱子以後。莫有能
尚之者也。衍義一書。學術治術。引據剖辨。誠明畢周。尤
爲修身之極則。理世之著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烏可
不三復體玩哉。至其立政建議。無一不審乎國勢。察乎
人倫。昔羊祜欲復諒陰之禮。而卒疑於有父子無君臣。
議格不行。使理宗能因德秀之言。遂定臣下執喪之制。
庶幾彝倫攸叙。乃竟因循。未及著令。惜哉。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英悟絶倫嘗從輔廣李燔遊慶元五年成進士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獨及之累官武學博士召試博士韓侂胄方謀開邊中外憂駭莫敢言了翁獨以忠於內修姑寬外攘爲對且曰舉天下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丐外知嘉興府侂胄坐誅朝廷收用諸賢了翁心不能善固辭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坐微罪降秩起知眉州眉俗習法令待吏短長稱難治了翁乃禮耆艾俊秀朔望詣學宮講說誘掖行鄉飲酒禮以興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擢潼川提刑改轉運判官初周程等倡興道學闕無譏論紹興乾道間胡安國魏掞之嘗以爲請未及施行了翁上疏曰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復明於世朱熹張栻學實宗之今熹栻已賜易名而惇頤等闕如是錄其後遺其先也朝論韙之卒如其議遷直祕

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皎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是時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者。上因民望。竝招之。以了翁權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先是彌遠之排真魏也。梁成大爲之鷹犬。成大遺所親書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及是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他所陳列。又十餘事。書滿下四十刻始退。俄兼侍讀。又兼吏部尚書了翁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每進讀。上必爲之改容。既而邊警告至。上心焦勞。將引與共政。而忌者傾之。出督視

京湖江淮軍馬。五辭不獲。上勉勞賜便宜如張浚故事。了翁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列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又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蓋朝臣特假建督以出了翁。既出。即以爲非計。復遽召還。還退牽掣。了翁遂力辭不拜。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又辭。改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又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累章乞骸骨。嘉熙元年卒。謚文靖了翁之學。深密明粹。嘗曰。仁義中誠性命天道。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師異指殊。流弊乃爾。又曰。學者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或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譁世以就功名者矣。其言切中學者之病如此。所著有九經要義。易稟隅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等書。

論曰。小人之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苟無瑕可摘。必從而指之曰僞。至以僞爲罪。則凡言教動法。無非罪也。宋南渡後。國勢弱矣。所賴諸賢相與維持。故人人知有君父。乃佹胄方以崇僞學敗。而了翁又以僞君子久斥不用。鳴呼。彼所指爲僞者。皆廉介慈惠忠誠許國之人也。天地之元氣。國家之命脈也。就令強爲修飾。以襲君子之名。不猶愈於醜態悉露。而處國虛下者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蓋自古傷之矣。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少莊重稍長讀程氏書潛精玩索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慶元三年成進士調利州司户參軍改蓬州教授吳曦叛抗節不撓棄官去以書問報安撫楊輔論職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請亟討而縛之職平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府小學教授值沂王有母喪府僚創進秩道傳曰有襄事者誰恩可也吾屬何與同僚然之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即上言人才盛衰繫學術明晦願下明詔宣索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程張邵從祀先師執政不悦語侵之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遷著作郎時胡榘等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曰刻剝傾危之人進矣遂丐外出知眞州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下車即按貪縱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冤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十餘萬緡會大旱應詔論楮幣鈔法之弊及賦斂加增軍將椎剝皆切中時病與眞德秀分賑所部窮冬行風雪中雖峻谷深村必至久之胡榘爲吏部侍郎舉道傳自代道傳恥之引疾求去不許召奏事再辭又不許既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盡言無所諱上不以爲忤除兵部郎中又辭不就御史李楠覘當路意請授以節鎮遂出知果州行至九江卒年四十八謚文節初道傳自蜀來不及登朱子之門乃訪所嘗從學者與遊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偉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嘗以疾在告眞德秀省之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如此

論曰喚起是惺惺法截斷則戰勝法也易後天卦乾戰於西北戰而克則陰道屏而德性尊巽齊於東南齊而滯則陽道伸而官骸正程朱所以繼絶學者大義昌以加於道傳起自西陲由私淑而聞大道之要至表章朱子傳注立諸學宮以勞來斁其功偉已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孫也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其後復從黃榦。以父任歷知安溪縣。立安養院以粥窮民病子醫藥。死則棺葬之。安溪士民不名為令而稱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上言宴飲無節。賜予非時。大臣私其親故。貪吏得志。廉士招尤。奏入。史彌遠不樂。調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明。大臣之心貴公。臺諫之言貴直。指陳時弊。視前疏尤剴切。黃榦見而歎曰。使臣子盡如此國安有不興乎。尋丐歸。擢大理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祲。為諸生講解作興之。實踵朱子之蹟。改知南劒州。又值旱疫。為蠲道賦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身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復倣白鹿洞規創延平書院。以教其士。改知漳州。未行。會寧宗崩。時事忽異。宓嗚咽累日。無何。致仕去。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三辭不就。以直祕閣予祠。拜祠命而辭職名。久之。三學諸生請起宓。而宓沒矣。宓性剛毅。信道尤篤。每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慕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及文集數十卷。

論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實慶嗣立。李燔陳宓亦屏迹邱樊。不磷不緇。昔諸葛亮不為苟出。一出而鞠躬盡瘁。陶潛不為苟處。一處而泥閉淵蟠。顏眞卿終始蹇蹇。苟節從容。此於出處死生之義備矣。三代以還。宓獨企此三人。其進退合道也宜哉。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斐爲臨州丞時黃榦適知縣事。基遂事榦。榦告以爲學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然受命於是隨事研精。卒聞淵源之懿。凡微辭奧旨。平心尋思未嘗參以己意。於書輒加標點。悉中關會窈微讀者醒發不待講解而自見其義。常言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論治經之法曰。讀易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潔淨其心。以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讀詩須掃蕩胷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於朱子緒言。一經明闡。則旨趣益新。郡守延聘。或薦之。皆不就。景定間。被旨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釐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院說書。又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年八十一。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凡學庸大傳通書易啓蒙近思錄皆有論著。名曰發揮。其確述師訓如此。

論曰。易蔽於九師。詩鑿於序說。而經義之窒不通者多矣。朱子興。雅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益明象以待變。而易之用神。逆志以詮辭。而詩之味永。基領此意。篤信不疑。又從而發揮之。遂啓金華之派。以衍正學之傳。其爲功於朱門豈淺哉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金從楊時學父瀠又及朱子之門柏少時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怵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也。更自號爲魯齋。聞何基嘗從黃榦得朱子之傳。即往事之。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以勉之。柏高明絕識。弘論英辨。每質問。或一事至十往返。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鑑綱目諸編。標注考校。尤爲精密。其居家。夙興見厨飧。旁午諸務。肅然嚴整。當暑。闔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少孤。事兄恭。季弟早世。撫其孤義以慈。收合宗族。周恤之。汪開之沒。家貧。爲敛且葬。兩爲麗澤上蔡書院山長。其教必以大學爲先。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升遐。率諸生制服臨於郡。及病革。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勿近。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書凡數十種。

論曰。諸葛亮之學。淡泊寧靜以爲體。開誠布公以爲用。淡泊則物莫能滕。故公寧靜則心不外馳。故誠體與用合。以是卓然爲天民之亞。至史稱其抱膝長嘯。則充然內足之符。而淺者乃目爲睥睨一切之意。誤矣。當共負扆治政。所自信者。亦曰謹愼而已。此與聖門持敬之說。曷嘗有二旨哉。柏之始而慕亮。既而若有微窺。殆未究觀其本末者耳。然柏之翻然默俗。一變至道。可謂豪傑之士矣。

熊禾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建陽人。自幼有志于學。師事朱子高第輔氏講貫聖經賢傳，沉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度宗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户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宋亡，退修初服。東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聚徒講習。四方來學者雲集，糲食澗飲，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礲。於朱子之書，是信是行。閱十二年，歸故山。復創鰲峰書院，益肆其力于六經。謂朱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稾，書開端而未及竟。三禮惟有通解，缺尚多。春秋僅發大義而已。又謂周官六典原不缺，當復其舊。儀禮十七篇，當附以禮記傳義。春秋倣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乃于易詩書春秋皆為之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裒衆說以疏之。復著小學四書集疏，以為之階梯。其他農禮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為異端所惑，晚年更修三禮通解，將盡一正以聖道。勒成一帙，解其火。獨四書詩易小學數種有傳于世。其論孔廟祀典，復世多行其言。當宋社之既屋也，盡脫簪以疾卒。著述多阨兵火。獨四書詩易小學數種有傳于世。其論孔廟祀典，復世多行其言。當宋社之既屋也，盡山謝枋得聞禾名，遠涉訪之。相抱痛哭，不忍卒別。相與講學者數月。新安胡一桂，挾其道詣武夷訪禾及退，自知不及，頻年就之講論。而一桂之學益以明。禾嘗修考亭書院而為之記，及後有求考亭書院記於翰林學士吳澄者，澄負一時重望，聞禾所作，遂拱手閣筆云。

論曰：禾與許衡出處不同。一則抱採薇之孤志，一則際從龍之盛遇，然禾謂衡倡明文公之學，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而衡序禾遺集，有立綱常，闢世教，紹統緒之稱，蓋其心同，其道同，易地則皆然也。殆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耶。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元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嗜周程張朱之學。元太宗時，太子闊出破德安，以德安嘗逆戰，殘之。復賴姚樞得脫，復念九族俱喪，與其北去不如死，乃夜走水際，仰天大號，將自投。樞追及之，力爲寬譬，乃強與樞俱北。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以付樞。比至燕，弟子從者百有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我乎？對曰：宋父母之國，引宅族以伐父母，非義也。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時楊惟中亦宗復學，與樞同建太極書院，祠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而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絕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至朱子門人，則以見於登載，得諸傳聞者，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輯伊尹頗淵言行爲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及樞退隱，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劉因郝經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其啟人之旨如此。以家在江漢之上，自號江漢故學者稱江漢先生。

論曰：趙岐之族，幾殲於宦豎之黨，猶岐有以激之也。復以被兵厥族，亦殄其禍益加亟矣。當其以孑身孤游，於蒙難艱貞之餘，而能卓然爲闡明扶樹之緒，使北方人士，皆知學程朱而師孔孟，可謂儒者。夫儒者與衰激極，導迎善氣，而二趙皆罹酷禍，哀哉。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楊惟中與覲太宗及惟中南伐詔樞即其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德安拔樞脫名儒趙復於死始得程朱之書後爲燕京行臺郎中行臺顓貨時以分樞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輝州作家廟別爲室以奉孔子及宋儒周子等像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鬻鹵生之不若關中自擇良田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世祖征大理裂帛爲旗書止殺

勸農桑以厚生。帝嘉納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師復南下。先是世祖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逾百萬、及是役、軍官利財剽殺自夏徂秋、一城不拔、樞乃請除宋諸濫刑、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行。以故所向有功。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樞自少力學。宋九嘉見之、即許爲王佐器。其後卒佐世祖定天下。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論曰、民心者天命之寄也。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後世用兵、徒計功利、於是有假屠掠以立威者矣。夫屠掠則民心去之。欲邀天眷、不亦難乎。樞之獻說、姑以利害籌之。冀使其言易入耳。計樞之所全活、前後不可勝數。元之卒濟大業、樞實爲首庸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甫授章句、輒能詰其義旨。嘗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已乃辭去曰、是兒穎悟非凡。吾非其師也。留之不能止。比長嗜學、如饑渴。遭亂、家貧無書。於日者家見書、疏義。即請寓錄之以歸。及逃難峴峽山、始得王弼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書。益有得。尋躬耕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衆熱則食。不熱則食糠覈。財有餘即斥以資族人及諸生之貧者。非義所遺。一毫不受。於經傳子史禮樂名物兵刑食貨水利、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世祖出王秦中。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由是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及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竇默亦屢攻文統文統患之。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

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默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廢也。樞等以爲然。凡五辭乃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丞相。帝欲衡輔之。復召。使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五事。一言立國規模。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二言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言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四言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誠優重農民。畝游情而歸之南畝。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十年以後。必非今日之比矣。五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夫民不安於白屋。仕不安於卑位。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書奏。帝嘉納之。衡每見帝。多所陳奏。退輒削草。故其言常祕。帝以衡多病。命五日一至省。

四年。乃聽歸懷。逾年。復召。六年。命定朝儀。儀成。又詔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之序。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上之。及阿合馬入中書。勢傾朝野。衡與之議正言不少讓。帝又以合馬子僉樞密院。衡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合焉由是衛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中以事。俄除左丞。固辭不獲。後從幸上京。論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不報。因謝病。帝惻然。命自舉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止。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尚劉季偉等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教固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假。即習禮或習書算。其尤少者。則習拜跪揖讓灑掃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

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丐還帝以問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去實默爲衡固懇乃聽用劉東忠言。以耶律有尚等爲助教守衡規矩十三年復以原官召領太史院事初元得中原循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至是詔王恂更定恂以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請得衡領之衡乃與太史令郭守敬新製儀象圭表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頒之天下六月以疾丐還帝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明年病革家有祭禮猶扶而起奠獻如儀曰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或數千里來哭墓下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隨其才皆有所成就故所至人盡樂從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如金科玉條聽其言即武人俗士無不感悟大德二年謚文正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衡自署其齋曰魯故學者稱魯齋先生

論曰朱子而後正學大明然及門諸子已有失其微旨者矣惟宋之眞元之許其最醇乎自漢以下醇儒如董仲舒之倫少得柄用者衡雖未能久立於位然與世祖定建國之規模責難陳善以誠格君秉禮守義以道教國大儒之澤固如此矣至劾阿合馬不宥一日苟容於朝學術既定志節亦伸誠非匡衡張禹輩章句之儒所得儗似而妄託也

竇默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少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未幾見俘於元及脫歸則家已破惟母獨存坐驚怖母子俱病母竟亡扶病葬葬而元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舅容蔡州及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始從謝憲子得伊洛之書是時楊惟中商元主命招集默乃北歸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俄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召問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

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對敬待加禮世祖嘗訪以能明治道者默薦姚樞久之遷世祖即位復召問以救弊求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默曰犯顏諫諍則毅不屈許衡其人也世祖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中書王文統專政默上書曰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以不學爲累故也默之直似默而學術過之默遭秦政焚坑之餘而默際程朱講明之後故知先覺覺民之功明德遠矣

論曰汲黯之折公孫弘與默之斥王文統其事誠類然

當漢武表章六經黯不能悛弘至道以紹三代之業則以不學爲累故也默之直似默而學術過之默遭秦政焚坑之餘而默際程朱講明之後故知先覺覺民之功明德遠矣

諡文正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刻意問學尤邃於性理年四十始生因其夕夢神人馬載一兒與之故名駰字夢驌其後改焉因天資絶人才器超邁甫弱冠慨然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爲經學尋覽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蘊曰吾固謂當有是也其後乃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識解淵純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

不妄交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家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修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怪其傲弗恤也嘗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十九年以不忽术薦徵授承德郎左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復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固辭帝曰古所謂不名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強致三十年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謚文靖所著有四書精要及易繫辭說門人所記有小學四書語錄學者稱靜修先生

論曰朱子有言先天之圖大而詳太極之圖精而約邵子之學本於先天周子之經涵於太極程子師周又返求於六經以發明之雖邵學曾不屑屑焉至朱子而後集綜道數集數子之成因之論可謂確矣因天資傑出蚤聞乎道應聘而起以母老尋歸所謂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歟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先本劉氏以避錢武肅王嫌名改金氏天資睿敏於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乃慕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聞立志端本之說又從柏登何基之門由是講貫益遠時宋事已非履祥遂絕意仕進然常懷其經濟器及襄樊圍急宋不能救履祥乃獻策請以重兵由海道趨燕則襄樊不攻自解所叙海舶經由郡邑以及巨洋別島難易遠近瞭然可據至元行海運所由海道以較履祥所上書無咫尺異

德祐初徵爲迪功郎史館編校不至宋亡屏居金華山中嘯詠雲月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終日儼然至接物則益煦煦和懌訓迪學者諄諄切切無倦尤篤於分義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皆以義制服嘗傾貲贖其故人子其子後貴履祥與相見勞問而已卒不自言其德所著通鑑前編斷自唐堯以下接於司馬光資治之作其曆用邵子皇極經世其例依胡氏皇王大紀既成以授門人許謙又著有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注考證書表注諸編皆傳於學者大德中卒至正間追謚文安當時論者以爲何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而履祥兼之所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論曰履祥守潔懷貞有漢管寧晉陶潛之操撰述諸書皆可爲學的而通鑑前編最行於世夫書始堯典而易大傳乃稱庖羲神農黃帝故司馬遷作史記首立三皇本紀然其事多茫昧文無足徵況於循蜚四紀益荒虞不可考信者乎履祥之作前編斷自陶唐者是也所考禹貢山川尤多蔡傳之所未逮云

陳櫟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自少涉獵經史十五爲鄉人師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嘗以爲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自朱子沒。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諸編。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家說有畔於朱子者。判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吳澄嘗謂朱子之道不墜者。櫟功爲多。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爲有司所強舉於鄉。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由是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與澄並稱曰。澄居通都。數登用。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偶。故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誠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論曰。櫟因科舉廢。發憤於聖人之道。可謂偉矣。然程子有云。科舉不惠妨功。惟患奪志。苟立則科舉之學。固即所以體究經籍之蘊。以養其立身用世之具。宋世大儒。曷嘗不由此進哉。若乃華繁本撥。勤襲浮靡。以取世資。此則無志者之所爲。而非科舉取士之本意也。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少頴悟隨口輒成誦夜讀書往往達曙母竊憂之節與膏火澄潛伺母寢復燃火默誦既長於經傳無不通習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至元十三年江西初附所在盜賊猶多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去朝廷命有司即澄家錄所著書置國子監以資學者元貞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延至郡學講論日記其

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椽元明善素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敷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左丞董士選亦嘗延澄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及士選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尋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諸書授弟子衡去漸失其舊及澄至旦則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乃退就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每至夜分雖寒暑不勸皇慶元年遷司業用程明道學校奏疏胡安定六學教法及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爲教法四條未及行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行次真州疾作不進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嘗詔爲浮屠藏經序澄辭不爲會帝崩而止泰定立初開經筵首命澄爲講官有詔集議太廟昭穆之次澄議曰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然有司習見同堂異室之制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遂修英宗實錄命

澄總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去中書追之不及乃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歸宜有褒異詔加資善大夫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邃答問疊疊聞者渙若冰釋故郡邑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致執業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蹋屩來學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沒身而後已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以明學之本與爲學之序程鉅夫題其所居曰草廬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論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當澄之爲司業年已七十矣尊不早引懸車之義自是而後立於朝者猶十有餘年是何濡滯也讀其纂言諸編天聰廓開異頴獨發時足以賡續前人之所未至推其妙悟殆方駕許衡而上之又何其有勞於經耶

胡炳文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斗元從朱子從孫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易言於象數而天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寓焉解易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惟郤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郤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奧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其於朱子所著四書用力尤深作四書通三十四卷其序曰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余老矣潛心於此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

泛或舛。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又著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正大間。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世號雲峰先生。

論曰。易與四書。自朱子集大成而闢定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後之著述者。或且支離附會。不足與朱子相發明。道不足而强言之。無當也。炳文沈潛玩索。以老其身。澹然於世味之外。而悠然浹洽於二書之中。故自程朱後解易數十家。獨雲峰最爲精切。其四書亦比諸家爲善。雖未得措之經國大業。而羽翼正道。確遵朱子。用啟後學。功豈小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少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於金履祥。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來三日矣。而猶夫人。豈吾學無以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傳其奧。謙之爲學。窮探渺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遇不可通。不爲强解。至舊說有未安。則亦未嘗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則著有叢說。讀詩集傳。有名物鈔。讀書集傳。亦有叢說。其觀史。有治忽幾微。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又嘗句讀儀禮及春秋三傳。別以朱墨。於其宏綱要領。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勤如此。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未嘗下筆。晝之所爲。夜必書之。號自省編。其不可書。則不爲也。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開門講學。學者翕然從之。幽冀齊魯之士皆至。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不亦快乎。或問難而辭不能達。則爲理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厭。擿其粗疎。入於密微。惰者作

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著錄者千有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而處世不流於俗。亦不膠於古。不出閭里四十年。四方薦紳過其鄉邦者。必就其門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會通以折其衷。無不厭服。大德中。焚惑入南斗。勾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其歲果大祲。謙貌益加瘠。或問之。曰。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中外名臣論薦其行誼者。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就。至元三年六十八賜謚文懿。嘗自號白雲山人。故世稱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之學。未能大顯。至謙而後益著。江淛行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祠基柏履祥及謙云。

論曰。宋元之間。授受各有淵源。金華四子之學。出自黃幹。故世以爲薪火之正傳。考其遺書。各有所至。要皆力務私淑。以維朱子之緒者也。謙之高第有宋濂。濂之高第有方孝孺。及孝孺殉義而一綫始絕。

吳海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隱居不仕。學周程張朱之學。一時名人如貢師泰林泉生藍暉王翰。皆雅重之。初承父命。欲徙居東魯。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海曰。非也。吾將居魯。取其名也。質魯。取其義也。且吾學仲尼之道。謂之魯生。不亦可乎。明初部使者欲薦於朝。力辭不赴。居家採摭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與兄弟相友婣姻相睦者。附以格言至論。以教鄉里。又著書言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

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皆足惑人。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某鄒魯之風。爲文雅奧嚴整。而歸諸理。自顏所居爲聞過齋。而爲之箴曰。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忍自棄乎。著聞過齋集。學者稱聞過先生。

論曰。海學周程張朱。以上溯仲尼之道。自號魯生。所志豈卑哉。當明之初。海已年老。又見刑法過峻。凡所延致。大都皆繩束馳驟。未盡展布。而一有紕誤而罪譴及之。海

之不仕。或以此乎。以海之奧學粹品。使用於時。以其教於鄉里者。放之天下。則子臣弟友之庸。推而致之。即可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乃竟鬱而不施。惜哉。

歷代名儒傳卷之八終

儒有儒術有儒行有儒效術詭於經雖有箋註如魏之何晏晉之王弼不可以為儒行詭於聖雖有物望如漢之揚雄馬融不可以為儒效詭於王雖有敷陳創建如漢之匡衡宋之王安石不可以為儒是故必王而後其儒也大循是三者以求儒於三代以下獨周程張朱數子為能充其道而無愧耳雖然先王祭川之義先河後海數子之於儒譬則海也漢唐諸儒則其川也何者數子之道皆求諸遺經而得之而經之存實漢唐諸儒是賴況其間如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王通韓愈氏之倫皆彬彬然升堂之選哉逮乎洛閩之興既盛淵源所漸有若親承授受者有若私淑艾者有若聞風而興起者其於詮經闡聖尊王黜霸皆與有勞西山魯齋尤其繼起之傑出者也吾 師高安公篤嗜正學勤勤至治而又適值

聖天子親承道統稽古右文之會凡諸文武之政唐虞之

傳既躬行神契於

九重之上穆清之中復

特命斟酌從祀之典自漢迄明諸儒多所升配天下用是
憬然知
上志所嚮而吾師見知之遇實與皐夔等烈也吾師論道
之暇與梁村蔡先生念欲輯歷代名儒傳一書以惠
學者而以屬之清植顧植凡下豈足發先哲之精微
以副吾師之雅志姑稟承指授用究厥業吾師又與
梁村先生增刪而是正之凡閱一歲而書始成昔朱
子編言行錄淵源錄又與東萊合成近思錄皆足以
明學術正人心厚風俗于無窮吾師與梁村先生之

為是書也欲使羣儒之衣冠聲謦恍若遇諸一堂其
嘉言懿行纍纍然如貝之編而珠之貫學者苟緣是
以端其術正其行則經學之津梁聖道之階梯當不
外是而推之以為世用凡所以佐
聖天子而成勳華之盛者亦將由此其選矣受業安溪李
清植敬跋

歷代循吏傳

歷代循吏傳序

傳曰循吏仍史目也吏者涖也爲天子涖此民也自牧伯監尹下逮一州一邑之長統謂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而天下治矣顧必如何而後爲得人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強幹四者盡之矣而史傳不以四者名吏而標其目曰循循之爲言良也舍四者無所謂良而卒不得謂之廉吏才吏慈惠強幹吏者然則所云循良者可會而知矣論語記仲弓子夏諸賢之爲宰嘗問政於孔子而其爲政無可考子賤子游以鳴琴弦歌傳其他亦未有聞焉漢史稱龔黃卓魯之治都多異績吾不知其爲政於聖門諸賢何如也宋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忙後錯過蓋爲其事而輒計其效則進銳者退必速即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悃愊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況煦育涵濡以養以教事不煩而民享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循良之目其謂是歟顧吾猶有慮焉庸庸者自托於簡易鎮靜以文其迂拙固卑卑不足道其或慕古人之雅化而優遊無爲即使子賤鳴琴而理而怨咨愁苦之聲不息於耳子游弦歌而解慍乎有恒產而後有恒心假而終歲不飽而欲使家弦户誦吾知子游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勤求吏治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恃有廉而矯激寬而姑息者矣朕非教人以不廉廉且不可而況於不廉乎非教人以不寬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政實心上爲國而下爲民莫善於是大哉

聖謨無以復加矣蓋中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心施之於政事即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之謂也由乎此則處爲顏孟周程出爲皋夔稷契悖乎此雖一郡一邑可得而治乎今

聖訓而優游無爲與矯激姑息以立異者槩不錄焉讀者循覽體察庶於吏治或有少補歟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前一日高安朱軾書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隆萬古爲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於峻德之明實因內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內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咈之盛外無十二牧則承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爲風俗哉十二牧之職即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察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典之厚德以風之飭

皇上留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著實績昭彰者必加以屬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良之極則也欽惟我不次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濯磨以成時雍之化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賦廣蓄積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教孝弟敦睦姻懲奸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慮民

歷代循吏傳目録
卷之一
漢
文翁
龔遂
黃霸
朱邑
名信臣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薛宣
卷之二
漢
卓茂
衛颯
任延

劉昆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宋均
王景
廉范
魯恭
卷之三
漢
泰彭
第五訪
王渙
孟嘗
王堂
蘇章
羊續

陳寔
賈琮
陸康
吳祐
童恢
劉寵
劉矩
仇覽
劉寬
附魏
董和
任峻
杜畿
鄧渾
附吳
顧邵
卷之四
晉

王恂
胡威
范晷
曹攄
丁紹
顏含
王蘊
吳隱之
南朝宋
杜慧度
劉秀之
南朝齊
傅琰
范述曾
南朝梁
夏侯夔
張緬
南朝陳

褚玠
卷之五
北朝魏
韓麒麟
李平
北朝齊
張華原
崔伯謙
蘇瓊
裴延儁
北朝周
裴俠
薛慎
隋
梁彥光
劉曠
王劭
長孫平

辛公義
魏德深
卷之六
唐
李素立
薛大鼎
賈敦頤
陳元光 珦
裴懷古
韋景駿
尹思貞
倪若水
元結
吳湊
崔衍
呂元膺
韋丹
崔戎

卷之七
宋
盧坦
崔敦禮
喬維岳
周渭
張綸
李允則
凌策
陳貫
陳希亮
趙尚寬
仇念
李瑤
程迥
陳規
顏師魯
劉清之

卷之八
金
廖德明
許應龍
張洽
楊簡
黃震
王政
劉煥
元
李德輝
程思廉
烏古孫澤
卜天璋
段直
楊景行
林興祖
周自強

王良
諳都剌
盧琦

歷代循吏傳卷之一

漢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爲石室祀孔子。以顏曾以下高第配享。後世文廟從祀沿及諸儒。其原皆自文翁發之。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子弟除其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論曰。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若文翁可謂知所本矣。蜀自秦始通中國。素未耀於文明。然文翁以一守。移易風俗。如轉圜然。況於爲天子宰。奬教興學。詎宜風草之勢已哉。史又稱文翁倡教。相如實爲之師。夫相如華藪文勝。不過雕篆之技。故終西漢。蜀僅僅以揚雄爲稱首。使當其時。得如古樂正者以師之。其所樂育

以贊助道化。當不止此矣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涕泣。數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請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乎。乘王曰。不知也。曰。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

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及昭帝崩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

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後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形貌短小。上名卑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乘傳至渤

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令。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適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適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雞五十本。荽一畦韭

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益治生。何以爲吏。乃持劒來謝。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

王生願從。王生素嗜酒。亡節度。遂不忍逐。及至京師。將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隱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甚重之。

以官壽卒。

論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以故姦軌不作。五刑不試。秦漢以後。民業益薄。俗益媮。一遇水旱。盜賊輒興。於是立重法以繩其後。而民生愈困。遂之議。安渤海。何其惻然動人也。昔汲黯以清靜理。遂之忠。立朝。孝武稱爲社稷臣。其治郡亦能以清靜理。遂之忠言似黯。而吏績抑又過之。庶幾重臣之選。乃以年老不至公卿惜哉。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補侍郎謁者後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上官桀等爭權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縣是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詗霸持法平及即位名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守丞相長史坐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縱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遍冬積三歲乃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畤聚霸賢良勝又薦之擢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鄉亭嗇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來臨寬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

伏以相奉孝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內民有欲謁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內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罪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令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事貶秩有詔歸潁川治如其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賑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讓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耆舊有行義

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
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
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
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鵰雀飛集丞相
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甚慚又以薦樂陵侯
史高可太尉被詔詰責霸免冠謝罪白是不敢復有所請
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
謚曰定侯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論曰子賤爲單父宰有賢於己者五人子賤師之而稟
度焉用能鳴琴而治夫子稱之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
賢以自輔惜不齊所治者小也霸之治潁川不問求一
賢師一士而獨任聰明以爲理故處郡則優以宰天下
而其才遂絀雖樹畜桑農王政先務以此殖民民可
使富也如其禮樂則以俟夫君子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

民無不愛戴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
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每是時張敞爲賜東
村與邑昔日共事相隨須臾倩而後進竊信雖亦賴舊
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忠伊尹呂望然後薦
之則此人不困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賢士大夫多得其

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
神爵元年來天子閔惜下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
自公亡殖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賜邑子黃金
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
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祠
祭不絕

論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邑爲嗇
夫時民視爲父母久矣迨夫報最登朝奠望日重推其

性情行事蓋甚弟君子也昔子產死夫子以爲古之遺愛若邑者足以當之

名信臣

名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姓歸之戶口增信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竟寧中徵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勿復繕治共張又樂府鄭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奏省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盡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年老卒官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祠信臣塚

而南陽亦爲立祠

論曰古爲溝洫以備旱潦至周益詳自阡陌開井田廢農之病也久矣惟水利足以救之至於禮秩無等俗尚繁奢尤宜亟爲之制信臣於此二者法禁猶多未備也而已生穫令名沒享榮祀彼以古法爲不宜於今者誠與於不仁之甚者已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至翁歸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奇其對除卒史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清延年自以能不及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閱錄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縣所居治理選補都內令舉廉爲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子定國定國未在東海欲屬邑子兩人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奸猾亂吏治前二千石莫能制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悚慄莫敢犯禁東海

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姦邪罪名亦縣縣有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名其縣長吏告曉以姦黠主名使用類推迹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治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三子皆爲郡守而閻獨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論曰尚德緩刑先王所以致治也然水懦民玩威在鈇鉞翁歸之置籍詰姦以一警百猶有刑賞忠厚之意焉至緩小弱而急豪猾則詩所云不吐不茹者意庶幾乎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燕剌王之謀逆也延壽父義爲燕郎中彊諫而死及魏相對策以爲言有節義名其縣長吏告曉以姦黠謂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大將軍霍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前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選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偶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舉行爽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奏鉦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

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簿書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觸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詈。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吉。議吉以爲吏大恭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令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承揆數白。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圖彊之。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哲使賢長吏。喬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治事。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

喬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考問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遇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賜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兩告。議吉以爲吏大恭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令並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左馮翊時。廚錢放散百餘萬。廚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想。與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吏民。延壽死

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論曰三代以逮教化衰息故漢興良吏如龔黃輩其效止於富民。即文翁於蜀。亦不過獵其英而咀其華耳未有能以禮讓爲國者也延壽之教考行古禮與民爲讓彬彬乎三代之遺及至末路與望之相詰。無論當時所寡未必得實。就使有之。責過録長猶當使從議賢之條也丙吉以爲更大故不須考。庶幾休休之度古所謂一个臣者已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祖父孺徙茂陵敞又徙杜陵初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和遷太僕丞會昌邑王賀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以廢王賀在昌邑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及霍光薨宣帝親政事。漸收霍氏權罷光兄孫山雲。以侯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

封事陳訴上甚善之。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故自請治之天子徵爲膠東相敞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請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歡然居頃之入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廉得偷盜酋長數人名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名詣廷恐諸偷驚駭願

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稚嗚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

子數從之。然無威儀。又爲婦畫眉。故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竟。輒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五日京兆。安能復案事。敞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未盡數日。敞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罪。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奏敞。敞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死命而盜源斯塞。至若懸以賞

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私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趣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名捕。敞妻子家室皆泣。惶懼。敞獨笑曰。吾身亡命。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爲冀州刺史。敞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盜。囊橐吏逐捕窮宮。縱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皆擿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歲餘。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元帝初即位。徵爲諫大夫。遷左馮翊。數月。徵拜京兆尹。先是。馮翊趙廣漢治京兆。威名著聞。敞繼其後。頗改廣漢之政。以和厚得衆心。然其精明強力。吏不能欺。京兆稱之。與廣漢無異。敞爲人好修容貌。進止有威儀。本名遊卿。以爲與天子同字。乃更名敞。字子高。敞出。從騎過霸陵。馳馬上山。顧謂其友人曰。此山東通嶢關。南通藍田。北臨渭水。便於用兵。誠天下之要地也。其友人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死命而盜源斯塞。至若懸以賞

臣宜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猶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論曰。敞爲吏。皆以善弭盜得名。其治膠東之法。治京兆冀州之法。各一。夫盜之興必有寫主。以爲道藪。有酋魁而盜源斯塞。至若懸以賞

格使人盡捕吏優其賞調使吏盡爭功下除罪之令使
盜黨相捕無以異於吏民則盜亦安所容哉敝負才智
以經術自輔而弭盜之方實具足為後法也若趙廣漢
治京兆獨奸鉤距有趙張三王之稱然多用鉤距之術
少子諒易直之心言乎教化則不如文翁韓延壽言乎
才能則較之敝與王尊獨為刻深非所以垂訓也故削
之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
隸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吏數歲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久之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
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舉幽州刺史從事察廉補
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初元中舉直言遷琥令轉
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
我為妻詬笞我尊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

子縣磔著槀使騎吏五人射殺之吏民驚駭後擢為安定
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
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
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由用趣
自避過毋久妨賢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
以富貿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
今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
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盡震郡中盜

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殊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誰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上以為都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尊治狀遷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謁喜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節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名敕厩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復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免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黃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遂

拔顧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稚問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尊為相倨慢王血氣未定不能忍誠恐母子俱死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及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與權衡譚乃奏顯舊惡尊劾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顯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尊坐塗汙宰相輕薄國家左遷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非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遴用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長安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御史大夫奏免尊吏民多稱惜之初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道路不通暴師露衆不能擒制尊行京兆尹。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蕩除。民反農業。將循貧弱。鉏耘豪强姦邪銷耗吏民悅服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盡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論曰推尊之勁氣壯節。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啻甘飴曾無顧畏即自謂責旨。不能過之矣記曰孝子不登高。然戰陣無勇又爲非孝者。豈不以丈夫授命。必得死所當尊疾驅度阪時。萬一馬驚車殆身殞縣崖於孝固虧矣於忠亦不爲得也。是以古之養勇者必先明理理不明而浪擲其生。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貢還府貢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王鳳薦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執法殿中數言政事便宜與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有大賊廢亂徙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漙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爲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具得其罪臧然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遂手自牒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棄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漙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頴責之曰吏民

言令治行煩苛譴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史察宣詳思之游得機亦解印綬去又瀕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卜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朔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漙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爲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具得其罪臧然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遂手自牒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棄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漙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頴責之曰吏民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吏民罪名輒名告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宣爲吏貴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廷其妻獨受繫者錢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

歷代循吏傳 卷之一 薛宣

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

幕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繫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薦宣上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乃除趙貢兩子爲吏宣爲相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而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潤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數月迺平會印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趣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刑免宣初宣爲丞相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泛于長罷歸卒于家

論曰貢禹薛宣朱博皆起刀筆之吏以能幹致卿相位至丞相封侯及爲相乃以煩碎見譏方宣之除中丞以明習文法故其後爲進薦宣亦云然以知文法可以治郡而不可以相天子宰天下古之服古入官者其術業必異於是矣

漢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有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

行。有人悞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聚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敬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之牛。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莽置大司農六

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後莽居攝。以病免歸。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絮。復以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比葬。車駕素服親臨送之。

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道不拾遺。蝗不為災。及遯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

生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詘戰將角才之秋獨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論者以子陵歸釣實開東漢節義之風擢筏太傅遂使東京循吏輩出諒哉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閉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令涯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漕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整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颯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論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治民者如是後世治不古

若非盡智獻才分之不足也視官府爲傳舍則其誠意之不加也固宜颯居官如家用能於聲教甫通之地立法興化移易風俗而民咸宜之故知設誠致行者政之善經雖康叔所以靖頑民未有外此者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嘗值祕避兵隴西隗囂聘之不應更始元年以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是時中土人避亂江南故會稽多士延乃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請名之延曰龍邱先生鄉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名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厨備錄延辭讓再三署爲議曹祭酒萇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徵外蠻夷慕義保塞遂寵候成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臨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人生爲立祠以病稽留左轉雒陽令耀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經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武威大姓田紺爲郡將兵長史子弟賓客多爲暴害延收紺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攻郡廷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有警急通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遍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講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論曰子陵之清風波節光武猶不能屈獨應任延之聘雖辭起之與田蘇遊其義易以加矣及後歷官禮教行於種姓直聲動乎大廷益以知延之學行誠加於人一等矣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容禮又受施氏易於沛人戴寗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苴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宗室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是時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教授於江陵光武即除為江陵令江陵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微迺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於官遂世掌宗正焉

論曰中孚以格豚魚精誠之至有感必通然先以感通為心而期必其應則誠之與存焉者寡矣故昆偶然之對非姑為謙退也理固如是邳漢家自先武再造以仁厚立國士多長者降及桓靈之世乃有以激昂議論見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徙為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跋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授抄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寇民得安業戶口增倍九年徵拜潁川太守時潁川盜賊羣起伋到郡招降趙宏名吳等數百人悉遣歸農其黨聞伋威信降者絡繹不絕十一年朝并州牧過京師見帝言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雋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耳比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一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暴橫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名見賜榮戟復使之河東至大陽聞賊楊異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剪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郡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政治清平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築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人以方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乃上疏願受小職以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謙言善策隨事獻納初禁網尚簡但以墨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請立符以絕姦端從之十四年卒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論曰詩之爲治可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名父杜母之稱於今爲烈當其格殺蕭廣一何壯也其才略誠有以過人者退而辭位以避功臣又何其恂恂禮讓君子耶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署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所在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穰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而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爲人所笑太守梁統深相敬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不以官屬待之隴蜀既平孔奮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彊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奮追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爲用命又率厲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妻裹賊益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

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丞已爲河西所敬重及爲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清平後上疾去官卒於家弟奕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亦作左氏說云

論曰光武中興隴囂猶狡焉思爲鼎立之計惟奮與竇融統等精白乃心以奬王室其後竇梁皆籍椒房之寵累葉貴盛卒與禍親奮獨素囊蕭然一經授受終亦不罹世網所守爲益高矣觀其以廉律已而羌人獻貲以義割恩而氏人效命則知爲天子吏誠心格物亦何物之不格哉以此坊吏而吏猶有以求賄顧私敗其治蹟者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早孤讓父餘財於兄子凡數百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高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繞餘七日糧盡具船欲遁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繞餘七日糧盡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說漢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城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秋毫無私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陌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捃摭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裹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為漁陽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曰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年十五爲郎好經書每休沐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調戲陽長以俗信巫鬼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至而尚已沒圍監伏波將軍馬援軍與諸將俱進及援爲賊所陷卒於師士多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命呂种奉詔入蠻告以恩信而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以降於是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及還自劾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惟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後遷東海相在郡五年男女以爲公嫗既而莫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東海吏民思均思化詣闕訟均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徵汪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審刑剖疑事帝以爲有益大怒諸尚書惶恐召頭謝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均雖死不易志帝聞之善其不撓即貴目遷均司隸校尉以爲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禱老爲走禱旦夕間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乞免詔除子係爲太子舍人均力疾詣闕謝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之既而欲用爲司徒名見均疾甚不任趨走兩騶扶之流涕國誅帝甚傷之建初元年卒於家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貴宏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潔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以時方嚴切恒欲叩頭爭之而終未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論曰陳湯矯制以開邊幸臣故抑其賞志士猶或訟之若均專命以全王師而劇盜隨以寘貶其功浮於湯矣湯之末年每以邊事被顧問均亦獲衆異議所遇又略相似至均之論吏治平情準理以此從政果且達已

王景

王景字仲通其先琅邪不其人八世祖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於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家焉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堰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以陽武令張汜言光武方爲發卒而浚儀令樂俊復以新被兵革民不堪命宜須

平靜其事遂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遠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不先民急水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形勢使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論欲車駕遷還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孫叔敖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耬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率於官

論曰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當神禹時九河既疏鴻溝開導以殺其勢順其性之後獨景以此見長云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曾祖父哀成哀閒爲右將軍祖父丼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范父遵亂客死於蜀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丼之故吏也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道陂崩船觸石沒范抱棺俱沉泉傷其義鉤求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追范范卒圍雖歸華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

曹及融爲州所舉案范知奉遣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怿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戹脅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囹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

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卒於家。

論曰范之孝義節烈。赴人之險阨而忘其施可以廉頑立懦。豈徒以吏治見哉。昔李牧與廉頗相繼爲趙名將。牧之禦邊。以示弱制勝。范乃以示強却敵。故孫臏減竈而趙雲開壘。虛實強弱之形。兵事固倏忽而異變也。若范之將略。其猶有祖風者耶。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而弟丕方七歲。晝夜號踴。賻贈無所受。既歸。服喪禮過成人。卒喪與丕奉母居太學。習魯詩。兄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甚其志。每歲時問以酒糒。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郡數禮請。託疾不肯應。及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名與其議。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訟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教歸牛。至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留之。亭長乃悔悟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親問兒曰。雉方將雛。親罹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

安。是歲嘉禾生恭陵中。安因上書言，狀帝興之會詔舉賢良方正恭舉中牟王方帝即徵方。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遷母喪去後拜侍御史和帝立車騎將軍竇憲建議欲擊匈奴恭上疏諫略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今邊境無事。宜修仁行義尚於無為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乎不從恭每見政事有益於人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尋為魯詩博士拜侍中數名問得失恩禮寵異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恭重購當開恩信降其渠帥張漢等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永元九年徵為議郎拜郎中其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十五年上除恭子撫為郎中而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從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初和帝末令參訊寒薄刑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略曰舊制立秋乃行薄刑。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夏斷薄刑若斷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是時斷獄承用肅宗之制率以冬至前。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踐即格殺不復讞正及鄧太后詔分公卿以下會議恭復奏曰王者之作。因時為法。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耆舊大姓不蒙薦舉至生怨望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性謙遜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矜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二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讓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論曰恭以德化人。世傳三異。至其兩論斷刑上若天時下便民事。與申商慘覈少恩者迥若河漢矣。當西漢時惟董仲舒知求端於天。以為王者任德而不任刑。恭之治郡立朝。率由是道。可謂寬仁之長慈惠之師者已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翼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關陽城門侯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取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素教化都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令三府以所立條式班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木甘露之瑞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賜賞賜錢穀恩寵甚渥與韋和二年卒弟淳褒並爲尚書郎

論曰彭之以禮訓人事同韓延壽然延壽以罪死而彭以恩遇終以此知明章之馭吏刻深於前烈矣至其差田爲三品實倣周官不易一易再易之舊法然古者受田於公故田瘠者所受多後世民自營此彭亦差之而已豈能盡如周制哉但因所差等以定賦稅之高下庶幾猶有禹貢之遺意焉是則酌古準今者所可變通其法而行之者已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錢訪未及上言即開倉賑給以救其飢吏懼譴爭之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順帝聞之璽書褒嘉焉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論曰歲之有災歎天之行也當鴻雁之哀鳴求芻牧而難企坐視赤子之顛連於溝壑而惟一身之罪譴是恤豈爲民父母之心哉汲黯迎於溱鑿而後訪實追蹤其美豈其遠而。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鄭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已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平商旅露宿於道遂免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罷歲餘徵拜侍御史永

元十五年從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訴摩案舉疑又能發摘姦伏京師尊歎以爲神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相與賦斂致奠酹以千數及喪西歸道經宏農民皆設幣案於路問其故咸言往時持米入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絕無侵枉故報之耳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鍾顯後亦知名仕至長樂衛尉自渙後連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任峻補之峻用文武吏皆盡

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
論曰朱子作綱目縣令書卒者陳寔王渙二人而已所
以勵天下後世親民之官也渙非獨以發摘姦伏見長
其誠厚之德實有感人者洛陽之民紐豆弦歌沒世而
不忘也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
有寡婦養姑至孝及姑老壽終夫女弟以宿嫌誣婦厭苦
供養鴆其母郡輒結竟其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守守不爲
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祈無
所應後守殷丹到官嘗輒詣廳具陳寡婦冤誣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敎訟者以謝
冤魂丹從之即刑訖如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策
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而海出珠與交阯比境通商常以珠買穀先時宰守多貪
穢珠漸徙於交阯眾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
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坂徵當還吏
民攀車留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潛隱處窮澤身
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
楊喬七表薦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論曰書稱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況於振幽釋滯尤貴改
誠者哉夫剛愎著則私意捐是非別而刑罰中忍其跑

明致其忠愛虛中以治鬼神將遵斯千公所以撫寬民也嘗能雪寃婦之寃至守合浦而有還珠之興昔宋子罕有言爾以得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夫不貪誠足寶乃以不貪之故而還寶斯誠無價之至寶也已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初舉光祿茂木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遭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新增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報吏固諫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造家屬歸閉閤上疏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譖訟遷汝南太守捜才禮士不苟自棄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臣政理務捨遺補闕任主簿應劭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薦舉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進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泰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孫清行不仕曾孫尚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論曰任賢爲理政之本也其用弘其利溥善兼天下何況郡邑於是坐嘯畫諾之後堂又著焉雖然非陳蕃其人則不可

漢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政嚴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思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永平中封中陵鄉侯官至

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盜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調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怵旨坐免隱歸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

論曰尚舉不避和冀所以見稱也進賢如是純忠亦然況故人乎然意當時清河貪汙之迹必不容姑貸故善以公義奪之若不藉此立名之心是鬼神之所惡也悲又甚于徇庇矣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爲二千石卿校續初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竇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及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老負水灌火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悉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一人單馬到郡界盜賊束手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服德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復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其妻與子欲往遠縣閉門不內其妻惟恐秘行其資藏偪有布衾敝裯蓼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

而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齎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左騶所至輒迎致禮敬厚加賄賂續獨坐之單席舉組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葬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續家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錢賜續家云

論曰。續之清貧絕世。守原憲之節。以終其身。鵠鵠乎不可尚已。至於數乎劇賊。率皆屑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厥功。豈特民牧之良法。抑亦軍政之善經也夫。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兒童時。雖在戲弄。已爲等輩所歸。常作縣吏。及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讀誦。迎致禮敬。厚加賄賂。續獨坐之單席。舉組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葬。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續家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錢賜續家云

論曰。續之清貧。絕世守原憲之節。以終其身。鵠鵠乎不可尚已。至於數乎劇賊。率皆屑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厥功。豈特民牧之良法。抑亦軍政之善經也夫。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兒童時。雖在戲弄。已爲等輩所歸。常作縣吏。及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讀誦。縣令郡邠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名爲吏。乃避隱於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相揚吏意。疑爲寔縣。遂遣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寔爲督郵。反囑許令。禮名揚吏。門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其時功曹鍾皓。賓言。徒府所除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由是文學掾。寔懷教靖。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傳舍。寔終無所言。及倫爲尚書。都中士大夫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天下由此服其德。司空黃瓊辟之。選理劇。補聞喜長。創制簿書。長吏以下。莫敢欺。期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遣還故縣。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太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先是荀淑韓韶及鍾皓皆潁川人也淑字季和有高行善知人嘗爲當塗長韶字仲憲爲贏長賊聞其賢戒不入境鄰縣民流入界韶開倉賑稟所贍萬餘户主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令笑入地矣皓字季明既辟司徒府頃之自劾去後連九辟又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宏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邊

巡王命卒歲容與三人者及寔皆以名德爲當時所尊號爲潁川四長及黨錮禍起諸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遂請四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惟寔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寔室止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攝呼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自改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一公卿常歎是大位未登媿於元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欲表寔以不次之位遣人勸寔寔謝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遂不赴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海内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益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諶字季方並有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名常同時旌

命並爲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紀仕至大鴻臚紀子羣仕至司空然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云

後漢書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放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慢而其風遂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徇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譬於奕代自後之爲循吏者而風俗清乎下也

論曰四長之名豔於當時傳於奕代自後之爲循吏者

莫敢竝焉至迹其行事則以慈良之氣藥乎頹俗未嘗
矛矛於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夫趙張之治與煩於卓魯
而平魯爲優者以道濟法也況於四長之德成而上者
乎故知聲色之末爲化民之末夫子之言嫩矣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爲兗州從事遷爲京兆令有政迹
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
軍靈帝敕選能吏有司舉琮爲刺史初交阯土多珍產明
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
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賦斂過重百姓空單故卒致
怨叛琮到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
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表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

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困緣生姦詔決刺史
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驛駕
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
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
風豪猾有戢迸者悉解印綬去惟廖陶長沙陰夔昭觀
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翁然靈帝崩大將軍
何進表琮爲廣陵太守單車於官
論曰鄭子太叔盡殺崔苻之盜而民以安若張綱之守
廣陵賈琮之治交阯其用不同要歸載船顧弄兵潢池

本屬赤子誰生厲階乃在於明珠翠羽犀象瑇瑁也嗟

陸康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少仕郡以義烈稱舉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尸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求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悉皆罷遣以恩信為治百姓大悅寇盜亦息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略言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京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貽亡王之法書奏內侍

諮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為表陳解襃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大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詣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術叛逆閉門不通而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

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迎亂饑危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綏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論曰讀季賀企銅僊人歌知漢德之將衰也況當衰亂之世欲聚斂以為之哉陸康乃有格非之言恢恢大節豈待殉城日始著耶夫忠其君者愛其民故康之政亦多可稱云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教青簡以寫經書時祐年十二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詭隨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索比書若成載之兼則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繫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役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詣京師

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境與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諸黠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林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還縣廖東侯相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闚識誦之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儁宗知名東萊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

欺當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卧牀以觀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從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追跡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亡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環而死祐在縣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詣見爭之不聽祐風馬融在坐爲冀草奏祐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固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授教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

新息令以子湛鄱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後漢書論曰夫剖符錫壤建侯分土所以藩衛王室蓋亦參論時務而吳季英視人畏偏發言忘忘將相又何壯也仁以行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論曰祐佐父以廣擇交以智擇民以仁納爭以勇誠東漢之完人也夫孫性膠東齊夫也毋丘長安丘男子也感祐之訓猶能伏罪甘死馬融以當代經師黨冀誅固既受責而曾不知悔有靦面目是詩人之所惡也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少爲吏執法廉平司徒楊賜聞而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歸府恢杖策而逝白是論者歸美後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隨方曉示若吏稚其職人行善事輒禮之酒殺以勸厲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歸化者二萬餘戶兵警爲虎所害設檻捕獲二虎恢聞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號呼稱冤爲之歌頌稟尤異遷并陽太守景疫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有異政隽稟將吏官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論曰夫子有言苛政猛於虎然虎殺人猶知甘罪苟政殺人而或恬不自怪是將謂殺人以梃與刃爲異有以相異也則誠虎而冠者也恢與劉昆皆德格異類異哉

劉寵字祭祖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送者裹糧車不得進至輕服遁歸後四遷豫章太守又三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分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值賢明今閒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喜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喪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壽病卒於家

論曰蕭何除秦煩苛與民休息而盡一之歌興寇準是道以牧會稽亦使大雞鳴吠各得其情焉然寵既委台輔遂不能振衰起弊者何繼秦之餘酷而寵值漢之積弛也在易之需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於蠱則曰先甲後甲當高祖時方撥亂世反之正其道宜需至延熹建寧之間上下狃於恬嬉亦已久矣勢不可以無事故曰蠱者事也其後諸葛亮以法正論治蜀深明漢初可以宏濟而已之不得然者以此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名補吏遷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雖豕有數畢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業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為鳳凰猛閒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閒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應鷙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鳥厭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歸今京師英才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暗乎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融後以告郭泰泰因與融齎刺謁之遂留宿泰曉下牀爲拜賢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寤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卒

論曰孝弟天性也覽之化陝元無他煽動以至性而已鸑鷟之瑞世猶不若斯人淑世之功多也況鷹鸇乎及遊太學窮經自守視范滂諸人好臧否議論者加一等矣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以叔父遵未得仕遂絕州郡之命諸公嘉其志義辟遵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於路得遺輒推求其生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相思之訟者感其言往往罷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適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遭宗正太常延熹四年太尉黃瓊復爲司空以矩代瓊爲太尉矩與瓊及司徒韋陶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言矩等良輔及引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書奏省覽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名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帝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吳祐以身率物而矩以禮化人夫德禮者道齊之一

本也惟祐及矩其猶有三代之風乎祐忤冀遂不仕矩既去復用則祐之節爲尤高然矩之順辭默諫以濟時事度其所以拯弊維衰者爲益當不少矣。

劉寬

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有失牛者誤認寬牛寬無所言下車以牛與之已而其人別得所失牛乃歸寬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之累官南陽太守應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則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語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其後兩拜太尉皆以日變免復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封逐鄉侯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昭烈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怒罵曰畜產須臾寬令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詈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曜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故覆肉羹汙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論曰漢世以牧守入爲三公者至衆而寬尤爲和厚之

宗古者夏楚收物以改其威學宮之罰也寬以蒲鞭馭吏其化亦作牧守之官誠視吏如手足愛民如子弟至心所感不怒而人威何事嚴刑以逞哉至治臧穫亦以度勝號稱長者不虛矣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揚原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如能唱之必有和者今關東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表原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曹操起關東入中牟界峻建議舉郡縣操操表峻為騎都尉東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頓

川棗祇建置屯田乃以峻為典農中郎將祇為屯田都尉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數百萬斛郡國別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興軍器糧運賊數鈔絕糧道峻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陣以營備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以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賓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

論曰峻之說楊鴞計策卓爾形於色可謂忠於漢而有

特識矣而不免爲操所用何耶然竣終身仕於孝獻之朝其沒時操之逆跡猶未著則安得以與操同載而議斥爲魏臣哉操之行軍多致克捷實資屯田之利故知時平則勸農軍興則閒屯者政之善經也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到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直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疏食坊邊踰陌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薄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守其清約與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列定歎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

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掾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靈寤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

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和子允與賈禕齊名及許靖喪子允與禕欲會其葬允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禕直上乘允有難色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餘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今而後吾意了矣然允秉心公亮丞相亮出駐漢中時任以宮省之事其後歷官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聞紀言異之使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也既見紀知之如舊識遂進於朝以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及高幹舉并州反張晟寇殺

一何至耶然則與人共事而匿其情不肯畢智竭慮者誠和之罪人。顧使柄政者諱疾護短加之以禍迫如宋王安石之倫則雖有和。安得而用諸故書稱斷斷亮實以之。語贊諤諤和也有焉

附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棄官去建安中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聞紀言異之使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也既見畿知之如舊識遂進於朝以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及高幹舉并州反張晟寇殺

滈間河東人衛固范先與幹通謀而河東太守王邑被徵固等乃以請邑為名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曹操謂畿曰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薦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拜畿為河東太守。時操已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至陝津不得渡或謂畿宜須兵乃進。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

往出其不意固多計而無斬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邯津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幾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乃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之固以爲然爲貲調發然諸將貪所募數雖多而兵實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揀吏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賊衆離叛及白騎攻東垣屢德傳云張白騎數張晟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留守固等密調於宏農白騎當即上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訟者畿爲陳大義遣歸諭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宏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惟河東民無異心大軍征遂等夾渭爲陣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黃尚二十餘萬斛乃增畿秩中二千石大軍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率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然猶鎮河東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嗣王位踐爵關內侯乃徵爲尚書既稱帝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户宗司隸校尉及南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後幸許昌畿復居宗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年六十二贈太僕諡曰戴侯

論曰光武之敕馮異以平定安集爲要圖若畿之逢亂世守雄藩而才足定難德足集民迹其易亂而治既富而教駸駸乎吏道備矣然仕於操當漢獻之朝猶可言

也仕於丕不可言也魏晉五代之間濡迹兩朝代鮮完人如畿輩者何限故備論之以明其臣節之不足稱而猶不忍沒其吏治者嚴而恕德而彰也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遭亂避地淮南袁術厚相賓禮然渾知術必敗乃渡江就華歆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遷下蔡長郤陵令天下未定俗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輒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具課使耕桑又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勸渾保險渾曰與等破散賊在山陬其徒黨率多脅從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若保險自守是示弱也乃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得賊婦女財物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爭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以贖妻子於是轉相寇鈔黨與離散別遣吏民分布告喻出者相繼因敕諸縣長吏各還本治安集之及夏侯淵擊與渾爲前登遂斬與後又破斬斬富趙青龍諸賊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上黨太守遷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民勸於農而盜賊止息復入爲丞相掾及

魏穆帝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沛下
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
人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
此豐民之本也一冬功成比年大晚頃畝歲增租入倍常
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郡苦乏材渾課民
樹榆爲籬兼植五果檢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
齊整如一財足用饒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論曰子以鄭字陂以鄭名惠愛之在民亦孔多矣若其

破散梁輿膽略又誠有過人者昔鄭衆及輿爲漢名儒
於渾爲高曾祖儒者之裔固宜其達於政事耶

附吳

顧邵

顧邵字孝則吳郡吳人雍之子也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
與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四方人士
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
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
孺子之墓修其後禁其淫祀及非祖之祭小吏妄住者
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

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喪親爲制服
結絰當之像卓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曰
衆仲節有疾吾不能來恨不見暫遠與訣諸君少時相待
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在郡五年卒其後諝至典
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
知人

論曰顧雍之相吳也史稱其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以此克成吳業邵之雅好人倫殆尚有父
風耶方是時三國瓜分雅道陵遲苟欲與風俗長道術

自非舉善以教其爲棄材多矣由邵斯志以爲吏職其猶爲牛刀之割者歟

歷代循吏傳卷之四

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東海剡人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表殺當餓以駿馬恂不受及殺駿諧受貨者悉被廢黜恂獨無所污自魏給公卿已下租

牛客户數各有差其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以百數太原諸部亦以匈奴爲佃客多者數千武帝踐阼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論曰絃歌雅化類非俗吏之所優爲也然其教必本於經乃足以察乎人倫而協於天則當魏晉間崇尚莊老恂於是時獨能建學尊經尤足珍也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少與蔣濟朱績知名江淮間以忠清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為荊州時威自都往省貲無僕從身自驅驢每至客舍皆親燃爨既至見質停廐中十餘日辭歸質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都督思結威好乃先威未發請假實陰為資裝於道要威既與威同行數百里每事資威威疑之誘問知為都督即與以父所賜絹謝而遣之後以聞於質質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凹款質之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咸寧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

大康元年卒詔曰烈

論曰史稱晉武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結綬者以放濶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真此威所為發憤而以過寬為諫者也帝既矢之寬而時方以清談相尚恥言實效故循良之績邈焉鮮聞若威克著清慎而又勤於政術可不謂吏道之良者乎抑觀威之傳而有感焉威父質賜絹一疋猶必問所從來以為俸餘而後受之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子隨父伍欺以成貪以至壞父名戾民事而不顧者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范冪

范冪字彥長南陽順陽人少游學清河遂僑居焉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補上谷大守遭艱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徵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失收比屋困弊冪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其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子庶字仲將舉孝廉除霸壽令不之官天下方亂庶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者堂邑人坐事當死而家有老母郡以榮付縣每至節廣輒聽榮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論曰冪蘇雍川之固廣振堂邑之饑非有奇能異績也勸其農桑散其儲積而已故大田多稼而民有倉囷之贏者風之所以衰也君子仁心為質惠撫其下善政之基莫先於是矣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鞫自誣服獄當決矣適攄至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歲夕攄行獄見衆囚愍之謂曰卿等不幸到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聚見家耶囚皆涕泣曰若得聚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竝日令還揆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保為諸君任之至日果相率還竝無違者一縣歡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大雨霖宮門毀失行馬攄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羣官成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至必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為記室冏嘗從容謂攄曰天子為賊臣所逼吾率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或有勸吾還國者於卿意何如攄曰大王蕩平國賊匡復帝祚然道無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

馬高擒歸藩則上下同慶矣罔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又以爲驃騎司馬又敗免官起爲襄城太守襄城屢經寇難撫綏懷振理旬月漸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撝爲征南司馬使督參軍崔曠討流人王逌曠奸凶人也誘撝前戰期爲後邏既而不至撝獨與逌戰于鄢賊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論曰寡婦非嘗有他志而爲其姑所制也則何爲而適殺姑漢孟嘗傳所載上虞寡婦被誣鴆母事鴆與非鴆尤易辨耳乃彼必待嘗白冤於身後而此乃得據雪枉

於生存所遇異也至撝受誚戰沒與宋揚業事正相類潘美爲翊運功臣乃與奸凶之崔曠同類而竝斷哀哉吾命哉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爲人開朗公正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廉石完邑惟廣平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以撝爲征南司馬使督參軍崔曠討流人王逌曠奸凶人也誘撝前戰期爲後邏既而不至撝獨與逌戰于鄢賊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論曰寡婦非嘗有他志而爲其姑所制也則何爲而適殺姑漢孟嘗傳所載上虞寡婦被誣鴆母事鴆與非鴆尤易辨耳乃彼必待嘗白冤於身後而此乃得據雪枉

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若王浚荀晬輩紹意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沒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論曰紹既公正而善得民其用兵所向輒克使究其才用當與祖逖陶侃爲輩沒晞瑣瑣何足齒數臨沒猶慷慨自負紹固人豪矣哉

顏含字宏都琅邪莘人少有操行以孝弟聞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大傅參軍出補閿陽令元帝渡江爲上虞令累遷東陽太守後以大司農豫討蘇峻有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今涖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户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盈執事之處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敎年之後欲令户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歷代領吏傳 卷之四 顏含 八

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千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耶郭璞嘗欲爲含筮含辭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含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絶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

論曰含所歷以咸恩爲治其與王導論治吳郡又何適於事宜耶驅游食使反田桑平世猶當以爲首務況軍興國弊之時尤鮮其匹云

王蘊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孝武定皇后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開倉廩以賑之郡賴全濟然路有餓餽若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賑無所恨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以違科免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

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勸之乃受命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還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然在會稽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太元九年卒年五十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蘊不須報而廩饑民與漢第五訪相類然訪見褒而蘊左降君子因是有以論其世矣其援三代令典以

辭恩澤卓越高概律識尤非可求於俗吏中者也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性至孝年十餘喪父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及執母喪哀毀過禮哭臨之日集雙鶴警叫及祥練復有集庭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撤而棄之與太常韓伯鄰居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廢飡投箸伯曰汝若居銓衡者當舉此輩人故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自弱冠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嚮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兄坦之坐表眞事將被禍隱之時參桓溫軍事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再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累擢左衛將軍雖居顯貴隆安中爲廣州刺史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距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俗謂飲者輒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謂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於是清操愈厲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長子曠之戰歿城陷出走爲循所得久方得還裝無餘資家僅小宅數畝籬垣仄陋不容妻子劉裕欲爲起宅固辭乃拜度支尚書遷中領軍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每月得祿裁留身糧餘悉分賑親族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九年卒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贈賜廉士以爲榮初奉朝請曉將嫁女謝石知其貧令移廚帳以助其經營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異後歸自番禺妻齎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其介如此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皆以贓敗不逮隱之而孝弟潔清不替

論曰唐柳宗元嘗哀嬪蛾謂其以土自負致殃其生而不悟因以興夫世之以賄敗者若隱之之清操自厲雖若過於苦節要於吾身以內曷嘗有所亡哉貪世利以爲身圖實賈世禍以爲身殃是誠蝮蛾之技聞隱之之風可以興矣

杜慧慶

杜慧慶交阯朱戴人父瑗歷日南九德交阯交州太守有功義熙六年卒明年乃除慧慶繼瑗爲交州刺史盧循之襲破合浦也徑向交州慧慶率文武六千人拒破之循復招餘黨結偍猶以進慧慶悉出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焚循艦俱燃一時散潰遂斬循及循父叔并其二子傳首建鄴以功封龍編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又南破林邑遣使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人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震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贈左將軍以長子宏文爲振遠將軍襲爵復繼父爲交州刺史宏文亦以寬和得衆元嘉四年宏文已得疾被徵將行或勸以少待病愈宏文曰吾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命而可晏然乎即輿疾就路行至廣州卒朝廷甚哀之

論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徵其實罪保赤之誠以行政故經理籌畫非極於周詳不容已也慧慶之爲政殁其有古人之心乎宏文宿將外三世樹德一旦聞命輿疾赴召忠誠見於辭色尤可録已

劉秀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人少時嘗與諸兒遇大蛇蛇來勢猛兒盡驚號秀之獨不動東海何承天雅相器異以女妻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有政績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俗多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壞公私廢業秀之脩復之雍部由是大豐復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簡子

錢鍾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宏宗受秀之節度震陽洊隴元凶邵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孝武入定難遷爲益州刺史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多者致萬金秀之心力堅正獨清灑家無餘財去梁之日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鎮庫此外蕭然其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孝建元年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時縣官買物多不平直秀之極言其非宜不納遷尚書右僕射議定隸人殺長吏科或謂遭赦宜以徒論秀之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殺官長而遇赦以徒論與悠悠殺人

者何異爲宜長付遠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諡忠成

論曰秀之處富饒之郡。而能以清素可謂廉吏。其赴國難拒逆諜義形於色抑亦忠矣。夫吏民於官長。亦有君臣之分焉。峻爲之防。乃所以益嚴堂廉之辨。秀之之議法。其即鷹鸇逐雀之意也夫

傳琰

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明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頻積復以爲山陰令有二姥爭圃絲姥各別業其一賣糖琰令挂圃絲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先是琰父僧祐嘗令山陰有能名至琰復再任著績

時言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自縣擢爲益州刺史齊建元四年徵爲驃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卒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悛晉平太守江仲超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鄱縣令江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琰子勰復自吳令歷山陰令有能名建康令孫廉嘗問勰曰聞丈人發姦摘伏如神何以至此勰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耳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治得乎勰天監中位至驃騎諮議

論曰君子不能使民無訟而至於聽訟化之衰也然情僞微暖其變千祇非中正明達果斷則亦不能聽也琰之擿伏不過以情理推求而盡得神明之舉本清勤以論其理嗚呼斯其爲諸傳之理縣譜歟

范述曾

范述曾字顯彥吳郡錢塘人好學嘗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齊初爲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閬陰令述曾爲人寡譽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盡用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焉明帝即位遷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吏民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潔白不受饋遺及徵爲遊擊將軍送錢二十餘萬卒無所受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入梁以爲大中大夫述曾平生所得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天監八年卒所注有易文言後吳興丞師施爲臨安令亦以廉潔稱當時以比述曾

論曰述曾之經術直氣皆有足稱匪獨吏治也思信所感至化凶黨爲編戶亦豈碌碌廉介自好者所可庶幾當時論者以述曾方汲黯復以師施比述曾有以也然濡迹齊梁隨波逐流而不知怪君子不免有焉

南朝梁

夏侯夔

夏侯夔字季龍譙郡譙人由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宗嘗帥二將軍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眾赴援夔乃自武陽出旁間斷魏軍歸路慶和遂降顯伯間之夜遁由是義陽北道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

六年轉豫州刺史加督豫州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單車入境百姓歡悅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賑貧人境內賴之初夔兄亶亦任豫州有恩惠於是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銳爲當時最盛性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尤以此多之卒於州諡曰桓

論曰衛文公當破散之餘再立社稷無他道也其在詩曰星言夙駕稅於桑田斯駘牝所以三千也夔備屏藩既振復能留心民事用克懷柔

遠近保固邊圉庶幾衛文之遺烈焉

張緬

張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宏策之子也自幼即為外祖劉仲德所器異謂方有海內令名甫十歲宏策從梁武帝舉兵向都緬留襄陽。每聞軍勝負輒憂喜形於顏色及宏策遇害居喪過禮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取文案試令斷決見其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輒對略無遺失。會武帝令徐勉擇可充殿中郎者勉舉緬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

緬母劉氏以父歿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寢不聽音樂子入官廨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並以供母坂遺親屬累載所訾一朝隨盡私室常閒然如貧素累遷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後為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坐事左降黃門侍郎復舊任遷侍中未拜卒

論曰鈎距之設吏道之衰也夫賢者不逆不億鈎距之為逆億也大矣上任術以御下。下必狡而相逃是官民

相率而爲僞也豈曰能聳君子開誠以平其政故厥心日休而旺俗亦返於醇美其風顧不尚耶。

南朝陳

褚玠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美風儀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麗先達多以才器許之起家王府法曹累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高宗患之詔良宰於中書舍人蔡景歷景歷言玠廉儉有幹用乃除玠戍昭將軍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富人陳信詔事義達信父顯文鞫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卒因義達請

玠免官玠在任歲餘守俸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或以嗤玠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吏踧踖若謂不能自潤脂膏者則如來命。時人以爲信然太子知玠無還裝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其文詞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雲麾將軍淮南王長史頃之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其虎遂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玠方欲改張大爲條

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詮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見重於時

論曰高宗患山陰多豪故簡而用珍珍試政逾期竟以鋤豪賊以此任之復以此罪之安得展其力用哉當陳之時循良之風益衰惟珍治縣有幹用之才立朝有絕直之稱故錄焉

北朝魏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勸敵在前而使坑其衆恐三齊未

歷代循吏傳卷之五

北朝魏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勸敵在前而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白曜表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若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人不犯法何以示威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恩而所戮多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恩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請守宰有闕推用冀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庶華族蒙榮良才獲敘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略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

師入廉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主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饑今秋京都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頻年。競相矜奢。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彰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撿。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愼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卒謚曰康

論曰。善夫麒麟之論時務也。人情莫不貴貴而惡賤。苟華衣繁飾。即可襲為士大夫之容。則氓隸慮無不竭貲傾家。以求所謂華衣繁飾者矣。雖欲率儉。其道無由。惟立之格式。辨為等威。則章服之貴。不係於綠衣韋布之賤。不因乎草服。是貴者不必以奢而成貴。賤則雖奢亦無改乎其賤也。此民志所以定。不期儉而自儉之善術也。至課農積穀。皆三代盛時所惓惓為民早慮者。實理物之常軌。為政之所先。北魏名臣經濟。如麒麟比者希矣。豈直良吏云爾哉

李平字雲定頓丘人涉獵羣書好禮易有大度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累遷太子庶子請郡自效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徵行河南尹為豪右權戚所憚及宣武將幸鄴平表陳以為洛邑創營根基未就實宜安靜勸其稼穡今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不從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之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先是臺使多好侵漁平乃書寢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侯其下以示

誡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會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討之宣武臨遣平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獻愚流涕平曰愉天誅其心構此梁禍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師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罪鼓聲鉦非陛下之事平進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遂定進破愉於冀州城南遂圍城愉突門走追禽之乃使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加散騎常侍為高肇王顯所陷除名延昌初復除定冀二州刺史先是良賤之訟頻年繁積平請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獄訟衰少武川鎮將任款擅開倉賑恤為有司所繩當免官平奏款特見原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頗以性急為累遷中書令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及任城王澄為理定冀之勳乃封武邑郡公時梁將趙祖悅逼壽春諸將垂貳攻之未克乃以平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平嚴勒水陸旋期齊發諸軍憚之無敢垂瓦遂破梁軍覓斬祖悅送首洛陽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庶機密

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卒謚文烈

論曰平處機密則為國腹心臨軍旅則為時干城豈獨以吏績見哉當其時南北紛競尚西方之教而平獨能脩學立師誘誨其民又知宗孔氏以定其統遂使丹青之所畫卒為學宮祀典之所圖詎非以孝文稽古禮文風聲日正故承流者耳目漸染其所崇好亦為之翻然一變耶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爲縣騎府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尋除散騎常侍來使入關宇文泰愛之有拘留之意謂曰若能屈驥足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泰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歡以華原久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累遷宛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廣布耳目境內大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供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繫囚千餘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餘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五日假曰期盡速返也囚等皆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至是覩山中忽有六駁出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立祠四時祭焉

論曰當東西魏時兵革日興生民之隘狹甚矣於是散爲盜賊豈不樂生聊以緩死焉耳君子哀矜之不暇若一切草薙而禽猲之傷於仁矣華原懷附新降化盜爲民仁心所全不已大乎

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高歡名補相府功曹稱曰清直奉公眞良佐也遷瀛州別駕高澄輔政以爲京畿司馬時族弟邁方居寵要伯謙以雅道自居非吉凶未嘗造邁齋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藥其奢貧者勸課周給改用熟皮鞭鞭人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以太守治政人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易鞭鞭布威德人無事客曰既以德化何更任威對曰長吏潤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及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仕於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家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翳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徵無停留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讀經史平生容止儼然未嘗有慍色親朋至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諡曰懿

論曰班固有言刑罰不可廢於國鞭笞不可廢於家爲

頑梗者言之也伯謙之用熟皮鞭與漢劉寬之用蒲鞭意正相類然長吏反以此慢其威嚴故威行而人知恩若亦恩行而人知威也刑罰鞭笞聊以濟威可耳若夫不怒之威當不關此

蘇瓌字珍之長樂武強人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辭署爲府長流參軍高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府僚有推并州盜事者所疑賊已栲伏惟未得贓澄更以付瓌瓌乃別推得賊盡獲贓驗澄大笑樂遷南清河太守瓌性清愼至部盜賊止息或外境姦非從界行過者無不捉獲零陵人魏雙成失牛疑爲村人魏子寶所竊瓌一門知子寶見在即釋之雙成哀訴曰苟釋子寶則民何從得牛瓌不應已乃

別訪得盜郡人皆服自是畜牧不收鄰郡富家多將財物寄瓌界內以避盜平原妖賊劉黑狗聚發徒黨牽連瓌所部與平原接壤無一人染其辭者時尤服其德績郡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所援証至百人瓌各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淚下諸證人莫不感泣普明兄弟叩頭引咎二人分異已十年及是感悟還復同居焉常以春日集大儒衞覬隆

至於調役事必先雜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齊天保中郡界大水瑾貸粟於高家以給饑者咸撫其兒子曰府君生汝在郡六年。常為天下尤最遭憂解職尋起為司直延尉正時宋世軌為少卿亦有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號為寺中二絕及趙州清河遘有反徒前後皆以付瑾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曰欲立功名當思除理數雪反遥身命何輕瑾正色曰所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裁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鄭愼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諸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後歷官至吏部尚書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其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同死

論曰瑾之濟饑所具二法當在汴河貸諸富者所以酌其盈虛也及在徐州糴諸荊所以懋遷其有無也已通商故鄰無過糴而客米雲集勸分故境無居奇而舊穀益出殆權輿於瑾法而行之者歟

裴延儁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涉獵墳史舉秀才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齊宣武即位委任心腹為中書侍郎值帝直心獨與延儁上疏諫及詔立明堂辟雍延儁獨著一堂之論明帝時拜幽州刺史范陽郡故有督亢溝漁陽燕郡有戾陵諸堰久廢莫修。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餘萬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鄭愼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諸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後歷官至吏部尚書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其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同死

論曰昔曹操征出無終阻於濘潦時有水泉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可知幽冀水潦之多。自古已然當周召公之國於是也其時溝洫蓋詳焉。後世閭而不講乃諉於北土高燥水不足用。觀延儁之所脩復為利十倍可以開其口矣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解褐奉朝請累遷東郡太宗及孝武疑高歡徵兵河南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從行而其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吾旣食人之祿豈以妻子易高忠義之道庸可忽乎旣入關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從戰沙苑有功拜行臺郎中王思政鎮玉壁以爲長史後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吏民懷之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悉罷之因井罷供役丁夫亦三十人但量收其庸直以市馬歲月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饌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宇文泰泰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愼奉公爲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俠又撫九世伯祖貞侯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欲後生奉而行之從弟伯鳳世豪時立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當身名竝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歿流芳於典策今我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莫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伯鳳等慙而退九年入爲大行臺郎中居數載連拜郢石二州刺史徵爲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遷民部中大夫主倉吏多隱沒積年至千萬俠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司空錢物所隱費數亦至五百萬其吏李貴知俠清嚴懼罪責乃首其肩遇姦伏皆此類俠所居屋風霜不蔽帝知之矜其清苦爲起宅并賜良田奴隸牛糧粟莫不備足經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卒諡曰貞河北吏民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論曰俠從魏帝西遷不顧妻子忠矣及爲牧守又能以清白律於時蘇綽嘗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論吏治曰身不能自治而欲望治百姓是曲表而求直影也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是棄的而責射中也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若俠之操庶能充斯語者耶

薛慎

薛慎字伯謹河東汾陰人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宣宗文泰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之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沈厚者侍讀書慎與李燦等十二人實應其選復使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是時慎兄善亦任工部垣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雜諸蠻常苦劫掠慎乃集蠻豪宣朝旨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不時輒見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期年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子娶婁雖父母在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化人者也此非惜民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者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褒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盡革舊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

論曰語云以言感人其感已淺慎勸誡諸蠻而諸蠻從都誠心爲之質也父子之愛得之最先雖虎狼猶不況諸蠻乎慎先之以誘導加之以激勸靡然向風革俗而從化何其易耶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涉經史有規檢進次必以禮仕周至柱國青州刺史及隋受禪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後轉相州彥光之治岐也岐俗淳質以靜鎮之所部大安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如故治以政不理坐免歲餘起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分麻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以爲相州刺史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喘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豪猾皆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嘗相州郭由是人情險陂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秋儛招致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賢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名集臨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若好評訟惰業無成者則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又爲舉行冥貢之禮祖之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競勵風俗大改滎陽人焦通性酣酒事親禮關彥光弗之罪惟將至州深等使覘望伯瑜像爲說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年衰對母悲泣之事遞感悟悲媿若無容者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謚曰襄論曰夫子論政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聖治弊必待再變者習染深錮非先革其俗不能行其化也譬療病者遇腸疾不投以猛擊祛邪之方而盡養以中和必不瘳矣洪範曰攸弗友剛克此三代之治法也

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布誇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去所得祿用賑窮乏百姓感其德更相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譟訟衰息獄無繫囚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之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明善政為天下第一。高熲言狀上名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多矣卿獨能異於衆顧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優詔拜苗州刺史

論曰誠者體恕者用慎斯行也以往雖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尚當不疑於所行況郡縣乎曠之里居史猶不具故治迹亦多闕要為吏者法其誠恕焉斯即曠矣

王伽河間童武人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流人法加枷鎖援卒傳送伽行次滎陽憫其辛苦呼囚謂曰若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宜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耶參等辭謝伽復曰若等雖犯法枷鎖亦大苦辛吾為若脫去各行詣京能不違期乎囚皆拜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鎖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即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悉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名見殊獎何以勸人於是優詔拜苗州刺史

與語稱善久之悉名流人并令攜負妻子入宴殿庭而敖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安養萬姓思革弊法以德化人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有能名

論曰開皇之治簡覈吏職故其時戶口大蕃民得休息東漢以還於斯爲盛伽之脫因固不可爲常格要其誠心所感不可誣也帝緣是下深厚之詔以課吏而導民雖漢文之訓詞何以加焉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代人也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武帝過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時遷少司寇平與隋文帝情好款洽及文帝爲丞相恩禮彌厚賀若弼鎮壽陽文帝恐其懷貳遣平慶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羅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各以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

衍後轉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邵絡非毀朝廷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諫乃止因救羣臣訕謗之罪勿復以聞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歷許員二州俱有善政鄰郡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乃遷平爲相州其有能名在州數年坐事免俄復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

論曰歷代建倉以備歉者惟漢之常平隋之義倉最著常平積之自官義倉斂之自民校其利弊各有短長焉義倉則懼有司之勒民出粟或因以多科也然民儲粟

而還散之民則於散時爲便常平則懼有司之拘守公令或賑給後事也然官有粟而還儲之官則於儲時爲便要是二策皆所以爲國養民政之善者也得良吏以行善政斯皆無弊矣平憫民生多艱建爲是策其歷州郡有聲稱也宜哉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仕周至內史上士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後轉駕部侍郎句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舉家逃避父子夫妻不相視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因遣人分檢部內有疾者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病者悉蹇於是名其親戚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染汝輩但安心飲藥勿相棄也所以死耳今我

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安得生耶諸病家子孫皆慚謝後遇疾者爭欲就使君親觸圊穢留養之始相慈愛合境呼爲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惟遣當直佐寮一人侍坐訊問或問未得懷憾暫入禁者公義即宿聽事不還閨門聞刺史無德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敢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有相訟者閭里父老遠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往往而讓而止時山東霖雨白陳汝至海皆苦水災境內大汗獨無所損揚州道

黜陟大使孫章王暕恐其官寮犯法使人迎喝公義公義
惟曰不敢以有私及至皆無所縱捨暕銜之煬帝即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
闕訴寃相繼不絕其後帝悟除爲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
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
論曰俗吏之於刑獄雖崔角鼠牙輒亦託辭審愼淹留
囹圄久者或至經年一人淹獄佐證皆不遑息便使耕
桑者失其時工賈者失其業豈獨受繫者幽憂於牢狂
已哉公義下車百務未遑獨皇皇於斷遣滯獄仁心爲
質可以風矣

魏德深

魏德深弘農人爲文帝掾郎累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
而肅煬帝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
紊吏多賕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深一縣有無相通
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及盜賊羣起武陽諸城
多陷惟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
輒復徵發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如是者數矣鄰城營造皆
聚工役於聽事吏人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辦德深各問
羣工以所欲任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惟約束長
吏所脩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百姓益自竭心常
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歔欷流涕語不
成聲及赴館陶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
圖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猶人趙君實與元寶藏深相
結前後令長無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君實屏處未嘗
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艱難詣闕請
留德深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
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至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
道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之貴鄉者數百家寶藏深

害其能及越王侗徵兵寶藏遂令德深率兵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每念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歸易耳何自苦其人皆垂泣曰從魏明府來何恐棄去豈以道路艱阻哉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歿於陣貴鄉館陶人懷之不忘

論曰其政察察其人缺蓋言苛切之政行則人益懈而事多隳觀德深所以脩辦器械不繩督而功多其語益信德深所居見慕所去見思至使館陶輕違其鄉武

陽恐棄其戚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德深有焉

歷代循吏傳卷之五終

歷代循吏傳卷之六

唐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輕下先棄刑書乎上

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上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饑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諮素立領之於是闕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煩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競獻馬牛素立又不受乃開屯田立署交邊人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粟於州廨家書先道會卒謚曰平

論曰刑書之鑄道之衰也況復棄而不用是徒任一時

之喜怒以制萬姓之生死也素立謂謂一言高祖既嘉異之又從而優擢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其傑邊戰兵以招攜開屯以益備威恩並樹瀚海爲池厥功懋矣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器蒲州汾陰人隋昨以父梓坐漢王諒黨被誅大鼎亦流辰州用戰功得還唐初祖入關大鼎謁見於龍門因說高祖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形勢爲拊背扼喉計高祖奇之授大將軍府參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祐引爲饒州道軍師以功遷浩州刺史貞觀初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貴流行滄人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初唐與承隋亂釁刻板荒茶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及太宗立下詔曰朕思天下寧而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臥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以故實時鄭德本在瀛州貴敦頤爲冀州大都督長史率誌曰恭號爲錨脚刺史永徽中遷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贈荊州論曰守令之官雖古者都邑下士之職然所受寄實與邦君等重一吏失人輒一方受害是以願治之主必以

選擇守令爲兢兢皆漢宣與而襲黃輩出唐宗作而薛
費有聲豈不以表端者無曲影源澄者無汙流吏治清
濁寧不由於上心哉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性廉潔貞觀中數歷州刺史嘗盡室
入朝車馬羸敝道上不知爲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
公累下獄太宗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忍絕以法雖
子不得於父況臣得棄其君乎遂原之徙瀛州刺史州瀕
滹沱流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浸沒數百里敦頤爲立堰水
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與瀛接壤政清靜
吏民稱美舊制大功之親子不連官獨敦頤兄弟治行相高
以故不徙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
歷代循吏傳　卷之六　賈敦頤　五
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豪猾伏下無能敢卒於官咸亨初
敦實又爲洛州長史以寬惠得人心洛陽令楊德幹尚酷
然常杖殺人敦實喻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
貴也德幹爲稍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
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歷懷州刺
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養敦實不肯見曰未
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論曰富連阡陌而貧無立錐政之不均莫甚於此然自
國不廢封地不井授而欲爲計口賦田勢必不行故自

漢以來少知治體者無不以限田占田均田之制爲急若倣古遺意定爲之限更經界其田間水道以漸復溝洫之利庶國無甚貧之民而禮樂可興矣

陳元光　珦

陳元光字廷炬光州固始人生而穎異博通經史年十三領鄉薦第一總章二年父政爲嶺南行軍總管鎮綏安元光隨入閩父卒代領其衆會廣寇陳謙連結諸蠻攻陷潮陽守帥不能制元光以輕騎討平之永隆二年盜起攻南海邊郡元光提兵入潮伐山開道潛襲寇壘俘獲萬計嶺表悉平還軍於漳事閒進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垂拱二年上疏言七閩宜增爲八靖建一州漳潮閒以控嶺表駐刺史領其事朝議以元光父子。久牧玆土蠻民懷今

其兼秩領州遂建漳州漳浦郡邑於綏安地進懷化大將軍世守刺史自別駕以下得自辟置元光復疏山林無賢而部曲子弟馬仁等多幹略請授爲司馬等職詔從之廼率仁等剪棘開郊落收散亡營農積粟興建陶冶通商惠工奏立行臺於四境不時巡邏由是北距泉建南踰潮廣東接島嶼西抵虔撫方數千里無桴鼓之聲先是葬父政於雲霄山望氣者指其塋域有王氣元光亟徙之大溪蜂後葬祖父母承重結廬守制三年。訖事一付別駕許天正已而蠻寇復起於潮潛抵岳山元光帥輕騎討之援兵

後至爲賊將藍奉高所刃而卒時景雲二年也百姓哀悼相與制服哭之事聞贈鎭軍大將軍世有褒祀子珣、

珣字朝佩自幼不羣從許天正受學萬歲通天元年舉明經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學士及武后稱制上疏乞歸養使主漳州文學。龍溪尹席宏聘主鄉校。遁閩書院於松洲與士民論說典禮是時州治初建俗固陋珣開引古義於風教多所裨益。元光戰沒。珣哀毀頻絕。廬於大峙原墓左。每泣見血朝命以嶺南多故令奪情代州事。珣懇辭終喪先天元年。釋吉乃視州事開元三年。率武勇衛枚緣陲夜襲巢峒、斬藍奉高首級。幷俘餘黨遷州治於李澳川。即今漳浦縣治也爲刺史十餘年。剪除頑梗。訓誨士民澤洽化行十九年。登王維榜進士。表辭封爵不允二十五年。乞休。彼尋松洲別業。聚徒教授。天寶元年卒。子鄭、孫謨、世爲刺史皆有賢名。謨復徙州治於龍溪云。

論曰。元光承父政之後。披荆棘。剪草萊。削平羣盜。首闢漳州方數千里。間始則無伏戎之警。終則政教大行。將略吏治。可謂兼之矣。珣當武后之朝。疏請終養其高尚之志上薄雲霄。追父死於賊。詔代父任。而必待終喪。既終喪而即復父仇。守淳二十年。咸恚恕著蓋其得於講學者深矣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生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崇薦懷古往輸之懷古中明誅竟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恒州淫虐為其徒所誣告坐祝詛不道武后命誅之懷古曰法與為申枉后不聽懷古曰天下晝一臣豈得殺無辜乎布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冤后意解得不誅閒知微之使突厥懷古實監其軍突厥欲官之懷古不肯耗將殺之辭曰毀節以生毋寧守節以死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既而得亡然素怯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既還遷祠部員外郎姚

崇薦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萬詔首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戢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訴為吏所侵故反懷古知其誠欲示不疑以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以獠夷雖親備之且不信奈何易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領外盡平徙相州東史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

韋景駿

韋景駿京兆萬年人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濱滏連年泛溢舊防雖峭以迫漕渠隨決壞人苦之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別築新水至堤址輒去其北煥爲陂田又廢長橋維艚以梁其上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饑身巡問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捕循縣民獨免流散徙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臥令少不天當日痛闔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孝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以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奏酒食迎犒雖小兒亦與焉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蒼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鄭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令能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本天令未行卒

論曰禹貢一篇無鄭水之法惟曰九澤既陂陂乃鄭也夫澤爲止水鄭洩而不貽後灾若江河決流未有鄭之而得資爲永利者也然河水所經泛溢爲害勢又不得不出於鄭鄭之右性有遠水爲堤使駭滔之至綽有容納之區庶堤防可保不至朝鄭而夕海當七國時梁實濱河業已有堤而前志載其堤距河且數十里以知即不得已而爲鄭亦斷不宜與水爭地也北之漳水其性略似大河景駿鄭之益南千步其有見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以明經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朝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為疾知一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尹卿杖祇畏尹卿筆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爭乃決杖流嶺南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以他事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沴耶承嘉慙怒思貞竟出為青州刺史黜陟使路敬潛至部見績聲至歲四熟歎曰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讓作金仙玉真二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饒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闕門待罪帝知之特詔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致仕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論曰思貞責懷貞以媚上害下夫媚上未有不害下者也思貞正直不阿權寵故歷試郡部所至有聲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古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如是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幽南道繩糾嚴峻免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通修孔子廟興州縣學遣勸生徒身自教誨風化興行上遣中人捕鵁鶄溪鳩於南方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上手詔褒答賜帛四十段悉放所玩擿中人罪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重內任雖以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入為户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論曰若水直言格非使百姓不被徵發之擾人主不招怨訕之聲所全至大然君子循分輸忠內外之任宜有擇哉以若水之謇謇而猶云爾豈誠夫能免俗抑願出入禁闥拾遺左右與汲黯之用心其致一耶

元結

元結字次山濮州人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及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及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稍長折節卻向學事元德秀成進士復舉制科肅宗問天下士於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薦結可用召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隣劇賊五千瘡餓死露髓於泌南名曰哀邱帶牒親征史思明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功還監察御史裏行俄丁山南東道來瑱麻時有父母嬸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勤之孝慈乎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瑱納之瑱誅擒領府事會代宗立圖疎侍親歸奘上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結到官未五旬諸使調發符牒二百餘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

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尚多寇盜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供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後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身諭蠻夷綏定八州民樂其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年五十卒

論曰結有詩云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通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遭時此結自致在道時事也至心惻到惻然動人韓愈所謂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獨使我復辛酸者是詩之類也要結平生行事可謂仁心為質者矣

吳湊

吳湊濮州濮陽人章敬皇后族也以后族賜官封湊固執謙畏辭尊就卑為檢校賓客兼家令累進左金吾衛大將軍甚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殺其下乘喪搖亂湊特節慰安汴滑裁所欲為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雖附及上將誅元載顧左右無可與計名湊圖之卒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等皆當從坐湊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縉等由是得減死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以清勤稱宰相賈耽忌之數加毀短帝召驗奏言不實帝以此不直耽改湊陝虢觀察使擢領宣武節度使猶以為恭所沮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而以湊代皋湊為人強力幹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市強估取物有司附媚中官無敢爭湊見便廢獨諫其非便又言諸禁兵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皆可之初府中以湊貴戚予疑其不諳簿領每伺其將出遽湊取決幸倉卒得容欺湊叩戟一視指樞盡中其弊衆乃驚服天意湊精於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棄責名至廷詰服原之其下傳相訓畏無稽

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之喪帝悼念命厚葬之湊乘間極
諫或勸止湊湊曰上明屢。憂勞四海不以所鍾愛而疲民
以逞也顧左右鉗噤不言吾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
受賜不少矣進兵部尚書及屬病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
泣請湊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
一。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
足矣遂卒謚曰成先是街衢多蒔榆湊以榆非人所蔭琉
令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其任中外未
嘗以罪罷。爲世外戚表云

論曰湊之爲京兆上則革朝政之非下則化羣吏之黠
至使後之人追思其德幾與甘棠等愬可謂救時良牧
矣其鑒古外戚之禍順化以善處於生死之際卓識
定力蔚爲世表豈但爭鈴於忠孝已哉。

崔衍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有孝行安祿山反倫陷於賊
不汙僞官間使子弟表賊事寶應中以右庶子使吐蕃爲
吐蕃所留閱八歲終不屈乃聽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
行天寶末擢明經調一邑平尉繼母李氏不慈倫自吐蕃歸
事故弊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將鞭衍涕泣
無所陳倫弟殷超白其實倫乃悟由是譜無所入調清源
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視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歷藍
號二州號居陝華間民數倍入衍以爲太重將白之時裴

十八品首倍五市於州民匿多逃去及幾三死衍代悉蠲革之居十年喬用廋府庫充衍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而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益曰懿

論曰延齡以聚斂進主之欲雖忠賢如陸贄加以托契於艱難一與之忤貶斥以死衍乃能正言悟主為號人輕倍入之賦而延齡不得沮焉其猶革倒員金錫不以進奉結主恩所自位異為益高矣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太鄆州東平人安儀璋於有器識始遊京師詣蔡映映默不吾不及識婁師德後於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累官右司員外郎出為斯州刺史嘗錄囚或曰白父母在以歲日不得省為恨因而泣下元膺惻然為改還期悉釋械歸之吏白不可元膺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果如期而反自是盜感媿率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上問政事所對詳明上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皆謝曰陛下及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乃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聽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雜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惡有詔各予別除元膺上其論請明枉直以顯褒懲又江西觀察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其執法堅正皆此類選拜東都留守東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聞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早孤從外祖顏眞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爲太子名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貨號私覿管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裝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耶即具疏所宜費上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築州城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

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以爲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惟兩京耳憲宗褒美之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丹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及闢去梓丹率以讓高崇文已而拜晉慈隰觀察使閱歲復自陳所治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傭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貲始民不知爲屋皆草茨竹椽久則壞而楚丹召工教爲陶瓦以代茨竹於塗設其費爲估不取廬

刊以能爲屋者受材免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貸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廄馬息不死算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濶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名諸吏曰若特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丹糧不誅卒去乃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雖會卒年

五十八及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後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績他日問宰相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乃詔觀察使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頃之上復問墀丹有子否墀以宙對上拜爲侍御史累官爲太原節度盧鈞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剽殺塞下鈞欲得重吏視邊宙請往乃自定襄鴈門五原絳武州塞略雲中徧見酋豪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宙斥刺史

供用錢九十餘萬爲市糧餉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使民知避法自殖州負穫轉餉艱險每畿人輒孳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羨餘穀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聽民自輸家十柄保賦入常先期農民貧多無牛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斂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宮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又爲俚民具條約使略知曏禮俚俗大改還爲大理少卿歷遷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通中卒

論曰昔公劉徹田爲糧涉渭取鍛凡所以使民宅爾宅畝爾畝故其在詩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言其一時民氣康樂安居作業而暇豫也丹之爲政其勤幾與公劉等予宙繼之政績亦殊有足多者丹世籌治偉矣

崔戎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舉明經補太學校書郎憲宗稱其才累官諫議大夫會成都有蠻亂詔戎持節為劍南宣撫使戎奏罷稅外蠶茸錢給招流亡凡廢茗罷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兗海沂密觀察使乃名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將行吏民擁留塞道至遮詔使請句戎於天子戎乃以夜單騎遁去民猶追之不及乃止既至兗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悅歲餘卒年五十五

贈禮部尚書

論曰書稱有猷有為有守猷生於智為生於才而守則其本行也本行不堅而舞才用智以思其下君子識焉為其所猷為非古之所謂猷為也然或務赫赫之聲而姑托皎皎之節則容以矯激一時者留貽後弊此其為守母亦異於古者所云耶戎既不苟得又不苟廉為善不近名以此得吏民心其賢於俗吏遠矣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性勁直鄭滑節度使李復表為判官有蕭笛者為諸將所悅請於復將任以重職坦笑曰大將積勞乃得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年少同列耶諸將皆慙謝復病甚監軍薛盈珍內甲士五百於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及復卒姚南仲代之南仲書生盈珍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遂從復喪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僚多黜死者河南機織未就而賦已逮限不過劃令俸耳由是人多入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

遷中丞上嘗因赦令禁諸道毋進奉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復有所獻坦劾奏之上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原之不可失信坦曰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上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從之以忤裴均罷為左庶子數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宣於晉州亦自免去坦以弘有才行彊從闢時相距三

千里宜不通謀奏署判官吐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其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它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米全至市估遂平再遷户部侍郎判度支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列屯益兵廣開廢田歲收粟二十萬石河陰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積口美水豐草邊障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數里足矣天德地壤磽烽候無所統攝若果徙是無故蹙地二百里也陛下奈何省一時費墜萬世策耶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使卒徙天德師人怨

殺城使燕重旺覆其家坦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及吳少誠誅詔坦使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朝望輒使人問屯兵家屬有疾病予醫藥屯兵皆感泣無逃還者元和十二年年六十九卒

論曰重華之屯政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極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歲果倍收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後復請益開田合五千頃法用人七千欲令吏於無事時督習矢爲戰守備庶幾兵農兼務一而得韓愈以爲輸邊之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若盡從重華之策利雖可一二遽數誠哉是言也後世謀所以實塞下計莫便於此者矣是以中唐以還陸贄建議於前韓愈深筭於後可不謂知政務者乎重華之用坦實舉之坦吏

者故特錄焉

崔鄆字廣略貝州武城人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每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游畋內酣蕩昕曙不能朝鄆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上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初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少間當請益鄆乃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賦則奪吏俸助輸鄆曰吏不能賂宏安暇邱民以府常費代之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鄆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復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於官諡曰德鄆不藏貲有餘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子弟自佗室處扉牖無步廡至霖潦則蓋而屐以就外位治號以寬經月不

宋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仕周爲平輿令入宋歷知州軍陳洪進納土朝廷議擇能臣開掌泉州郡事而維岳以選爲通判會仙遊莆田盜起衆至十餘萬攻城

守兵裁三千勢甚急監軍何承矩等欲屠其民焚府庫以遁維岳獨抗議不可承矩乃復堅守既而救至圍解竟活泉人詔褒之擢淮南轉運使淮流水湍運舟多覆或時值潤重載皆卸糧而過維岳始勃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門爲設懸以積水水平乃起懸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運舟往來無滯泗州獄掾慢斷囚至死維岳按部至泗將抵掾罪掾有母年八十餘自訴伏法即母不能活維岳憫之乃曰它日朝制按問前事者可委罪於轉運使掾如其言獲免而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及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以維岳爲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有知其事者白其實太宗尤加賞異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真宗稱其明幹及踐祚命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故所至著績其後以年衰乞外特授海州刺史歷蘇壽二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六

論曰馮異之入關中光武敕以平定安集曹彬之下江南藝祖戒勿妄殺興王之所以覆天下其用心固如此洪進率泉之民而納土泉之民非嘗有貳心也以它警而遽戮屠戮蔡改項籍之暴不及此倘非維岳一言所傷於宋室仁厚之氣豈少哉

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力學。值學舘摄五箭賊重政繁。渭率鄉人避地零陵。阻賊復還。則廬舍皆燼矣。遂奉妻子奔道州。又爲盜所襲。乃脫身北走。建隆初至京師上書言時務。名試賜同進士補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嘗參官強幹者往其屬邑。由是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乾德中。通判興州。買口砦監軍敖狠。縱下爲暴。渭馳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憚服。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渭擒之。械送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倘恕稱。及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轉運副使。吏民送者遮道。初渭走中原時。其妻莫荅及一子甘留恭城荅年尚少。父母欲嫁之。荅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必能自奮。於是親戚以給朝夕。及聞實三年。廣南平。至是乃渭始歸。則二子皆已畢娶矣。凡歷二十六年。時人以爲美談。渭到官。即奏除冒錢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屬有事交阯。主將無功。敗卒二人先逸至邕。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

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復移書交阯諭以威信。交阯應時入貢。在嶺南六年。徙知揚州。累遷益州轉運使。坐從子累。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將復名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貧不能葬。上憫之。賻錢十萬。以其子建平爲棄氏主簿。

論曰。漢孝武時。罔密文峻。吏道雜而多端。故太史稱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有激乎其言之也。渭數用斬擊。可謂武健。然嚴而不酷者。以生道殺之也。宋以寬大開國而除錢訢賦。必待於渭。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渭之

茫厥梓者大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倜儻任氣以數直從計王均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綸知辰州綸築逢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為辰澧等州安撫使蠻則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餘萬居二歲增上供

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閒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北築漕河隄旁鋼鉅石為十陡以泄橫流凡二百里泰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海濤日民田給識修隄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滄患興綸曰濤之患十九滄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乎凡三表請自興役卒成堰復通戶二千六百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略州刺史歷秦瀛滄乾潁川刺史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多道死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太平興國間始置榷場於靜戎軍以允則典其事後累遷知潭州其宗謂曰朕在南衙畧士安審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祁馬氏斂人出綿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錢謂之屋稅營田户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而民輸茶始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而定茶以十三斤爲制民大便之湖湘多山曰可墾粟民惰不耕允則令月所給馬蹏皆輸本色由是山田盡墾值饑發所蓄榮鄰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援無因益戍是啓邊患也且兵皆新募未任出戍不聽陳堯叟上其治狀上召對歎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舍官舍間又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鹹且斲冰以代砲契丹解去上復召勞曰頃有言濬非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知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陳短於武藝不足以當邊劇上曰卿第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久之擢河北安撫知雄州時河北既罷兵而允則治壘不輟契丹主以爲嫌其相曰李安撫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曰甫通好不即完治恐它日須地因廢邊守患不可測上以爲然始築開城以護甕城層之大城又取材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廟市邸舍水磴城悉累甓環以溝壍廣闊承輸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咸脩楔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以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起樓城上爲斥堠望可十里允則曰南北已講安用此命徹樓夷坑而爲諸軍圃圃沒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乃三十里命境有隙地悉種榆已而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州有雄塲禁通異物而邏獲契丹人所易琅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雪翼卒亡入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其所契丹駭即歸卒允則遂斬以徇大禧問從知鎮滄二州仁宗立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咨詢以是洞知人情訟事無大小一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

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方略施設。後人莫之敢廢。至與契丹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允則所裁定云

論曰。允則之爲治。頗以智術濟其才用。當在雄時。所興一臬事以便民也。而邊防益固。其器幹等略。錄爲張詠之亞矣。古所稱折衝禦侮之才。瓜牙干城之選。若允則者。足以當之。

凌策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獨厲志好學。雍熙二年。舉進士。累官通判定州。李順之亂。選官多不樂川陝。惟策自陳。常涖蜀境。諳其俗。即命知蜀州。先是。嶺南轉運使。藥崇璘置萬人負擔抵京師。甚以煩役爲患。及策入爲户部都官。乃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役卒止八百人。大省轉送之費。衆爲人彈幹。後以選代盧之翰。任廣州。廣瘴路自古河至板步二百里。盛夏常苦瘴行旅死者十八九。策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爲便。代還。知青州

萬歷內任。復出知揚州。屬江淮歲饑。盜起。策領淮西東路安撫使。洪州水復轉爲江南轉運使。饒州產金。舊時禁商市。鬻犯者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其筭。人甚賴之。尋知益州。策勤吏職。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久之。代還。真宗嘗謂王旦曰。策有才。同治蜀敏而能斷。旦曰。策性淳質。和臨事彊濟。上深然之。方加擢用。會病。命知通遠銀臺司兼門下。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逾年。疾甚。復求知益州。遷工部侍郎。從其請。天禧二年卒。年六十二。

論曰。盤根別利者。功名之士也。險易一心者。純臣之節

也李順小蠢而選官已縮頸曳踵而不欲前況事變有十百於是者又安望其能負大重為國分憂哉策之白請涖蜀志節已見其才績驗白也宜哉

陳貫

陳貫字仲通先相州人徙河陽早歲倜儻數上疏言邊事及舉進士眞宗識其名擢高第累官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出職田粟且帥富民計口占粟而發其餘以賑歲饑及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以與屯田從遷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談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言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罰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上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三說其論選將略謂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窺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論練兵略謂禁旅怙於休息久不識戰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邊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又嘗著兵略世多稱之

論曰宋鑒藩鎮之禍萬里遺戍蜂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國勢遂弱古之爲兵者同伍之下無非同井之人故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而情足以相死後世兵制非古至唐府兵法弛遂以大弊故韓公必與柳公綽論用土兵其利有三倘鎮不頓運輓一也鄉里自相愛護二也形勢素屬語姿三也貫識練兵意與愈同蘇軾之定軍制於歷代利病略備矣至措置之術所見猶未及此

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人幼孤好學年十六兄使治息錢希亮名諸貸者悉焚其券而去從師卒成進士天聖中知長沙縣僧海印者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橫恣民莫敢正視希亮捕置諸法一縣大聳徙鄂縣老吏曾胰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胰叩頭願自新乃戒而捨之卒爲善吏有巫歲斂民財以祭詭言不祭即有火災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遷太常博士父老送之無不泣下後除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時陝西方用兵希亮請以其費餽軍諮久之上欲以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元吉自驚仆死坐是爲御史所劾薛連請按吏希亮乃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避廢期年京西盜起而弱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備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合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殿侍雷甲不能服所至爲暴將入境希亮勒兵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吏皆欲斬甲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

人而使甲捕盜自贖初有言華陰張元走夏州爲元吳謀
臣者詔徙元族百餘口於房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
不可知使誠有之元終不顧家也況此其疎屬乎密奏釋
之其後代還復請郡自效出爲宿州希亮爲人清勁寡欲
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
所至好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嚴而
不殘皇祐元年移滑州入對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慈
流民更讓堅臥不動水亦竟去人比之王尊云是歲冤句盜

起仁宗以爲憂訪吏才於執政執政未及對仁宗遽曰朕
得之矣即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復以
希亮爲安撫轉運使先是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號折役米以故翔貴希亮至除之且求其弊
旁郡遂得並除久之徙廬州虎翼軍士屯舒春者常以謀
叛誅餘不反者數百人悉遷於廬常自疏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不利於希亮獲之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
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或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
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累遷判三司户部勾院三

司簿書自天禧以來積滯者以百萬計希亮日夜課吏几
九月勾決殆盡復以請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役兵周
元叛希亮間即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二十四人
之其後代還復請郡自效出爲宿州希亮爲人清勁寡欲
道遇希亮覓其輕出意色閒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
希亮徐問所苦顧命一老兵押付藥縣需後令既而令曰
諸已自首皆無罪領首謀者誰也衆不敢隱因得元遂斬
以徇餘遣赴役如初轉京東轉運使上章請老移知鳳翔
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適歲儉希亮發十
二萬石以貸貧民及秋斂以新易舊官民皆便於閒使者

入朝過泰州經略使享以客禮使者驕甚縱其徒壞傳舍
入市掠飲食民户皆晝閉始希亮判三司時嘗捉伴契丹
使知使者暴橫皆譯教之痛繩譯以法使者不敢動至是復
使持符告譯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即斬若使者至
羅拜庭下命坐於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
立遷大常少卿求去不已出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年六十
四卒

論曰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希亮之奮揚猛起遇事風
生可謂勇矣迹其折姦靖亂智略開敏故當時以比王

尊。然至於機決容理希亮殆猶過之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爲政興利除害整有條理知平陽縣時鄰邑有逸囚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彼不意我至易敗也亟往毋使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復遣徼巡兵踵其後悉獲之徙知忠州窮治畜蠱大革其俗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亂土曠民稀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圖詔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爲計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比三年墾闢增户累萬

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言狀仁宗褒焉後徙同宿二州河中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匿名告變尚寬笑之曰安言耳已而奏點大校分諸卒隸他營晏若無事尚寬去唐後中山高賦繼之益作陂堰募兩河流民使耕作田日加闢户日益衆朝廷推功尚寬以爲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

論曰冉子以政事之才稱於孔門所自程爽亦曰三年一足民而已尚寬之治唐勸課惟勤遂等烈於名父其處

告匿事尤為善持大體云。

仇念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大觀初成進士授邠州司法歷鄧城武陟令屬燕山之役調兵數十萬諸將往往縱卒掠物念於軍需率先期趣備申嚴約束故餉饋畢給而民不擾調高密丞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有楊蓋者縣猾吏也暴其罪跡之民大悅服及州名攝司錄民萬餘遮邀於道擁以歸靡天方寒燃火警守達旦念由它道乃得去既而民數千人經向州禾復奪以歸其得民如此萊密聞盜起羣黨戒毋犯念高密以安久之擢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

兵間多失告牒銓部亡案籍攷丐者真偽相錯念既為考覈復責保識遂用為例及劉豫子麟以金兵至民情洶洶念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統制張琦乘危將驅民南走擁甲士數千突入廳念左右皆奮擊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喪堅不為動琦等錯愕遂散人心遂定已而金兵出沒近境念求援於宣撫司又遣子赴朝告急救皆不至宣撫司既不能進援遂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於是淮甸喧言朝廷將棄淮士志哀泯適親征詔至念乃揭示諸讀者皆賈勇思奮監押閻倰

死於賊餘卒歸念余帑場無以充賞惜引班坐飲食慰勞之然衆感厲倍於厚物因募廣壽兵數百以益鄉兵出奇直抵壽春三戰皆捷敵走渡淮進復壽春俄而麟復至合肥諜言兀术爲殿人心怖駭會牛皐救至皐素勇所向披靡敵散復集者三皐副徐慶墜馬皐手剚數人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斬四敗兀术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皐竟按慶以免初金人圍濠不下乃悉衆向淮東是時張浚視師金陵亦檄念慶宜爲棄守計念以爲帥臣任一路之責雖殘破之餘兵食不給然義當死守若委城去使金人

遂有淮西治兵艤於巢湖必爲朝廷憂力陳不可且以策說浚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春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浚雖不用其計然奮竟全數州以功加徽猷閣待制逾年宣撫司始遣王德來救德謂其伍曰方事急吾屬無一人渡江者今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見念無不以手加額頃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挫豪強奬良善按治賊吏不少貸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徒尋進直學士安撫湖南至則禁盜鑄趣使歸農物價既平商賈遝至數月

此類

論曰念在廬以進爲守卒完淮甸復壽春以爲長江外障其陳兵詘亦皆中肯要其所長則以厚得民心衆共欣戴故張琦不敢賊劉麟不能破不然以千百之卒保彈丸之地浮寄孤懸蚍蜉撼無援亦安能戰勝守固爲國長城哉

李璆

李璆字西美亦人登政和進士時房州榷茶。輸逾舊額。貨民被繫者以百計。及璆知州事。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朝議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羣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遂上政切諫。不省。及燕平。責監英州清溪鎮。道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宰相方倡紹述之議。莫敢以爲言。璆獨建言請寬之。而宦者譚稹坐喪師廢。俄將復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河北無糧。軍士洶洶。璆復條上十事。率忤大臣意。免官。至紹興間。乃起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即有相挺爲亂者。璆捕誅亡謀。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四川安撫制置使。三江舊有堰灌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大獲其利。歲饑。發倉賑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蜀人感之。

論曰。宋宣和間政蠹於上而兵興於下。亂象已成。徒以一時善類。斥逐幾盡。故正言不得亟聞。璆以小臣獨慨然欲爲國家寢兵止亂。雪羣正之枉。以開大來之漸。忠義紹興間。運不復收名羣策。以此棄璆於外。不使補闕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靖康末爲安陸令金人入圍京師規以兵勤王道梗乃還時鎮海節度劉延慶爲金人所敗所部祝進王在去爲寇攻德安麻守棄城遁父老訪規攝守事再拒却之建炎初李孝義張世楊進董平諸賊卒完德安擢鎮撫使其後李橫來攻造天橋填壕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柿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使求得妓女即罷軍規不許諸將皆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

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出焚大橋助以火牛須臾皆盡橫拔砦去遷沁江安撫使知池州尋改廬州辭疾丐祠復起知德安麻及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時金人隨即敗盟而規到官輒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未數旬聚粟數萬斛比都城留守劉錡行過順昌金人已南下規即迎錡入同爲死守詐與錡登城區畫布設粗畢而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而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暨戰金稍引退復以步兵魔之於河死者甚衆規曰敵鋒屢挫必思出奇圍我不若潛兵

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及兀朮至錡用其策果拔中其砦加安撫使年七十卒規好賑施家無贏貲嘗爲女求婿得一婢甚閑雅詢之則雲夢舊家女也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守德安時條上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又嘗著有攻守方略自紹興來文臣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

論曰順昌戰捷時朱弁猶羈使館其後南歸乃曰於時金人輒見加禮可知是役金人實受大創矣史氏歸功於錡然非規先事綢繆錡亦安特以守況夜劫之謀實出於規乎昔天寶之亂許遠嘗請張巡同守睢陽雙忠之名燿於古今規請劉錡同守順昌卒破大敵聲績當不在許遠下矣

程迥

程迥字可久宣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纔泊二十餘始知讀書時高宗南渡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因以考德問業壽隆興初成進士唐肅宗時德興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女隱忍十餘年卒能刃盜盡誅其黨刳肝心以祭其父兄迥為縣丞乃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為英孝程烈女擢知進賢縣有子憩母輒私賣田者母年七十猶坐獄吏斷需母死服闋理為己分迥駁之曰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也諸侯於命大夫猶若此況子於母乃使坐獄對吏愛其親者間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費盡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預期母死又開它日爭訟之端抑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或請乃已縣既苦水而郡蠲賦至薄迥力論之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乃悉蠲之有婦人傭身以養姑姑感婦孝每受食輒以手加額仰天祝之其子為人牧牛亦裹飯以餉祖母迥廉知之白於郡給以錢粟調上饒縣減倍賦葺斛面米嘗曰今與吏服食者皆此邪膏血也曾不是愧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郡帥經制錢急迫迥曰斯乃古除陌之類其數又二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寓番陽之蕭寺有程祥者客亡妻度氏質奩具以育子久而資盡或勸之醮度氏曰子幼若事他人不得撫是子豈不負良人乎不聽迥聞之走告於守月給以錢粟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悛悔暇則實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善舉表之以勵風俗聽決獄訟期於明危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官至朝奉郎卒所著述極富朱子稱之以為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鬼開悟

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論曰。迥以儒者試政。仁心宜露。要其大端。則薄斂以厚生。慎刑以弼義。樹風聲以廉頑。陳詩書以勸善。而尤於天理民彝之所關者。峻為之防。古之所以風俗還淳。道不出此。不知治術者。或反目此為迂遠。其蔽乃生於學術心術。匪獨政事之失也。

顏師魯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十二年進士。調番禺興化簿。懷安丞。歷知寧德。莆田。福清縣。興水利。平市糴。常平使鄭伯熊以治行薦於朝。陳俊卿尤器重之。薦可大用。累遷國子丞。淳熙四年。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師魯陛辭。極論之。謂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嘉其言。除浙西常平使。歲斂百鉅萬。本錢多不給。師魯出郡帑緡盡償。宿負一區。悉當鹽政清矣。七年。除直秘閣。召赴行在。上疏論浙西圍築之

獎。語及權倖復奏。民有墾田未授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宜治以盜種法。失郤農本意。著為令。由監察御史為司成。規約甚肅。治已立誠。率以身教。諸生除吏部侍郎。會太上皇升遐。洪邁請號世祖。師魯率禮官上議。謂太上中興。與光武不同。邁議遂屈。遷使金。不辱命而歸。在銓曹。守法惟謹。請託不行。尋除吏部尚書。兼東宮侍讀。師魯感激知遇。謂生平讀書。今得豫講席。當不負所學。光宗即位。首陳正始之說。上嘉納之。上疏乞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泉大郡。師魯所通官吏巡城按稅。無虛日。師魯至首戢之。行平

易之政以誠率下。水旱齋禱必應永春上供銀例預借於民安溪縣職官田。及逃亡產稅皆責民補納師魯悉停免之振興學校葺洛陽橋。去之日泉人如失慈母卒年七十有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嘗曰窮通自有定分。杜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爵漳浦郡侯諡定毉孫者仲頤仲俱賢而有宦績頤仲官至吏部尚書與師魯享年又同時人異之。

論曰師魯端重直方在朝多昌言非徒以吏績見也。然觀其歷官所至子諒公誠而出之以坦易便民之政無不脩舉尤可為涖民者之法。漢黃霸魯恭劉矩卓茂諸人皆位至三公而列之循吏者。紀其優也。師魯之道未大行於朝而循聲懋著故列於魯卓之後云。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紹興中成進士再調建德主簿。使民自實其戶而賦役平爭訟息萬安縣大侵清之以縣丞奉檄視累徒步阡陌親與民接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老幼必有餓死者今大以內耳外鄉之民勢難遠來安米之乃自上流不奪不饜奚有戶閉糴意欲窺利我若有政則大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倉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利賴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境將拘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正志心敬之。欲薦諸朝清之貽以書曰。畸零之賦皆州縣侵削於民法所當禁所謂羨餘也始者獻之。自下而諂止之。今則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奚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善籌經費以佐國家。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清之不敢以玷知人之鑒。尋擢宜黃令。襲茂良周必大薦之。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擇謀合智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人未有俗不可變。獘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改太常主簿丁內艱。閱祥、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

駐軍籍多僞。清之使各自實而正之。其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衛州。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舊羅謹推收。督勾銷。明連負。防帶欠。治頑梗。抑吏姦。擾戶長。費用有餘。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月一會集。互攻折。儆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所以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身自常祿外。悉歸之

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紓。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兌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肴。與諸生講論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措之實。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囑所厚臺臣論罷之。光宗立。起知袁州而清之貪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衛州。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舊羅謹推收。督勾銷。明連負。防帶欠。治頑梗。抑吏姦。擾戶長。費用有餘。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月一會集。互攻折。儆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所以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身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紓。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兌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肴。與諸生講論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措之實。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囑所厚臺臣論罷之。光宗立。起知袁州而清之不能媚己。囑所厚臺臣論罷之。光宗立。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問疾。不廢講論。語及時艱。致敬致歎。息若任其責者。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遂卒。初清之解舉進士。復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子。盡取所習棄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張栻呂伯恭皆與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毋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潸然交頤。厚於族黨。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族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爭財於豫章。見清之。清之爲說訟家二卦。好古憬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

卒爲善士。

論曰。清之之政。委析周詳。牧民者倣其條理而施設之。何憂不治。雖然。非心乎民。誠意有所不至。則徒法未有能自行者也。且其所與諸生講論者。非嘗磋切於師友間。確有心得。亦安能遽祝之曰。類我類我。學優登仕。聖有明訓。有心於輔世理民者。惡可以無素業耶。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禮氏及游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中成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有頗者欲得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僧屬諭意德明曰太守為天子守土未聞以地與人者守為懸賞官知漳州有縻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吾老矣可以道狥人乎固辭後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為士朝貴多以書見囑者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簿以為至感若是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賊桂陽迫韶韶人罷德明燕笑自若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宋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所部晏然從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來德明初為漳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嘗手植三柏漳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子及程氏諸書暇即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吾自始仕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嘉定初成進士累官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等來附應龍入對有幷蜂是懲養虎遺害之說後果如所言三遷宗學博士理宗立應龍首勸正心以爲治平本遷著作郎出知湖州盜陳三捨起贛州而鍾全亦挺亂出沒閩廣間勢熾甚應龍亟調禁卒水軍扼要害明間諜斷橋開塹斬木塞涂復激諭民兵以各保鄉應全妻子由是鄉保相繼以捷聞及統領官齊敬帥師至潮應龍爲策曰兵法攻戰合鍾寇將窮陳寇猶獸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敬從之未幾諸寇皆平始人疑應龍儒者不諳軍事及見其區畫譯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幷城保民職也何功之云州獄與禁兵鬬應龍平決之皆感悅至相率鳴缶擊銅踊躍詣謝及端平初名爲禮部郎官閫郡帥交薦入對上勞之應龍頓首曰臣治州幸免曠職皆陛下德化所蠲民無不可化頼牧民者何如耳累遷權右侍郎直學士院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上稱善應龍謝因曰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而陛下體貌大臣要

當兩盡其美上納之其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奉祠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潮州之治最可紀

論曰應龍之談兵其中機宜及至功成不居庶幾勞謙君子者矣其論進退大臣而能推廣上心以全終始之說所裨於國體者尤多云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中第授松滋尉請行推排法以祛經界不正之弊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匭乃籌畫次第之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獄有盜黥甚累訊莫能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洽洽之曰訟於官祇爲貪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惻訟者感悟黥盜聞之亦自款服守以廉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其情乃爲招吏所賣都吏者州巨蠹也嘗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誣之

也君必不忍受都吏之誣以籍無罪之民守悟爲罷都吏而釋倉吏調知永新縣嘗聞獄中榜掠廉之則獄吏受賕乘間訊囚使自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縣之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聞即單車出邑佐寓士交諫勿聽遂按行境上遍見隅官土豪訪利害而約結之咸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其後通判池州有張德修者誤疏人致死獄吏誣以故殺洽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旱洽乃言於提點常平袁甫曰史冊以來往往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今旱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德修遂得減死洽復請蠲征稅緩催科以召和氣三日果大雨民甚悅頃之丐祠及袁甫提點江東刑獄以白鹿書院寢廢招洽爲長洽嘗事朱子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安可廢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以大臣薦召赴都堂辭上將以爲說書復固辭嘉熙元年致仕卒年七十七洽學博而皆究其指歸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有災異變故輒壞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得失則喜見顏色一時名流皆敬慕之

論曰昔季路以折獄聞非惟明決過人亦要本於忠信洽之聽理誠意懇到至使手足全恩而無情者遂不得盡其辭豈但長於聽斷已哉其爲人勇於從義亦有季路之風可謂朱門政事之選者已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中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簡謁之遂師事焉富陽多貴民不知學自簡至士風丕振改紹興司理獄事必親端默以聽務得其平帥府怒一吏命鞫之簡白吏無罪帥命追鞫其平日事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鞫罪必摘往事實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會朱子爲浙東常平使者乃薦諸朝其後知樂平縣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至有泣下者二少年爲民害簡閉諸獄徐論以禍福皆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呼曰楊父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趙汝愚貶簡上書訟其忠遭斥子祠嘉定九年寧宗更化簡以著作佐郎轉對所言經國之要預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講爲之弭盜累遷將作少監入對與上往復滿過八刻上目送之頃以所陳不行丐外出知溫州首罷妓籍尊敬賢士有私謁數百爲謝過境內者分司不白郡輒檄巡尉捕之簡聞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名隸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臧天子命也應斬乃遣史旗巡尉庭下創手兩行夾立守盛服升西序數其罪命斬之僚吏交進爲致悔罪意久乃得釋而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聚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及遷駕部員外郎傾城老稚扶攜出祖餞入見上言盜掃喜順惡逆之私情斯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再遷將作監是時金大饑中原民來歸者日以千數計遣吏臨淮射之簡感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金炭歸慈父顧斷斗升而逆會有疾請去予祠及寶慶中詔入見酬簡雖家居朝廷敬其名德官階屢進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簡之論治嘗以爲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職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一曰蒐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諸無名之賦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各擇邑里之士教之。教成使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經孰議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簡之志如此

論曰白鹿洞之講。諸生無不悚然垂涕者。簡與諸生亦至灑涕。其師生間誠意之感人者多矣。簡門人錢時史亦稱其論議宏偉。指適痛決云。簡之憫惻中土遺民與諸葛亮所謂國家威力未振。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者同一用心。其區畫治道亦已詳矣。不究所施。徒使其績效之驗。白者限於郡縣惜哉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歡。尋攝縣及攝長洲華亭二縣。皆有聲。改提領官田所。抗言不便不聽。累擢史館檢閱。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內道場。震又請勿度僧道。使其徒老死。即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上怒。降三秩逐之。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既久。民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乃別買田六百畝。以為非法。亡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即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似道從子也。驕縱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解官。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即檄富人。有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

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折米價價日損親友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既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麥禁競渡擘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啇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又平役法先令縣發民產業不使下户受困上户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

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富人亦怨爲御史中丞陳堅所劾遂奉祠去及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以爲監察御史內成畏其直沮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兼福王府長史震曰朝制外任雖藩王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法壞自臣始堅不拜長史命進宗正少卿亦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恪末明視事至立決自牽簿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論曰社倉之法朱子行之至便也而廣德乃受其弊以爲置之自官與朱子本法異者固亦致弊之一端要之掌司不得其人則公廩之寓未有不漸入於私橐者也故知人存政舉雖文武之道亦不能以自行於朱子之社倉又何議焉

金

王政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沉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功政獨逸

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使贊軍事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宗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殁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名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專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貲是時軍旅始定

苑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薨王闍母敝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病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伍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論曰饑民奉食爲盜與真盜異急之則亂平政之賑饑撫叛皆得其方本之以仁心行之以良法又能惓惓焉以四知自勗可以爲民父母矣

劉煥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教賴
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醨厚者供其姊鄉里異之稍長
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邱尉
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稔滿令荐孟酒謝曰尉廉慎使我
獲薦調中都市令樞密仲傑散忽土家有條給工牟利於
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
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
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

毋狃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懼毋敢
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靴鎩
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
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
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
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青與黃
四六雜揉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

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
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者
老數百人疏其著績十一事詔節鎮請留曰刺史守職奉
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
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
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
使卒

論曰明儒薛文清有言立法貴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則
法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玩至哉言乎蓋居心以寬
仁爲本而法則必嚴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玩煥用法不
避貴勢而其誨民則又諄諄焉相動以天民之畏而愛
之也有自來矣抑觀其治事之术又何其剛明而知體
要也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人天性孝弟操履清慎少嗜學苦貧無資年十六乃監酒豐州祿食有餘輒市筆札錄書夜誦已乃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事不足以匡君福民恥不足以悅親善身人壽幾何惡可以無聞同腐草木遂謝去講學以卒其業及世祖在潛藩劉秉忠薦之與竇默並召使侍裕宗講讀後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時汪世顯荷兵利州以規蜀世祖乃立從宜府以德輝爲使俾調軍食

德輝募民入粟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乾興元水潛嘉陵末期年儲充羨其後率資以取蜀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結死黨造僞鈔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以忤王文統罷去及文統誅復起爲山西宣慰使勢家籍民爲奴者皆按免之且千人至元元年世祖以太原雜治攻德輝爲總管至則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壤度阜民之政無不修舉入爲右三部尚書皇子安西王鎮關中以爲王相德輝視灞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乃起廬舍疏溝澮募貧民二千家假以牛種田具屯田其中歲得粟萬餘斛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重慶城守久不下朝廷於東西川各置行樞密院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容方略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彈九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剽殺故懼不來耳公等既玩寇又復東西相覬望軍政不一敗在朝夕豈能成功哉未幾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十四年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是年遂復瀘州明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所在皆下是時東川樞府猶故將也德輝懲前蹶乃請獨軍進圍合州先釋合俘使語州將張珏早自歸又以禮義禍福貽書解譬珏未及報而德輝還鄂既而珏死牙校王立代將遣人詗事成都德輝獲之復縱歸使諭立如諭珏者立即使人間至成都請降德輝悉捕誅之東川樞府害其來爲說以疑之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耳且吾所以來非欲攘公之功吾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拿而快心於屠城也遂單舸薄城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以下皆家繪祀之十七年以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討之兵且

壁境德輝馳使止之而遣人論降。其酋阿察執德輝名曰是活合州者耶。其人明信。即詣德輝降。上以其地為順元路。後有謀德輝受鬼國馬千數者。上曰德輝吾所素知。安有是耶。年六十三卒。蠻夷聞之哭之如私親。王立親為衰經。率吏民拜哭蓥震山谷。而播州民亦立廟祠之。

論曰德輝之機權幹理。於事無不辦者。豈彼降才實多哉。當其憤發學業時。所以增益其不能者。殆不可誣。至全合州一城之命。其見事明。赴機勇。而積慮處心。一出於仁。元史稱伯顏平宋。不妄屠戮。以比曹彬。若德輝之

程思廉

程思廉字公甫。東勝州人。世剛正疾惡。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平章哈升行省河南。署為都事。承相史天澤尤器之。天澤規取襄樊。使任轉餉。餉多露積。一夕暴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名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騷動。衆必驚疑。或致它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韙之。累遷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阿合馬之黨巧為機穽。思廉處之泰然。卒不能害。其後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行至彰德。聞兩河饑。而吏徵租益急。

欲蠲之。有司請需奏報。思廉曰若然。民不堪命矣。即馳檄罷徵。已果得請。至元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上亦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城不沒者數板。思廉露宿。督脩堤防。水不為害。所賑貸全活者尤衆。衛人德之。二十六年。初立雲南行御史臺。以思廉為之。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明示以禍福。毋使自外。蠻酋皆懾服。雲南舊雖有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由是有向學問禮者。成

宗立陰河東山西廉訪使亦多惠政思廉數任風憲言事剴切嘗請舉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讓封諡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胴卹往返數百里不憚勞於家族尤盡恩意好獎拔人物或譏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爲善矣卒年六十二謚敬肅

論曰君道之大莫先於尚賢人心之公莫良於好善得賢而用之大有所以元亨也見善而資之不啻所以成德也思廉之獎拔人物其設心與麗統正相類然紲紲脫代循吏傳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孫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已不事章句才幹過人元帥唆都將下兵閭趾與語奇之辟元帥府提控及收福州進拔興化唆都怒其民從陳瑄應張世傑將屠之孫澤慶諫不聽乃復前說曰世傑方急攻泉州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泉州且失守莫若緩興化遣民使南走扇動之世傑好脫落而逃是我不戰而完泉州也唆都喜從之民得脫者甚衆世傑聞興化破果解圍去明年攻潮州潮備禦甚固孫澤曰潮不時下以外壘爲援故也剪其外壘潮必覆矣乃分兵破一大壘餘壘皆潰二旬而潮拔未幾宋亡福建立行省以唆都行參知政事而孫澤爲都事從入朝乃命知興化軍賞其善謀也俄改興化爲路即以孫澤行總管府事民爭歌舞迎候曰使君實生我吾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興化新殘於兵孫澤下令掩其骼修其流離有棄子者置慈幼豐籍而撫育之都中惡少竄名卒伍多爲暴官吏慮激變莫敢詰孫澤悉除其名按誅其尤無良者貧暴始敢先是郡民之從陳瑄戰死者吏部籍其產孫

澤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璿柔何累及平民乃為令曰民不幸註誤從陳璿誅及閭死無後者其田廬貨產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事得已當江南未定時所在民相什伍自保衛及時平行省議籍為兵民志洶洶孫澤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孫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後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要束木貪縱誅求無厭使者旁午隨處置獄民以考掠死者載道其使至永孫澤戒吏善供帳豐酒食順適其意間以利害曉之使者感愧不敢發其毒一郡獲安是歲

寶慶武岡盜起孫澤討平之所俘獲簡出其註誤者百餘人上書止誅首惡餘悉減死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孫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無毫釐羨要束木怒繫之且寘之死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乃得釋其後從征海南有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兩江荒遠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為教民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徵外蠻數為寇緣徼阨塞布卜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壅田築八堨以節溉田熟穀稔

邊民利賴擢海北海南廉訪使視事三月民輸租五百石孫澤曰事君者先事後食吾治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數年一布袍妻子朴素無華其所守如此湖韶雷州陂塘蓄水以為病孫澤行視見其西北廣衍平衍乃曰三溪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於是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諸之為斗門七堤堨六以節其蓄耗釃渠二十有四別為牐設守視者以時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濱海廣瀉並為膏土民歌之曰鹵為田今孫父之教渠之決今長我秔稻自今有年今

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孫澤哀不自勝以毀卒人安之以母老求歸養歲餘母殁孫澤哀不自勝以毀卒

論曰唐襄君素宋樊韓通豈不以其忠於所事乎陳璿之節固與王所當錄之以為人臣勸者況於從璿之民亦復何罪孫澤之諫咈都陳義當必出此及其不聽乃以軍築全其民命委曲以行吾仁設心一何摯耶其干以軍築全其民命委曲以行吾仁設心一何摯耶其論以儉養廉以廉養德尤牧民者所當科律奉之者已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天資穎悟讀書史識成敗大體尤負直氣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河北饑民數萬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皆洶洶天璋慮生變白總管聽其渡遂以無事後爲中臺掾主文奏有侍御史負贓罪御史將發之未及奏先爲所譖御史與天璋俱坐繫內廷御史對食悲嗚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惟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怒曰死職義也奈何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慚謝頃之見原丞相順德王當國擢中書掾事有可否必力辨王常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四年遷工部主事辭州劉帥豪奪民田天璋承檄往訊歸田於民而帥亦屈服武宗立尚書省以爲刑部郎中是時盜賊充斥廷議犯者并家屬咸衣之青衣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奏弊也尚足法耶乃止後被仆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獄果不冤皇慶初出爲歸德知府課農興學脩弭河患撫緝盜賊商旅流通遷湖西廉訪副使閱月以更田制改饒州路總管聽民自實事無苛擾版籍爲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天璋獨無有白臣衙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卒無所得所屬以饑告天璋即令發廩吏持不可天璋曰待請而後賑民且死矣我仕其罪不以累諸君也遂發之其臨事無所顧慮多此類以治行第一擢廣東廉訪使尋乞致事天歷二年蜀兵起荊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將行人見其老止之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常恐弗獲死所敢避難乎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值穀踊貴下令勿損其直聽民自便未幾舟車爭集米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天璋列二十事凡萬餘言目曰興濟治之晏如至順二年卒諡正獻

論曰史稱天璋讀書史識成敗大體宜乎比老列莫而皆中於時病也當其叱御史時身不過掾吏已奮不顧命義形於色及至襲樂老翁猶然强起以濟艱難庶幾蹇蹇匪躬之節者已

段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二年北方盜賊充斥直聚鄉黨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略地過晉城直以衆歸之募府承制署爲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宗命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籍其田廬寄頓於親戚鄰戶約曰本主至析而歸之逃民聞即來還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它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

以招延四方學者不數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朝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論曰爲政本無它奇不富不教則民卒流亡而鄰於禽獸反是以行吾政略小而試之一州一邑蒙其澤而充其道雖堯舜猶病之矣直之招亡興教立法頗具以此家時亂離福厥桑梓有足多焉

楊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人延祐二年成進士授會昌判官會昌民汲於河不知井飲多致疾癘覆屋率用茅茨常有火災景行始教民穿井陶瓦二患俱息百姓德之又按治其豪之干政害民者乃創學舍禮師儒斥腴田以贍士宏誦之聲遠感調永新判官奉檄覈稚除劉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再遷爲宜黃令理冤獄之久滯者數十事擢撫州推官金溪民陶甲家厚積而性兇險嘗持縣短長陷其長吏由是官吏畏之莫敢舉法陶益橫橫於一郡景行至痛繩以法徙之五百里有豪僧發塚取財爲奸事覺景行急按之動以賄不聽路當道撼以危語不顧卒治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歸安令治蹟如判永新時景行所歷皆有惠政所去民爲立石頌之後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論曰下泉之詩蓋爲恩澤及於莠民而反遺乎善類而作也故洌泉以浸蘭是周之哀也若陰雨而膏苗則郁伯之政也夫蓨稗不莠則嘉禾不茂莠民不去則善類不安景行之治撫正取諸此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成進士稍遷知鉛山州鉛山多造僞鈔者而吳友文爲之魁友文好黠悍驍既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輩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民罹其害莫敢訴興祖至則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榜禁僞造而立格募民首告俄有獲僞造二人并賍以告者興祖鞫之急友文自至官爲營救遂并執之須臾訴友文者百有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研之獄立興因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

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遷道州路總管行方及城而撞賊已尾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去興祖即夜往留之哈剌帖木兒曰翼日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具者乃可破賊興祖許之還入視事即以恩信貸商鈔而取郡樓舊銅版爲盾日中皆具哈剌帖木兒大喜遂留爲禦賊計然賊聞新總管一夕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已中夜遁去矣永明縣洞猺屢竊發興祖手榜論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蝗食麥苗興祖祈之大雨三日蝗死而麥秀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考課爲天下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論曰興祖以明法剛奸以敏事退賊以廉聲服峒猺所至皆治其才操兩有足稱者彼告訐以爲能戰勝以爲勇計取術馭以爲智者成效反有所不遠故知治道之長不在彼而在此。

周自强

周自强字刚善新喻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猺反自强往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猺酋立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趙宣慰司都事後知義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刺深。凡訟訴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爲援經典反復開譬。悔悟則原其罪。惟迷謬怙惡。然後繩之以法民甚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稅籍多失實自强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由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部使者舉廉能選知金溪縣政績愈著。

以江州路總管致仕卒於家

論曰。虞廷命刑。歸於欽恤。孔門論獄。要於哀矜。豈不以無知之民。陷於罪辟。良由教化不明故耶。自强姑惟教之。勿庸殺之。有矜恤之心焉。其引譬必本於經。又何殉怕儒者氣象耶

王良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初辟爲吏。值朝制復立諸市舶司。行省買舊舶以付舶商。費省而易集。且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實用良策也。後爲兩浙都轉運鹽使。經歷時鹽使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衆咸沮之。良獨毅然曰。民實寡而强賦多。今死徙已衆。矣額重改民籍而輕葉民命耶。且浙右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賈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

尋復有排前議者。良固爭之。至欲謝識去。丞相聞乃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户府經歷。紹興官糧之入海運者十萬石。自城至海歲拘民舡以備短送。吏胥緣是爲虐。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鈇之患。良言曰。運戶既受官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入運。其弊遂除。運舡敗於風者。法當覈實。乃除其數。文移咨勘。動經數歲。運戶往往破家。良閱牘即除之。所除糧凡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後遷浙江行省檢校官。有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請立官糾追者。中書省行下行省遣良驗

視民乃條陳曲折以破其誣且曰彼欲竦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培養根本之策哉事以得寢復擢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有惠政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年七十一卒

論曰鹽之爲利管氏資以富齊故自漢武權之世遂沿爲永制其產於解池者水自凝結是爲顆鹽若山東兩淮浙閩之產則煑而後成是爲末鹽惟四川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而煑之地產雖殊要爲國利雖然竭澤者無獸留餘於民然後國得取盈焉至於海運之行蓋因元時河漕不能直抵京師又不得不藉東南之粟以實輦下故世祖從伯顏之請而行是策較諸河漕利害相半萬頃汪洋無淺滯之患揚帆破浪無擇風之煩南風發運而北風歸舟無銜尾相壓經冬阻凍之弊然而波濤之險什佰於河漕一有淪溺則舵師水工百不全一此又不若河漕之爲安至若押運監臨之官出納收支之弊實多端難可究詰則河與海一也以厚下爲心實得爲國生財之要道史稱其讀書務致用豈虛哉

諳都剌

諳都剌字瑞之阿思蘭之孫也通經史能習諸國語累官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值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慮流民入境爲變檄諳都剌守武關諳都剌驗爲良民輒聽度關關吏曰得無非上官意乎諳都剌曰吾防姦耳非能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爲粥以食之所活萬計襄陽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築堤護之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總管益俗頗悍黠而諳都剌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刼人賊久捕不獲諳都剌生擒之賊黨布賄反誣諳都剌以杜勘而縱其賊已而賊刼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剌之誣始白是時親王買奴鎮益都府屬病民諳都剌每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年七十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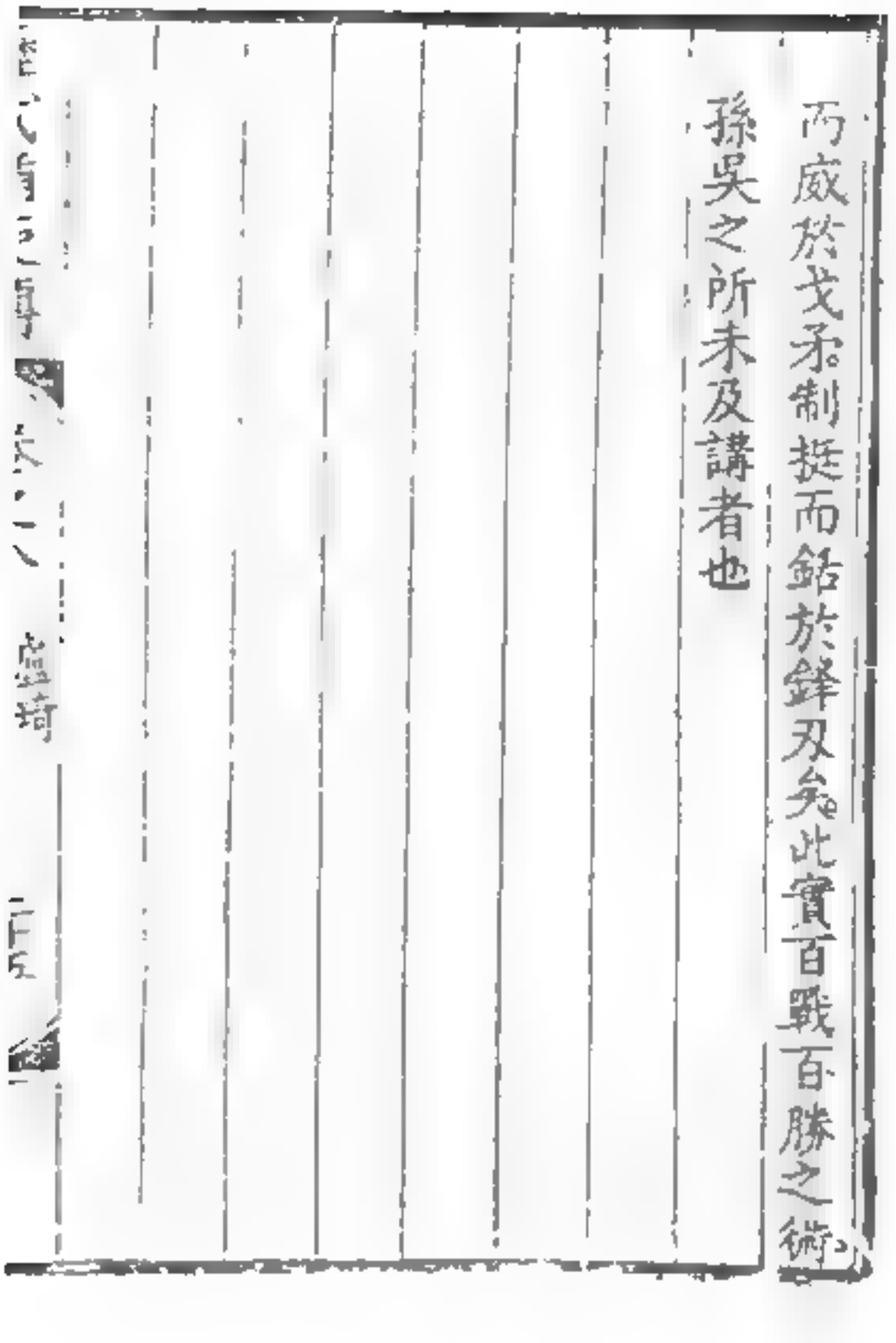
論曰古者諸侯雖有分土而無分民故齊桓以伯主猶申遏糴之禁誠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所爲建侯樹長皆以爲民也秦漢以下司牧之官初非世守而反過生睯域東鄰苦旱西鄰遏糴甚至拒關以絕其生路如元河南行省之爲彼越境求生者獨非有元之赤子歟何忍而能舍之至於此極也嚴譏察而聽度關諳都剌於是

爲能仁矣

盧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至正二年成進士稍遷知永春縣始至賑飢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蠲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耶爲大夫民者何幸之大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刃請縛酋以白贖琦許之酋至琦械送郡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飢死者相枕藉稍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勸諸浮屠及大家分食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山賊數萬將襲永春琦召民諭曰若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獨死之衆皆曰使君父母也吾儕赤子安忍以君卑賊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琦率以攻賊無不踴躍爭奮遂大破之翌日賊傾巢至又連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以千計而邑民竟無一人傷者賊遂遁去時兵革四起然若承平後改知寧德縣以去

論曰孟子有言窒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琦之得民如此所謂以衆志爲城郭雖折簪


而威於戈矛。制挺而鉛於鋒刃矣。此實百戰百勝之術。
孫吳之所未及講者也
盛琦

松亭行紀二卷

（清）高士奇撰

清康熙刻本

松亭行紀二卷通行本

國朝高士奇撰康熙辛酉二月癸酉

聖祖仁皇帝恭奉

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四月戊子

駕出喜峯口士奇皆扈從因紀其來往所經詞喜峯口爲古松亭關故以名書然松亭關在喜峯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詳考也所述灤河源流亦不明確至溫泉有硃砂碧石硫磺三種士奇日侍

聖祖御製殺賊格物編中言之甚明士奇摭測之說禁闥與文翰之職不應不瞭乃仍襲宋唐庚揣測之說殆不可解以其敘述山川風景足資考證而附載詩文亦皆可觀故所著塞北小鈔別存其目而此編則仍錄之焉

傳稱登高能賦遇物能名爲卿大夫之才者何
哉能賦則熟悉其山川原隰之廣袤道里之夷
險能名則習知其草木鳥獸虫魚百物之情狀
以辨夫土風而察乎物理而政教出焉學識廣
以爲卿大夫也侍講學士高君以著作之才見
當宁入直
清禁
車駕有所臨幸輒
命以從于時
乘輿左右晚憩行帳儀不及餐則胸事成咏或倉卒
應
制據鞍疾書不經刊虔而妙合風雅時衆
上賞歎數
召入帳殿賜食夜深乃退君又以其間作行記首書
陵以章
聖孝之純篇紀
御製詩以著

六飛雲馳鈞陳鑾午君以一書生出入於羽林射
生間終日不離
乘輿左右晚憩行帳儀不及餐則胸事成咏或倉卒
應
制據鞍疾書不經刊虔而妙合風雅時衆
上賞歎數
召入帳殿賜食夜深乃退君又以其間作行記首書
陵以章
聖孝之純篇紀
御製詩以著

宸藻之光華忠烈圍射虎以明
神武之餘器述寬城駐蹕之艱難序宴賚蒙古四十八部
明論以見不忘創業之艱難之規模
落以示柔遠之恢
聖朝威利兼外之盛至于輿圖方名之外博采旁羅
纖微具舉足備
昭代之典故而資文人之談咏者非一以此知傳
所謂卿大夫之選者非高君其孰當之也常歎
盛漢之隆司馬長卿枚生東方曼倩王子淵張
子僑諸人以文學後先侍從於武宣之世而枚
生輩不爲天子所重身若後世登瀛之選子淵

等所至宮館輒爲歌頌徒以淫靡見譏于時明
金文靖從太宗北巡著前後二錄然皆以師行
又其主不文非有登臨開燕君臣唱咎之樂以
視高君今日何如哉高君既負閎覽博物之才
而又遘不世出之遇吾知其朝夕論思以仰報
深眷必有遠過乎前所云諸人者而是編亦其每念
不忘
君之一徵也與康熙甲子仲夏崑山徐元文拜譔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臣高士奇

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日癸酉

上奉
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兼巡塞外平明
法駕出東直門龍旂鳳蓋照耀川原午張黃幄尚食
上躬親侍膳
太皇太后鑾輿早晚出入
上棄鞍騎導執禮恭謹道路觀瞻咸頌
聖孝隆古未有也
駐蹕李家橋

召入
帳殿賜食夜深而退此後率以爲常不盡紀
扈從恭紀二首
金爐玉燭動鸞宮扇開時夾道看淡蕩都風
初撫律龍蔥花氣不驚寒天倫有樂誠非易
帝孝無涯禮更難此日窺瀛同頌祝呼嵩遙徹五雲
端
瑞光誦萬下雲衢喜見
天家禮數殊六膳午調
親捧爵九旂晨動自經塗春深晚棄藏啼鳥風細輕
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攸
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之廟丘古漁陽地今讀
輪轉相烏藻衛前頭時敲筆擬將三輔繼黃圖

甲戌天氣融和春風駘宕有晴光送遠目勝氣
入幽襟之意
駐蹕三河縣之兎東馬房按通州境上有煙墩五曰
石里燕郊東留村大黃莊高麗莊有子塲三曰
崇教鳴玉花園又有馬房八自鄭村灞以下俱
在城北三四十里內乃前朝豢牧之所是夕侍
於
帳殿
上曰明日當經盤山爾曾遊否臣士奇對曰昔開盤
山乃薊輔名勝之地未曾登歷每切夢想
上命侍衛一人同臣明晨往遊兼

諭臣士奇曰上盤中盤及今靖菴淨業菴林木泉石
尤爲幽邃不可不到須窮一日之力從容瞻望也
臣拜
命而出
乙亥曉行殘月尚在馬首同侍衛取徑盤山時
訪山家經漁子山在平谷縣東北十里上有大
塚舊仆黃帝陵也其上有軒轅臺下有軒轅廟
唐陳子昂詩云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尚想
廣成子遺跡白雲隱唐書子昂擢右拾遺會武
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攸
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之薊丘古漁陽地今讀

其覽古詩前有小序云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慨然仰嘆憶昔樂生鄒子羣賢之遊盛矣因登薊丘作七詩以志之此其一也城南五里逆流河之西有看花臺相傳金章宗玩花于此俱未及登策馬行二十里許遙望峰崖層峭怪石嶕落松栝千株扶疎高下垂託根石上蔭條交蔭時方弄夏之交景物明媚山花半謝山鳥亂啼細路峻嶒馬爲屢却憩李靖舞菴菴後有峰高二里頂廣四丈而平爲李靖舞劍臺云靖伐高麗過此唐李從簡來遊爲題數字嶺上一石如人著幞頭坐而又署土人目爲

石尉遲東十里爲雙峰寺過砂嶺高二百餘仞樵路宛轉僅通人行瀧莽荒榛未得安步循巖數十轉心目漸高每度一折山情易向樵聲自谷中起下視初不見人又二十里將抵上盤積石齒齒時聞人語在天上亦不敢仰視橫嶺懸度積石相乘直上可三百尺至盤頂雲覃寺下視村落但見杂煙巔有舍利塔登覽極遠志稱影落塞外上有二龍潭下有潮井小坐憩息復尋少林寺寺傍紅龍池鑿石如龍以朱塗之其不可解稍下爲中盤寺一泉出崕壁草石間曲折作溪徑石竇下爲砂河戊午九月

上遊中盤寺愛其幽勝書戶外一峰兼御製詩曰中盤遥見蓮花峰日出山林氣色重老衲題詩渾半偈翠輿臨發又從容今鐫于石亦茲山之榮遇也將遊淨業菴巷天已垂暮山光嵐氣濛濕衣下山行二十餘里抵御營已二鼓矣誌載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州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因以爲名昔人有云南距滄溟西盡洵水東放碣石自遼堶之層巒疊嶂崒嵂爲屢却憩李靖駐蹕薊州所屬鄭家莊北得記一篇詩十首

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鑾輿東巡臣七奇以職在禁近得從扈車越明日道經薊野盤山翠色落人衣裾

上念臣性耽林壑命往遊焉凌晨策馬由平谷登大嶺緣仄徑至李靖菴觀舞劍臺歷青陽峪猿攀蟻附凌高降深二十餘里過雙峰寺至峰頂登黃龍祖師殿及舍利塔俯視虛龍古寨黃花白狼三千里外烽堠濛濛駢然目中眞大觀也憩方向猿洞天門聞諸勝人雲羣寺僧指淨業上方向猿洞天門聞諸勝人踪希絕悵然久之循山徑遊古中盤十餘里中巖谷深隱積石趾錯泉琤琮流石罅襍離蔚蔚

屢引清興入正法院仰贈
御製遊盤山詩雄渾高華增輝巖穴夫盤山屹立薊門違京之渾然一峰入山則奇峰疊出而九花蓋住月自來爲尤著盤桓起伏百有餘里水石瀠洑古松萬株鬱鬱蒼蒼山之所以勝耶至其土人所言除夜擎燈爲山中靈蹟則臣未之信也臣少懷微尚分當恩約窮岫

知遇以來待詔金馬門者七年出入於紫宸者又五年早夜兢兢不敢自佚難遏想靈山有受嘉名對豈期豹尾之下遂有閒遊之人登臨

融養淳淑送其所適之性耳雖返

君恩之難忘執筆賦詩明其潛泊之志而已

盤山

昔嘗寢中記茲山勞夢想十年思一遊塵事日

鞅掌扈蹕過薊門承

恩恣觀賞驅馬跲崔嵬趣途漸深廣榮迴石徑紆盤

旋下復上山勢兀嶙峋奔崖盡荒麓級策登危

峰烟林稍爲一爽嚶嚶野鳥鳴汩汩山溪瀉眷言

天氣佳小憩在林莽松泉臣所須性忘本疎朗

落落屬車塵詩曳青藤杖從來箕潁心對此聊

俯仰

李靖巷

夾天開小徑崔嵬隱諸峰鉤色千崖石濤聲萬

壑松林深微見寺谷靜遠聞鐘虛閣何年借聊

清慶外蹤

雲翠寺

蘿磴雲中出花宮象外懸登臨忘大漠呼吸遍

青天締構神功健香燈寶地傳舍生難可問小

坐亦泠然

上盤絕頂

千仞聳危岫孤高數上盤扶笻看更險捫葛步

仍難天外松風落崖邊草色寒塵襟一以滌獨

立感無端

登舍利塔

穿雲尋雁塔掃石憩山椒晴影臨邊塞天風下

沃寥斷堦苔半掩廢碣字全銷颯答聞清籟鈴

聲徹半霄

古中盤

丘壑茲多美流連空復情出山泉決決過澗鳥

嚶嚶暎色催歸騎樵歌引客程何如友麋鹿日

臥香嶺

正法禪院

一徑入空林重巖秀色茂楚來寺僧下聊暢白
雲心潤影留僊蹕山光動
谷吟今朝遍幽賞歸路月將沉
自雙峰寺望上盤山
翠律雙峰日已西空山寂寂鳥頻啼依稀樵徑無人跡只有花香送馬蹄
松下禪扉報午鐘溪橋路斷白雲封山僧指點遙岑寺猶隔潺湲屿四五峰
下盤山作
撲面紅塵暗客衣年來塵事全非却從仗外看山色一路題詩歷翠微

丙子曉起入作
帳殿
上問爾莊盤山曾有詩否臣士奇對曰北地山川類多雄偉盤山細石長松境獨幽秀真爲名區疇昔夢寐思得一遊不意扈從之時蒙恩賜登眺行幄中曾草記一篇詩數首所懷尚未能盡
上曰俟至溫泉錄出朕將覽焉
駐蹕遵化州所屬榛家莊
兄山家桃花
三月年光過漸稀尚餘紅紫綴山扉無拘束留得春光緩緩歸
戊寅題
駐蹕登景忠山山在遷安縣界亭亭孤峙高數十丈鑿石爲磴折旋而上路經陡絕歷十餘級一轉輒有小祠可以坐憩其巔想見碧霞元君殿宇葵燕香火甚盛
上登陟從容早至絕巔臣槐無齊勝具追隨獨後

命侍衛掖臣而升午後微雨經三屯營郭郭堅固居人駢集明總兵戚繼光鎮此路傍祠廟多祀之
上題盤山秀色四字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遷安本漢之令支縣今音零支音岐即離支也東漢縣廢遼始於今支故城遷定州安喜縣于北置安喜縣金大定間始易今名桑欽水經曰濡水從塞外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鄙道元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永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合成一川又西北流左道則連遷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又西北遷滦水池南其水渊而不流又曲而東遷故城北連結池沼謂之連泉浦又

東北注難河右則汗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名曰沙鎮西北入難河濡難雒相近遂語譌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又北流逕林山北有池潭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濡河水入焉水出令支縣盤山南後魏興地風土記云藍山水出令支縣藍山者其色藍翠重疊故名之也又一統志云灤河源自口北開平來逕遵安縣界至盧龍縣南合又灤州志灤河在州城東三里發源於崖山亂泉濱湧合流東一百二十里至灤州又南至樂亭縣入於海百二十里至宣府又東北一

百二十里至雲州堡又東北三百六十里至柏樂亭縣東爲葡萄河西爲淀流河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十里爲綠洋溝入於海按灤水前皆無名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註云其水如遼滿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漢地理志遼西郡肥如縣註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顏師古曰濡音乃官

反遼史黃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於濡水而五音集韻則云濡水名一作渜在遼西肥如海陽又云濡奴官切蓋音灤水音乃官反今字書韻書失此音據此則今水有灤而無濡且渜灤字形相類宜古或通用而然耶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

登景忠山絕頂應

制

曉使蕭前驅遠峰忽迎面聽田述墾蘿缺弊蔥蒨偏厭馬難旋鬱紆登屢變五步十步中髣髴華嶽須若奔電峻陟愁微躅傳呼復扶倚憑虛遁振衣心悸目猶眩俄驚巔崖間飛翥盡美善山光愜

扈從過三屯營

百雉嚴嚴古鎮雄野祠多暇成元戎苞黃犢耕森雨老樹鳥鴉噪晚風旗脊駐劍門東登壇將略今誰在寂寂花開亂草中

己卯河干設

帳殿幔城

上奉
太皇太后駕臨觀覽
上率侍衛操小舟捕魚以奉晨餐開
太皇太后慈顏喜懌賞賚甚厚隨從舟中者皆得拜
賜焉賦恭紀詩一首永刻
上坐帳殿中臣上奇侍
上言灤河之水來自塞外論畫形勝如親指掌仰見
宸襄經天緯地之學非淺陋所能窺測也晚復張
宴岸側宴內大臣及近侍諸臣天既清暮隔河
山色轎翠迎人波光瀲灩青林送影臣士奇蒙

賜紫金杯酒且
諭臣曰今晚可不作行殿必飲此杯也臣士奇感
恩飲畢再賦恭紀詩一首仍
駐蹕灤河岸屬灤河恭紀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
崔嵬帳殿俯清流波影瀠洄曉霧收隔岸蒼巖
開畫圖傍邊芳樹隱丹鸞銀梭入餌初張罟翠
釜烹鮮正泊舟爲奉
慈仁心豫悅漫云瀛邊作春遊
灤河侍宴恭紀
遵波浩浩灤斜暉手捧金觴坐翠微捲幔河山
帝座按圖形勢統包畿甸設險防邊
敕諭非行幸明建瑯水宴身同蘂衍沐光輝
庚辰
駕回平溫泉
駐蹕遵化州城東按遵化本漢石北平境唐于此置
馬監及鐵冶因縣焉今因
陵寢重地改爲州治志稱遵化北有五里河源自片
石谷口流坡谷間數里始合沽河又湯河出黏
魚口黎河清水河出道溝峪口俱西南流會沽
河水經注云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蛟世謂之

獨固門以其積險懸固易爲依居兩壁昇聳疏
通若門今獨固門一名龍門在遵化州南十餘
里上合下開處高六丈許水自懸崖傾瀉而
下觸石成井奔盪之聲轟然若雷石門峽在遵
化西五十里有石將軍在峽西高三丈水經注
云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
俗謂之石門口漢中郎將北平太守劉政五年遼東太守陽紘與中郎將
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敗之即此地
也
辛巳

太皇太后駕至溫泉宮是月
上謁
孝陵隨往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陵
駐蹕魚池行宮餙魚池舊有城堡以山頂石似魚
魚故名湯泉在邊化州西北四十里福泉山下
覓平約半畝許有泉沸出明總兵戚繼光凳石
爲池築堂其上曰九新
世祖章皇帝駕幸命建宮其旁丹碧而已不加
華彩其池更以白玉石凳之深二丈方四尋鑿

石爲龍吻噴瀑甚怒其泉深碧可鑑氣極溫煖投
錢池中輒若黃蝶百折乃下底四壁砑刻唐順
之汪道昆周天球詩最後一小石刻明武宗宮
人王氏詩云絕寒窮冬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
湯可憐一脈溶溶水不爲人間洗冷腸又有寒
泉數武出于泥沙以刻泉之溫明王衡
文得邸報楊永寧李大馥項泉襄杜琢翰林院
學士臣張位講學士臣張以誠講學士臣張
王熙日納弘道通政使司通政使臣上官鹿大理
寺卿臣張雲翼太常寺卿臣崔澄編脩臣杜訥
及臣上奇賦詩應
制將勒石以垂不朽今附臣等詩於左

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流水出硫黃地
中即溫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黃州餘水未
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以硫黃置水中
水未必皆熱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竊意湯泉
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
溫也水經注云古有北平徐無城北廋水出焉
西南流與溫水合又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按魏
土地志云徐無城北有溫湯水今存九域志道
化縣福泉山下水沸出溫可蜂雞旁引爲池方
福泉疑即溫源也南流與溫泉水源出北山溪是今
平如鑑而水經注言溫泉水歩伏入地中又折而

東南遝石門峽是即今石門口也是歲三月六
日以
肉皇后山陵之役恩從諸臣蒙
恩賜觀湯泉同大學士臣明珠李霨尚書臣梁清標
吳正治魏象樞朱之弼子熙左都御史臣徐元
文侍郎臣楊永寧李天馥項景襄杜琢翰林院
學士臣張以誠講學士臣張玉書詹事臣沈荃
王熙日納弘道通政使司通政使臣上官鹿大理
寺卿臣張雲翼太常寺卿臣崔澄編脩臣杜訥
及臣上奇賦詩應
制將勒石以垂不朽今附臣等詩於左

三月六日
駐蹕馬蘭谷（今名呼作峪）
賜觀溫泉應
制有序

蓋聞炎精所蘊氣蒸山下之蒙陽德方升煖應
谷中之律惟聖人出而地不愛寶斯靈澤通而
天其降祥茲溫泉者通鄭苑之神皋當漁陽之
勝地一峰特秀湧瑤波鋼清之奇二水分流具
養德和神之用恭遇
皇上格天大孝欽奉我
太皇太后應地弘慈御此仙源率增景福爰選
萬幾之暇時乘六龍以從雲輧引鸞輅齊驅老推一
本野日共山花俱槃慶溢九垓斯
帝室之鴻庥洵天倫之樂事然衛源發石不聞唐宗
增飾之勞緣砌築宮祇同陶后土茅之略遐九
成之昇鄙彼甘泉來三月之和薄於上巳臣謹
隨
龍馭式觀
天心祇奉
明紹前脩巴奏蕪俚不剪難宜醜瑞於堯年祝頌何
窮竊比蒲生夫舜日五言恭賦四律兼成
碧蠏疏靈波虛明湛一泓入階同葦色繞溜作

松聲朔野寒地辟春山暖倍生黃香酒百遠萬
葉荷相成
文母調神處山阿玉輅通丹熹開殿迴白石發池江
表瑞稱炎德承歡洽
聖秉茅茨仍不剪樸略有虞唐風
仙嶺駐鳴驂仙源
詔許攜沼中浮淑氣空外捲晴嵐飛石流仍潔分
輕雷前一小地接初雪
園陵近班隨岳牧來太和
杯味獨甘由來渤谷裏不羨菊花潭
勝日宜登覽川原夕照開澗花含宿雨龍麥拆
皇上奉
太皇太后駐蹕溫泉宮恭紀
蕤宇宙遙作五雲堆
謹宮湯殿接清虛龍首澄泓暖溜渚碧草遠分
貔虎衛紅雲低護鳳輦驚輿
天恩自許階仙仗臣職何堪汪起居嚴下松嘉頌雪
合花恩佳氣鬱年餘
五午黎明
上前
孝陵致祭昆士奇賦恭紀詩十六韻
駐蹕鮎魚池行宮
扈從謁

孝陵恭紀十六韻

峻極開神域潛靈結奧區綢繆羣象集起伏衆巒趨
山趨秀嶺看千騎平陽面一隅豐神何毅冢複道盛規模
遒盛規模慈鬱長松古澗泉曲澗紆春林花燦爛
烟曉嶂樹扶蘇翹首瞻
陵園翠靄靜憶鼎湖舉恭弘
帝業闡運握乾符雨露宸濡洽烽煙率土無萬年綿
玉曆廿載闕珠襦柏殿升雲鬱苔階石馬跌遺
衣同禹服廟器列商瑚穆穆
皇情遠森森羽衛騶憺風生遂谷薄霧隱崇途拜謁
微班忝齋誠大禮輸龍門回望處佳氣積蒼梧

癸未
上至純親王停棚之所祭奠微雨復霽
駐蹕鮎魚池行宮
四月朔日甲申
上行圍茅鹿山射得二麝沈山陽張幄衆鮮
陽內大臣及近侍諸臣因
問上杭州飛來峰及冷泉亭景物臣士奇對曰唐白
居易記云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
成陰矣
駐蹕鮎魚池行宮
丙戌
上周視
孝陵風水按
孝陵本鳳凰山在遊化州南四十里峰巒層秀頂如
華蓋羣巒環拱衆水來歸規模宏整天造地設
五峰山在東北蜿起東曰快日南曰瑞雲西曰
紅翠北曰虎岳中曰紫蓋綿聯起伏互相擁護
真奇境也今封爲
昌瑞山載祀典
駐蹕鮎魚池行宮 臣錄盤山遊記及詩進呈
駐蹕紅門外
丁亥隨
上行圍過馬蘭谷馬蘭關舊設副將駐防關口其標
下守備駐馬蘭谷馬蘭谷守
陵官員及上三旗甲士禮居於此方二月時
兩皇后山陵巨典臣士奇同學士臣張英編脩臣杜
訥奇等道院旬有餘日春花未放茲來已綠葉
成陰矣
駐蹕鮎魚池行宮
丙至馬蘭谷恪學士臣張英編脩臣杜訥
森深谷口上陵時坐臥閑房十日期細雨緩扣

松葉暗驚雷催放杏花遲遠家未久山光別尼
踟重來草色滋今日經過悵舊侶遙知退食自
形墀

松亭行紀卷下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臣高士奇

戊子

上御

太皇太后巡幸喜峰口外蒙古地方

駐蹕三屯營城南

己丑

上再登景忠山

駐蹕三屯營城南

庚寅

鴈出喜峰口按喜峰口古松亭山也奇峰削下腰有洞高二丈餘深倍之遼史爲松亭關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俘蔚州民立寨居之王沂公曾行程錄亦云松亭嶺甚峻險今喜峰口東北有小城曰徐太傅城爲明徐中山達所築歲久頹堅遠望如碧玉懸崖斗聳人迹希邈昔有人久戍不歸其父來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哭喜極而絕遂塟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後訛爲喜峰元許有王圭塘集載之頗詳兼有詩述其事云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山東北部直出榆關慶遼水白頭郎罷與影俱豈憚山

川千萬里天敎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
笑疲樂極俱頹身淮謂將鍾遽如此官家開邊
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山
頭雙塚如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成千
載愁猶勝貞女化爲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
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駐蹕喜峰口外白臺夜聞虎嘯聲振林谷

扈從出喜峰口
清蹕出雄關鳴笳歷荒徼夾嶂其天開壁立盡
奇峭往時設重戍殘堞此爲險要戰壘虛風生孤
城斜日照年年荷戈人未得息征調自從彼

至德遠近奉明詔遂使臣陽迫
萬乘來快哉肆登眺

晚宿白臺
塞行未十里實景已殊異入目多荆榛亂峰合
紫翠翹首睇長城萬載巖邊備連幕宿山陽迫
遙橫晚吹虎嘯巖谷鳴颯颯風隨至幕火散繁
星周蘆環七萃來朝屬車塵應抗凌雲志

辛卯曉發白臺自口內看雪上諸山與長城共
相起伏坡陀平衍步履可登由口則磬嶂層崖
山勢陡峻寨篠叢枝攀援無路四望長城雉堞
千天如長蛇天矯自西而東絕巘平連飛鳥難

二門發石殘缺斐草荒蕪中微見井闌柱礎土
人名爲博洛忽洞者是也按明宣宗實錄宣德
三年八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九月庚戌
入劒州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
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宣宗
覽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台
問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宣宗曰此
出喜峰口路狹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
慮緩事機遂決策親征簡精銳騎士三千人人
二騎自持十日糧命文武扈從者悉留遵化惟
太子少傅楊榮從乙卯出喜峰口軍士銜枚斂

甲韜戈而馳琳爽至覓河距敵營二十里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宜宗親射其前鋒殪三人敵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獲生口駝馬牛羊輜重丙辰駐蹕覓河分命諸將搜山明日移營前進至冷嶺又明日駐奇州大饗將士親製詩歌勉勞之又數日班師駐鐵將軍店及擺山站按此則宜宗當日駐蹕覓河幾兩日不知此城何時所建也過覓城數里山更奇峭河流漸廣有石磯黑色周十數丈支枕河畔夾岸生芳枳木連雜以草卉山水之趣聊以騁懷

上尚食水次

諭臣士奇曰前朝此土悉爲枕戈臥甲征戰之所自

我

太祖

太宗威德遠敷數十年來蒙古四十八部落歸王化

今朕巡幸所經安得不念

祖功

宗德臣士奇對曰仰見

聖心不忘創業艱難誠社稷蒼生之福也

駐蹕大石磯北是日

御製過黃土崖大石磯詩二首臣士奇恭讀畢恭和

進呈歸幕後又得襖詩數首

御製巡幸出喜峰口過黃土崖

紫塞雙崖山升梯百尺懸草香遮細路樹老臥晴巒

熾地爲時巡到山當隘口偏何年留石室駐馬望層巔

御製大石磯

遠近峰迴合滹沱一磯橫大石萬騎出層冰

林篆密巖花發綿蠻谷鳥吟龍堆塵不到憑眺足娛心

春和

御製過黃土崖原韻

黃崖天外削碧樹半空懸徑絕遲歸鳥山空聚午熾北來千嶂密西去一關偏

鴻乘披襟處風迴百尺筵

春和

御製過大石磯原韻

山色看多變行程覺漸深花光浮斷岸水氣散喬林怪石千雲衆撥松萬籟吟

龍鑣成小憩澗畔寄遐心

長城

龐泰曾設險絕徼鑿堅城蜿蜒亘萬里形勢何崢嶸墜山築雉堞絕壁同雲橫人工既已盡天

險巇然成控制接陝右拱抱環燕京崎苦邊事
嚴老幼苦長征秋聲警啁動夜火遊烽明
盛朝久息戰四境歌承平石樓烏雀栖亭障荆棘
生但看飲馬窟山落鼠渾清
六龍乘曉發萬騎陟重岡灌木翳青天亂石縈羊
腸縱橫澗水流隱約山花香山花非一狀紅紫
過九狐嶺
舍芳芳更有青楓樹芳蔭凝衣裳仰面觀奇峰
怪石紛低昂時當四月初猶覺山風凉驟然心
眼豁不似披遐荒兼旬實壯遊塵慮應相捨
黃土巖

向年鑿山骨屹立疑千尋徙倚不可即駐馬空
沉吟藤樛與葛刺蒙密何陰森懸崖支一木微
徑通欹巖扉有遺跡遊矣燔霞深杳靄青松
際白雲迷至今
寬城是明宜宗駐蹕處
山川壽遥从草樹更蒙茸行行忽開豁疑有城
郭蹤西南倚峭壁七阜餘高墉傳是翠華駐彷
彿門兩重草中見堵城石鏟山花穢當年辟疆
士此地陳軍容裹糧驅戍卒打火起邊烽今逢
聖人出萬里皆提封
駐蹕寬城北五里水次

省方入遥疆駐蹕暮崖裏崖下俯長河波瀾最
清駛娟娟三兩峰掩映雲霞紫微風掣惻松殘
陽下流水幽賞平生懷對此翻祭喜捲幔息銀
燭愛看山月起
壬辰山崖盤複前望似無去徑峰迴路轉乃更
豁通出達希喀布齊爾口爲蒙古界山情頓易
喀爾沁部落長率其所屬跪迎道左
上慰勞之
駐蹕達希喀布齊爾口北道中作
將出達希喀布齊爾口北迴五石上淙清泉山根叢
泉山向背殊峰嶂自斟酌
茂樹爬尺誤行踪往來遵細路灣環數十轉潺
湲八九渡林花雜春夏風景變朝暮勝攬意不
窮暫行有淺趣
車駕出達希喀布齊爾口喀爾沁廓爾沁諸部
落率其所屬伏迎道左
直北幽崖早向誠不須更築受降城職方記載
梯航路王會傳呼拜舞聲紅靛邊花迎雉扇青
搖巖樹轉龍旌太平游幸非征伐豈是元封白
勒兵
癸巳喀爾沁部落以騎兵三千前驅列圍分左
右翼持兩白旗連岡截野馳二三十里或三四

十里遇有平曠之地圍乃漸合高山峻嶺望而
昨嶸類皆土壤筑馬可登茂木青檬參天匝地
獵騎紛馳穿林帶谷司馬相如所云雷動猋至
星流霆擊焱舉幾似之
駐蹕察漢城地方
從獵
蒼山萬疊雨初晴從獵朝看塞上清月兎射來
入鵝黃褶裏行十二羽林皆健將只容狡兎一
書土臣班在親隨之列
誇技絕星狼追得闕身輕班聯翡翠翎中坐隊
甲午廓爾沁國及班禽諸部落皆至朝于

帳殿是日
上於圍中射一虎應弦而斃蒙古諸部落覩
上弧矢之威無不領服
駐蹕烏蘭布爾哈蘇
乙未
上行圍山中水泉清泠緑草鋪茵棟卉榮敷布滿岩
谷有名長十八者紫色蓓蕾元葩邏蘇遞賢寨
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
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即此花也五
代胡嶠北行記所載旱金蓮大如掌金色燦人
青翼如中國金盞而色類藍二種皆有之又有
離婁開花如鷄子殼中含雙菜色若蓮瓣嬌艷
可愛一名酪茄芍藥紅白者最多曉風微逗芳
香襲人賦塞外見芍藥詩二首
駐蹕西爾哈河
塞外見芍藥花
絶徼寒多春較遲馬頭驚見兩三枝雖然不及
邪溝種也自穠華關一時
淺淺輕紅映玉膚任他開落委蘼蕪焉支山下
多顏色得似新花嫵娜無
丙申
上尚食山陽

賜臣士奇炙鹿茸一雙少頃
諭臣士奇曰見爾頗能乘馬何不習射臣士奇對曰
臣幼時亦曾習射但力微不能開勁弓今久廢
矣
上曰射乃六藝之一讀書人亦當知之
駐蹕拜查月色如晝夜深立幕外望塞上山川蜿蜒
絡繹圍拱中原山空夜半萬籟聞寂惟聞
御營行漏時傳崖谷答響鄰幕諸人俱已熟睡獨立

吹笳壯光動龍堆牧馬驚紫塞蒼蒼綿大漠貳
榆歷歷暗長城天教此地分中外秦漢徒多用
武名

塞下感懷

淡泞坡前龍獵高林斜月影微微金波不改
秦時色玉壘仍涵漢殿輝閶信有誰傳錦字庭
趨還獨念斑衣休貪定遠功名著客路年來已
息機

丁酉沙際草青細渠決決塞外四月早暮猶寒
惟亭午日色暄暖有如春暮方當圍場未合下
馬趺坐天光雲影別具野趣是日聞中

上又親射一虎

駐蹕和爾和

戊戌所經時見蒙古居人在山陬向陽處富者
支氈幕內設床幔以糕錦爲之亦有箱奩諸具
貧者鼻上惟覆以花布爲慢客至則男婦欣
喜炊火熱乳酪奉客有出捆酒梨麪來勸者暮
外多樹亂木爲柵以圈牛馬處有虎害大約塞
外山川遠者數十里近者十餘里互相綿亘兩家
山斷處謂之一溝每溝所住蒙古不過三兩家
恐礙放牧也土極肥沃居者嬾於耕耨僅種秫稈
穫不設溝塍播種之後聽其自生以羊爲常餐
比亦知養鷄豚矣

駐蹕巴爾漢渤泉較遵化之泉更熱秦少游所謂甑
子甖薄埋于土塗抱清懷滌歷千百年莫或猜
試手用者

上爲爾慈月上乃歸

晚至湯泉

夕照下西嶺平蕪生苑煙千旗散晚獵萬馬奔
前川忽看翠草際一水流溶溶洄轉澄徹愛
氣如沸煎少少濯塵纓云是古湯泉遠驚銃吹
發帑藤燈光懸四壁圍爐爇炭火熊熊
已亥平明巡視者報夜來虎至營中傷一騾馬

旋至前山林木下食未半其虎尚在山間
上率侍衛往射殪之其大如牯牛諸蒙古云此虎久
踞道側傷人甚衆今除行旅之害共相色喜爲
賦射虎行是日山間鹿麞極多雉方卵于草間
得一子獻者賚銀五分所進數下枚

駐蹕烏郎岡岡

射虎行

皇輿蕩蕩界蒙古
玉蹕時巡歷茲土迴圍巨谷叢林多陰森林木不
知年千騎萬乘排空來夜張行殿山之塢月上
忽聞羣馬驚傳道山前出猛虎曉看一馬果摧

折血肉淋漓去兩股
龍鑣飛控陟層崖禁林衛士挾弓拏援旋馳藪無
幾時一箭橫貫洞肺遠人手顫復戰栗惡言
此虎爲患苦道傍白日每捕人傷殘行旅莫可
數幸茲惡劣得剪除當代
君王聖神武從來射虎多耳聞何似臣今得目覩因
嘆姦頑本不露貪饕無厭乃白取不然是林茂
薩開餐眠何提施網罟殺人妄人王者心卽此
推之澤自普
庚子入山峰圍崖合中更坦剔長松千餘株歷
落偃仰各具異態數百年物也午後晴雨曉復

駐蹕穆雷布爾扯兒
辛丑
駐蹕許西漢臺山阜平遠蔓草無際土人云此去二
百里則皆坡陀莎草斷無林木爲產駱駝之所
壬寅山谷之間多穹廬木柵喀爾沁部落所聚
于此不遠
駐蹕塔布恩海落思泰地方
上賜內酒一樽
諭曰爾總不能飲可散回行者拜
命而出

癸卯
駐蹕俄倫齋牙此日方進新櫻桃
甲辰
駐蹕察漢城南或云卽會州城也連日行圍所歷類
皆荒山孱林人跡罕至之處
扈從襄外雜紀
古人邊塞吟但道沙漠苦誰知邊微外峰崖更
珍伍地牀百精肥山豌松樹古若令勤耕穫其
益豈小補歟蘇山之陽終歲牧牛羖近利敎禮
義漸斷識規矩僱覺謂遺風道路趨蹄申拜舞欣看
古蹟殺近受王化恩

登高有感
登山狐兎羣終歲少人跡叢條破遠岡覺葉堆
瓦澤首夏猶苦寒邊風日將夕夜雨聲瀟瀟燈
光暗油碧雲黑峰巒沉但見炊煙白
喬松千餘株枝枝盡奇矯遠挹青岑邊似在白
雲表雨過林經清天空初日曉羽騎來驟蹄覽
旌旄飄紛遝遷人山谷細路歷淡竹終日臨高
峰欽崎復盤遶回首顧檢關萬山苛不了力知
地軸雄結撰非貌小
人生宇宙間志願當何如不行萬里路卽讀萬
卷書早歲慕五嶽中年因窮居耳目苦未廣懷
抱懸容虛鳴鏑隨禽獲擬鞾覩皇輿出境雖不

遥閲歴皆異塊勒朝
蹕行非是勢征車詩成倣荘彦従見征伐餘
乙巳
賜宴喀爾沁廓爾沁諸部落于達希喀布齊爾口
上坐黄幄中
皇長子及渥郡王侍諸部落率其所屬列坐于幄
之左内大臣列坐于幄之右蒙古上下數千人
人賜酒一金叵羅乳茶一糜梳頃刻而遍宴畢
賜諸部落蟒袍門帶鞢韘弓矢佩刀鞍轡銀帛銀布
有差内大臣等布喇列一蒙古至幄前
上召臣士奇數其劍痕頭面項背胷膂凡二十四處

上曰此蒙古梅勒章京也近年調征處州陣前所創
如許得以不死臣士奇奏曰
皇上推心置腹以誠信待人故使達人皆能盡力疆
埸仰見
恩澤之入人深也
駐蹕達希喀布齊爾口北薄暮雨是日
御製塞上宴諸藩詩敬録于左
龍沙張宴寒雲收帳外連營散酒罇萬里車書皆
屬國一時劍佩列通侯天高大漠圍青嶂日午微
風動緑旂聲教無私遐徼遠省方隨處沂懐柔
士奇賦恭紀詩二首

宴喀爾沁諸部落恭紀
前幄高張羽衛陳遐方述職盡稱臣金螺酒醴頻
三爵寶椀茶膏遍一巡問俗遠同慶出狩要盟欲笑漢和親長城有險休重設至治從來守四鄰
看賜喀爾沁及諸部落恭紀
帝澤從容被八埏精鎗文繡散窮邊應羞使者通西
域何用將軍款右賢錦繡平添林鷰色雲霞四映
毡廬坦天買生瓦餌終迂論王道平平自可傳

上回鑾入達希喀布齊爾口諸蒙古跪送道左行未
十里山氣縷縷合地炬忽復流雲四野天氣晴黒
大雨如注青林翠壁刻莫辨時而長虹援地
亘與殘陽相射輕雷動雨隱隱遥天
駐蹕水窖地方穹廬孤聳過大石磯行雨中
流雲浮晶晶山川雜坤霧出沒多奇峰等麾各
吞吐驅馬上懸崖傾馬鶩顧百里蓋蒙密杳
雷失前路古道幾登頓亂流繞深樹活活而脚
低隱隱雷聲布澗外起長虹轉覺天垂暮
丁未曉霽過黄土崖覓城落處即已清和林木
蔥茂花香夾路紫白萬狀山多菠薐開滿嶂岫

採以爲蔬即黃花菜也侍衛諸臣競取以進入
喜峰口始見瓦屋不禁心喜
駐蹕灤陽城南
將入喜峰口新霽
雲際露山頂青林來日光曉從
六龍行高下逾重岡巖花落未殘禰道餘芬鳥
聲辨關樹人語如故鄉銃歌清吹發遠風旌旆
揚鑿鑿萬仞餘巒俯臨大荒歷茲戰關地北士
頗慨慷願施造化功處處知耕桑
戊申經三屯營遵化州見道傍野寺榴花盛開
感節物之變賦詩紀之

上至溫泉問
太皇太后安
駐蹕鮎魚池行宮是日都門遣僕至得家信
入喜峰口後見路傍野寺榴花
去時邊艸色初綠歸路山榴菜已紅古寺一枝
偏照眼短衣匹馬又陽中
過蓮花
突兀孤城倚重巒墟翥聳館尚依然將軍幕冷
埋戈甲關府堂空囚管絃耕鑿已安全盛日曉
輸猶說亂離年遙瞻王氣
陵園近短麥青青遍野田

己酉
駐蹕鮎魚池行宮
庚戌
駐蹕鮎魚池行宮
辛亥致祭
孝陵
駐蹕鮎魚池行宮
壬子
上奉
太皇太后回鑾望黃花山山勢雄陡戍樓畫靜明蔣
一揆記云黃花鎮有禮晨色如趨品毛淺冬時
聚榛實爲糧于穴中作畎穴貯之若倉囷然多
至二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鼠
多掘取之鼠失榛實乾牡皆笮舟樹枝懸死若
繒鎮將閔之爲禁其厲然不能止
駐蹕薊州所屬七里峰村東
望上自溫泉宮奉
太皇太后回鑾恭紀
芝蓋華旅曙色分花光山翠早迎薰塵銷輦路
初經雨柳暗官城午拂雲
鸞輿來被灑覓租窮戶重耕耘免今年租之地
許數噉還鑣處鷓鴣紛飛下紫雯

黃花山

青蓉百仞截雲孤守險曾經却萬夫古戍有樓
惟舊壘防秋立寨只長榆兵銷治世鞭鋤滿路
近空村鷄犬無一白八荒歸南露邊鄙萬里盡
享衢

五月朔癸丑

上命再續盤山之遊道由薊州問趙韓王故里不可
得自此入山路極險巇青林文篠奇石流泉與
十餘人亦皆朴野汲泉淪茗少爲流憩復由古
中盤而歸

駐蹕三河縣東

過薊州是趙韓王普故里
塵埃千載遇事業建隆尊達略銷諸鎮淀謀定
太原機權爭片語岸谷拥微冤忝竊叨王爵何
曾讀魯論牛生悵舊惡垂老固新恩故里荒丘
著虛名宋史存春流仍澗澗野燒尚村村向晚
過城北徙聞烏雀喧

再遊盤山

暮春陰崇阿山靈謝客久迴車重遵巡僕復中
閒山壯何似前人羽獵篇

夏首取徑異疇昔芳艸萋谷口新風從南來泉

聲滿耳瀹鬱英遍眼新密蔭解襟受感此節物
還行行歷岡阜石人坐藤蘿招我若舊友四山
空翠來盤礴溪雨川對之萬慮澄身世渺何有
側足天地間煙雲結樞牖鎖茲塵外游屢許耿
掌徙飛躍任羽鱗聽焉撫高厚

淨業菴

往者度遙岑忽焉日將夕珠幽殊未窮茲來理
輕策傑閣霄際穿疎櫺樹杪隔隱翳勢若藏攀
騎境迴閒老僧畏送迎相顧始肅客能炊松火
紅亦煮澗泉白攬衣席空階閒雲生咫尺下嶺
望前旌迢迢踰紫陌

駐蹕通州所屬崇閒莊南晚得微雨

乙卯入東直門都城人家戶懸赤靈符菖蒲艾
葉餙是重午行役之人初不知也

上奉

太皇太后回宮

扈從回京

艾白海香五月天結時清夢凝遊仙新詩句句
閒山壯何似前人羽獵篇

越絕書十五卷

（漢）袁康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張佳胤雙柏堂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勾踐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度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是表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庶字也。又云文詞鳥定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郡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屬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蠹蒙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按童疑作典）文術之儀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田藝蘅留青日札皆有是說。核其文義一一脗合。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其文縱橫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奧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內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託也。此本與吳越春秋皆大德丙午紹興路所刊。卷末一歌諸本所無。惟申明復仇之義不著姓名。詳其詞意或南宋人所題耶。鄭明選秣言引文選七命注引越絕書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丈。又稱王鏊震澤長語引越絕書風起震方云云。謂今本皆無此語。疑更有全書惜未之見。按崇文總目稱越絕書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是此書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選注所引蓋佚篇之文。王鏊所稱亦他書所引佚篇之文。以爲此本之外更有全書則明選誤矣。別有續越絕書二卷上卷曰內傳本事吳內傳德序記子游內經外傳越絕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下經內雅琴者序傳後記。朱彝尊經義考謂爲錢唐僞撰詭云得之石匱中。猥與彝尊友善所言當實。今未見傳本其僞妄亦不待辨。以其續此書而作又即託於撰此書之人恐其幸而或傳久且亂眞。又恐其或不能傳而好異者耳聞其說且疑此書之眞有續編。故附訂其僞於此。繹來者之惑焉。

刻越絕書序

明進士白馬令西蜀張佳胤

越絕名實君籍辨者非一咸無核焉書盖古而未攷按載多吳越事崇文摠目謂端木賜作尤非其文辯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譬明勇與國策諸權傾抑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間列國操縱成敗固游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正吳尋盟以尊魯意斯後人襲事駢辭且將嫁干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伯術恥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爲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孰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于吾蜀藝閫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真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楩出孟汝弼家藏舊本于予頗爲完善二子好古博文推會斯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

嘉靖三十三年夏六月朔日序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辭舉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屢之與齒表之與裏益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然德行興霸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

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木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木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其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魯趨走越王句踐屬劒楚蓼鳥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貴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亾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大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天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亾吳吳今未亾宰何病乎後人來言子胥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地不如往仕相要東游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貶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

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閭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愁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稱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

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類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焉 一作

越絶卷第一

越絶荆平王内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

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奉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也作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舍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幷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領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移作於是乃南奔吳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作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磎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磎曰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

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
者購之千金今子不幸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
以百金之劒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
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
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
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
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淺也
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

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
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
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
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
胥遂行至吳徙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
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徙跣被
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
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
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
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
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
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幷其子尚子胥遯逃出
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
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
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
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

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將卒六千操鞭
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棰墓者吾先人無罪
播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
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之後子昭王臣司
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
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

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三三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三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毋射於軀陂馳於游臺與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三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三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

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
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
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
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宇宮者照
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
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闔門到婁門九
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
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三
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門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
頸過猶山奏大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
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
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
三十里
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劒歐治僮女三
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闔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
二十里
闔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闔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
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
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魚腸之劒
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於臨湖口築三日而
白虎居上故號爲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
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寸壖出廟路以南遍姑胥門幷周六里舞鶴
吳市殺生以祭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糜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摧城王

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
里死亾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善爲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
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欐溪櫝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
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
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
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婁門外
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
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
望太湖中闕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
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吳北野
禺槎東所舍大嘐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糜湖城者闔廬所置糜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荏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荏碓
放山者在荏碓山南从取長之一作人荏碓山下故有鄉名荏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荏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隆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家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米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荊王所置與糜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家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推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搓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
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
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閶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
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
家搓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
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
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
五里

毗陵道陽朝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
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
君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
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
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
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
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
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
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曒曲阿故爲
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

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
三十五里
泰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
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千戈人二
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
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鳥程也去縣五
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
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菁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七十二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
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一作海於棠浦東江南為方牆
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胥女
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家也去縣三十
五里
白石一作公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
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壞屋以爲神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堂高四丈南北十五丈七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下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下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關兩城以爲市在湖里吳諸里大閒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云作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仜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幷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幷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爲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去吳假君所思處也

巫門外采蓮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造

壽春東鳥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竝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

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
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
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秦越地通浙江秦始皇
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
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
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幷有吳賈築吳
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
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千年
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幷有吳
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
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
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
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幷
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
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
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幷越於琅邪後四十餘年秦幷楚
復四十年漢幷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

徙郢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以事君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

盧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
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
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
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
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
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在
陵乎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
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
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
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
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
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
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
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
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
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
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
謂也因憽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
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范蠡值
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亾之失故
以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去其國入人
國地乖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
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
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乖未發
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
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

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
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
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
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
據亂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
諡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
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辱失邦奔于翟三月

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
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
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
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
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
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
無知故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
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君與汝

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
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傲嫚不肖堯知
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
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
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孰身自外
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

變心易志舜爲鼓瞽瞍子也鼓瞽瞍欲殺舜
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
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爲天下得人也
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
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
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張弓射桓
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

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
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
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
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
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
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
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
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循）
內矛赤雞繒繴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
航買儀釐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
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
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

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王道興躍董亂補弊移風易俗政制作新海
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
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
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
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
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剖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

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爨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

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澒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援而起船失不能救

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一有須字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則易傷重運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疆弩不敢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頻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一無獨字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

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疆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飢饉在門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疆得世之和擅世之陽

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恥不可再更王其
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
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
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
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
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
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
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
冥一作宿治北方白辨佐之主水太皞治東方
炙何佐之使主木祝使離治南方僕程佐之
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
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
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
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二歲
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
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羅有時領則決萬

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
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
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
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
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
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
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
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
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
無償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
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
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
此則邦富兵疆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
淫泆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
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
空恭之理淫泆之行矣夫諫者反有德忠者

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

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盈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

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通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衝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幷苞五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至未知其鄉越王曰

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陰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盈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

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分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分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粱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今為上種石四十戊

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已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菜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

德衰而民好貨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盡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

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資邦家也與之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盈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寫我舍邦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飢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順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虫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

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兒人今越王爲吾浦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辟辟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清胸勝則社稷固諫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

今不出數年鹿家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翹翹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遁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

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弓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數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

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戮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大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嚚之言君王忘邦讎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正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多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進諫類忠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

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
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
衒不玄帶劒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
句踐寢不安蓆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
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
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
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
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劒殺申胥既被離申胥
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
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
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
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
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
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群臣謀之
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乃圖
謀寡人王孫駱曰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
臣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
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
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
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
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
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飾師伐
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又
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
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
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
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
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
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
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

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劒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

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垂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大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

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幷土西州
天江東絕大海西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
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
毋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疆楚答平王墓
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
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子斧掩壺
漿之子發簞飲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
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

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
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
虢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
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寧語訣
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
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
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
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

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竈生滋大與越爭彗
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
疑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
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
在南火吳在北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
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
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
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
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
捐軀切諫齮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
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
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數曰吾背楚荊
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
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

虧恩焉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敝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宛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孰忠信死貴於生蠡蠆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夫大一作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篋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囂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囂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囂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囂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末久闔廬卒囂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簫口不得一言囂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淺知深以是與語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窮巷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

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毋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慮大有所成相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勾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第六

越絕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亏

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騶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之

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懼三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適夏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

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宛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懼三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適夏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宛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疆憂

在外者攻弱令君憂內臣閨君三封而三不
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
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
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
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
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
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

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
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
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蓍雖然吾兵已在魯
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
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

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
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
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
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
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中晉邦者則王
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嘗與越戰棲之會
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
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
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
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

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
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
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
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
親四鄰以仁救魯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
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
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
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

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
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
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
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
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
以救魯而伐齊其志畏越曰嘗與越

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
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
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
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
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
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
半以與孤之弟使治越孤不幸少
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
人恥遯逃出走北棲會稽山下守濱海唯魚

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王聲以
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
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
世故饒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
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
竊練下吏之心兵疆而不幷弱勢在其上位
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
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大夫吳王有伐齊

之志君無惜重寶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
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
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盡乎齊重
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
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
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
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今孤之怨吳王深

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之爲人賢疆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疆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

棘身爲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

與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
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
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鑿邑
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
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
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
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

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
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
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
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
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
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嘯養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菁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畝一作陌到畝畝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被賜一作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闕下孔子有頃蛲稽王所句踐嘿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鐔一作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
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琅
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翁時霸
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
王戚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
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
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歲
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
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
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十圍高丈六尺
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
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
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
蠡城盡

穉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
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
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
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

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
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
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獲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
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
之出入也齊於穉山徃從田里去從北郭門

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士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懣於此去縣五十里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者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

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兒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遂郭其王王殺買

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曰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

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豺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剿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陽城里者范蠡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經

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從瑯琊家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鐸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冢山者句踐以畜雞冢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冢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冢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鍊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樓船卒二千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

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公群社稷墟一作虛

巫山者越巫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爛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十人度
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
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
首後因以爲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
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
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嘷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
死疋馬啼皇事見吳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一作兵城也其陵
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
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
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
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
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
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
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
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
末寫干
覩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
千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
王子孫在丹陽皐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
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
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

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秦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鄆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權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鄆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陽崩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召羣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難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貴賤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

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滛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

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

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
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
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
貴於絕施之纖而
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
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
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賦貧乏乃使群
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辟尊有德與

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
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
閭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
所以然者罷頻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
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
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
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
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
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地牽牛南
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
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
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存亡子胥
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半殺火相應句踐大恐
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

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
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
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議之是以春秋不
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
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
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妙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
麗質治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

苦（一作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illegible]剄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鑼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鐘華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諱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與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鑼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鐘華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

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
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
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
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
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
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喜遊
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
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

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
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
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
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掖而起之曰
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士卒得急記流涕
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
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
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訣

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
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成篇
即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
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
門見兩鑊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灶嘷以
南見兩鑮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
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

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
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
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
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
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
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
鑊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
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鑮

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
見流水湯湯銭吾宮牆者大王宮虛也前
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角當與
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
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
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
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
其殃王乃使力士五百人以鐵杖擊聖中斷之

身死無功今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
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
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
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
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
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
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
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

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
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
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
而飡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
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
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
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
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

應吳王大怖足行躅躅面如死灰色曰公孫
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
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
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
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
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千夫齊無罪空復
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無父子離散兄

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
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匆
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
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劒
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遯
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
死一耳范蠡左手持劒右手操枹而鼓之曰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斷子之頸挫
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十之
帛寘五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懸見伍子胥公
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
目遂杖劒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寶劒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劒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劒五
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
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劒也夫寶劒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劒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
已離矣非寶劒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
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
奔馬驚吾引劒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
絕也穿銅釜絕鐵鑪聲中決如染朱故曰巨
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
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揖如芙蓉始出觀其
采爛爛如列星之行觀其

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唐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

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飛漂而存爲秦王聞而求不得使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鬼之甲三重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此

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之因吳王請此二人作

鐵劒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劒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劒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

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鉏鋙巍巍巃巃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鉏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膽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

此劒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劒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王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

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豪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

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鏤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殷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

王勿受臣聞五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棄易湯義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紵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芒於末喜殷亡於妲已周亡

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抗山滅吳禽失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疆厲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敢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疆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疆穀足而有多爲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疆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疆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疆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

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來銳而來者爲誘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甘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疆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趙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
廬江豫章長沙皆秦也
趙故治邯鄲今清河鉅鹿東隴西北地上郡隃門北
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

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

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
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
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
伊尹牧天下雄雋之士練卒仗率諸侯兵伐
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
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

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
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
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
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
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
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
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
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
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
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二表即決矣越王曰

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勝金陰氣蓄積大
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
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
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
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
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
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
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

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
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
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
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
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
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
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
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

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
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
物散文武之業隳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
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
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
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
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

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
問范子曰春萬人聞人失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
將道也范子曰春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
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
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
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
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
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

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温而泄者發府庫賞
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
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
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
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
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
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

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
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
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
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
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
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臺也魄

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

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

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聲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

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勞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德人之稱已舜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

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

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且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疆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

邦疆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雜平熟無災害故大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

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宜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

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
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
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
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
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
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
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
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

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
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
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
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李園女弟女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
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
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
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
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
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
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
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
曰園有女弟粟相聞之使使來之春申君曰
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

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
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
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
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
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
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
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適之邦
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
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
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
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
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

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殆哉王失計也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讎對曰殆哉王不賢不離政事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卽得平吳春祭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卽得爲之立嗣毒之來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

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杜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淫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

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
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
聖不能任狼戾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蠢善慮忠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
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論聖人畧焉賢者垂意
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戕殺子胥句
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遁于五湖益有
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

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
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
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
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
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
之乃有遺鄉蓋發憤馳騰

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
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
子胥賜劒將自殺歎曰嗟乎道以不害為臣主若斯其不伯得
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
為可復吾見麥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
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
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

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
王于地下益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
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
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家之言是吾命短也
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
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
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
之乃有遺鄉蓋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

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毕常王后世稱述蓋
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去不
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毕徵爲
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
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
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
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惜濳意不泄兼

道事後賢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
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
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
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是
越之際夫差數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
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
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
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敘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
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
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
生兵革越作肉刑五帝因悉挾方氣歷天漢
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 漢興也賜
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
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
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明弟子
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敝無尺土所有
一民所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
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
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
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
之說也魯安吳吳敗疆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
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 指於秦聖人發
一隅辭士宣其辭聖文紹絕於彼辭士絕於此
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
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
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荊平也勇子胥忠
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
其務救蔡勇其伐荊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
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
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
故垂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
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廟廟以知疆
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
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下

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
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
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
何曰非善荆平也及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
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冤於無道之楚困
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
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
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
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之
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
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舉甚著詩云投
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
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
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
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
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
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敘師不說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劒欲
無死得乎旨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
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鑿臺文王
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
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
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
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
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
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
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
善一惡當時無天子疆者爲右使句踐無權
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
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
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

又乃爲狂者句踐何嘗屬望養馬遭辱憂亂
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
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
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
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
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

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
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
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
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
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
去妻蓼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幷稱仁
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
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
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
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
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
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
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
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
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
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
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乘人
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
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子胥兵皆卒主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斧漁子
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
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
迎之就李問曰管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

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皆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侯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窴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巳喻人後生可畏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父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

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伏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伏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一百二十三 雙梧書屋板

子遊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眞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蘼門以俟來者嘉定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鼒識書

一百二十八 雙梧書屋板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孚紹熙壬

越絕卷終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撰

明錢穀鈔本

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

晉常璩撰。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晉書載勒勢降桓溫者即璩，蓋亦譙周之流也。隋書經籍志霸史類中、載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漢之書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首爲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公孫述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蓋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次先賢士女總讚論。次後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爲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至序、稱呂刻刓闕、觀者莫曉、所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據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至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綴成以補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爲士女共二卷。蓋至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鍾等僅見至本則蜀郡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讚、宇度本亦同。蓋明人刻書好以意刓、新本既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覩。宇度之本從至本錄出、此二卷僞存、亦天幸也。惟至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宇度本升於篇端。考至序稱首述巴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以西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則序志本在後、宇度不知古例、始誤移之。又總讚相續成文、至序亦與序志並稱、宜別爲一篇而至本亦割冠各傳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詩序、李鼎祚之分序卦傳乎。今姑從至本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十九人、亦併從何鍾吳寬二本錄入、以補璩之遺焉。

重刊華陽國志叙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后世罷封建爲郡縣雖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舉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艸木鳥獸鱗介黿鼉與夫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不詳畢而紀其詳況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治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梁爲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絶而無聞虖此晉常璩

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子嘗攷其書記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皆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總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櫛譜序志於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條雜之諛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爲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

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祀蒸忽刓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

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傅訪舊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取兩漢史陳壽蜀書益記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剪捷遠耻求通於義若大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始敢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鏤木既具輒敘所以冠於篇增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眉丹稜李壁謹敘

貴表買書志亦迂
愛護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返遭神誅
子孫揭之何其愚

華陽國志目錄
第一　巴志
第二　漢中志
第三　蜀志
第四　南中志
第五　公孫述譙二牧志
第六　譙先主志
第七　譙後主志
第八　大同志
第九　李特雄壽勢志
第十　先賢士女總讚
第十一　後賢志
第十二　序志并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名目錄

巴志

昔在唐堯洪水滔天鯀功無成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川溝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稟參伐俯壤華陽黑水江漢為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中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於是四奧既宅九州逌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貢厥名隨山刊木肇敶于岷嶓及桐柏導江東流別為沱潛又南會于漢東匯于滄浪又東為中江入于海其川浮于潛逾于沔入渭亂于河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涔于陽至于荊又北入于渭亂于河厥篚織皮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厥貢惟球琳琅玕華陽黑水惟梁州之境東北接秦西南通巴蜀沃野千里土宜黍稷多出名木白雉黃金丹漆茶蜜灌以雒水浸以涪水其民剛強其俗懁急有先王之遺化君子小人咸有節度

梁曰益故巴漢廣蜀屬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以相國參軍中山耿龕為刺史　元康六年廣漢益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陰平荊州之新城上庸魏興以屬一縣五十八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圖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環梁岷之域是其一圖圖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與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屬世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塗務在救時今江州登山是也帝禹之廟銘

存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　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麻竹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支蔈有秦餘甘橙蘡　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樹竹木之貢者有桃支靈壽其名山有涂籍雲臺石書邪山　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

流故其詩曰川原惟平其稼多黍音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陵植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儀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遭又曰惟德實富實富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質與造次辦舉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蠻之蠻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為比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楚斗伐逆胡將巴客聘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虞巴師與秦伯嫳伐楚及鄢秦惠王時司馬錯張儀張若率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一縣儀城江州司馬錯白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為黔中郡　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種之於是裹胸悲慘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工射虎中頸三節白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旦盡斃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然羣虎大吼而奴秦王嘉之賜以巴郡南郡黔中郡為湔愚除功臭大焉欲如要王嫳　其夷人乃刻石為十妻不嫁傷人者論然人雇五牲之一以為賦名曰賨人後漢高祖發夷人還定三秦為板楯蠻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　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麻竹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支蔈有秦餘甘橙蘡　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樹竹木之貢者有桃支靈壽其名山有涂籍雲臺石書邪山　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

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而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漢之事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弱頭虎子者也　漢高帝滅秦為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為募發寶民要與共定秦地既定封目為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寶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從封閬中蔓鄉侯目固辭乃封渡沔縣侯故世謂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復除民羅朴昔郭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　閬中有渝水寶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

為漢前鋒陷陳銳氣喜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置廣漢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　自時厥後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偉既多而風謠爭作故朝廷有忠貞盡節之臣鄉黨有孝友之士文歌詠之音巴郡謠君黃仕成泉之世為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違避王莽又不事公孫述述怒遣使賫藥平其子璜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堅固貞違惡以投命沒世遺令聲　巴郡陳紀山為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昭王違誠守會財重賊國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

拉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友見尤旋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步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漢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詩曰混混濁沼魚習習激清流溫溫亂國民業業仰前脩　其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閔任文公馮鴻御龐宣孟玄文和趙溫秦韜計侯楊文義等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不勝次載者也　孝安帝元初三年涼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中郎將尹就討之不克益州諸郡皆起兵響應漢王堂為巴郡太守機亂致治進賢達士貢孝子嚴礼隱士黃錯召儒陳襲俊士張瑞皆至大位

益州刺史張喬表其尤異徙右扶風民為立祠　孝桓帝以犍為山僊望字伯閭為巴郡太守勤卹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汾楊弘農馮允鍾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閬江州毋敬陽安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重將人從冬往夏還更卒疲頓惟踰時之役懷寫臆之思其憂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像杜天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禽思迫期會閭身江河救於虎口咨嗟之數歷世所苦天之應威乃遭明府欲為更新兒童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豪安縣無數十民無非一給吏休竭往還數千閉困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使疑先人如當移傳不能

特報輒自刑戮或長吏怠慢寇賊敢赴訴郡官
每譴還往太守行春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
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遍縣客更多有疾病地勢剛
峻皆重屋累居數有大害又不相容結朋水居五百
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頗溺幼老無數而
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婆慾剽重輕江以西
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
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淡各有桑麻丹漆布帛漁池
鹽鐵足相供給兩治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權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場
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
之盛業也臣鄉貪大郡以自優暇不恐小民顒顒竊
惟長吏以撫之未許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於是
矣哉　順桓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恩信降
服於是宕渠出九穀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光和二
年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
大出軍時征役雍弊問益州計書考以計畧益州計
曹掾程包對曰板楯之姓以射白虎為業立功先漢
本為義民復除徭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
能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楯
來屯殲盡虜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
後建寧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逢迎復賴板楯破

之若徵板楯則蜀漢之民為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
緄南征雖授丹楊精兵亦倚板楯並以涼勁率討之無功太守李顒以板楯平之忠功
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傑俊過於奴婢
籍楚隆於困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州郡
牧守不理去闕連遥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
谷愁於賊役困于刑酷色域相賑以致叛戾非有深
謀至計僭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蓋其資穀安便賞
募從其利謀目廷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
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誘云虜來尚可尹將設我就徵
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遠畧軍不如任之州郡
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宣詔降赦一朝清戢獻帝
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領東討黃巾賊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
郡江南龍叢為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
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　建安六年魚
復蹇胤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
巴東徙叢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於是洛陵謝本白
璋求以丹興漢發二縣為郡初以為洛陵郡分後屬縣七戶二萬去洛三千七百八十
五里東接朐忍西接魚復縣南接洛陵北接安漢德陽
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

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破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東枳有明月峽廣德嶼故巴子有三峽　巴蜀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扜關陽關扜閉有甘橘吉今北府城是也今乃遷南城劉先主初以江夏費禮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守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為州求以五都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亮將北征召嚴漢中故守山不達然造蒼龍白虎門到郡縣倉皆有城嚴守農解後梓潼李福為都督農解後梓潼李福為都督　延熙中車騎將軍鄧艾為都督治陽關　十七年省常安縣亦省

胸魚復　羊渠及冥都

民陵康主為太守章武元年胸腹徐慮魚復縫梭以失巴名上表曰訟先主聽復為巴東南郡轄庠為太守先主征吳於夷道遣蔡斯郡以尚書令李嚴為都督造設圍戍嚴還江州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為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將軍南陽宗預為都督預還內領軍襄陽羅憲憲代蜀平憲仍其任拜陵江將軍領武陵太守　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憲憲保城咨西侵至朐忠故蜀尚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憲出擊闡大破之闡告退憲遣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妏寇南浦安蠻護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為武陵太

守住南浦誘邨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猷卒以犍
為太守天水楊佺期為監軍攸遷涼州刺史朝議以唐
彬及宗為代晉武帝問彬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
用立對曰彬宗俱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財敬惟陛下裁之帝曰財
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為監軍加廣武將軍迄
吳平巳東後省羊渠置南浦　晉太康初將巫北并
還建平但五縣去洛二千五百里東接建平南接武
陵巴郡北接房陵如獽夷蠻之蠻民
魚復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
熙初復有橘官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於傍即雨也

朐忍縣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黃數灘山有
大小石城勢靈壽木鹽井靈龜咸熙元年獻靈龜於
相府　大姓扶先徐氏漢時有扶徐荊州着石楚訪
有弱頭白虎復獻着也　着石楚訪四字未詳○約其兩山入處有如弱頭之虎復獻之事蓋取以為名耳
漢豐縣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赶溪源
南浦縣郡南三百里晉初置主夷　郡與楚接
人多勁勇少文學惟出茶丹漆蜜蠟漢時赤甲軍常取其
洛陵郡巳之南郡從枳南入折丹洛水本與楚商於
之地接秦時司馬錯由之取楚商於地為黔中郡也漢
後恒有都尉守之接巂縣五去洛五千一百七十里
東接巳東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巳郡土地山險

水濵人多鬬勇多獽蠻之民縣邑阿黨關訟兄弟無
髭朶少文學惟出茶丹漆蜜蠟漢時赤甲軍常取其
民蜀郡相亮亦接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遂移家
漢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
之見玄猿緣其山芝性好捷手自射猱中之猱爭援
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數曰嗥吾傷物之性其將以
矣乃移其豪徐蘭謝范五千家於蜀為飛射官分羸
弱配督將轉將　名為助郡軍遂世掌部曲為大
姓晉初移將士子焉琊逢勾其人性質直雖徙他所
風俗不變故迄今有蜀漢關中語陵其為軍在南方
者猶存　山有大龍其甲可卜其緣可作又出靈

功五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荊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詭
鎮南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及晉譙侯修
文於前陳君煥炳於後並遷雙闕偉聲穎世動在傳
記縉紳之徒不勝次載焉
閬中縣郡治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文緯書識大
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
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大姓侯譙氏
安漢縣號出人士大姓陳范閻趙
平州縣其二縣為郡
宕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士為太守郡建九年着
永興元年李雄復置令遂為郡長老言宕渠盡為故實
國今有實城盧城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
渠秦史胡母故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
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先
漢以來士女賢卓縣民車騎將軍馮緄大司農玄賀
大鴻臚龐雄桂陽太守李溫等皆建功立事有補於
世緄溫各葬所在常以三月二子之靈還鄉里水暴
漲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其列女節義在先賢志
宕渠縣郡治有鐵官石審山圖所採也
漢昌縣和帝時置大姓勾氏
宣漢縣今省
右巴國凡分為五郡二十三縣

誤曰巴國遠世則黃炎之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
故於春秋班侔秦楚示甸衛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
之果毅風俾俗厚世捷名將斯乃江漢之含靈山岳
之精爽予觀其闕足以知其新壹矣昔汐驀崩卜偃
言其後當有聖女興元城郭公謂王翁孺屬當其時
故有政君李雄宕渠之厥伍略陽之黔耆耳起自流
縣君獲士民其長人之兆良有以也

漢中郡本附庸國屬周褒王二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在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廬上貽于天又曰惟天有漢其分野與巴蜀同古其地東接南郡南接廣漢西接隴西陰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六國時楚強盛略有其地後為秦恒成阜地漢高帝既兼秦複子嬰項羽封高帝為漢王王巴蜀三十一縣帝不悅乘相蕭何謀曰雖王漢之懇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從之都南鄭及項籍滅義帝高帝東伐蕭何常居守漢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蕭何鎮關中資其衆卒平天下以田疇為漢中守屬縣十一去洛一千九十一里疇既啓以軍饟又致名村立宮室帝嘉之後為魯相然以帝業所興不封藩王自疇之後世修文教有併儻之士異人並出鄧公抗言於孝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張騫特以蒙險遠為孝武帝開緣邊之地實沙越之國致大宛之馬入南海之象而車渠瑪瑙珊瑚琳琅碧玲瓏璇璣明珠琨瑰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節竹筍橘柚之菜湛然甘而不苦冬夏不衰芬芳酷烈遠而聞之實過於近於市朝雖揚威電掇於幽裔遂登九列杖節繡衣剖符陴堄谷口子真秉節屢之操

之信等將其士卒力備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為祭酒巳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通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擊兵法固以為門下掾說固守杆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墻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鈐下偵賊賊得鈐下遂得然固嵩痛憤杖劒直入調市殺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至劉焉子璋焉牧時魯益驕恣璋怨　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焉魯時使使漢朝赤愒橋道通貢以魯為鎮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魯為之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為祭酒巳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通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擊兵法固以為門下掾說固守杆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墻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鈐下偵賊賊得鈐下遂得然固嵩痛憤杖劒直入調市殺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至劉焉子璋焉牧時魯益驕恣璋怨　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焉魯時使使漢朝赤愒橋道通貢以魯為鎮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魯為之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

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魯為之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為祭酒巳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通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擊兵法固以為門下掾說固守杆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墻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鈐下偵賊賊得鈐下遂得然固嵩痛憤杖劒直入調市殺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至劉焉子璋焉牧時魯益驕恣璋怨　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焉魯時使使漢朝赤愒橋道通貢以魯為鎮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魯為之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

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魯為之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目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崇等賜其家錢各千斛宗展孝等家數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焉魯母有姿色少寡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

攻漢中至定軍淵卻顯來戰大為先主所破將軍黃忠斬淵顯首　魏武帝復西征先主先主曰孟德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先主遂為漢中王將還成都當得重將鎮漢中眾皆以尤張飛張飛心以永自許先主乃以牙門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漢中太守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漢中卿居之若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而來請為大王吞之眾壯其言初魏武之留洞郤也以雞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楊脩知之故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也是後處蜀魏界國險重守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皆

鎮漢中　蜀平梁州治沔陽　大庸中晉武帝太康
王迪受封更曰漢國郡但六縣
南鄭縣郡治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之有池水從
旱山來入沔大姓李程趙公
沔陽縣州治有鐵官火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
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鎮濁水出鍮常以二月八
日取蜀巫相諸葛亮葬定軍山
褒中縣芬昭帝元鳳六年置本都尉治也山名扶禾
有唐公房祠也
城固縣蜀時以沔陽為漢城城固為樂城
蒲池縣　西鄉縣

魏興郡本漢中西城縣　褒平之世縣民錫光字長
冲為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篡伍相郡不附莽
方有事海內未以為意褒聞在兵起遂自守　更始
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為大將軍朝侯
祭酒封鹽水侯　後漢中數寇亂縣土獨存漢季世
別為郡　建安二十四年劉先主命亞都太守孟達
從秭歸北伐房陵上庸以其險地也　漢時宗族大臣有罪亦多
徙此縣　漢末以為房陵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
棄沔水會達上庸以申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
守達既降魏　黃初二年文帝轉儀為魏興太守封
鄢鄉侯　蜀平遂治西城屬縣六萬戶去洛一千七百
土地險隘其人半楚風俗略與荊州沔中郡同

西城縣郡治元康元年對越騎校尉蜀郡何攀為公
國也
錫縣　安康縣　興晉縣晉置
員鄉縣本石長利縣縣有員鄉
洵陽縣洵水所出
上庸郡故庸國楚與巴秦所共滅者也秦時屬蜀後
屬漢中　漢末為上庸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劉
封征上庸上庸太守申耽稽服遣子弟及宗族詣成
都先主拜耽征北將軍封鄖鄉侯仍那如故　黃初
中降魏魏文拜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帝着上庸并
新城孟達誅後復為郡屬縣五戶七千去洛一千七
百里
上庸縣郡治　北巫縣　安樂縣咸熙元年為公國
封劉後主也
武陵縣　安富縣　微陽縣
新城郡本漢中房陵縣也秦始皇徙呂不韋舍人萬
家於房陵以其險地也　漢時宗族大臣有罪亦多
徙此縣　漢末以為房陵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
征房陵殺太守蒯棋進平三郡與劉封不和封奪達
鼓吹關羽圍樊城求助於封達封不新據山郡未
可擾動為辭羽為吳所破殺達既怠封又懼先主見
責遂拜書先主告叛降魏魏文帝善達姿才容觀以

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領劉封封敗走達據房陵文帝合三郡為新城以達為太守後蜀丞相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為外援故貽書曰昔子孟子慶避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每存足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弩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為不可許帝曰吾為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　明帝太和初達叛魏歸蜀時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委將軍以重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模之所言卿與亮處謀誅者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迫易知耳達乃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報遂為宣王所誅滅

宣王分為三郡新城屬縣四戶二萬去洛一千六百里

房陵縣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漊漊字疑誤當作漢

沶鄉縣　昌魏縣　綏陽縣

右三郡漢中所分也在漢之東故置蜀時為魏屬荊州晉元康六年始還梁州山水艱阻有黃金子午馬騧建鼓之阻又有衙人處而其記及漢中記不載又不為李雄所據璩識其大梗概未能詳其小委曲也

梓潼郡本廣漢屬縣也　建安十八年劉先王自葭萌南攻州牧劉璋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劉璋將向存扶禁由巴閬水攻峻歲餘不能克峻衆才八百人存衆萬計更為峻所破敗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　二十二年分廣漢置梓

潼郡以峻為太守屬縣六戶萬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東接巴西南接廣漢西接陰平北接漢中土地出金銀丹漆藥蜜也世有雋彥人傑於巴蜀

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搜鉏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當於一本作梓見云雷取去四姓文景雍鄧者也一

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巴於蜀東北之要蜀時大將軍鎮之有宿田平稻田屬水出屬山其源有金銀鑛沈取火融合之為金銀陽泉出石丹大司馬蔣琬葬此大姓楊杜李人士多見耆舊也

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水通于巴西又入

漢川有金銀鑛民今之漆藥審所出也大將軍鎮多

白水縣有關尉故州牧劉璋將楊懷高沛守也

廣漢縣　德陽縣

尉縣下兵民也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　元鼎六年別爲郡屬縣九戶萬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土地嶮峭有麻田氐僤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鬬出名馬牛羊漆蜜有丹雘堆百頃嶮塞氐僤所破故爲叛　漢世數征討之分徙其羌遠至酒泉敦煌其攻戰聖戎處所亦多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將軍雷同吳蘭平之爲魏將書洪所破殺　魏益州刺史天水楊阜治此郡阜以濵蜀境移其氐僤於汧雍及天水略陽　建興七年丞相諸葛亮遣護軍陳戒伐之遂平武都陰平二郡還屬益州　魏將夏侯泓張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丞相亮及魏延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遂荒無晉民其氐僤楊濮屬魏魏遥置其郡屬蜀　蜀平屬雍州　太康六年氐僤寇梁州八年氐僤齊萬年反郡喪其寇晉民流徙入蜀及梁州　永嘉初天水氐僤楊茂搜率種人爲郡屬縣四百萬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東接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土地山嶮人民剛

來我翟拜縣騎將軍　左賢王劉曜破長安丞相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數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少子堅頭龍驤將軍種衆雖盛東破梁州南連李雄威服羌戎時平昌公爲劉曜所破陳安作賊千時弄氐僤如一國茂搜死敵堅代爲主數歲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雄至晉壽遣子爲質又厚賂雄兄晉壽守將稚曜不襲敵堅引還武都持嶮驕惰攻走雄陰平太守羅演演稚舅也稚忿恚白兄合與雄求征之雄使合將稚數千人攻之時敵堅妻弘葬於陰平合稚徑至下辨入武街城以深入無繼盡爲氐僤所破殺敵堅弘子磐數復代爲主　咸康四年敵堅從弟　初救磐數兄弟代爲主迄今　自茂搜父子之結據也通晉家及李雄劉曜石勒石虎張駿皆稱臣奉貢受其官蹄所向用其官及其軍號下辨縣郡治一曰武街　武都縣東漢水所出有天池澤

上祿故道縣　河池縣　泉街縣水入沮合蔡也

沮縣河池水所出東狼谷也

平樂縣　脩城縣　嘉陵縣

陰平郡本廣濛北部都尉　永平後羌虜數反遂置爲郡屬縣四百萬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東接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土地山嶮人民剛

勇多氐僰有黑白水羌胡賨風俗所出與武都略同　漢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燒郡城郡人退住白水會漢陽諸羌反溢入漢敎太守漢陽杜琦自稱將軍叛亂廣漢郡北鼓動漢使御史大夫唐喜討琦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劒更遣中郎將尹就討羌亦無功諸郡太守皆走洛　元和五年巴郡板楯蠻救漢中大破羌羌乃退郡復治置臨郡都尉　劉先主之漢中也爭二郡不得　建興七年諸葛亮始命陳戒平之　魏亦遷置其郡僑屬雍州自景谷有步道徑江由左儋行出洛鄧艾從之伐蜀　元康六年漢廣梁州人李特流移入蜀因出蜀氐羌荒楊茂搜所占有陰平縣郡治漢昌陰平道也　剛氐縣洛水所出有金銀銅鐵鉛錫諸銅鑛鋼鑛　武平縣有閼駰自景谷有步道徑江由左儋出洛鄧艾伐蜀道也劉主時置義守號閼駰　右梁州

譔曰漢沔肥饒聖光上照在天鑒為雲漢於地盡為梁州而皇劉應之洪祚彼長蕭公之云不亦宜乎

蜀志

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生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嶓冢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畢耀江漢導源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下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原深盛為四瀆之首而分為九江其實則有犀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諸銅錦罽麻苧之饒漢發僮僕千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班絲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秦雍同詠故有夏聲也　其山林澤魚園果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雞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　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　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　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

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急令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奪至雍生保子帝　帝攻青衣雄張僚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擘石以開道以金一笥遺蜀王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與大呼拙蛇山崩時靡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

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益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其親壟作冢者皆五方石以志其墓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此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弘吾其應之歲中卒　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

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
王遁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
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周赧
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
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或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
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　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
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誅陳壯　七
年封子惲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舡萬
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
五年惠王二十七年儀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
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

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闌　成都縣本
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
并長丞修整里閭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
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惠王二十七
年也　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
池冬夏不竭其國圃之平陽山亦有池澤蜀之漁
畋之池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殺文王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
曰饋從二千里來嘗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數文王
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
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郫外　十五
年封其子綰爲蜀侯　十七年開惲無罪冤狀使使迎
喪入葬之郫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
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
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
旱禱之　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
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
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駟馬橋者李冰所作石牛門是也
遂從水工立祀三所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濟漢興數
使使者祭之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
過郡下以行舟船峨山多梓柏大竹隨水流坐致
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
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外
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象置於江南命曰犀牛
里後轉爲耕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
門是也二在洞中　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
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郫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
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涿水出蒙山下
伏行地中會江南安龕山脇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
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水鑿
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連今冢福

棘道有故蜀主兵關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嶉嶄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嶉有赤白五色氷又通笮通汶井江徑臨邛與雟越分水白木江會武陽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沿水或出濕口經什邡郪別江會新都大渡　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通資中會江陽時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郪縣曰膏腴綿絡爲浸沃也　又識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雖王有巴蜀南中不實也　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　高后六年城

棘道閒青衣　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鑿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爲大始也　孝武帝咨徵入拜爲博士拜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於是羊置蜀四部都尉　元封元年分廣漢置犍爲郡　元光四年以廣漢西部蜀南部爲越巂郡北部冉駹爲汶山郡

邛笮爲沉黎郡合置二十餘縣　天漢四年罷沉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　孝宣帝地節三年罷汶山郡置北部都尉　時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　蜀自漢興至今七十餘年間田野闢邑居增倍豐富於昔卓王孫程鄭之屬家僮八千人蜀郡資中貢金二斤餘皆僮千人其富埒如此　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通資中會江陽時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郪縣曰膏腴綿絡爲浸沃也　又識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雖王有巴蜀南中不實也　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　高后六年城

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恢恢爲期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故益州刺史王襄悅之命王褒作中和頌令胄子作廉鳴聲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爲郎　降及建武以後爰迄靈獻文化彌純道德彌臻趙志伯三遷台衡子桑死弟相繼元輔司空張公宣膺皇極太常仲經爲天下村英廣陵太守張文紀聘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決天下所疑王雅名華夏常茂屈流芳永尹其次張俊蔡宏英辯博通董扶楊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訓徒同風洙泗其孝悌則有姜詩感物寤靈翁墾精動殊俗隗通石樋中流吳順赤烏來巢其忠貞

則王皓隕身不傾朱邁紲萬丈以王累聽州門張住守節故主其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琰及吳几先給郎之二姚彭氏兩女趙公夫人自時厥後龍宗有鱗鳳集有翼檐紳邵右之疇比肩而進世載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風範其儀則擅名八區焉世師表矣其忠臣孝子列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下未足尚也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悠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奚衣蜀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導之化大行人知禮讓之節後生慕之或遊宦不歸或學成而返還及相如游宦京師通西南夷道鑿山嶠除邛莋開零關橋孫水以通邛都滇池靡莫之屬皆效貢獻於是蜀郡四出交於諸夷商賈大行運轉無窮以富天下貨通有無百物殷阜家給人足邑聚殷富埒於都會門闕平正比於帝居市廛所會萬商集湊諸葛亮相蜀外連東吳內平南越國以富饒民以殷實軍資調達無乏於是興鹽鐵之利盡山海之用蜀人以此飽給家業充實名顯天下

墳在梓橦梁興而羊氏夕牲贈襚益加賻賄過禮以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郝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聲鐘肆騶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為稱首益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蜀郡州治屬縣五戶漢廿七萬晉六萬五千去洛三千一百二十里東接廣漢北接汶山西接漢嘉犍為郡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曰笮橋橋從沖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郡江上西

州治大城　郡治少城

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置在七星間城北十里有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郡西上有永平橋於是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為有五津始曰白華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頭津　劉璋時召東州民居此改曰東州頭五曰江南津入犍為有廣安橋玉津東沮津津亦七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大太守陳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學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東里橋南岸道東還起文學有女墻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繞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　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其郡四出大道道當二十里有衢令言十八里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二十三王哀悼不悉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墓在城北令王女陌是也　其太守著德垂績者前漢莫閼建武以來有第五倫廉范姓廣度特垂慈愛百姓歌之曰廣漢得人何暮來時我車衣去時重五袴其後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令掃吾第以待足下孫換廣漢陳留高眹亦橋又教太尉趙公初為九卿適子寧還蜀

眹命爲文學撰鄉俗記亦能屈士如此廣漢王商犍爲楊洪皆見詠懷及晉建西夷府太守多遷爲西夷校尉六遷益州刺史

成都縣郡治有十二鄉五部尉漢戶七萬晉三萬七千名難治時廣漢馮顥爲令而太守京赴劉宣不奉法免顥奏之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實戶口萬八千開稻田百頃治有尤異後有廣漢劉尫爲令大姓恣縱諸趙倚公故多犯法濮陽太守趙子真父子强橫尫治其罪莫不震肅郫縣郫民陽伯侯奢侈大起冢塋因尫有蜀侯祠四姓有柳杜張趙郭楊氏富先有程鄭占成都尫後爲成都豪右敬服

郫縣郫西北六十里冤大姓何羅郭氏

繁縣郫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三張爲甲族

江原縣郫西渡大江濵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稱江祠 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 東方常氏爲大姓文井上有守捉三十里土有天馬祠

臨邛縣郫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 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大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敬其火充以家火牧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千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攜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大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者之得無幾也有古石山有石鐘大如蒜牛大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用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鑄錢亦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 漢世縣民陳立歷巴郡牂柯天水太守因奔長卿 漢世縣民陳立歷巴郡牂柯天水太守有異政陳氏劉氏爲大姓冤尫之饒江有魯漕梁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大豪禹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及漁田廣都縣郫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

過水二十里 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獠民北送及墓獠猛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倣之曲折迄人蜀人莫不歎辰之德靈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

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有蜀郡太庫初屬國改號曰成都內史王改封乃復舊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屬縣八漢戶十七萬晉四萬去洛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沈山北接梓潼東接巴郡本治繩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治後治雒城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牙同 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

攸又爲一州稱隆然漢興蜀郡廣漢太守每重德高俊故前有趙謨第五伯魚後有蔡陳袁章禮物殊於諸郡其太守著功德者有劉寬孫賀蔡陳寵伯魚自郡徵遷司徒寵亦至三公而程諶尹賜鮮于定趙瑤皆公望也陳鴻董卿佐州牧劉焉自綿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其地不王乃留孫脩據之　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則涕注廣漢太守南陽張存曰統雖可惜遠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救身成仁非仁者乎即免存官　十九年拔雒城拔

裏陽爲良書詒諸葛亮已下尊兄配業先國冤非見矣時州或治成都時復治雒爲蜀洞府雒縣郡治泥鄉　有孝子姜詩田地宅姓族有鐸李郭翟氏

綿竹縣劉焉初所治綿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漢時任安定祖以儒學教號偉洙泗有多士秦杜爲首族也

什邡縣山出好茶楊氏爲大姓美田有鹽井

新都縣蜀以成都廣都爲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水通於巴漢時五倉名萬安倉有稟魚梁多名士有楊厚董扶又有四姓馬史汝鄧者也

五城縣郡東南有水通于巴漢時置五倉縣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值天門閉不達隧死於此後汝地故掘取得龍骨

郫縣有山原田富國鹽井濮出好橐宜君山出橐尾特好入貢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馬家世常郡曲蜀時

高勝爲秦皆叛伏誅

廣漢縣有山原田蜀時鉏耦義有鵠才晉世改號令德

故二姓爲甲族也

葭陽縣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魚之利士女貞孝

望山樂水土地易爲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思後遂葬其山太守夏侯惠時古濮爲功書康古

道　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　四年益州刺史任安
城武陽　孝昭元年郡治犍道後遂徙武陽至晉屬
縣五戶二萬去洛三千二百七十里東接江陽南接
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王喬升其北山鼓祖家其
鼓冢白虎仁於廣德寶鳥見於江濱　綏和五年又
上寶啓十六劉向以為美化所降用立辟雍而士多
仁孝女性貞專壬莽改曰西順郡人不會更始都南
陽遣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推守述伐之郡功曹
朱遵述戰衆寡不敵遵紲馬乃戰遂為述所幷而任
君業開戶賢貽素隱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
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皆人作大橋曰漢安橋

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漸絕歲歲修理百姓苦之建
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柱山導江通車
道省轉運三津吏民悅之嚴用更造起府寺觀柱皆
為一州勝宇　二十四年黃龍見武功陽赤水九日
蜀以劉氏瑞應其太守漢興以來鮮有顯者
武陽縣郡治有王喬彭祖祠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門
有朱遵祠山出鐵及白玉特多大姓有七陽五李諸
姓十二也
南安縣郡東四百里治有青衣江會縣就有名灘一曰
雷垣二曰鹽墌李水所平也有柑橘官社漢有盟井
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多陂池西有熊耳南有峨眉山
山去縣八十里孔牛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
採之欲致其藥不能得有四姓能宣謝雷五大族楊
費又有信士吕孟貞紀至行也
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枉郡百七十里高后六年城之
治馬湖江會水通越舊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
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芰蘆蒻魚從楚來至此而
所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色
止畏崖映水也有韓屎素祠又有孝子隗通為母汲
江商水為出平石生江中今石在焉馬胡江而孝子吳
順養母赤烏巢其門前容江出好麋石崩江多魚害
民失在於僰巫好鬼妖大姓吳隗又有楚石薛相者

牛鞞縣受新都江去郡三百里元鼎二年置相陽朋
鹽井程鄉為冠益之族
資中縣受牛鞞江也
江陽郡先有王延世著勲河平後有董鈞為漢定禮
王董張趙為四族二縣在中多山田少稻種之地
本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置郡漢安程徵石譙
白州牧劉璋求立郡璋聽之以都尉廣漢成存為太
守屬縣四戶五千去洛四千八十里東接巴郡南接
牂柯西接廣漢犍為北接廣漢有荔支巴蘇桃枝藕
給橙俗好文刻少儒學多模野蓋天性也
江陽縣郡治江雒會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關小關

季春黃龍惟沒關即平昔云世祖徵時過江陽有一
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
世祖爲子立祠謫江陽民不使氾濫者數世有富義
鹽井又郡下百二十里者曰伯邃魚梁六伯氏女爲
邃氏婦造此梁四姓王孫程鄧八族又有魏趙先周
出有苗支已葬俗校之潮給檀字典上文已詳序所稱某某名大同小異

漢安縣郡東五百里土地雖迫山水特美好室鑿桑
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家家有焉一郡豐沃四姓程石
姚鄧八族張季李趙輩而程石傑主郡常秉議論選之
符縣郡東二百里元鼎二年置治安樂水會東接巴
蜀樂城南水通平美灩澦縣永建元年十二月縣長趙

祉遣吏先庄和拜檄巴蜀守過成瑞灘奴子曙求喪
不得女給笔二十五迎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頸下
至二笔二月十五日女給迎來小船至父沒所哀哭
自況見夢告曙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爲
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給奴道張弟求其夫天下
無有其偶者矣

新榮縣郡西二百八十里元康五年置西楚奴道有
鹽井大姓魏呂氏西楚奴道四字疑誤
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孝武元封四年置旄
牛縣疑遷復後頗奸軌雖有四部斯叱及七營
兵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軍二笔門及斯兒督軍中

里有名而已建興三笔蜀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巂郡
夷郡夷剛狠皆鴟視忠率越巂太守張嶷將所領之
郡請發蘇祈邑君冬逢及其弟咄渠等懷集種落威
信允著諸種新服又斬新都帥李承之首乃手殺
焦璜襲祿者也又討叛鄙降夷人安種落蠻夷率服
嶷始以郡邪守稍更築小鳥居之

舊本記此段訛舛不可重叙姑考事之本末略加
整頓刻之

建興二笔乃還舊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
興復七縣嶷遷復後頗奸軌雖有四部斯叱及七營
兵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軍二笔門及斯兒督軍中

堅衛夷徼

印都縣郡治因印邑名也印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又有四部斯兒南山出銅有溫泉冬夏熱其溫可湯雞豚下流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譴之不可污穢及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一郡通云然

臺登縣有滌水一曰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礪石大燒成鐵剛利爲貢厥賦磐是也又有漆漢末夷皆有之疑取爲張旋

闡縣故印人邑印都接越巂令有

漢末縣漢末夷王及弟隗渠數備叛以服諸種張嶷先教王弟隗渠又叛通入西徼遣親信二人使嶷嶷知計以重賂使使渠渠數夷徼肅清縣晉有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開戶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馬河馬日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遥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貽令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見有土地時產犀牛山色青碧

大笮縣漢末有也

定笮縣笮夷也文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巂曰笮蜀曰印皆夷種也縣在郡西渡瀘水甯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

五郡合二十五郡及寧州梁州晉有之

有州四十二郡一百九十六縣晉二十四萬

獽郡九縣四十八戶夷晉二十四萬

譙曰蜀之爲邪天文井絡輝其上地理岷嶓鎮其域五岳華山表其陽四瀆則汶出其徼故上聖則大禹生其鄉婚姻則黃帝婚其女顓族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和齊跨躡及漢國富民啟府腐數帑家縑畜積曜乎泂陵隔關及漢國富民啟府腐數帑家縑畜積雅頌之聲充塞天隅中穢之詠作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廣万里之九區於斯爲盛園乾坤之靈園先王之所經綸也

南中志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廣隆都督治也南中在昔裏越越之地濱濮句町夜郎滇榣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下永昌縣有滇榣縣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柯繫船於是且蘭既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絕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臨楚莊王苗裔也以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為牂柯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　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為姓指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令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興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竹存焉後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邛竹杖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在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南越南越人食有蒟醬蒙問所從來曰牂柯來蒙亦以白帝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兵

可得十萬若從番禺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通夜郎為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　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為郡帝以為通夜郎之後國可置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又甘論醬乃拜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　後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最大其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

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論以風喻且以宣指使於百姓　杜欽傳　在　卒開牂柯道使韓說開益州武帝轉拜唐蒙為都尉開牂柯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守何霸為中郎將阻城威怨許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其三子列侯以配食父祠令竹王三郎神是也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等二十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姑繒復反都尉呂辟胡擊之敗績明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首捕虜五萬人獲畜產十餘萬頭當將中國封其渠帥已波為鉤町王以助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　成帝時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

陰平廣漢羌反征戎連年　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巂人財物四十餘萬降敕夷三十六種舉邑內屬　順帝永和中漢中太守何霸為中郎將出益州之郡單至夜郎喻以威德為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　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為郡帝以為通夜郎之後國可置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又甘論醬乃拜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　後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最大其旁小邑皆貪漢繒

破陳得生出後復更叛祥潼景敗為益州太守衆喪亂後民夷困戚未一年升千錢皆離散設至安集後未一斗八錢　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八朱提太守廉降都督治南昌縣輕財果敢夷漢敬其威信方為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西零之役趙克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為都督治平夷縣先主費後越巂叟帥高定元殺郡將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敬曰張裔府內實粗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君如豭壺外雖澤而執送裔於吳王孫權遣用闓為永昌太守遣故劉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除祥柯郡丞朱提太守爨領太守恣雅怠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巂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通領郡從事蜀郡常頒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闓闓荅曰愚闇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泯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頒至祥柯收郡主簿若評奸衰因教頒為亂益州夷復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膚前盡黑蠟腦三升斷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拭夷　建興三年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馬忠伐祥

以馬忠為代忠未至翼修攻戰方畧資儲群下懼翼
曰晉方臨戰場豈可以緒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
至承以滅書蜀賜翼翼聞忠在南柔遠能邇甚
愛惠慶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為之立祠水旱
禱之以蜀郡張表為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為楊義
為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為都督南郡霍戈
為參軍戈甚善參毗之禮遂代宇為監軍安南將軍
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晉世因仍其任時有變改交趾不附假戈節遥領交州刺史
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解夷人及遣劉之皆依
戈故事戈卒子在襲領其兵和諸姓晉以巴西太守

吳靜在官數年撫邨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嬰
因代之 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為寧州
嬰為刺史 咸寧五年尚書令衞瓘奏益并州郡
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以夭水李毅為校尉持節
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
南夷府入半金銀馬騾以萬計皆豫作忿憙致校尉
官屬其供郡縣亦從悉南人以為饒自四姓子弟仕進
又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
環鐶裹結無大侯王如汉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柒點
能言議服種人著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
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

為姓曰建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亡藏依之藏匿
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執仇與夷至厚者謂百世
建耶恩若骨肉婦其通逃之數故夷人輕為徇愛恃
此也其俗儆巫鬼好詛盟殺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
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
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桑馬幡蓋
逶行安邨又畫雀牛貨酒爾金雀銀鐵券令皆存每刺
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發後永昌呂祥為
史校尉至爾以呈詣勃亦如之 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犍為郡守為校尉久
之建寧太守已西杜俊朱提太守棰潼雍約慷鈍無
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誂中郎李毅部曲
殺誂弟耐罪亡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為
功書分當寮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
廉不禮猛猛等怨之 太安元年秋誂舉猛逐俊以
叛猛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
所治知足下退肆古人見賢思齊足下其帰杜漸吾
郡亦通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攻討破之新誂首叛走

之　部永昌從事江陽孫壹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猶加其土人屈塞庸僥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二月丙戌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柯益州朱提合剋郡為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　二年于陵徼諸郡請恕虔罪敷許之獻至麾下以為說虔破亂州土兇敝之敗不得已許詔及虔死于陵徼及說猛追耶然扇動誅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俊為刺史燒郡偽募義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俊及聞其情乃徙俊更愈強盛破壞郡縣俊吏民會敷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牢亦為夷所困廣夷因攻圍州城敷但病為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敷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通使廣遊竟無救援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見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任尚存加以重罪若已死又陳厥為戮猶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敷子劍往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敷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與勵戮討食糧已盡人但蓬草實鼠為命秀伺夜急緩輒出軍掩破育尾三年劍乃得達下喪文武復還劍領州府事敷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卹之以劍為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敷少府諡曰武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客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敷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遜舉建寧董敷為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敷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泰據長周旻合夷叛謀以趙濤父混昔為建寧有德惠欲救濟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憚懼表劍為牂柯太守治南廣樂推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一旅官民唐竭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厥亂漸亦還善勞來不怠數年先復以五斛米為亂首圍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即莊王蹇降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蹇叛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王平西安南將軍文並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漢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犍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龔恕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恽保興古樂南以叛遣弟父驤破越篤伐寧州遜使使替讓雲南姚岳抵驤於堂狼縣遣遜指授雖大破驤不獲　太興四年遜發病數刑人雜中手墜領州事　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綏純政治不理　咸和八年遂為雄弟壽所破獲

南中盡為雄所有惟牂柯謝恕不為寇兩用
遂保郡獨為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
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柯郡漢武帝元鼎二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
晉縣四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上值天井
故多雨溽俗好鬼巫多禁忌舍山為田無蠶桑頗尚
學書少威儀多懦怯寡畜產雖有僮僕方諸郡為貧
王莽更名牂柯曰同亭郡不服會公孫述時三蜀大
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書謝遣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
乃遣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
郎 明章之世毋欽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退爾未漸

岸岸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
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
術選用歷尚書郎荊州刺史而世并為司隸校尉
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即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
長安令巴郡太守並城相號南州人士郡特多阻嶮
有延江霧乖煎水為池衙少有亂惟朱袁見諫其郡
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中張亮則廣漢
劉寵犍為費詩已西馬忠皆著勳烈 晉元帝世太
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明逐出之刺
史王逊怒分巴半為平夷郡夜郎以南為夜郎郡四
縣

萬壽縣郡治有萬壽山沮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
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
且蘭縣音沮漢曰故且蘭有柱蘭關也
廣談縣
毋欽縣有剛火也
平夷郡晉元帝建興元年置屬縣二戶千
平夷縣郡治有雕津安樂水山出茶蠻
鬱縣故犍為郡城也不狼山出龍水入沅水有野生
薤可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戶千
夜郎縣郡治有避水通唐蒙斬其竹王三郎祠基
有靈響也
談指縣
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鳳初屬牂柯越巂武帝元封
二年叟及遣將筆都當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
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
洛五千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羊屬三
十萬漢乃募徙以實廣之郡土大平敞原田
多長松旱有鸚鵡孔雀鹽池田魚之饒金銀畜產之
富俗奢豪難撫御惟文齊王旱晝熱季顯及南郡董
和為之防檢後遂為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
以郡民李恢為太守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為

益州郡後太守李通改孫也與前太守董幢建寧襲
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遵表改益州爲晉寧郡
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　有澤水周圍二百里所出
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
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馬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
里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巂溫水又有白鍚山山
出好鍚
同勞縣
同安縣
連然縣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建伶縣
母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庲降都尉也南人謂之尤下屬縣晉
太安二年分爲益州郡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
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雋家部曲
味縣郡治　有明月社東晉不奉官制官與共盟於
此社也
升麻縣　山出好升麻有淦水
同樂縣　大姓熹氏
毂昌縣　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
戚夷孝章帝時改爲毂昌也

同賴縣
僕柏縣
存駱縣　雍閭反結黑於縣山鑿馬鄰柱生成林今
夷言無雍梁夷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　九十里出鐵口
鉄豪縣　有漢獠
伶丘縣　主獠
脩雲縣
新定縣
平樂郡元帝建興元年刺史劉建寧新定興遷二縣
新主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爲郡後太守建寧董嶷
叛降李雄郡縣遂着寧州北屬雄復爲郡以朱提李
壯爲太守
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
武後省爲犍爲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都尉先去洛五千三百里先
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千三百里先
有梓潼文齊初爲屬國守龍池溉稻田爲民興利亦
爲主祠大姓朱鄂雷與仇通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
學淳健爲號多士人爲寧州冠冕
堂螂縣　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雄藥有堂螂附子

南泰縣　自棳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夾
漢陽縣　有漢水入延江
南昌縣　故鄱督治有鄧夾逮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南廣太守李劍數破雄敗
世剌史王遜移來提治郡南廣太守李劍數破雄敗之　建武九年着　光帝
入為侍中已而令狐東代之
復置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為太守屬縣四戶千
臧大將樂初後剌史尹奉都郡通貨沿及雄定寧州
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蒸外山川阻深生
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
國語也　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滇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
不韋二縣屬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
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敬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漫博南
險難行步道渡三津赤難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
木盤紆七曲盤羊鳥欖氣與天通着都渡洱住杜乎
尹摩降賈乎左僕七里又有牛邛頭馬搏坂其險如
此土地無稻田饗桑多蛙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
神祠
南廣縣郡治漢武帝大初元年置有盧官
臨利縣　常遷縣
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
沙壺（後漢作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目給忽於水中
觸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
化為龍出謂沙壺曰君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
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臥之沙壺與言
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
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
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
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皆象之衣後着十尾髀脫刻文元隆兄世世相繼分
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蒸外山川阻深生
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
國語也　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瀹鄨置嶲唐
不韋二縣屬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
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敬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漫博南
險難行步道渡三津赤難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
木盤紆七曲盤羊鳥欖氣與天通着都渡洱住杜乎
橧哀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鳥甸（後漢作王逗）兵栗
船南攻鹿茸鹿茸民弱小將為所擒會天大寒雪疾
風暴而水為迸流算船沉沒溺死者數千人後鹿栗
復遣六王攻鹿茸茸王迎戰大破哀牢殺其六
王哀牢人哩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讙怖引去
鹿栗懼謂諸耆老曰哀牢略做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
攻鹿茸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
明也漢威甚神即遣使詣越嶲太守願帥種人歸義
奉貢　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
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胷儋耳種閉越濮鳩僚其渠
帥皆曰王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狼遣子奉

獻　明帝乃置鄙以蜀鄙鄭純爲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閻濮鴈獠僰越雟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鸚鵡綿采繒帛又有蚕織食鐵猩猩歌能言其血可以染朱屬有犬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其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絜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三人慾後服之及會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旋帛墨水精瑠璃蚪蟲蜂珠蚕五穀出銅錫　太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西鄙張化常自巴郡沈稚祭彭並顯者備鮮　章武初鄙無太守值諸鄙叛亂功曹吕凱奉鄙亟西鄙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遣濮民數千落于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鄙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勑還院本鄙建南表拔尉祥子　元康末爲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閉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鄙千里遂與州隔絶吕氏世官領鄙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濮楊氏

不韋縣故鄙治

比蘇縣

哀牢縣

永壽縣今鄙治

嶲唐縣　有周水從徼外來

雅鄉縣

南里縣　有翡翠孔雀

博南縣　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大鼈之爲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蚕竹有上方下方爽亦出花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

雲南縣　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

雲南縣鄙治

葉榆縣有河洲

遂久縣　有繩水也

弄棟縣　有無血水水出建山

靖蛉縣　有鹽官濮水同出山有碧雞金馬光彩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鄙王褒祭之欲致雞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

其縣二別爲鄙

河陽鄙刺史王遵分雲南置屬縣四戶千

河陽縣鄙治在河中源洲上

梁水鄙刺史王遵分置在興古之盤南

梁水縣郡治有振山出銅
貢古縣　山出銀鉛銅鐵
西隨縣
興古郡建興三年置屬縣十一戶四萬去洛五千八
百九十里　多鴆獠濮特有瘴氣自梁水與古西平
三郡并數有栟櫚木可以作麵以牛酥酪食之人民
資以爲糧欲取其木先當祠祀
溫縣郡治　元鼎二年置
律高縣　西有石空山出錫東南有盤町山出錫
鐔封縣　有溫水
句町縣　故句町王國也其置自漢王姓毋漢時受
封近今
漢興縣
勝休縣　有河水也
唐都縣　故名雲南夷縣
西平郡刺史王遵時廣量保盤南遂出軍攻討不能
克及遂費後寇梁州下吏民患之刺史尸奉重募徼
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邊盤南平奉以功進安西將
軍封邆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
爲郡
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而附魏魏

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
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
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爲功曹李
統所殺　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
卒晉更用馬忠子馳代谷馳卒遣犍爲楊稷代之加
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炅侯交州刺
史劉峻大都督脩則領軍三攻稷皆爲稷所敗鬱林
九眞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戰于
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炅爲鬱林太守元爲
九眞太守元病已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
郡　泰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陳悌交州刺

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與狀發悌遂出軍攻討不能
克璜徑救救不至雖班糧約食猶不供繼至秋大月
城中食盡病饑死者太半交趾人廣野將軍王約反
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即
新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吳幷交趾人邵暉等二
千餘人受皓詔傳稷殊陵故將稷及孟幹襲病歐血死傳首
四人于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血死傳首
殊陵梁奇及吳將加斬刑戚說皓

宥免幹等可以勸還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警不能以節困辱手若豪未以丸當思求北歸稷既路以幹等恐北路轉遠以吳人憂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為弓工　九年幹自吳逃還洛陽松熊為皓所殺　初晉武帝以稷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陽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熊後嗣侯焉

古城之戰毛吳手殺脩則牙允隨陶璜璜以吳壯勇欲赦之而允欲求殺吳吳亦不屈於璜璜怒乃睒身因結而縛呵曰晉兵賊吳亦烈聲呵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腹吳罵不絕口而死

斬曰尚欲斬汝豚皓沒孫休聞而矜哀即詔吳子躍爵封諸子三人開內侯九真太守王素以交趾敗與董元年門王邪等欲還南中為陶璜別將衛攜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郁為晉祚勇黎晃為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辭喻降之祚荅曰勇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　邵陽子胤先為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比還睡敗亡胤依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遣為之後諸姓得世有郡曲弋達之南征因以功相承也

謚曰南域虎功笮五夷之表永毛閼濮之鄉圖九服之外也和能開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南越蘭滄遠

撫西安漢武之世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頌牧咨嗟斯靜樂之將信王者所詳釋也馬霍王尹得失之際足以觀矣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為

先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五材炳煥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彫心於林野之中管闚聲言君子有詠所以總極辟吾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敞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卅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蹤庶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洞遠大義洋洋聖人之徽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苟在冗稱雖道同世出一事另見遊精傳志無嫌其繁矣漢十二世孝平皇帝祚短促國統三

純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遂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推槩之所在討破作圖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子系（儒漢作八十二子系）八十二爲期述以詰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子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

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爲大司徒巴郡任滿爲大司空弟俊爲太尉其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蘭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荊邯延岑竄峽述盡有益州置鐵鑄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也故主簿謂莽黃牛述爲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儒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帝師藩述不納天水隗囂帝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

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云受以相承其名當望高高望君身耶吾自繼祖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數日爲天文所誤也天使述舊交馬援喻述不從　荊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以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瘡復戰故能禽秦巳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荊門北陵關隴與之進退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忧之乃出軍荊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溫恕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來遣加兵數述及隗囂書報署公孫皇帝　七年隗

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
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隴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
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曰帝倉
暴出米臣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
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
文卿大夫鄰文伯初亦諫述釋之暴室　六年二子
並為李育本有才幹權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
無反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收

也又使刺客刺殺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
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壻延岑距宮大
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圍其江橋及其
少城豐在廣都牢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柰何岑對
曰男兒當於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
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岑岑告漢戰困
傷遣銳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岑因放奇兵襲漢
大破之漢潮水緣馬屍上盡得出後害兵已至北
門述復城守呂書曰虜乃城下述以為漢等是虜乃
自出戰述當漢牙敗宮兵數百三合三
勝士卒氣驕漢益敦之旬日至日中飢不得食日昳
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就刺述中頭即隆馬叩心
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
竊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
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
梗求隱遁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
死表更遷葬贍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
初皆仕郡為功曹貽仕永君業馮信等開門案隱公車特
徵文翁守義益州封為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為博
士程為李育本有才幹權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
不是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收

刑以爲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來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綿竹殺縣令李升暴疾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悉餽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杜絕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往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登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焉成都已下焉樂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桑與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範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號聖人論帝運璋曉術焉焉留璋不遣反鄙與焉範通謀籠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亞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諧

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徵詣京師以璋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住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巳裹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徳中郎將龐羲討之不克巳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史閻中禦魯羲以空須兵衝報召漢昌令議索蓋實兵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遣驛之　明年韙敗羲擢遣吏程畿宣旨於郡父漢昌令議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諜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郡重往試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至令劾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祖試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吳子羲敢之矣羲乃厚諜於璋璋善其遷爲江陽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親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幷雜御物公辟肅爲掾舜廣漢王商亞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諧公公時已定

荊州迫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令松以是銜公會公軍不利益以疫病而劉主皋邸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孝嶺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孝嶺

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艷利器材璋不足與有為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為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人浙江西上璋初敕所在下若固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盛曹公雖來無為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虓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奪主之慮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奪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死諫璋璋一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猶人之用左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開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而上璋初敕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不可倉卒徽斂百餘日璋椎鑿如故益劉主兵使屯初入他國恩信未著與孤本為唇齒今樂進在青泥舉軍東下若固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人浙江西上璋初敕所在

救進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輝此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從其中計即新懷等遣將
黃忠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
堅守劉主義之不通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
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為
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乎
統退出劉主垂請還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為失統曰
君自俱失　十八年璋走廣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
等拒劉主於涪璝破敗還保綿竹縣令黃權諫璋軍降拜
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
將軍聽軍師我眾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
若堅壁清野彼來則我不與戰久則困乏退則鈔其
後此為禽之術也璋從劉巴等議以為東兵遠來
利在急戰又謂白水當涪水衝宜據險立營以逸待
勞劉主聞之大喜遂得上涪而白水軍果降劉主
引兵南到葭萌進攻璋將扶禁嚴顏等輒破走劉主
分遣黃忠卓膺攻拔德陽進圍雒城雒城破拔張飛
攻破巴西太守嚴顏生獲顏顏不屈飛義而釋之顏
因為飛畫攻取之宜飛從其計先破諸縣乃與諸葛
亮張飛趙雲等沿江而上分定郡縣與劉主會成都
璋將吳蘭雷銅等拒戰皆破斬之進圍成都數十日
城中有精兵三萬餘人一年穀足攻戰力璋曰父子在州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
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劉主許裔
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
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歡泣
沛劉主復其所假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于
南郡之江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為益州刺
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
評曰公孫述藉遠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拔者得
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若夫割地讓德以安
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豈非何其頑哉劉
焉器非英傑固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
奪取深子以為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
易來之困魏君賤公孫之侍人赤受割地之辱量才
懷遠誠君子之先器也觀劉璋曹公之海愚法正張

松二撼既徵固然相濟或家國覆巳或參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輸沐俾洗良有以也

貴木賈書志亦近愛謨不異隨侯珠有錢不逢神詛子孫當之何其愚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胳予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范令父弘早巳　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遠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車舟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鄧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

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髀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善於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阿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近以壯烈為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兄弟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來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着馬柱委官已命頃之庞大將軍何進慕有功除下密丞復為高唐尉遷

爲令贊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黃巾賊有
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侵
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孔融
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
文舉聞天下有劉備子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
登元龍太尉陳球猶也有舊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
曰聞門雍殊有行者故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
有言吾故舉子魚博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傑出有王霸之器吾敬劉玄德名品益此　徐
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徐州牧陶謙病篤謂
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
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
漢室陵遲海內傾覆主功主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
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在壽春
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
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
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
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
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
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
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袁公表爲鎮東將軍封望坡
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
所敗先主失妻子轉掌海西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奴
婢二千金銀寶物資之先主因而遣振遣和於布布
遂其妻子先主眾萬餘移軍小沛布亦使陳登與先
主歸書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夫利布
將高順復屬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
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已敗先主亡奔
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
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
公從之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
者也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
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
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處失其憂
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
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曹公承先與先
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
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
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
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
方披髮使厨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
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豎嘉復言之公恥使追
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攻下邳太守事具冑沒
邳太守事具冑沒而承等謀泄受誅　先主衆數

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
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
公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壁兵以來豪傑趑趄州連郡不
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
為布求救於張楊羽陰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
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
與公獵羽做於獵中殺公先主為天下惜不聽故羽
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恩誓以共死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
紹征官渡遣梁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
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於萬衆中
斬其首還紹將吳敵遂解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
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
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
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陽擊之先主謂曰
吾舊雖不便汝等百萬衆來如吾何曹孟德舉車來
吾自去楊等必戰為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
汝南先主遣縻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
使北新野潁川徐元直駐琅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
也將軍頗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也先主遂往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
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
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
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
以弱為強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
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
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
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
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
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為猶魚得
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任曹公南征琮遣使
請降先主走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
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
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維拥

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追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　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面相攜雲自抱先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新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然其舫艦首尾相接延燒悉燔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爲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稻穎　琦病死先主領荊州收治公安孫權進妹固好綢繆以亮爲軍師中郎將替南三郡事以關羽爲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爲征虜將軍屯秭歸太守　初先主之敗當陽也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戮蜀又曰雖顧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爲福也　以隆成　諸葛孔明毋兄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敞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心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善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武將軍高義上臣漢室輔宗室若北舉平戈備將救襄於山林不敢聞命權果報計遣親弟謁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遠法正迎逆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城中金銀領賜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金銀領賜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餅萬匹其餘各有差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楊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雍虐蓉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實觀爲巴郡太守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廣漢王謀爲別駕廣漢鹽紀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羽飛超爲爪牙請羲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曹觀璋之婚親也鮮于銀李恢馬忠劉巴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統勸　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踈何與晉文之於子圉子從之正既臨郡驕恣一飡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敞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

空啓主公亮曰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
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
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
也　孫夫人幸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劒
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
四年先主欲取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
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恩遠吕家能奪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曾曹公入
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
此割蜀人股髀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
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
權為讃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
守杜濩　朴胡袁約等公猶征西將軍夏侯淵益
州刺史趙顒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
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枉郃相持五十餘日
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
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
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
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渭濱自還
北還非智不達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案渭濱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
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閻雍雍對曰

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
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踐阼
軍師亮以問從事糜竺竺舉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
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運糓兵仗法正從行自先主以洪
領蜀郡太守復還即兵初洪素為雅信為太守李嚴功曹去
郡數年已為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為洪門下
書佐去郡數年已為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
咸服亮之能擾夷務也後洪祇俱詣亮門下洪謂
祇曰居馬何耽祇對曰故吏馬不為駙馬不進
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宰民
內徙先主達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群茂才
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
宜卯之間當失漢而年在庚子誅　書公為魏王王
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辭此又曰吾收奸雄
略盡獨不得正卯　原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大司馬
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為太常南
陽黃權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立為侍中關
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假節
鉞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
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
今張馬在近觀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遂聞之恐必不

恍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犍為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還傳軍三命後至論其班爵轉最居末聞蕭曹以此為隙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羽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辭乎王與君侯猶一體禍福同之是謂君侯不忘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

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羽忌前恭曰孟起雄烈之徒一世之傑當與孟德並驅宜令收羽以為如歸之絕倫也羽得書折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髯故亮稱云髯也　羽辭當中毒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辭割毒恚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辭血流離盤盛臂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為羽所獲又救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遂為孫權所殺吳書取荊州以討賊令大獲未克劉璋為益州牧住秭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所在言報瑞故

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南前護軍司馬屬段純別駕趙莋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羽所甄赤三日德昌孔世會備合為帝際洛賓書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天言周歷久未三時數言西南有黃氣五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旋玻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順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為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尚書事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斄鄉侯北督臨沮御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何宗爲議郎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爲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打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難持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喪流涕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先帝其利先主怒黜之於理　孫權遣使送書請和先主不聽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秭歸左右領軍南郡廖淳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戎等水軍在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將進軍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沂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警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侍中馬良經限山安慰五谿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乘舟船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聚斂盡影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送戰以從事條酒程畢獨沂江退衆曰後追以至空解船輕行盡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踵先主走南山　先主既鮮復曰永安形勢足以自固分遣將還江州徵調諸軍悉召尚書令李嚴至永安託以後事　秋八月司徒請卒　是歲隴右南安天水安定羌胡歸附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南征還　夏五月丙寅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丞相亮尚書令李嚴中書令廖立及諸葛瑾子瑤等入臥內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以死continued　先主又下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以相父待之勿有違也　秋八月壬寅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九月丞相亮奉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先主曰昭烈皇帝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不荅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與丞相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遣使詣永安誣白李嚴與亮不和言辭頗切　夏四月丞相亮自成都赴永安慰勞將士因留鎮永安　秋八月丞相亮還成都　冬十月詔丞相亮曰朕以不德繼承大統惟漢道陵遲四海傾覆危而不扶將何以濟於是託孤於君君其勉之朕雖不明庶幾與君共濟大事君其總司朝政　十有一月丞相亮以丞相府事還政於後主　是歲南夷四郡又反丞相亮自將征之　三月丞相亮進軍屯於平夷縱反者復其邑業而赦其罪各安慰以定之或曰夷人恃險不服又數反殺之不過一人之用耳可以威服而今盡之雖平必復反公其圖之亮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今日南方已定之後當北伐以討賊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吾豈不知軍行利在馬謖送亮數十里亮謂曰雖共謀此事之利實賴伯約然街亭之任職所繫至關重大若統衆五萬以當一面魏將張郃必不得進進則無以討賊退則喪我根本其慎之其慎之馬謖到街亭舍山上不下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衆遂崩潰亮進無所據還於漢中　秋九月魏以郃爲左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冬十月丞相亮復出祁山以糧盡退還　是歲孫權稱帝於武昌　夏五月丞相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使虎步監李嚴督運事嚴以運糧不繼呼亮還軍而廢亮表後主曰臣聞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四時之常數也故虞舜以之耕歷山而天下化殷湯以之勝南巢而夏民悅文王以之伐崇而西土賓武王以之克殷而海隅肅由此觀之軍何常之有在德而已今民勞未息而欲興軍旅勞費又甚焉昔趙奢以之破胡軍李牧以之禽林人秦用之而兼六國漢用之而匈奴滅此皆前世用兵之明驗也臣雖駑鈍竊慕趙李之風庶憑陛下之威靈信賞必罰無所回貸使三軍之士咸竭其力則事可定而功可成矣　秋八月司徒請卒　是歲隴右南安天水安定羌胡歸附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南征還　夏五月丙寅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丞相亮尚書令李嚴中書令廖立及諸葛瑾子瑤等入臥內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以死continued　先主又下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以相父待之勿有違也　秋八月壬寅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九月丞相亮奉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先主曰昭烈皇帝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不荅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與丞相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遣使詣永安誣白李嚴與亮不和言辭頗切　夏四月丞相亮自成都赴永安慰勞將士因留鎮永安　秋八月丞相亮還成都　冬十月詔丞相亮曰朕以不德繼承大統惟漢道陵遲四海傾覆危而不扶將何以濟於是託孤於君君其勉之朕雖不明庶幾與君共濟大事君其總司朝政　十有一月丞相亮以丞相府事還政於後主　是歲南夷四郡又反丞相亮自將征之　三月丞相亮進軍屯於平夷縱反者復其邑業而赦其罪各安慰以定之或曰夷人恃險不服又數反殺之不過一人之用耳可以威服而今盡之雖平必復反公其圖之亮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今日南方已定之後當北伐以討賊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吾豈不知軍行利在馬謖送亮數十里亮謂曰雖共謀此事之利實賴伯約然街亭之任職所繫至關重大若統衆五萬以當一面魏將張郃必不得進進則無以討賊退則喪我根本其慎之其慎之馬謖到街亭舍山上不下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衆遂崩潰亮進無所據還於漢中　秋九月魏以郃爲左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冬十

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受寄託夏四月先主疽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遵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平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妻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僚發哀三日除服五月葬畢復服其鄙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到宮至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諡曰漢末大亂雄桀迭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連州連郡衆踰萬計吮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躡相文易遘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于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冀徐假翼剿楚翻飛梁益之地元黴漢祚而吳魏興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室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非及其寄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平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第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龍任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主皇后張氏車騎將軍飛女也封為相亮武鄉侯中護軍車騎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督關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黃權走騎校尉巫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蜀王謀等領內侯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

南陽鄧芝閑於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見順流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親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臣竊觀天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寧反覆慮化不實和合二國唯有卿芝　二年丞

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惰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乎封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陳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勲為相府令史琬等皆選為俊才並為股肱為五梁為功曹祥南陽宗預為主簿秦宓為別駕憲為治中從事祭酒程祁為主簿皆州後部之始為時部賢楊日月吳壹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還命百官餞焉惟宓未往亮累催之

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無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曰乎天步艱之乎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溫大敬服宓亦奉遵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三筭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誹謗朝廷廢為庶人自荊州與龐統見知而性傲悔後更忿散故致黜廢三月亮南征四郡以

弘農太守楊儀為參軍統行步兵校尉裏陽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姜維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妻仰於亮亮亦北圖欲招達為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掾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劉璋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詩數率意而言故凌逼於世十有二月亮至屬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軍永安都護李嚴遣小子幼累士於是莫不易觀四年春亮相率還成都以征西將軍假節鎮南陳到留永安都護李嚴遣撫江州城巴郡大城以征西將軍假節鎮南陳到留永安都護李嚴遣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五年魏太和元

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陸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亦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建興六年春亮出屯漢中　二月亮出屯漢中　六年春亮出軍北伐將軍魏延為前部大將軍吳壹為後部大將軍吳懿為繼軍大將軍高翔為左部督威遠將軍王平為右部督揚武將軍馬謖為先鋒參軍蔣琬為後軍督軍護軍征西將軍陳式為左軍橫野將軍吳班為右軍綏軍將軍開府治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　六年春亮出軍北伐將軍魏延為前部大將軍吳壹為後部大將軍吳懿為繼軍大將軍高翔為左部督威遠將軍王平為右部督揚武將軍馬謖為先鋒參軍蔣琬為後軍督軍護軍征西將軍陳式為左軍橫野將軍吳班為右軍綏軍將軍開府治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

為疑而雲芝亦不利亮叛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誅及沐盛以謝眾奪賸兵以與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舉發並徙廢黜於是眾人悅服而相國府事遂理　十一年冬亮使丞相長史蔣琬守衛漢中亮復出祁山圍陳倉陳倉守將郝昭據城堅守亮攻之不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斬雙　十二年春亮復出祁山始以木牛運糧軍於渭水之南依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安堵軍無私擾秋八月亮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亮之治國以理民為本以勸戒為先賞罰必信而明服罪者雖重必釋無情者雖輕必戮惡雖小而不舍善雖微而必賞庶事精練物理其本也　可以為後法者皆取以為制度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無情飾

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退運漕不給書白亮發
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破亮
所敗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壘亮以運不繼見責欲
殺楷連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倫
退亮怨表廢平爲民徙梓潼郪平等豐兵以爲從事
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府事時誉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事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
延不和還成都　秋皇后崩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
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造木牛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
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
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惠種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
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還
葬漢中定軍山傍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
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卒延勇猛
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之爲作甘戚論
二子不盛延常舉刃欲擬儀儀泮涕交流惟謹軍費禕和
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徼槃亮成規將發引
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
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違命欲擊
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
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爲怯及儀將退
使費禕往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
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反旌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破亮
後軍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
漢中事初亮容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
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爲中
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漢
將軍都護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經典軍
政　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於左衽矣李
平亦發病以初主平爲亮所廢安慮後齒常稟亮當
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爲　十三年拜尚書令時新喪
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尚書令時新喪
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無威容又無喜色衆
望漸服侍郎董允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還
儀自以年官在琬前雖同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
苦更處琬下　恐望謂費禕曰公亡際吾當舉衆降
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及禕表其
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車辟　吳以亮之卒
也又謂巴丘守備人蜀亦盛治舟船其器用儀徼槃亮成規將發引
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孟白帝守禦對曰
東增巴丘之戍蜀盡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
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
汶川之流武都氐王苻健請降將軍張嶷迎之過期不至

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白健來附數至亦無迮滯閒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本離是以稽耳健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屠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典大司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延熙元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至涪與大將軍蔣琬俱還琬住漢中禕還成都琬復進住漢壽禕還涪與琬相聞琬復還住漢壽禕亦還成都琬以大將軍錄尚書事琬雅素謙退推讓禕禕固守前議琬遂改意禕每出行琬輒豫設酒肴待其還反以為常　二年夏秋琬休兵於漢壽治農講武大興屯田聚穀歷年所在儲積及繕治器械皆堪久用　三年春琬復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年冬十月還住漢壽　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率衆北駐沔陽治中從事楊敏白琬宜分兵住白水為東西勢以防衝要琬不從敏重白宜往住白水為後軍聲援琬又不從敏乃自行住白水琬聞之即還住涪　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還成都　秋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四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五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六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七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八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九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二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三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四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五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六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七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八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一百九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二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三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四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五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六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七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八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二百九十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七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八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九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一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三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四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夏六月還成都　秋八月大將軍琬出住涪　冬十月還成都　三百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琬

必能辦賊者也比至爽退命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事　夏四月安平王孚子隴嗣　秋九月禕遷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群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葬漢濱移柩北指營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忿允每禦之皓不敢為非後主常欲采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嘗與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董恢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先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含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皆此類也若乎以為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呈大后吳氏喪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

眾青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焉初巫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胄何益於治故亮時將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亮沒後

後益制遷爵　蜀初關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卿士皆勳德駿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僉尉陳震忠悃篤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適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晉記闕　性光祿來敏

弊措不慎夫勢事者指當世事其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鄧承光祿勳河東裴儁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偉僕射巴西姚伷侍中汝南陳祇祕書監謝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為左將軍朗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乃陽合經籍閉門誦古講論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勢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諡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剋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advertising魏將軍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縣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麤朗有思理與馬忠並事綏平同郡句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故時人為語曰前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率
降洞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徵將軍維
出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徵將軍
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
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　五年踰為西河王　命大
將軍閻宇　尚書令呂大辛以侍中陳祇守尚書令
加鎮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朝魏降人郭脩因賀
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於筵壽諮回汝侯禕當國名器
與蔣琬比而任業相繼雖典于外慶賞刑威咸皆於
已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和宣自禕殪後閣
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
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主是焉禕廢出師旅
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
雍州刺史陳泰徐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
年也春徵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
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
徐質救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
竹及繁　是歲魏帝髦王廢高貴鄉公即祚　十八
年春徵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
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
冀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以數
萬經退保狄道城冀曰可矣不宜進或踐此成功為

鈍盡足維天進魏征西將軍陳泰狄道維退駐鍾
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徵將軍維進徵將軍
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
胡濟失期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
是怨維而隴右西亦無寧歲　冬徵維還謝過引負求
自貶削於是以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以淮南叛連吳魏公閻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
從駱谷出長城軍芭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姜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立
宮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
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出至令僕常侍　姜維雖班在祇右雅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
董允者時兵車久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著
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君宜務安靜不
將軍宜預自永安徵拜鎮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
羅憲為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
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
圍通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貶
辭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禦大敵攻關不克野無
散穀千里糧糧自然疲退此珍敵之術也於是朝漢
中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

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以征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廖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軍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爲右衛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祇卒謚曰忠侯秘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雷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軍將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　中都護儁將軍邃董厥輔國大將軍與贊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騰廢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矯者惟建持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私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懼正又不愛之富不過六百石常免官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璋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咨禮啓後主敬救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是何足介意維本竊旅自託而功効無稱見皓柱附葉連擢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誘皓來皆申穆參以避肉逼皓承旨後主　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以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

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蔣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將軍領軍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爲右衛大將軍蔣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敵後主寢其事群臣不知　夏艾將入陰平由景谷至江油廖化爲維繼大敵改元矣興此至陰平聞諸葛維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拒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斌攻關門降將傅僉督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尚書令自騰廢用事黃皓專權無能正矯者惟建持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私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懼正又不愛之富不過六百石常免官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璋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咨禮啓後主敬救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是何足介意維本竊旅自託而功効無稱見皓柱附葉連擢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誘皓來皆申穆參以避肉逼皓承旨後主　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以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

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賫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憙憤欲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縛輿櫬面縛銜壁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璽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官執黃諮將敎之受賂而敎之諸圍守皆奔後主敎令乃下羙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志乃迴由巴西出鄧艾五城會破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于涪軍士莫不奮攘以升斫石　明年春正會精艾檻車兒徽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共節盍本兵謂長史杜預曰羙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羙維雄兒也

會維到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時雖為尔年欲遣為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意志廣敎會誅北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敎會盡坑魏兵還後主當書通後主曰願陛下悉數日之辱陛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追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誅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　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丁攸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為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郤正舍畏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拔四走之奇將猶勤而後濟然乃外登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洞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不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紝內無骨附之謀外無尺寸之將焉可苞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溫出江由羙維舉十萬之師案通南歸艾為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通之已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滿手虜羙維陷之羙至劬捷等筭相應優劣惜乎以為維徒能謀一會不慮寫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譙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修亮業禕乎大國之間以弱為強猶可自保羙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嬾其勞家國亦喪矣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叢田遠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注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遠在季氏未相備賈又其始末　有不詳悉緣往在蜀梯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叙次踰捉筆号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遠亂庶哭萬分有孟固史之虞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鄙表鄧為巴州刺史隴西太守姜平壽弘為蜀鄙佥成太守天水楊欣為健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瞻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征為相國參軍　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逸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表鄧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鄙常忠諸相國府陳鄧撫邵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肆忌為舍人　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思西河巴鄙文立為濟陰太守常忠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南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

閻術綀富送州刺史董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失喪或言生走潛逃親兵言富驍似騰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厮廝皆依故官号為降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鄙為寧州七年汶山守兵呂匡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鄙北通陰平武都故於嶓要置守自汶江龍鵶舟氐白馬斥用五圍皆置修化平門晉初以禦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逐縱掠諸種夏則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興學從事蜀鄙何祿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猶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我庸之常禾為大患而發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至須秋冬圍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成比入廢入營中軍吉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廉水干燒看言單出必敗晏為溫衆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安也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免難岑彭臨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平時衆庶所趣逸引牙門張弘潛張御等反

所為惟兵曹從事犍為楊倉學馬步戰射百餘發且
署雄衆韓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赤赴之以初襲
未至蜀中相傳告曰井中有人學士新喜言客入東
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
風共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謹觀版門人向天井益
可慮也故旅聽諫云李如其言弘等遣記表異狀
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
李毅白太守弘衆王屠之而異主簿蜀郡何攀以母
見為弘等所杜害癘從之攀亡急救益州禍亂保無
喪在家聞亂釋衰經詣洛訴異忘孝而弘等遂逆事
得分明詔書因以癘為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將新

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胡烈為氐所殺烈
端初以鬼道感民一道始用酒一斛魚一頭不拜他神貴
鮮潔其牲衆疾乳者不得至道治共為師者曰祭酒
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擇時作米永素帶衆情進賢能
百癘間以為不孝誅端及祭酒衆降二千石長吏已郡太守健為
州民有奉端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已郡太守健為
唐定等皆免官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漏
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柏松為無船推不壞者
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作巫於是俗無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未連理嘉木黃龍黃龍甘露之祥 三

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
洛表可征伐杖田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
刺史宋謙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
欲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
屋舍誅 刺史濟當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
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濟龍
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
以典軍從事張仕趙明李高徐兆為牙門姚顯郝昭
為督 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要東將軍王渾表稱
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部須
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 六年攀因表可因今
斬牙門將李述所憂待將也以爭騎斬數莫不肅至
江州詔書遣濟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已東監軍唐彬
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
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啟以下
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彪為益州刺史濟遷輔國將
軍 初濟將征問蜀中神祠誰令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
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
志矣普學術不會禁晉卒於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

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
夷校尉特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
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為汶山十萬戶為王
國蜀郡太守等為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
益州為重州曜益州刺史栗弈為梁州加材官將軍
楊烈將軍趙歛為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　關中氐
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隴平發梁
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乃徵益州遣牙門馬玄尸方救
援之以廢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歛至州雒縣簡
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
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傑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

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刺史皇甫
晏書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
樂縣黃石北池盧水胡成豚聚安角成明石等數廣
梁平廙文降劉棠利羌有雞遂與蜂蝎羌郅逢等數
千騎劫縣令求取討棠利太守楊邠趙穀豚聚而降
其餘類黠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
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眘為督護討廣漢徼外羌夷
大為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　夏用江夏
太守陳總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趙廙
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折衝
將軍因歛所服佩初歛以晉政衰而趙王倫篡占曰星

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
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士數百人勇壯厚恤遇
之流民恃此專為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彊
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
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非
徒益矣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又孟聖朝
西顧之憂由是歛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
人迎滕滕以歛未出州故在郡歛募庫當簿雇安王利
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
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器遣日深入城必
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徵諸縣合材保以備秦氐陳

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綿竹縣捷為西渡江原以
防非常滕不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歛遣
親近伐茂取滕茂告之而去　歛又遣兵討滕滕軍
敗績自校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寧藏歛
賄千金寧不出歛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和縛
詣歛請滕死歛義而不殺也恂與卢曹掾常敞共
備棺器葬之　歛又遣軍追陳總總至江陽聞歛有
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
行府是兵要即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
至南安魚浩津以與歛軍遇白總散財債募士卒拒
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

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子不聽衆施恩抱逃草中模衣抱服格戰廝兵殺模見非抱乃搜求抱殺之廝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濛別駕張裔西卖司馬龔扈江原令犍為嚮逵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從事及龔扈相都令袁治因守李庠為成都將軍召臨邛令浩陵許叟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汝山太守楊郁成都令費立為軍祭酒時庠與兄弟流寓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董騰等四千騎在北門廝使庠斬北道庠素東

羌良將曉單陣不用魔志舉矛為行伍庠勸稱大号漢庠部下放縱廝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廬特等為變又命為督將安慰其軍還敬討廝以自新特庠衆其夜特流微衆散歸綿竹廝遣故陰平令張衡升遷嘗怨就縱納皆為特所殺　許叟求為巴東監軍杜濛張粲逆不許叟怒於州閤下手刃殺濛即亦殺叟二子廝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廝遣萬餘人斬北道次綿竹以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乘夜襲之因放大殺廝軍畧盡進成都城中忙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關奉廝走文武散盡廝與妻子乘小船順水

重慶都為下人來告所殺衰疑廝字和斗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梁臨州長子易在洛亦見誅　特流至成都殺西卖護軍姜發及龔扈相都令袁治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廝反表廝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終無成敗三可討日而侯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卖校尉益州刺史給鼓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為蜀郡太守楊烈將軍隴西辛冉為廣漢太守　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

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騫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彭說尚曰特等隴上寇盜翻賊至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皐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廝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冉又謂特曰故人相逢不言當西特自猜懼　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柱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波女弱為生口數萬馬驢為羌所殺　永寧元年春正月廝遣萬餘人斬北道次綿竹以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乘夜襲之因放大殺廝軍畧盡進成都城中忙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關奉廝走文武散盡廝與妻子乘小船順水家既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閻式累詣尚求赦領權停至秋往進貨賂於尚談許之及秋

又求至冬率舟李蕩以為不可必欲移之武為別駕杜發說通移利害發武乃欲寬通民一年率舟李蕩以為不可尚從之發致秀才歐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吾言下有萬戶之空人慷慕桴孰不願之但諸往初至隨敵庸儈一室氣甚迫於城非佳應 天尊可遷乎平西若能寬通民笑自消矣舜葵又白尚流民前歐亂降多所在錢宜因移說關以奪取之 秋七月尚移書群潼所在抱關八月閬皆城閉式曰無寇而城雖必保之蜀將亂矣 九月遣軍軍綿竹楊言種麥實備越逸舜又賜特流首百匹特驃志更其賜云能送六郡大姓閻

趙住楊李王官及氐僰梁寶蒋隗董賁等首百匹流民本無遠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為二營特稱鎮北孟卅流鎮東守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奏校尉令子國離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費他時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遠麴敞陰平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臧等參佐而閻式何巨趙商赤為寶從其餘皆有官号率舜遣譙軍曾元攻之為特所殺尚遣督護田佐牙門劉社即舜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健為太守李安長史費遠即舜不能克舜記罪於綿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

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泌之沒寇尚未至聞
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
表之博以是得罪譖乃更用許雄為梁州刺史八
月特破建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
與儁降於驤覘士衆還以告尚尚遣突兵襲驤驤破之
流驤并士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　梁州刺史許
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嗆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
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奚校尉李毅遣突兵
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
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
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尚保大城特營少城

而流軍江西之檐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
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
曰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尚從
事蜀郡任叡說尚曰優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
急忼無備始天已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審剋戰日內
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從艇出叡使宣旨告諸村
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楊水叡先
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敗特衆破退追及於繁
之官桑新特及兄輔遂等李流斂餘叡還亦祖尚衆

勝但施遊軍征盜傳特首洛陽焚其廟　李雄以李
離為梓潼太守叡還赤祖推流為大將軍大都督而
荊州刺史宋恪水軍三萬臨尚遣突兵襲破之尚尚
守涪破特德陽守將　頃太守任臧徑至涪三
月尚遣楷讓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涪
陵民蘇神杜阿應尚尚又遣楷為流軍助楷為流
騶傑蕩雄攻神涪破騶程李攀弟恭復為主左汜黃
閬逼攻特北營中氐羌因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
閬攻蕩雄蕩毋羅撰甲略陳伯李丹羅傷月壯氣益
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閬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
欲破會流破涪蕩雄破神還適與汜閬會大破之成

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退軍為突長矛所搖
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涪以特蕩死而岱阜玩
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騶諫之不納遣子
世及含等胡質於阜　李雄聞父篤將降自棄潼還
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取曰若果功成事辦當為人主
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
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赤卦磬不得已老父在
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
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利激以破阜阜軍放
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特攻尚流漸其短軍事
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　夏四月尚發隱士劉敞

離乃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屏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妖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孫皐遣子爲質皆不可乃舉兵與李離龍單軍敗績宋斌病卒塹江州軍退確通攻尚尚保大城中　六月朔雄入郪城流盡移山太守陳圖據郪城　秋七月朔雄入東下野無烟火鹵掠無處赤尋饑餓唯活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參軍涪陵徐與求爲汶山太守撫卹江西民與官特討雄尚不許與強之永使江西曰叛降雄以爲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奴雄後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郪雄使武都朴泰語尚曰李驤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鬬爭相殘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無內應可得也尚以然大與金寶泰曰今軍事故未立劾後取不晚也又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驟大遣兒伯諸軍攻郪驤使道設狀以長梯上施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以得郪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　驤別攻健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挾挾往爲天水西縣令住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挾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刀恐不能採

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奴遂弁見殺　以李溥爲犍爲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奴創也伯女爲梁虁妻爲已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種運不絕而破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猶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幷獲資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檄推盂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桴淳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李寶詣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弁獲驤妻答孚壽兄弟　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敗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樊道　時參州民流移在荊湘州及越巂牂柯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參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劉欽等掠漢中　冬展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鄰譚國郡張寔定遣兵圍之臨來救李離伐漢中敗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鳳入漢中救定杜淦治閬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級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細之居七日氐王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鄰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造孟治州軍以破賊衆不

可待也孟治怖讓軍欲城守璠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李匡區區有東南之遁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民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遠重瓦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梁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輜重載子驢人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舍車子走荊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擔仗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雖等引還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二年詔書錄尚書事特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守以侍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梁州刺史治巴郡徙治臨江縣以雄所破墮離荒殘百姓單少又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通李鳳寇掠東走荊沔三年冬天水句琦張金尚畧陽羅秉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驃李雲李遠攻秉為所破殺雲遠雄從弟也為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稱漢王西還屬初巴西譙登請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楊烈將軍幹漢時史秉三巴蜀漢民為兵充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遣

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諮曰譙登治涪城支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郡得前　秋七月尚嘗于巴南尚字敬之一名仲宇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　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素泰混為益州刺史秉西夷校尉楊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救平西將軍張順楊珪林登尚子宇惠恨加登種運不給素至涪做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肇閻蘭等夜殺素素字泰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殺守及肇巴郡亂不果採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寇軍將軍南陽韓松為

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漢為雄有　梁州有亂氐苻成隗文作亂至都西上巴東雄眾攻棘道走梁為梁州陽太守姚岳　二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太守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隗文司徒盤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因重及妻子於至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宇惠治行三府事羅涪枳自討隗文於宮城破降之旬月復叛初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為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顒諫曰文之宿惡江州所知羅假之名執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

此龔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龔書遣弟送民詣羅羅曰子宣宣誠吾自朗之耳隗文聞怒囚龔執預問違信狀龔曰不違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教龔預杖下文義之赦龔羅遣軍討之破還羅曰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已中典後除種矣文驍暴吏民西土降雄將任回襲犍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已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梁虓為張魯興廣漢羅琦共敗異異字彥明蜀人也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梯援退走民庶俱州城發光壻蔡氏喪難歐得光鼓吹迎之三府文武復共表治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建明健為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治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建明健為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

蜀郡太守江陽程融至都太守犍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治陵龔維為西夷校尉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梯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治陵李運已西王建於犍鹽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狗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聳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遁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先遣其羊孟養討之選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降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通賢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旅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龔龔隆誅討光舍光虎求降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養共討虎孟養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養大破生禽孟養殺之 九月光惡氐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棄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壻蔡氏喪難歐得光鼓吹太康至于太安頻連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子僻入草中性視物如人有尾頭目口無手兒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祖肉飲食數日死蠻什邡鄨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書如牛負內史耿膝以為朱草表美於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數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鄨城旺益底寧鄨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閣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鄨葛當下吳巴鄨皮毒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讖周言巴後三十年後當有

異人入蜀由之已蜀已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
宋忒不紀則孫皐不立交帝三旬之間流雄之首懸於
轅門異以為宋忒方進皐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忒生
在無所保據矣杜陵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
不能寬季特一年又不以徐圭權為汶山太守加戎
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也以不
村潮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開關不入其次易
代趙歜送空內遣平西綿竹之倉聽王敦之計步可
以窮虞殫之費非彼之謂也

誄曰先王規方萬國丑蕃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
望是以王尊王襄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禮登三司
斯作逸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
無不以西土張騫為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
察視險若夷欽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冤遂覆三
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李特雄壽勢志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
種業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
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
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
于略陽北土復号曰巴人　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
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特特少孝字玄序序少
流字玄通流弟驤字玄龍皆銳眥有武幹特長子蕩
字仲平好學有志觀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晝
嗳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者
丑大貴雄少時卓犖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
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為
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對父庠玄以烈氣聞人多歸
之既克成都衆皆飢餓驤乃推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等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
王追尊曾祖眉曰巴郡公祖仁曰廣漢公祖仁父慕隴西王父特景王
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聘則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
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弟驤為太傅庶兄
始為太保外兄李國為太宰國弟雄為太尉從弟雲為
司徒璜為司空閻式為尚書令襄為僕射發為侍中

建為尚書洪為益州刺史徐與鎮南王遵軍師其置百官下教遵元太武迎范賁為丞相從事置流寺也以不陪列誅之賁既至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賁家賁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大寧元浩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年文碩敘季國以巴西梓潼李雲李璜皆戮死為晉平寇將軍向奮屯漢安之冝福張不守而潰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漢安之冝福張羅北平無逼雄雄將張寧等全在閬琦中雄遣宝友為奸許以代雄宝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晉始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宝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為太尉雄自攻奮舊走遣騾攻登登初將騾等壽欲以誘騾被攻急救援不至遂騾壽五年春騾襲登遣李始替李鳳攻巴西錄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壽子升雄頭雄死以改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為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騾勤邵百姓於內鳳回恭始流民於外稱有功氐苻成況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

待納皆以為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舉育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以弢為湘州刺史張騫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之冲遣雷炅率民歸降遣寧康量家峻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虐已愛人寬和政簡文教立學官其賊民男丁一歲數三斛女丁一斛五井疾病牛之产調綿不過數文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為國則無威儀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與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故細紀奕稱　李雄在北數有覘降之功時蕩子雄兄晉壽害其功　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騾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騾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　二年騾伐越嶲又分州大敗於螳螂騾退　初安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遣不送成都曜既引軍還稚悔失計遣白雄求伐氐雄許之群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先玲以侍水道壽遣與稚弟玠由陰平入二道討氐難敵等先

拒壽弈弈壽不進而珍雜經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
禹氏所破雜珍皆以數數者千餘人雄深目好書以謝
百姓珍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敢傳以後嗣甚痛
惜之　雄妻任無子養珍弟班爲子雄自有廢子十
五人嫡庶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非
子止侯爵國志恥之恥以維宣公之美讓與司徒王導
吾將猶繼國志之恥以維宣公之美讓與司徒王導
諫以爲不可雄不從　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讓
江曰亂始於是矣　桑寧元年越徙斯寥反攻圍任
回及太守李謙遣其征南費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
斯寥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讓以追贈

相國誥曰漢獻王壽以衰還拜征北梁州代壽以
班行撫軍將軍僧晉壽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讓
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讓
冬壽卒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蠻軍毋
丘興退保宜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走巴雄以子越爲
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縣　七年秋
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
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巂
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還寧太守
霍彪大姓夔深等殺炳時壽已圍城故遣推之黑曰
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壽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

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推彪之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前州將令行河汾常所希
與連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無除亂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
有年月矣會獲來貶情鈞閻至有何已已誦淳以爲
然使聘相繼　巴郡嗇苦怠云有東君雄曰吾常慮
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馘馘不圖乃能舉軍使人
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
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諡曰武帝廟稱太宗凡
自立三十年　冬十二月丙寅葬武都壽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雄年十六立爲太
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燮隴西董

騖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尊鑒識超悟卓絕未嘗不有懽色何古人之難及乎建止周旋動於容閒雖倥傯未有遽容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知此事班以來弊不許遣玠還洛　冬十月發京期越赦班仲兄領軍都梁玠屏晉期而赦班於臨淮見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謐班曰戾太子尊追雄子出蹈焉期而赦及錄李始等赦死罪五年徙其妻子於班兄弟五人皆兵以四人無後玠在晉歷已郡襄陽守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舟賤雄妻任養焉子少攻學問有客龍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繼海陽來赴喪兄弟爭快既已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上言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焉相國與壽並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玠於涪玠以仲兄霸焉中領軍鎮南茅保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　玠走即拜壽梁州刺史事　咸康二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焉后下赦改元玉恒　赦以司隸景騫焉尚書令征南黃焉司隸班騫羅演焉僕射

泄救旄弁誅班母羅玠士礪稚妻磐　二年忌從子載多才籙託他事誅之而霸係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疏骨不相親和期志益廣恐懼及誅李始等赦死罪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事告期期焉玠母弟及誅李始等赦死罪散財募士招戰期謂壽不自涪不許既誅越騫初廢期焉玠都督公　五月乃赦期十餘期以時年二十四謚曰幽王　子壽字武考有幹局越篤勤又使人就越篤誅其子　五年徙其妻子於寮尚學義志度少誅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焉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勍事輒以期之　壽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　期北徙藉壽討之故許壽既受漢封北代玠告以去就利害假遣故玠得由巴嗇水東下吳壽雖代玠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僕中呼將張才急書告玠入漢中破走司馬勳之每謀壯以自安之附壯之父及神皆焉特所殺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玠事何如含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梨土長焉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

從之陰與長安羣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
爲晉藉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攸遣中乃伴言越
藥殺之又詐造妹婿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
下羣下信之乃譽攻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
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
人兵入廣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
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
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
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毅及張烈等勸壽自
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望帝尊父驤
曰獻帝母答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恒爲尚書令

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奕
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參
佐着文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
李子弟無復東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
斥廢也 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
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閎爲征東將
軍都督巴郡八月天連陰而禾稼傷損百姓飢疫
尊莽胜龍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子公
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嘗罪甚衆靈
德洪合誕鍾陛下陛下秉萬受遺建節志齊周
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謗

弘信惑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社稷爭美
下與齊晉抗德豈不盛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如
蔡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荊楚人貲公孫述
時漢民廉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
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
存實廢也 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
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閎爲征東將
軍都督巴郡八月天連陰而禾稼傷損百姓飢疫
尊莽胜龍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子公
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嘗罪甚衆靈
德洪合誕鍾陛下陛下秉萬受遺建節志齊周
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謗
讒臣復何爲當修法正論者或言晉家見責貿任及

徵兵伐胡何以應之秦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成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住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發漢川猶羸二門耳臣記附深重危疲病之藏實感殊遇奚以徵言少補聖時常懼煩役不寫愚心奉勇鎮謹進愚忱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弗也謀反誅并殺雄子也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浙與已郡襲李閎閻恭子也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浙與閻執政者以為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霞沒閻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尊復讓奉曆計尋郡破壽以為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

斷遂報計　三月拜李雄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都王雄子班為太子雄弟驤為驃騎將軍雄子越為衛將軍雄子期為撫軍將軍雄子珪為鎮東將軍閻　夏建寧太守孟皮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寧建寧為晉遠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機在越為　秋又遣尚書廣漢李攄為御史入南中攄祖敬晉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為上書勸壽歸正返本稱帝稱王壽怒敬之車騎將軍王鑑為參軍孔李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貫本存此九字俟後以附考　晉慶帝建

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陝盛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來大將軍廣以勢與子求為太子勢不許為當辭避開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當思明

諡曰特流乘劈險審雄能推已固存遺皇極不建遇
其時與期偶爲禍階而壽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謚周識曰廣漢北有大賊曰
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獨
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偏偪之徒縱毒虔劉未有
如茲每惟廢人丘壠之歎賢生過秦之論已國破家
其監不遠矣

故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
特雄期壽勢志則勢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
者傳寫脫漏因循不覺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
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
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嘗勸李勢降
桓溫璩必作志者因編

費袁書志亦述
愛讓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還遺神誚
子孫藏之何其愚

先賢士女總讚

含和誕氣人倫資生必有賢彥爲人經紀宣德達教
博化簡俗故太上五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煥
炳彝倫攸叙也益梁爰在前代則夏敷配天而註祖
體地及生周世肆服將命募子忠貞然顯者猶鮮豈
國史簡闕亦將分以秦楚希預華同自漢興以來迄
于魏晉多士克生髦俊蓋世懿之南東帛戔戔束于梁益之鄉或
是望書交馳於斜谷之南東帛戔戔束于梁益之鄉或
迎龍飛紫閣允陟璿璣亦有翼桓利居經綸皓素其
軌以容訓篆洪猷而儀則檀名以八區爲世師表矣故
著舊之篇較義史漢而令志州部區別未可總而言
之用敢撰約其善爲述讚因目注解甄其洪伐叢事
釋義畧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蜀郡士女

嚴平恬泊皓然況冥　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
澹泊學業加妙兼精大易眺於老莊常卜筮於市
假蓍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
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悉和日閒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投老莊著指歸為通書之宗
揚雄少師之稱其德杜陵李強為益州刺史謂雄
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見不能屈也強以
為不然至州備禮交遘遭見之強服其清高而不
敢屈也歎曰揚子雲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精之
日不慕夷則由矣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
經不為章句處陋巷淡泊勵金石之志咸儀容正邦
家師之以德行為郎功書一日而去乎贊以見辱
殺人太守曰賢者之乎必不敬人故之贊自以枉

語家人弘遣二命太守起讓弘弘對曰贊為殺人
之賊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誘而誅也石碏殺厚
春秋誅之孔子稱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弘實遣贊
太守無以詰也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爭為志楊
子雲稱之曰李仲元為人也不屈其志不墨其身
若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
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
稽如也聞其言者嗽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
正不聽吾先師之所畏

李雲字達摩子弘聖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貧
好道家無擔石之儲十金之貴晏如也好學不為
章句初蕙司馬相如繫之文多作詞賦車騎將
軍王音成帝舅也召為門下史薦待詔上甘泉
羽獵賦遷侍郎給事黃門雄既升秘閣以為詞賦
可尚則雲誦升堂相如入室然有凌雲之志不足以諷諫乃輟其業以經奠大
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奠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
記放紀而雅頌寖微故反風原而廣之典奠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初與劉歆王莽
董賢同官至三公雄廬三帝獨不易官年七十
一卒自劉向父子桓譚等深敬服之其玄源洞說
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雅皆為注解
吳郡陸公紀尤善於玄稱雄聖人雄子神童烏七

歲預雄玄年九歲而卒

林生清齋奠得而名 林閭字公孫臨邛人也善古
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
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
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
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
作方言閭隱避世莫聞也

泛鄉忠貞社稷是經進賢為國稽攷典刑憂真駁之
身領朝領 何武字君公郫人也初以對策甲科為
郎歷楊兗州刺史司隸校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
守遷尚御史大夫成帝初具三公拜大司空封汝

鄉侯爲人忠厚公正推賢進士在楚數而龔在沛厚而唐臨司隸敢茂陵何弘居公位進率慶忌皆世名賢臨州郡雖無赫赫之名及去民思之才雖不及丞相薛宣翟方進而正直過之哀帝即位朱博趙玄爲公卿用事免官諫大夫絕子都亞言以丞相王嘉以爲慨帝復徵武爲御史大夫從前將軍時大司馬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民避位亦以列侯見徵哀帝詔博舉太常莽從武求舉武以莽對人之雄不許哀帝崩王太皇太后莽姑也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舉大司馬丞相孔光等通王氏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

孫祿謀曰莽五侯世權傾人主必危劉氏乃舉祿祿亦舉武太后不從用莽爲大司馬莽誅有司劾奏皆免武就國後莽愛盛遂爲軍衛安漢公欲圖篡漢憚武與其叔紅陽侯王立不從元始三年因呂寬吳章事檻車徵武武自殺衆咸冤之莽欲厭衆心誣武曰刺侯子況嗣平帝崩莽因居攝後僭王位

班文棓教愛風爲雅直君仁邊我寔西魯　張寬字游文成都人也學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寬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已漢而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文學

由俗喟其敝習爲之始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時過槀見一女子縣治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年通見寬車對曰天有屋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寤以爲楊州刺史復別祠莽之妖世稱云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長卿彬彬又爲世雄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遊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善之曰吾獨不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以爲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爲漢詞宗官至中郎將世之作詞賦者自楊雄之徒咸則之

王洞盤磐蔚若華國　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爲王襃作僮約又上甘泉洞簫賦中和頌宣帝時又上聖主得賢臣頌召褒與張子僑等俱待詔金馬門後坐事檻車徵武武自殺衆咸冤之莽欲厭子山輸藻遺篇有厚　楊雄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之諫章後坐太守徙遷作孤憤詩劇秦美新時與班固賈逵校書郎刑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作生民詩又上符瑞詩十五章刺侯子況嗣平帝崩莽因居攝後制封禪書著外傳十二卷章句十五萬言皆傳於世者

步邁臨敞委勳三邦　陳立字步邁臨邛人也成帝時拜柯有亂將軍王鳳薦立爲太守克平禍亂徙

守巴郡秩中二千石治有尤異又徙天水太守為
天下最天子賜黃金四十斤入為左僕射
世公賊政祥瑞來同　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
第五倫察舉孝廉為重泉令有鸞鳥集於文學中
餘日遷益州太守神馬出滇池河甘露降白烏見
民懷之如父母
猗歟文公斂發幼童德洽會稽道崇靡薙　張霸字
伯饒譙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數歲以知禮義諸生
孫林劉固疑著等宗之移家其字下落母求就師
學母憐其稚對曰饒能故字伯饒也為會稽太守
撥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風教大行道路但
聞誦聲百姓歌詠之數遣名士顧奉公孫松畢海
胡母官萬虞先王滿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
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遂稽霸五更尊禮於文學
年老卒葬於河南
少府委遷作御作師　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
戒孫也與潁川李膺等並稱名士典少好學通經緯英著漢德舂秋
孫俸施貧方梭園師未往拜病卒
何楊研神貫異入微　何英字對俊郫人也　楊由
字袁侯成都人也二子學通經緯英著漢德舂秋
十五卷孫汶字景由亦深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
有勑為謁者京師畢請而即澍遷犍為屬國著世

務論三十篇卒楊由為太守廉范文學范稱能治
由言當有賊發順之廣柔羌反寇及冤句教長姚超鄉人
冷豐齋酒候之值客未內由為刺知其多少又言人
當致果其色赤黃果有逆甘橘者大將軍竇憲從
太守索雲氣圖由諫憲與羣寇受誅其明如此著
書十篇而卒
司農明允國寶是維　任昉字文始成都人也初為
葉令治奸賊七十餘人遷梁相尚書令清身檢下
大將軍梁冀憚之出為魏郡徙平原歲出租稅百
萬冀誅復入為尚書令司隸校尉遷大司農卒弟
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昉父循字伯度為長沙太
守得其父時為五官事在精通也
菊君美秀敏後寤揆　何顒字伯求郫人也初為
郡戶曹刺史王尊將之官移諸郡君司空武兄也為
唯霸白空往太守遣霸尊大怒霸對曰太守遣霸
非脩敬也以去京師久遲知朝廷起居耳尊遽下
車待節對之因奇霸容止辟為別駕舉秀才為屬
國中郎將并隅名潁川太守兄弟五人皆有名
伯喬推賢求善如飢　柳宗字伯喬成都人也初結
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為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援致
求次方張薛邊王仲曾殷智孫等終至牧守州里
為謠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伯喬所議舉茂才為

陽夏太守
文侯顗印極位台鄉　文侯趙戒字志伯少府典祖
也父定以遊俠稱戒順桓帝之世歷司徒太尉椽
特進廉居公輔免憂患無異之世告歸于蜀數
太尉謁禎志振頹綱　趙謙字元信戒孫也歷位卿
尹初平元年為太尉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
謀與司空荀爽因誅卓未聽以為車騎將軍奉大
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隸校尉忤卓指免討白波
賊有功封侯進司徒免拜尚書令大傑三年數諫
司徒維陲傾權橫　趙溫字子柔謙弟以侍中典
同籌西遷封江南亭侯先亡初平四年拜司空未
期進司徒當世禁之時車騎將軍李傕與董承張
濟等爭權數遷移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
寒心尋會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
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薨
猶操道柄董李是讓　讓責也董卓李傕凶橫謙溫
干之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趙戒清河王蒜而冀欲
立蠡吾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為卓
傕之惡甚於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傕之爪雖遲
權勢以遺陳紀賢其祖遠矣
侍中授命分節古卓　常洽字茂度江原人也自荊
州刺史遷京兆尹值中長水校尉以兵衛天隔西幸
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為所煞
也父定以遊俠稱戒順桓帝之世歷司徒太尉登
特進廉居公輔免憂患無異之世告歸于蜀數
太尉謁禎志振頹綱　趙謙字元信戒孫也歷位卿
尹初平元年為太尉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
謀與司空荀爽因誅卓未聽以為車騎將軍奉大
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隸校尉忤卓指免討白波
賊有功封侯進司徒免拜尚書令大傑三年數諫
司徒維陲傾權橫　趙溫字子柔謙弟以侍中典
同籌西遷封江南亭侯先亡初平四年拜司空未
期進司徒當世禁之時車騎將軍李傕與董承張
濟等爭權數遷移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
寒心尋會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
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薨
猶操道柄董李是讓　讓責也董卓李傕凶橫謙溫
干之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趙戒清河王蒜而冀欲
立蠡吾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為卓
傕之惡甚於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傕之爪雖遲
權勢以遺陳紀賢其祖遠矣
侍中授命分節古卓　常洽字茂度江原人也自荊
州刺史遷京兆尹值中長水校尉以兵衛天隔西幸
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為所煞
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為所煞
布席地坐已自安高林上充入閤不肯進刺史寤
乃更禮從事刺史辟公孫特大姓健為李傕與董承張
充曾祖事時有水災倫受刺史指以漢中升平不
足表聞免固爭之後刺史至與倫不平求郡短劾
倫不言水災免對以詔書上災異不得由州倫遣
司空辟免掾　免原本訛文徵明抄出　免古字今作勉
楊羅為小遣愛在民　楊羅字仲相成都人也　羅
衡字仲伯郫縣人也俱師徵士何初山班為不韋
茂陵令治化洽從西城閬中令號時名宰衡為
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聲通逸曰翕羅公
三府爭辟祥廣漢長三縣皆為立祠

小伯溫恭預國恩餘　陳港字小伯成都人也歷數
縣令民呼慷之州辟治中從事廣漢太守遣子詣
州脩歡交使君欲納諫諫不可失羔羊義使君從
之後有言州郡私交者考之無得乃明也
孟由至孝遘蕖瞵風　龔壁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
為縣史越嶲為奚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壁方
始六月生母更嫁壁壯乃知父湮沒號力傭賃求
碧珠以求父一至漢中三出徼外周旋萬里經六
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奚中得父父相見悲感
奚徼衆之即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
曹辟從事列上東觀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
為立碑銘迄今祠之
仲里勉師　仲里成都人也少受學於嚴季后季后
為汶江尉呼仲里使守仲里許十月往會反斷道仲里
期於徃經渡六千餘欵數年卒得至汶江為季后
陳策俱得免難遠近歎之
林本慕仁　任末字林本繁人也與董奉德俱學京
師奉德病欵推廉車送其喪歸已身病羸棺赴之
道欵遣令載于載喪至師門叙平生之志也
伯禽證將　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為郡功曹太守
與刺史王襲有隙郡人謹太守無事殺其子曰我欵
肌肉腐臭惡同欵人謹太守無事殺其子曰我欵

章王初晉　章明字公孫新繁人也　王皓字子離
江原人也明為太中大夫養事二主遂自欵皓為美陽令去葬歸蜀公孫偕號于蜀
使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謝恕誅其妻子
使剛哭漢　剛字直孟新繁人也為郎見葬墓住伴
狂負木升守闕號哭葬使人問之對曰漢祚無窮
吾寧欵之不悉事非主也葬遂欵之
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為郎
去葬還留蜀公孫述先閉其妻子使人偽之嘉聞
王皓欵數曰吾後之我亦見欵述墾荊其妻子
羅生美至恩濟艱難述右遂非殘彼自斡　羅衍字

伯紀成都人也爲述郎說述尚書解文卿鄭文伯
使諫述降漢爲子孫福鄭鄭從之述超開二子於
薄室六年二子守志不回遂出奴卒術察孝廉微
博士
劉主割據資我英俊鴻臚洞通典道推運　何宗宇
彥英郫縣人也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
漢九世之運謂主先主爲鴻臚方授公輔會卒
君肅嬌嬌顙類傳群　何祗字君肅宗族人也初避
爲楊洪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以爲蜀郡嚴
在官祇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以爲廣漢洪猶
長則爲家之賢婦矣則爲子之孝女少則爲家之
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之能擾校秀異也祇
象心塞洞豆謚曰化明惠毋

徙健爲太守卒
輔漢郎捷服時之懃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治南
許文休稱其才鍾元常稱其德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師事任
史至相北征居府統事足食足兵　安粗通經緯術籍甚爲太常沈默慎密稱諸生之淳
太常清審遜遠鉤深　休休衆彥嫉途同驂金聲玉振蜀之球琳　休休美
休休衆彥嫉途同驂金聲玉振蜀之球琳　休休美
也衆彥言此四十三人也易曰朋盍簪同歸百行齊
致貴於流光顯稱揚名垂世此四十三人者雖主
行不同俱以垂美如金玉之音器爲世名寶
述蜀郡人士

敬回稟稟暢始立終　敬回馬氏女五更張伯能妻
也霸前妻有三男一女敬回產一男撫教五子恩
愛若一霸卒葬河南敬回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
告諸子曰骨葬舊塋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
蜀亦各其志勿違敝也遂葬蜀子光超樂毋教爲

耿紀婉婉十嫒仰風　耿紀霸女孫也適廣漢王尊
至有賢訓事姑以禮生子商海內名士廣漢周許
古朴並趨漢中祝龍爲作頌曰其少則爲家之孝女
長則爲家之賢婦矣則爲子之孝女少則爲家之
象心塞洞豆謚曰化明惠毋　溫且惠親於　溫且惠

公衆氏張兩髦義榮　公衆會妻廣都張氏女也夫
早亡無子姑及兄弟欲改嫁之張誓不許和言之
不止乃斬髮割耳養舍族子事姑終身
助陳撫救鄧萬分元　助陳臨邛陳氏女婕爲楊慶
珪妻也鳳珪亡養遺生子守節
引刀割咽宗族驚之矣以遂全其義
二常焚薪構再隆　元常靡常江原人也元常亡
都令常良女適廣漢便敬齎早亡元常無子養齎
族子父母欲嫁乃祝刀誓志而刻
成都敖仲孫家遭疫氣以亡惟靡常在十八收葬
諸喪養遺生子主美成家

紹常哀痛精感昭融　紀常常侍常治女趙俊夫人
也父還害在長安一兄皆先後遣父門生賷登張
順迎喪時寇賊蜂起晝夜悲哀順登得將喪無恙
還時人皆以紹常精誠所感
貢羅譬志　貢羅鄜城女景奇妻也奇早亡無子
父愍其年壯以許同郡何詩貢羅白晝譬父求還
家父使詩乃白州告縣遣之羅乃訴州刺史
高而許之
琼何忘生　琼何鄠何氏女成都趙篤妻也篤早亡
無子父母欲改嫁何志憤自幽乃不食旬日而死
郡縣為立后表

昭儀殉身　昭儀新繁張氏女廣漢朱叔賢妻也賢
為郡督郵建安十九年劉主圍劉璋於成都賢坐
謀外降璋以昭儀配兵將見逼昭儀自殺三軍莫
不哀歎
三姚見重　廣柔長鄧姚超三女姚妣饒未許嫁隨
父在官值九種夷反殺超襲二女欲使教羊二女
聲不屈乃以衣連腰自沈水中死見夢告兄尼曰
婦妹之喪以某日至漩下尼寤哀愕如夢日得喪
鄧縣圖象府迓
峨城淋媛表圖銘旌　淋善媛婉娩也言峨十二女
皆圖像列傳

卷十上目錄

述蜀郡列女
右蜀郡士女總第一　凡五十五人（四十三人士十二人女）

講學沖邃洙泗是稀徽帝紹睠庶黎時濬　楊宣字
君緯什邡人也少受學於楚國王子張天文圖緯
於河內鄭子侯師事楊翁孫能暢鳥言長於災異
教授弟子以百數成帝徵拜諫大夫帝嘗嗣宣上
封事勸亟以定陶恭王子爲太子帝從之出宣爲
交州牧太子即位爲哀帝所從之封周公孫相如爲襄
上至封周公孔子後帝從之封周公孫相如爲襄
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又薦遵東王綱瑯琊
徐吉太原郭越楚國龔勝等皆賢隆時雍平帝時
命特節爲講學大夫與劉歆共校書居槐中平門

生河南李吉廣漢嚴象趙超等皆作大儒
長伯樵遐聲暢中猷祈虎命郭綝有餘徵　鄭純字
長伯鄭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
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
不犯爰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蓋重多薦美之
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
十年卒列畫頌東觀
三矣涉涉實作父師　楊統字仲通新都人也事華
里先生炎高戒統曰漢孔世王出圖書興鄉通
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永平中
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鮑奮恭共定音

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遷侍中光祿大夫以
年老道深養於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卒內識二卷
竟未詳
平仲涉通始乎廣漢　王弘字平仲鄰人也少與雒
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之命司隸校尉陳紀山
名知人稱弘天下之高第四十二卒弟襲志其遺
言撰玉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
顏子列畫學官蓋存灌
文父明洞探隱索微　楊厚字仲桓統仲子也遵業
修父三司及公車連徵辭拜侍中上言四方及荊
交州當兵起人民廢曜洛陽大水喜慶當災三府

從者頭諸生發筒筒中有書曰到護葡學津破頭以青裹之生乃嚼然知不及臨還更精學號常隱居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

稚子奕奕古之畏友　王逸字稚子鄱人也初為河內溫令路不拾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徙後百姓喜遷兗州刺史鄱中肅清徵拜侍御史洛陽令聰明強識斷事公平廉正抑強扶弱化行不犯發奸擿伏思慮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合高堂玄交精免以著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平祭行人商旅莫不祭之賈胡左威遣其清理制服三年洛陽強敏之為主祠天子悼惜每下詔書德令必賜後嗣與卓

茂等為伍

敬伯憧悌樹德播惠　王堂字敬伯鄱人也初臨巴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及張瑞陳髦民為立祠徙任左扶風政教嚴明帝詔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隔託報拒之白庶見敬不以為祥徙魯相又徙汝南守舉陳蕃為功曹應劭司隸校尉號知人之鑑

討軍濟濟以禮進退　馮顯字叔軍鄱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為謁者威儀濟濟為成都令遷越巂太守所在著稱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為友共師司徒魯恭頗又為梁冀所不善冀風州迫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

奮說修黃老恬然終日

大匠奇暢妙監玄寨盡言世規秘以隋越　翟酺字子超雒人也少師事疑鬱以明天官為侍中尚書常見太史令張譴敞敏滂注曰圖書有賊臣孫登將以才智為黃門開路君表相應之是以懷愴後為京兆尹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疾權責誣酺及尚書令高堂安交構免以著

後神異經說孕家

後神異經說孕家　郭賀字為卿雒人也初為太守李榮俱被徵賀勸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敕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為主簿茂夢坐太極殿工得嘉禾三穗以問賀對曰明府任當至三公旬月茂遷司徒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刺史明帝南巡狩書其治徵河南尹卒天子痛惜賜錢三十萬

鐘恭翩翩交友惟賢　鐘顯字子調鄱人也少師事同郡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為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王稚子同見蔡孝於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

光祿大夫侍中儀尉爲爲廬江太守徵拜郎而霸
卻酷禪皆至公卿
兩李襲采文藻可觀　李尤字伯仁李勝字茂通雖
人也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才明帝召作
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凡頌百二十銘著政
事論文篇帝善之拜諫大夫樂安相後坐劉珍共
撰漢記除尤有文才勝爲東觀郎著賦誄論頌數
十篇
蠶父驗車　王雅字叔持起堂邑孝廉公府
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等
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章諡曰蠶父葬未詔書以

安車聘請會已亡
徵君肥遯　馮信字季誠鄢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
茂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詣公孫述時託目眚
旨傳婢奸其前陽不覺述卒以羊不之出
董扶字茂安任安字定祖綿
竹人也家居教授弟子自遠而至扶初應賢良方
正詣京師拜郎中三徵再舉有道爲侍中
觀漢將亂求爲屬國還蜀安察孝廉及茂才公府
辟公車徵皆不詣卒布衣蔬食杜徵何宗杜瓊皆
名士至卿佐
文表沈博提攜士彥　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也博學
多聞州牧劉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太守荊州牧
劉表大儒南陽宋仲子遠慕其名皆與交好許文
休糜商中夏王景與輩也商勸璋攬奇俊爲基基
斤採薦致名士安漢趙賢及陳寔盛先趙江龐
趙敏黎景閒中王淪江州孟彪皆至卿右職郡守
又爲嚴李主祠正諸祀典在官一十年而卒
超類拔萃寔惟世信　劉寵字世信綿竹人也出自
孤微以明公羊春秋上計關下見除成都令政教
明斷時諸縣多難治乃拔寵爲郡令又換郡安漢
咨嗟歸遲在成都遷辭柯太守初桑一馬之官布
衣蔬食後以爲教居郡九年桑之而還吏人爲之

主銘王商陳寔當世貴士皆與爲友
節英元烈仰訴閔匪　段恭字節英雒人也少周流
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凡事馮翊駱異豫
泰山羌之章渤海能尉陽遂明天文二春東平虞
升雅學能高當世遂遊於蜀恭以朋友禮待之後
爲上計掾爲有司舉太尉龐參並舉茂才孝廉參
性忠正亮直爲音威所憚以憲疾病遠近稱寃恭
不能耐其狂亢疏表參忠宜不當以讒佞傷毀忠
正帝悟即日召西曹掾問疾尋　羊酒慰勞參忠
主將孝浩感物悟神　姜詩字士游雒人也事母至
孝母飲江水及鯉魚膾又不能獨食須臾隣母共之

詩嘗供備子汲江溺奴秘言遠學不使毋知格是
有涌泉出於舍側有江水之香朝朝出鯉魚二頭
供二母之膳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隣公孫述平
後東精為賊掠害不散入詩里時大荒饑精致米
肉與詩詩埋之永平二年察孝廉朗帝詔曰大學
入朝考廉一切皆平之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為
之立祠

少林陰德陽報是甄　王使字少林新都人也遊學
京師見客舍有一書生因病使隱視奄忽便絕有
金十斤使以一斤買棺木九斤還腰下葬埋之後
為大度亭長大馬一匹來入亭中又有繡被一領

飛墮其前人莫識者郡縣界使後乘馬到雒縣馬
聲悲入他舍主人問使所由得馬使具說其狀并
及繡被主人慢然曰卿何陰德而致此使說昔埋
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卿乃葬之
不報天彰御德辟舉茂才除酈令宿緣亭中數有
人為鬼所殺使上樓夜考羊有女子稱冤曰妾浩令
妻也當之官宿此杜為亭長所殺大小二十口埋
在樓下奪取財物使曰汝何故恒殺人女子曰妾
不得白日惟依夜遊人眠不省應憙故殺之初來
時言無衣使以衣衣之言訖收衣而去旦召遊徼
詰問具服即收同謀十餘人殺之送浩令衰還郡

里當世稱之

仲魚謙沖　羊暮字仲魚鄴人也父為交州刺史卒
官暮迎喪不敢取官舍一物買鯉魚二頭
供二母之膳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隣公孫述平
州別駕皆不應太守尹奉舉孝廉刑名行禮樂請為功
曹刺史知欲借暮自佐不得已為別駕後為太守
孫寶蔡茂殺諷功曹常欲渡津津吏滯停車待之
三日將宿亭中有縣吏引車避之為野王令

雪卿安貧　朱倉字雪卿什邡人也受學於蜀郡張
霸狼豆飲水以誦詩同業憐其貧資給未肉終不
受著河洛解家貧以收行為郡功曹每察孝廉蓋
碌碌詔公府試不就州辟治中從事以謁詠自終

伯式玄照　折像字伯式雒人也其先張江為武成
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父國為藝林太守家資
二億故奴婢八百人盡殺以施宗族邸贍親舊葬
永平喪事東平廣野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
而至時人為諺曰折氏客誰朱雪卿疑節英中有
伯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

孟宗當仁　味道好施清風邁倫　贊仲魚已下也杜
真字孟宗綿竹人誦書百万言兄事翟酺酺免後
尚書令與司隸校尉杜喬之復徵詣徽真上章救
之受捶笞六百獄中明誦愈束無事京師壯之以漢道
徽散財施宗族不應公卿辟命及辭長吏候迎每

交扶門乃斬髮以自絕
漢儒請雨精感屢雪　諒輔字漢儒新都人爲郡五
官掾時天大旱請雨不降輔出禱祈乃積薪祝神
曰不雨則欲自焚爲貪叨吏謝罪百姓言終暴而
韓棱義烈　韓棱字伯彥綿竹人也爲令銷衰主簿
值黃巾賊入界棱衰走入草中衰遠求隱翳棱詐埋詣從事賈龍
還衰爲賊所得見害棱殯葬理訖詣從事賈龍
求兵討賊賊破曰本報令君而曷自活非忠乃貪
喬雲勇褒　左喬雲綿竹人也少爲左通所養爲子
通坐住徒徙進吏欲破通贖通與壯手故爲吏所
使喬雲時年十三喟然憤怒以鈹刀煞吏解通將

走令出追初聞以爲壯士及知小兒爲之流涕
楊寬證將烈楊友人　寬字仲舒新都人父試諂令
萬世太守被誅以忠義壯聞寬爲郡吏鄉人焉聞
章言太守五方寬與兄偕詣徼證之得理後方當
遷南鄙聞復章之寃乃發聞臨私事聞伏罪友人
汝鋗爲張朗所煞寬將烈楊送鋗家使自謝之也
寧郪執仇　寧郪自茂奉廣漢人與友人張昌共受
業太學昌爲河南大尹呂倏所殺郪憐然慷自拘河
南徼順帝義而赦之
張復師讎　張鈐字子安廣漢人也師事犍爲謝衰
衰亦和獨立特進之也
從事烈至諫君刎首　王累新都人也州牧璋從別
駕張松計遣法正迎先主主簿王簿王權諫不納累爲

從事以諫不入乃自刎州門以明不可
鄭度進規忠謀莫受雖云天時抑由人咎　度綿竹
人也先主自葭萌南攻說牧璋曰左將軍雖軍敗
我野穀是資急驅巴西梓潼民內洛水以南一切
燒除野穀固壁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
百日必當回還先主聞而惡之璋不納言雖天亦由
璋之愚
永等貢才自衰世主　益兼宇永等庶漢人有俊才
劉璋時坐事為徒及先主入自託龐統為州右職
龐行養姑婦師之先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
未主定江陽太守兼望諸葛亮以為心大志廣
難可保勸先主因事誅之

漢南哽哽天奪其守　李邈字漢南邵兄也牧璋時
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
讓先主曰張威以討賊元功未効先寇而滅邈以
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
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教之
諸葛亮為請得免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
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亮將教之邈諫以
秦敗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
還蜀十三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
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教臣之
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新蒲生亮身枝強

兵狠顧慮臣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益
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說說秀造或俗或友昭德音著垂名厥後摠讚此四
十六人也
述廣漢人士
任毋治內子成名賢　任安毋姚氏也雍穆閨門早
寡立義資安遂事大儒安教授每為賑卹其弟子
以慰勉其志於是安之門生益盈門
龐行養姑婦師之先　龐統妻也事姑晝夜紡
績以給供養子汲江潛水以秘言遣詣學常作冬
夏衣投水中託言寄與子詩呼妻使為姑春應命

建見違不敢遠去遊於外供給因隣母致姑歡還
依依義篤杭跡邦庭誠感世主徙女郫刑　義舊牧
道長姜穉女綿竹司馬雅妻也既許婚父坐事徙
祖方雅就婚以雇人送其喪桑父母以朔方義舊
獨與弟孤居十年士大夫求終不肯乃上疏自訟
求還鄉里天子愍悼下朝方使送遂下詔書定律
令女已許嫁不得從父母徙
紀配銜指以章厥身　紀配廣漢彭氏女廖伯妻也
年十六適伯伯早亡已自有美色廬人求已作詩
三章日譬心而求者猶眾父母將許乃銜指明情
養子猶於義太守降潤圖象所庭

益王進娥殘體令誠 益非廣漢王輔妻也王和薪
都人便故妻也李進娥鄰人馮季寧妻也輔早亡
舛父欲改嫁非乃詣太守五方截髮自誓故亦早
公族可憑和惠割一耳季寧亦早亡父母欲改嫁
進娥亦剪髮自誓各養子終義
正流曰沉水絜永清 正流廣漢李元女楊文妻也
適文有一男一女而文歿以織履為業父欲改嫁
乃自沉水中宗族拯之得免太守五方為之圖象
相烏衰福義不存生 相烏德陽人袁雅妻也十五
適雅二十雅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之便自殺袁福
洪氏世曾由婦謀奏 洪氏世曾由婦謀奏汝敦妻某敦兄弟共居有父
母時財婢心欲得妻勸送二兄彭盡讓田宅奴婢
與兄自出居後彭耕得金一器妻復勸送二兄夫
妻共住嫂性悋審謂欲借貸甚不悅及見金踊躍
死感悟即出妻讓財還弟弟不受相讓積年後並
察孝廉世為冠族
思嬋烈媛美稱惟休撝讚十一人也
述廣漢烈女
右廣漢郡士女讚第三 凡五十六人 四十六人士
十一人女

赤德陽人王上妻也有二子上以喪親過哀成福
洪氏世曾由婦謀奏 汝敦妻某敦兄弟共居有父
母時財婢心欲得妻勸送二兄彭盡讓田宅奴婢
與兄自出居後彭耕得金一器妻復勸送二兄夫
妻共住嫂性悋審謂欲借貸甚不悅及見金踊躍
死感悟即出妻讓財還弟弟不受相讓積年後並
察孝廉世為冠族
思嬋烈媛美稱惟休撝讚十一人也
述廣漢烈女
右廣漢郡士女讚第三 凡五十六人 四十六人士
十一人女

犍為士女
王延河平纂為之功 王延世字長林資中人也建
始五年河決東郡氾濫兖豫四郡三十一縣沒官
民廬舍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以不憂職致河決
自然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之資
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隄謁者治河以竹落長
四丈大九圍夾以船載小石沈之三十六日隄防
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關內侯拜光祿大
夫乃賜黃金百斤
文伯習禮維武孫通 董鈞字文伯資中人也少受
業於鴻臚王臨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
張公執憲克智克聰 張皓字子明武陽人也以文聰明辟大將軍梁冀徵拜
郎鉅城相進隱士閭丘遷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
安帝將廢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
歷爭之安帝不許及安帝崩濟陰得立焉順帝以
皓為司空久之免後徵為廷尉清河趙騰等坐謁
訟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
平當
子鸞司徒楊彪不鳴 趙岐字子鸞資中人也初臨

甘陵私農郡甚善治民徵尚書選司隸校尉時梁
冀子弟放恣旂以法繩之不敢為非京師肅清桴
鼓不鳴
孟文翹翹平頗有成　楊淮字孟文武陽人也以清
秀博雅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甚有
嘉聲美績
伯郤正直耀祖楊聲　楊準字伯郤漢安縣人也初
為郡守太尉李固薦準累世忠直拜尚書太傅陳
蕃表為河東人為尚書令奏書治南陽太守曹麻
潁川太守曹騰濟南太守孫訓等子承依託形勢
孤縱徵廷尉治罪訓梁冀婦家子也於是憚之又
執金吾不朝正初勑奏之朝士服其公亮徙將作
大匠

薦朱禹盛精膳延為尚書陸稠為郡守皆名士也
桓帝即位拜河南尹遷司隸校尉冀弟父梁忌為
貪精　趙松字君橋武陽人為童子數省問貴
貽及知其避世審與周旋終不露之也述平寒茂
才為上黨太守
英英四子利於居貞　讚黃貽以下
皇漢弛綱官人失紀文紀蹇諤表勖臧否　張翕字
文紀司空皓子也在漢朝公平廉正權宦側目憚
之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持節與侍中杜喬循行
州郡考察風俗出宮垣理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
劉壽尸祿素飡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
峻河南尹梁不疑沛南太守梁乾等臧穢濁亂穢

車送迓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耕父服秩免峻等
又奏魯相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
遷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承叛亂後懷集撫恤甚
有治化在官十年卒于續為尚書續字方為豫州
牧子孫數世至大官
白虜狂僭亂離斯圮孝仲蔡馬社稷是弘　朱遵字
孝仲武陽人也公孫僭號遵為犍為郡功曹領軍
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以為
述所然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鄧縣為立祠
建侯平梁劾志知已　趙彰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為
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冀累辟終不

詣冀辟書不能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
彰獨往弔祭訖自絞使者驚救得蘇　李通字文然
辯通新都石生江汜　隗相字升通犍通人也養母
至孝母食欲江中正江水相冬夏汲之一朝有橫
石生正流中哀帝世為郎　吳順字升和犍通人也事母
吳生致養亦感靈祉　楊義字文然武陽人也輔漢
至孝赤烏巢其門甘露降其戶察孝廉永昌太守
將軍張嶷薦為丞相亮主簿大司馬蔣琬辟東曹
掾歷二郡太守為射聲校尉性簡略未曾以甘言
劉后初載實多良才季休忠亮經事能治　楊洪字
季休武陽人也先主領牧為部屬從事及征漢中
加人酒後言笑多愽詞失大將軍妻維意為維所
丞相亮表為蜀郡太守先主疾病永安召亮東行
廢延熙十八年作季漢輔臣讚在蜀書
漢嘉太守董元宏後主從其計充元封關內侯後
車騎快快與國安危　張翼字伯恭文紀孫也以文

武才幹雖征西鎮南大將軍封亭侯延熙十八年與大將軍姜維西征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狄道經衆以洮水者數萬人雖欲進軍諫不可必進無功時維屯出隴西翼常進軍內為國小不至黷武必為牠畫足不聽不得已每候便從行景耀元年還為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蜀平後主猶猶衆僤若烈名垂方德緯勲捷之瑰

述犍為人士

進楊發發先姑是蠻進武陽楊氏女大臣廣漢王堂長子博通博覆群文有母儀之德進楊則其教為行閨門雍發祥柯太守李韙家亦假條每不和

數恨徒富貴學問不及諸內憂訓及秀尼姬武陽陽姬結父厥敎蒙後竟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閉獄楊渙始為尚書郎告歸鄉縣敬重之姬為處女乃邀道扣渙馬欲父罪言辭慷慨悽泣渙愍告鄉縣為出其父因奇其才為子文方聘之結婚大族二孝得仕官遂世為官門後文方為漢中太守以趙宣為賢將察孝廉而封未定病卒姬私下發先遣孝廉上道乃發喪宣得進用姬之力也後文兄子伯邳為司隸校尉時姬長子穎伯與州刺史仲子頻二千石伯邳讓三服除資中董臺因從事王尋仲讓求妻不許臺門生左習王蘇以為妻可奪教妻家言母病迎

才選有二人伯邳欲用老者嫌以其尪欲舉五方而其年幼以咨耕母勸舉方後趙宣為牀為五方為應漢姬尚在故吏之敬四時祭問不絕周度割體貞節是全周度疑通人也相登妻十九登已中年令吳厚因人求之斷髮以誓志後人猶欲求之乃割其鼻養子早已其妻左亦年十九遂俱守義感數婦姑之貞專其節操也

敬姬沉淵誠烈邈然曹敬姬南安人也周紀之妻十七出適十九紀亡遺生子元餘服闋父毋以許孫賓詣毋病迎還知之自投水人赴之氣已絕一日一夜乃蘇恩送依紀弟居訓導元餘號為學士

羊九十卒

貞玦王操彌久彌刊貞玦字瓊玉牛輔程氏女張惟妻也十九適惟未期惟亡無子養兄子悅供養舅姑夙夜不怠資中玉冲做髮玦玦父脉答以女志不可奪冲為太守李嚴督郵嚴記縣遣孝義掾舁為雁宣太守命聘之玦乃自投水掾援不及後太守蘇高為立表太守蜀郡閻遣仁掾掾論曰貞玦太守章陵劉威又為作頌故稱述也

韓姜自財后旌其廬韓姜姨人尹仲讓妻也二十讓亡為表弟求姜不許臺門生左習王為表弟求姜不許臺舍每教邳政治伯邳欲舉茂

遂韓氏因遘成婚姜聞故自殺太守巴郡龔楊表之敎習蘇伏報姜以

謝姬引決同冢齊定　姬南安人武陽儀成妻也成以巳年壯無子將葬乃預作壙殮具妻龔須夫柩入塞柩棺吞藥而死遂同葬縣以表郡郡書州州上尚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賜家第四區蜀敎二石

媛姜匹婦勉夫濟乎投命國義踰國士　趙媛姜資中盛通妻也建安五年道坐過夫婦閉獄乎翔方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已笑妾在後何益君門戶君可回翔已令妾代君死可得繼君

宗廟道依遠數日姜苦言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代為應對度走遠乃告吏敎之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取翔亦不仕耳

黃弟求喪沉身中流靈精相感攜夫共浮　黃弟魏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雒子方書家三十里船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弟乃自往沒處號訴求得遂自投水中大小驩睨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時人為語曰符有先絡緻道弟求其夫天下無有

其偶縣長韓孚典嘉之召貞弟子幸之為縣脩脇烈哉諸媛節稱義通敘之讚此九女也

述犍為烈女

右犍為士女讚第四

凡三十人　二十八士　九人女

史094-462

鄭眞岳峙雄乎其清　鄭子眞襄中人也玄靜守道
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敝曰忠孝處敬天下之至
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
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號谷口子眞已
中興立祠　神中五徵未詳其義　漢
衡梁涇盤玄湛洞亭　衡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
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那九察孝廉公府
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
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幸其在遠
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重矣衡笑曰時

有僞易道有汚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
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屈其志豈予之徒也我吾何虛假之有竝扶服之
敬其言也
鄧公方到忠枉原情　鄧公成固人也景帝時御史
大夫晁錯惠諸侯強大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
反假言誅錯故殺吳相袁盎諸帝殺之羿益太常使
救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為謁者入言軍事問曰七
國聞晁錯以罷兵不對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
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為萬世策諸
侯憂之計畫始行具以東市諸侯要憚內杜忠臣

聖則臣直令衆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來危故大夫
言之帝曰晚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堪俱以忠正
為牟臣弘恭石顯所譖毀乍出乍徵堪平和猛卒
自殺
王孫養性殫葬廩生　楊王孫成固人也治黃老家
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欲裸葬以復
吾眞但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之以
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祁侯謙之王孫曰
厚葬無益於死者也夫燔財送死今日入閉日發此
眞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帶束縛捐金以珠玉
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異宅祁侯無

以易卒躁葬如其言
司徒監使術暢思精屢登上司七政是經　李郃字
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為郡候吏和帝遣使者
二人微行至蜀宿郃舍郃為出酒夜飲露坐郃
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郎二人拉問之
郃指星言曰有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為漢中太守
命為功曹察孝遂馳名為尚書徙左丞稍遷至尚
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亮直當世
稱名順帝甚敬
矣精不類米明不揚太尉謇諤任國板荒濯日昭谷
將外扶桑逖直颺正漢道遂喪　李固字子堅郃

子也陽嘉三年以對策忠元拜議郎大將軍梁商
后父也表為從事中郎稍遷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
至州先友賢者南陽鄭林鄖宋考節零陵文宣雅
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
守孔曠高陽為昆弟等州土自然安靜徙泰山
太守竟寧盜賊入為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
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
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
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
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録
尚書冲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

諸王至國舉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
專權乃立樂安王為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
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
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業闔鄧廣立之
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與崩之漸在斯一舉至
從冀固與喬玄爭蒜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徵以無
必有厚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徵以無
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為人所善
更奏鴆之固與書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
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為凶
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
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以復何
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
帝典道冀暴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元嘉動重威惠寬亮　張則字子并南鄭人也為
柯太守威著南土永昌越巂夷謀欲反畏則撫臨
其郡相諫勿止號曰臥虎大戒秋勳遷護羌校尉
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平盜賊已郡板楯反叛
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史又為魏郡太守所

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表為長史不就巫
相書公拜度遼將軍
子雅溫恭見察文方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
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犍為楊文方深器異之遂
察孝廉官至犍為太守
二珪琬琰三辰懸曜　趙瑤字元珪琬琰字稚圭凡七
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為
維氏表趙二公與書曰趙瑤在維氏猛虎歸迹百
里均耳舒平何難邊扶風太守徙蜀郡為司空掾吾第以
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為司空掾張伯慎為友伯慎為巴郡相司空張
待足下矣瑤曰諸葛撫廣漢卒琰始為青州刺史

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尚書不就卒
仲卿報友行義以理　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
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祭之自拘
祭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祭之自拘
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初至
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天
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伯度玄鏡禁屏厠已　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
時為侍中光祿大夫數言政事多所匡救元表宦官秦盛樹虜秦重
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以為後災帝怒
免為庶人怙然以答失為已責久之徵拜汝南太
守遷司隸校尉潛然冲雲清荀張儀准　李燮字
德公在林雖象垂答既冲徐州儒酒家酒家知非常人
德公太尉固子也父叔時二兄亦以燮為婦所造
隨父門生王成已命徐州儒酒家酒家知非常人
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重
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分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英
咸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
令暈如之笠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於是下
赦燮得還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
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為友伯慎為潁川太守
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即與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
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
數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和心變
拜東平相國王為黃中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
以為不可果敗還京非尹時人為之語曰李德公
甫不做三帝子不做五王
伯臺處謙師言元盡未命防萌妙觀玄機　陳雅字
伯臺成固人也靈帝時為諫大夫閣官用事上疏
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
是宦官秉權娶帝幼沖和熹太后兄鄧隲輔政太
后通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隲娶帝登遐黃門孫程
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定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等

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即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尚書令尹勳等欲建万世策機事不密為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即
陛下所見今官官猥盛威傾人主天下鉤口莫敢
言者海内怨望妖孽並作四方兵起萬姓爭苦陛
下尚可以安柔後嗣何帝不着納出為巴郡太守
羊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大
亂雄夫主爭無以貨財為意吾三依山薄森三歲
餘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後為黃門所殺海内果亂
終成三國也

孟慶邪允　閬憲字孟慶成固人也名知人為綿竹

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
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
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閬尹賦政既明且祖去苛去
辟勤以禮讓遷蜀郡更民注滂送之以千數

季平英瑋　李歷字季平太尉固從弟也廿修文學
性行清白與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舉新城令
朝請都督

計君經算　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
史時巴郡板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天子患之訪
問益州計考以方略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
為帝義民羌入漢中報家其力東征南戰世有功

生雇錢以戰衆實不敵崇等皆以羌逐得產報之
伯義以節　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為功曹居守
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勑兄子伯
跑來赴難瓚瘡乘送還鄉里詔乃結故吏冠蓋
弔者二十五人言共報羌谷慕敬以士以待時太
守鄧成命信為五官元初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
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以天年告嗟元
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錢數千斛
四行蔣琬在蜀六子　瓚聞寇已下也又有王崇原
展及蜀李密李密陳已曹原勾雅劉雅九人皆
以令義為郡廣所命王宗原展與廣同以學容等
七人與信共弃命詔書既賜崇信又賜九子家數

各五百斛給以事復

元侯趙陳蓋亦烈士　燕卿字元侯趙嘗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仁仲卿孫也卿爲刺史部俱從事使在蜀部與從事董馥等當事太守蘇固固爲王莽所殺卿聞故哀慟說馥徼等赴難二子王毓趙楨等所殺卿聞故哀慟說馥徼等赴難二子嘉之爲圖象學官誄馥等曰三苗止四珍復起賊張脩所疾徵嵩杖節直入脩營殺十餘人終獲大破之進攻脩營乃與戰傷臂洪渙龍宗振振麟趾文炳彬蔚漢之表軌觀讚三十

五人也

述漢中人士　其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程季溫仁化能爲親　程季溫仁化能爲親　程尉李法婦也祇前妻有四子興劉觀陵程季生二子淮基祖已興等憎惡季親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與等感痞目知失子道詣南鄭獄受不處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卦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雅業特徵遷爲南鄭太守

泰璞嚴明世範厥訓　泰璞南鄭楊柾妻大鴻臚劉臣公女也有四男二女柾已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毋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已何以帥群弟子元珍扣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毋請客既至無賢者毋解招責之仲珍乃辜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璞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止四珍復起杜氏之敎父毋是遵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女也生七男七女皆元珪稚圭有淑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弦子賤帶緩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娉身在乎正愼及其生也恩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貞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后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察舉牧州府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孝考上訂無不備也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爲穀言存典誦　禮珪成固陳肴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慶遷女惠英少娶酋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隨禮珪教二婦曰吾先姑毋師也常言聖賢元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

逸逸則不才吾家不富也所以慶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惕理抑絶之感悟章行遺亂漑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祀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矣猶執婦師之行者也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

文姬虐敏宗祀曩敬

固女也父為梁冀所害兄罹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數曰李氏滅矣乃與二兄議匿柔父門生王成已命徐州洋注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君以百里之命成許諾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君以百里之命成許諾李氏得嗣祖祀義終於裡柔父之遇赦樊得生之羊梁冀以族柔潛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徒成在徐州各異處儻償而私相往來成病亡樊四時祭之

陳氏二譙或智或仁　陳順譙成國人也順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陳規著書數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劇非元帥訪於惠謙惠謙曰妖弘德教養廣免耶五刑三千莫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子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

遵行喪服闕教之曰先公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柔潛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徒成在徐州各異處儻償而私相往來成病亡樊四時祭之

時徐之

謝樹南鄭人趙孝賤妻也

樹南悼夫輕死重信　謝樹南南鄭人趙孝賤妻也

子賤初為郡功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固公季公太守知其杜過之甚寬二子託服藥以其棺器斂因出逃子賤畏法教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樊得還子賤廬墓報仇債人刺之樊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以許共并命兄弟婬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臼兄婬念一以為不得生不敢復圖以也上下以為信然

恕等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

禮脩順姑恩愛溫潤　禮脩趙孝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子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以固當能于賢婦手中後遭未賊當以乃碧淫面亂首槨刀託言痂賊不敢近也養遺生女依父姊立義終身者也

右漢中士女讚第五

凡四十四人　三十五人女　九人女

青衣買書志亦遠
爰讓不異隨侯珠
有緻不還遭神蛛
子孫讀之何其愚

梓潼人士

鎮遠勃壯立勳南殲　文翽字嗣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縣門枝尉為健為屬國遷益州太守開造稻田民感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以公侯若之不應乃遣使由交阯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為立祠子焕有令德為北海太守

臣遊玉砰高風金振　李業字自修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怪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藥而卒

敬不可廢也遊飲藥以述酣殺善士陽錢百萬子五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三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謝病免久之拜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清潔遷之至迫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未到千餘數至恩化暢洽比春來到八餘鳩集其聽事孕育初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劉焉表拜都尉為人廉止疾滋祠敕牙孫惟修善為禱仁

義為福羊八十一初舉
盛國好學研精聖真　楊元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
學求師遠業受古學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
朗舒潁川白仲聖精究七經其朋友則潁川荀慈
明寧元禮京兆羅叔景潁陽孫子瑜山陽王叔茂
時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國緯空說去事
存略疑非聖不以為教延熹中察孝廉為郎辛
漢伯龍業諸生之絕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
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潁川李仲勃海孟元舒
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負
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萬言太守聞貶命為功曹
察孝舉有道博士徵不詣然上陳時政言經得失
又戒子孫人能之禮及遺令期以葬不設衣衾務
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伯偉初志　張壽字伯偉涪人也少給縣亞楊敞為
佐敞為梁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
賣家鹽井得三十萬市馬五匹往贖敞遣不可得數乃單身詣虜
韜椁盡凡往三年計遣遠還鄉郡召為中候詔
漸法自說虜衆其屢求遣敞還鄉郡召為中候詔
書除巫尉以月俸印盡續所有財物與三弟復為
郡椽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還功曹吏徙五
官掾卒

李餘字季餘涪人父早世兄奕殺人三命毋慎
當以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毋不人曰
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毋以吏以餘年小不
許餘因自以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尚書天
子與以財葬國盡痛連　李餘涪人可考於先漢表目為
冠王二子行勇以仁　冠祺字元軍朝梓潼人也與邑
子侯募俱學涪州募後為勃海王象所稱祺杜鈞
王象家值家病象謝曰君子不俺人無備安有為
友報讎無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煞由是察
孝廉為灑陰令濟陰相王晏字叔茂貶邑之復往煞由是察
友報讎無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煞由是察
孝廉為灑陰令濟陰相王晏字叔茂貶邑之復往煞由是察
漢張昌寓科受業大學昌為河南呂侯所煞晏辨
煞儀事在計解
李勗多方以救五稱　勗字翁業涪人也與廣
醫術作經方頌說名聲郭玉自此以上以下闕文義不可強不錄
章武之興亦建才倫德賢好古淳心藝文　李仁字
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令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
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
修文自終也
國輔皓然形動神沉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仕安漢
子先主定蜀常稱龍算閭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
領州牧選為主簿與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
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大夫從其所志

退藉遊學休志素林　尹默字思潛治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徽宋忠等博通五經兼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訓略皆論述希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受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

欽仲郎博訓詁典墳　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算計卜數醫術考校機之巧皆致思焉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太玄指依則費爲異於鄭玄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同

孫德果毓作劉幹臣　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主初爲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爲江州都督揚武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賢亦以才幹爲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衍術傳彥玉潤蘭芬邵名表器江漢之俊拾贊十五人也

述耕漬人士

李姜雅發化播二婦王氏世興寇由賢母　李姜耕漬人士有子博女紀派二人李姜生康雅芝女始示兄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維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長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派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書寫姜手爲作家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椎讓博妻婕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斟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号之三母堂已姜敦康雅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杜蕊專父不諒只　浩杜季女著也郡廬頤妻也

十八適顯已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工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已妻之不幸當生事贍姑以就養成室存已等但欲在然供養已不有恨願不易國寧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殭逼迫之蕊益

芝女始示兄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維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長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派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書寫姜手爲作家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椎讓博妻婕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斟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号之三母堂已姜敦康雅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杜蕊專父不諒只　浩杜季女著也郡廬頤妻也

十八適顯已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工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已妻之不幸當生事贍姑以就養成室存已等但欲在然供養已不有恨願不易國寧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殭逼迫之蕊益

敬楊雲鄰壯踰烈士　敬楊浩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閭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讎盛數往來孟家敬楊淨潔謂孟曰蓋山惡藩命爲女與男昆惡鄰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踈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

羊盛至孟家敬楊以大杖打殺盛將自煞孟止之
與俱逃潛令僕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尉二門會
赦得免中平四年洛令向建爲立圖表之
惟益三嫂仁暢義理郭有斯婦以馳避紀揔讚三人
述梓潼烈女
右梓潼郡士女讚第六
凡士女十八人 十五人士 三人女
譙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一百八十七人士五十七人女
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君子
爲如其遺脫及後世可書者願賜後儁又春秋敎渠
傳首叙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已郡晉君安獨駁
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後策之然不詳其行事
譙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可謂衆矣何者世宗多士
則相如麟遊伯司鳳翔洛下雲翳林文龍驤在孝宣
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誄屬文甘泉範爲世鏡在元成
則君公謇謇心思國病慮經劉危直忤王聽其高者
則嚴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爲人宗若夫秉
心塞淵與物盈冲則楊子雲也名重泰山華夏仰崇
則鄭子眞也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玄也不能屈
君混遁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武明章以來出者則
能內贊朝機外揚五教贊和弼味經綸治要上答泰

階下允民照處者則利居樂桓皓然玄蹈天爵玩之
人爵則笑雖車門辟表惠脅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
英名洙泗方其漁耀矣故曰漢徵八士蜀出其四又
曰漢興四葉蜀延其二可謂不愧於儒學典雅稱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
經常議健爲吕孟有託孤之節若茲之類郡邑往往
垂象列銘見有苗裔晚生長亂故老以沒莫所咨
質不詳其事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凡士女二百
四十八人而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
來世之好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于左
其傳志父祖子孫及有名失官位者不列寧

州人士亦不列別爲目錄至晉元康末凡三百九
十二人也

華陽國志卷第十之下

聞之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實而不華是以史遷之記詳於秦漢班生之書可得而言也西州自奉聖晉後俊瑋傭儻之士或脩德讓行止從時或揣功立事羽儀上京策勳王府甄名史錄侔於先賢會遇喪亂遷華夏顛墜典籍乡歎族祖武平府君愍其若斯乃採簡掇翰拾其遺闕然但言三蜀巴漢未列又勝在舉善不必珍異採之耆舊竹素空閣令更撰次猶益足銘後觀者凡二十人級之斯篇雖行故隆沒大較舉其一隅

衛尉散騎常侍文立廣休
散騎秘書監誠感聖君
西河太守梁隆休然
西河烈烈秉義居貞
漢嘉太守司馬勝之興先
漢嘉尭讓德之倫
郪令州主簿常显修業
郪君寥誥自國底身
江陽太守何隨季業
江陽皎皎命世清浩
梓潼太守王化伯遠
梓潼衿衿在險能平
太子中庶子陳壽叔作
廢乎稽古遷固征聲
漢中太守李宓令伯
漢中雄睥才益犀生
犍為太守杜軫起宋
犍為卬卬友于寔令
給事中任熙伯遠
給事溫恭尚德幾榮
中書郎王長文德雋
中書淵識寶道黯朗
大長秋壽良文淵
長秋忠肅朗允篤誠
大司農西城公何攀惠興
司農運籌思伸良平
少府成都侯威季敖允剛
少府果壯文武是經
衡陽內史楊邠岐之
衡陽固節隱然不傾
尚書三州都督王建熙
尚書準繩古之遺直
湘東太守常寵季慎

湘東汜愛仁以接物
武平太守常寬恭恭
武平聲聲氷清玉凝
楊烈將軍梓潼內史巴西譙登
江陽太守江陽侯樓毅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少遊蜀太學治毛詩三
禮兼通羣書州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
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郡太守魏梁州建首
為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晉武帝方欲
懷納諫益引致萬彥泰始二年拜五溪陰太守武帝
太子以司徒李胤為少傅選立為中
庶子立上疏曰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
始建幼志誕陟大緐猶朝日初暉良寶釋璞侍從
之臣宜簡後大妙選賢彥使視觀則觀禮容棣棣之
則聽納當受嘉話駭耳之言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
清初陽繹燃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誠非輦下所能
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諳得以
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立上故蜀
大官及盡忠於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
齊民為劇又上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絕
冥見叙用一則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倘東吳士人
之望事咸施行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王忠貞清審
有恩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
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緜方伸
叙此滯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臣
子之心願從蹤以求躯死在人情會從出以致明斯
實物性賢愚所同臣着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遲
荒遺煙犬馬老惫非左右機細之語臣雖重蹈處之
何頗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
獻可替否多所補納魏致二州人士銓衡平當為士
表所宗故蜀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望素與立至厚
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
十稟性謙遜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頃聞之曰
廣休可謂不棄故吾舊矣人也西界獻馬帝問立
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每善其恭慎遷衛尉猶並
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德御建上表年老乞求解
皆還秦梓者不聽咸寧末卒帝嗟悼痛惜之初安樂
葬于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營當時榮之初安樂
思公世子早殁次子亞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亞諫
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
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
安樂公溢亂無道何攀與上疏太守王崇浩陵太守
張寅為書諫責稱當思立言凡立章奏集為十篇詩
賦論頌亦數十篇同郡毛楚楊崇皆有德美楚辭柯

榮武陵太守

柳隱字休然蜀郡成都人也少與同郡杜祺柳伸並知名隱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事設計當敵陷陣勇畧冠軍為牙門將西將軍鍾會伐蜀入漢川圍戍多下惟隱堅壁不動會別將攻之不能克後主既降以手令敕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拜議郎武帝踐祚以為西河太守在官三年以年老去官乞骸還蜀卒於家年八十長子竟連道令次子初舉秀才

杜祺字文然　柳伸字雅厚州牧諸葛亮辟為從事祺符節御令梁益二州都督伸慶支祺子盼字伯重略陽護軍伸漢嘉巴東太守大同後並舉秀才盼子猗字景文伸子純字偉游有名德幹器舉秀才巴郡守都建平太守西夷長水校尉巴東監軍

司馬勝之字興先廣漢綿竹人也學通毛詩治三禮清尚虛素性通不榮利初為郡功曹甚善綱紀之體州辟從事進尚書左選郎徙秘書郎時蜀國州書佐望與郡功曹參選和從事侍臺郎時重察舉雖位經朝要還為秀孝亦為郡端右　景耀末郡請察孝廉大同後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歷廣都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為散騎侍郎以宗室禮之終以疾

辭去職即家拜漢嘉太守候迎盈門國讓不之官閒居清靜謙畢自牧常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於爵祿若吾者可少以為有餘榮矣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年六十五卒於家子尊賢佐皆有令德

常盈字修業蜀郡江原人也祖父貞祥柯永昌太守父高朗令從父閑漢中廣漢太守盈少與閑子恩齊名與有聲道志篤博典治毛詩尚書涉治羣籍多所通覽州命辟從事入為光祿郎中主事入為尚書左選郎郡請迎為功曹時州將董軍政置從事職典刑獄以盈清亮復為督軍治訟平當還察孝廉除郫令為政簡而不煩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破諸葛瞻於綿竹威振西土諸縣長吏或望風降下或委官奔走盈獨率吏民固城拒守後主檄令乃詣艾故郫穀帛全完刺史表郡嘉盈志節辟為主簿盈善儀容翔集動為表觀言論壯烈州里重之然交友惟賢不交下己者汎愛之恩猶不足郡徵還道卒　忘字茂通蜀

謁者黃門侍郎喪親以致孝聞察孝廉為郎使吳稱職歷長水參軍什邡雒令大同後刺史郡坐治城被徵恩詣洛陳訴遠國初附居民始結不宜改易又表修治城池居吳恩危邊將常職事皆中情晉文帝時為相國辟恩舍人武帝踐祚拜騎都尉除河內令州名為難治恩性折豪勢風教大行縣有姦婬殺兄者

厚當級陛前令奚得長守會卒恩為人信直仕數不從下人故為黃耇所不善是以作詩著論先於已短臨喪與樂歡氣俱至為士類所稱恩友人廣漢程宗仲亦有學行蜀時官與恩比表郡為主簿與恩共理郡事文帝善之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稍遷官至雲南建寧太守

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綸通星歷郡命功曹州辟從事光祿部中主事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巳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乞輒取道側民竿隨以綿糵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竿見綿相語曰閻安何愛固為語曰安漢吏取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為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察孝廉大同後臺召不詣除河間王郎中令不就居貧固儉衣弊敗不食晝耕耦夕修講誦鄉族饋及禮厚皆不納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溷中豬隨便牽豬與之屠人出門舋得其所已豬謝隨還豬遂以乞之有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遇行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雇徐步而歸其仁如此太康中即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後州鄉人言議平當者皆相謂何江陽至于文山東有正直廣讓者

和號東中　何江陽杜景文何敞為郡長子觀字臣忠清公淑慎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都南安令平西長史張昌作亂荊州從黨西上郡守無不望風降下至江陽平西將軍羅尚表為典遠護軍討賊平珍除巴郡太守朝議欲以為寧州刺史會病卒次子遊治中從事隨時同郡繁令張紫清廉推讓見稱當時

王化字伯遜廣漢郪人也漢將作大匠王堂後也祖父商字文表州牧劉璋時為蜀太守有懿德高名在蕃藩傳父彭字仲巴郡太守化兄弟四人少有令望化治毛詩三禮春秋公羊傳郡命功曹州辟從事光祿部中主事尚書郎除閬中令為政清靜察孝廉大同後復端右郡察孝廉為樂道令時縣近邊塞值胡虜反化率吏民積穀堅守虜斷通重圍孤絕七年伺虜怠墮出軍討之民得野栽大軍至虜退以功封關內侯遷朱提太守撫和殊俗得夷晉懷心轉在梓潼復有稱績為人嚴重言論方雅臧否允衷州里服其誠亮年七十二卒官弟振字仲遠亦有德望廣都令巳東太守弟弟徵字季遠恬居官次歷廣陽作唐令早亡少弟崇字幼遠學業淵博雅性洪粹蜀時東觀郎大同後梁州辟別駕舉秀才尚書郎與壽良李密陳壽李騫杜烈同入京洛為二州標為五子情好未

必能終惟榮獨以寬和無所彼此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其書興陳壽頗不同官至上庸蜀郡太守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睿敏識屬文富豔初應

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大同後察孝廉爲本郡中正孟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

大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

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再爲著作郎吳平後書乃鳩合三國史

著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又著古國志五

十篇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出爲平陽侯相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忘集故頗不同復入爲著作郎鎮南將軍杜預表爲散騎侍郎詔曰昨適用蜀人壽良具員且可以爲侍御史上官司論七篇依據典故義理所因華又上釋諍廣國論華表令藏中書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五經雅業甚盛不欲其處內表爲長廣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誅數歲除太子中庶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內上疏辭武帝覽之曰安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舉賢良徙尚書郎河內溫令數德陳教政化嚴明太傅鍾平侯羊公歎無子喪妻不復娶也華表欲登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任誕不羈望不充其才當時寬之　兄子斡字長任亦有文才雖壽著作佐郎上廣令　斡弟莊字

妹度梁州別駕驃騎將軍齊王辟掾卒洛下　莊從弟陽平太守

弟階字達芝州主簿察孝廉襄中令永昌西部都尉

建寧興古太守皆辭章煥騏名當世卒壽所述作

二百餘篇斡莊階各數十篇二州先達及華夏文士

多爲作傳大較如此

廣漢太守和長壽齊建人相駁友後與壽情好

陽陵遲相班攻有識之亦自別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

亡母何更行見養祖母沿春秋有孝聞其侍疾則

通涉枕藉辭捷辭義豐趣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

注湯側息日夜不解帶饋飲湯藥必過目嘗口本郡

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

奉使聘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安曰願爲人

兄吳主及群臣稱之大同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

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五經雅業甚盛不欲其處內表爲長廣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誅數歲除太子中庶子

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內上疏辭武帝覽

之曰安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下郡縣

供其祖母舉賢良徙尚書郎河內溫令數德陳教政化

嚴明太傅鍾平侯羊公歎無子喪妻不復娶也華表欲登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

壽遂卒洛下任誕不羈望不充其才當時寬之　兄子斡字

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安至中山王過縣徵
芻茭薪菜安列高祖過市賈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
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
舞詠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經界隴西王司
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豪憚其公直安去官為州大
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者失荀張指左遷漢中太
守諸王多以為宂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
論中和仁義儒學道化之事凡十篇安東將軍胡羅
與皇甫士安深善之又與士安論表聲及司馬文中
杜趙宗鄉令先文廣休等議論往返言經訓詁衆人
服其理趣擇河內趙子聲談詩賦之屬二十餘篇辭
良李騭與陳承作相長短安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
常言吾獨立於世顧景遜號曰六龍長子賜字
人也故安六子皆英俊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
宗碩州別駕舉秀才汶山太守少與東海王司馬元
超友睦每書詩往返雅有新聲少子與字嶌碩太傅
參軍卒子盛碩寧浦太守安同時蜀郡高玩字伯
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微妙傳聞強識清尚簡
素少與亞齊名官位相比大同後察孝廉除曲陽令
單車之縣移檄縣綱紀不使遣迎以明三材徵為太
史令送着帢不出界朝廷稱之方論大用會卒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字伯林安漢雒令
軫少師譙周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郡命為功曹卿
艾既破蜀被徵鍾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張府君不
肯出官軫進曰征西因執鎮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
之際交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即出住下舍會果遣
參軍牽私為太守數百騎操甲馳馬入郡前驅問侯
所在云已出晉之引復召為功曹綏撫吏民各得其
從任山陽新城汲陽所在有治入為尚書郎轉分降
趙翔廊閣之下盛容可觀中朝偉之遷犍為太守惠
愛在民還為州大中正軫既才學兼優論議清辯
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 弟烈字
仲武貞幹敏識平坦和粹名譽侔軫察孝廉辟平原
中尉南郡安陽令王國建旨選為郡中令遷尚書郎
守兄軫喪自上求去官以兄子幼孫少弟良字幼倫亦
將雲柩葬舊塋武帝歎惜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
轉拜從官犍為太守又轉湘東
有當世向分舉秀才荅陵新都令國王部中令遷治
陵建寧太守兄弟並興州里以為美譚 軫二子長
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顯圭璋峻世號二鳳毗
舉秀才大將軍辟掾太傅參軍平東長史尚書郎稍
遷鎮南軍司益州刺史王簿早卒
任熙字伯逵蜀郡成都人也漢大司徒任方後也垂

有德矣父元字秀明健爲太守執金吾熙治毛詩京易博通五經事親至孝居喪毀瘠爲州鄉所稱察茂廣除南鄭令以病去官後授南鄭不就轉梓潼令爲政清淨辭疾告歸勸農力穡居室致給循訓閭門內財可法博愛以謙恭接物開門待賓傾懷下士客無長幼必有供饋清談道講不衰失言祇慎著聞太康中除越巂護軍非其雅好不往徵給事中熙以侍匡日月左右贊睢楊光不可苟私終以疾辭而蜀郡令每至官爲之修謁歲致羊酒即家拜床提大守固讓皆燦蠶羊六十九年於家不之官好述作詩誄論難皆傳於時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子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于連字升孫少與巴西龔壯俱知名而學業優之早段熙同時健爲楊銓敬宗弟達訓宗各以德行稱同寮孝廉銓比蘇令甘露降其縣達滇池令珠俗懷其德

王長文字德篤廣漢郪人也父顯字伯元健爲太守長文天姿聰籍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務窮根柢三辟書佐丁時興梁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常著綠衣綠帽韋韝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初至詣門修敬至問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以在治羆出版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趨走出門羆累遣教請

還終不肯羆乃不廢然奏長文爲洛陽令形笑答曰卿乃不廢然非主者也固辭不拜

閬亟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柘柔之卦數曰桑
蠶以吐絲而卒也吾蜀人鈔於是矣拜蜀郡太守秦疾
卒時年六十四長文時人罷倦為州別駕竺在右職公亮寔寔剌史盛怒欲殺
人羣下請不聽竺乃懷縛極入頓几上乃極陳其刑
理剌史從謝還縛閒
皆早亡 下作長久
壽良字文游蜀郡成都人也父祖二世牷為太守良
少與牷為張衡黃練註知名治春秋三傳貫通五經
操身貞素州從事散騎黃門侍郎大同郡主簿上計
吏察茂不就州辟主簿治中劉駕舉才行剌史董荅
曼貢之三司遷辟太宰除霸城令始平太守治政著
績從扶風轉秦國內史文立卒後溫令李密表武帝
言二州人士零耦才亮凌遲無復劘掾紀後進慰
寧選外着良公朝在時二州之望空見超子紹繼立
後帝徵為黃門侍郎兼二州都給事中梁州剌史遷
散騎常侍大長秋卒葬洛北芒山 徵字文平清檢有
孚也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緝字建與張翼
治幹舉秀才歷城令治陵太守遷諫內史 良公訓疑誤
何攀字惠與蜀郡郫人漢司空汎鄉侯武弟穎川太
守顒後也父包字休揚蔡舉孝秀皆不行除瑯琊王
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攀少風成奇姿卓逸
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剌史王 晏稱攀王

佐才也以為主簿泰始十年蠶緣柘柔之卦數曰桑
蠶以吐絲而卒也吾蜀人鈔於是矣拜蜀郡太守蔡疾
卒時年六十四長文時人罷倦為州別駕竺在右職公亮寔寔剌史盛怒欲殺
人羣下請不聽竺乃懷縛極入頓几上乃極陳其刑
理剌史從謝還縛閒
皆早亡 下作長久
壽良字文游蜀郡成都人也父祖二世牷為太守良
少與牷為張衡黃練註知名治春秋三傳貫通五經
操身貞素州從事散騎黃門侍郎大同郡主簿上計
吏察茂不就州辟主簿治中劉駕舉才行剌史董荅
曼貢之三司遷辟太宰除霸城令始平太守治政著
績從扶風轉秦國內史文立卒後溫令李密表武帝
言二州人士零耦才亮凌遲無復劘掾紀後進慰
寧選外着良公朝在時二州之望空見超子紹繼立
後帝徵為黃門侍郎兼二州都給事中梁州剌史遷
散騎常侍大長秋卒葬洛北芒山 徵字文平清檢有
孚也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緝字建與張翼
治幹舉秀才歷城令治陵太守遷諫內史 良公訓疑誤
何攀字惠與蜀郡郫人漢司空汎鄉侯武弟穎川太
守顒後也父包字休揚蔡舉孝秀皆不行除瑯琊王
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攀少風成奇姿卓逸
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剌史王 晏稱攀王

弘等所害攀操表 恒指洛訟釋事得清剌史王濬復辟
主簿別駕威寧三年濬被詔罷本職公亮寔寔剌史盛怒欲殺
調攀進曰今見佃兵但六百人造作歲終可辦濬及
勝萬人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無以輔成國意至輒召
四守林兵及諸武重并萬餘人造作船六七年財可
網紀疑輒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攀曰官家雖欲伐吳
疑者尚多卒聞召萬兵必不見聽卻功夫已成勢不得
時成當輒召以速為模設當見聽不見聽以佃兵作船船不
止濬之議欲入山裁船動數百里艱難攀曰今冀蹇
多種松柏當什四市取以速為楩濬悅之任攀與舟

船器仗各遣攀使洛攀曰聖人之功可成使人信之
不可見也夫高祖之大略猶未審於韓信畫敖圖籌何
子房而後用之今建非常之功或莫之信羊公使君
同盟國家所重加裹日夫策江陵思有風駕宜與相
聞此一亞也濬曰何但羊叔子亦宋元亮之憂君至
洛官家未有舉意便前襄陽與羊宋論之攀既至洛
拜表獻策因至荊州與剌史宋論宋未許乃見羊
祐累日共畫用兵之要攀曰若令循清海以趣京下
壻春楊州直指秣陵兗豫踰海並據桑浦則武昌以
東會稽以西騷然瓜剖矣荊州平南經造夏口巴東諸
軍固守西陵孟泉之衆秉浮江東下封樂鄉要巴丘

晏稱攀王

則武陵零桂長沙湘東從風而靡矣但明信賞看屍俱會雄旗耀天四面雲合秦機摩巷傳檄南極吳會不盡平者未之有也羊祜大悅遂表請伐吳尋徵濬大司農至晉壽詔以濬為龍驤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軍事弊頻奉使詣沿時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妻之五年秋弊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遷戍舊戍朝議征却須六年弊上疏策皓必不敢出空因令戍嚴裝取基易中書令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弊時通之又濬性在忠烈受命必果空重其任號詔書選濬平東將軍督二州事吳平封關內侯濬入拜輔國弊為司馬上論時務五篇除滎陽令遷廷尉評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弊駁之曰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儆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遂減死多所議駁選散騎侍郎太傅楊駿謀逆請衆官弊與侍中傅祗侍郎王愷等往惠帝從楚王瑋殿中中郎孟觀策成嚴誅駿外巳知經弊與祇論協得出侍天子天子以為明軍校尉領熊渠兵一戰 新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策曰於戲在昔先王光濟厥世罔不開國列土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構兵飛矢集于殿庭曰刃交於宮闈弊受命舊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敢朕甚嘉焉今以舰與之西城為弊封國錫胙茅社其以白茅永為晉藩輔往欽

我敬乃有土惠康黎元無或以隳爾烈又賞絹萬匹弊固辭受五千匹又賜秩拜弟邁弟子一人關內侯邁宣關內史不就轉東莞校尉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邁弊指受失利徵還領越騎校尉武庫災 百官皆赴火弊獨以兵衛宮復賜絹五百匹領河南尹遷揚州刺史假節在官數年德教敷宣征虜將軍石崇表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遠人徵拜大司農入弊辭不聽遷兗州刺史錫寶劒以為公會農時年五穀之官時帝崇政寖多害忠直又諸王逐起好結黨徒於任照貴緩不聽遷兗州刺史錫寶劒以為公會農時年五穀之官時帝崇政寖多害忠直又諸王逐起好結黨徒弊闕門治疾不與世務朝議欲以弊為尚書僕射固辭不拜十七天子聽悼遣贈司印綬謚曰桓公遣令敕世子務行恭儉引荀公曾諸葛林為模範子璋嗣李毅字允剛廣漢郪人也祖父朝宇偉南州別駕從事父旦字敬宗光祿郎中主事毅少敏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礼訓詁為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濬臨學講試問徐酒姬龔曰學中有可成進矣百人對曰可有百人濬姬怒曰童冠八百而成者百人教少何為教對曰如龔之言明府之教盛於孔氏不為少也濬奇之命為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未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史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未持不得未

倚失着秩字朗府秩當至益州濟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張弘敬益州刺史皇甫晏誣表晏反敬白濟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又當何求且廣漢與成都密爾而統梁州者祚益州之領須防吾今日也益州有稍乃此郡之憂加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之為賢何兵敬主賊急當不拘常宜濟從之發兵與牙門滿泰等共討弘斬之詔書遷濟益州刺史敬復為州主簿別駕舉秀才及濟找吳與何攀註為參軍吳平封關內侯除隴西謁軍以疾去官徙雒令遷雲南太守濟臨當上表後武帝思濟勳問敬所在徙犍為使持節南夷校尉久之犍為民毛詵李毅與朱提民李孟共逐太守杜俊雍闓以叛衆數萬救討破之斬詵孟首檄走依五苓夷亦叛晉朝復置寧州以敬為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沒郡縣攻圍州城中原亂而李雄寇蜀救援不至疾病糞於廳城懷帝嘉其忠節遣贈少府諡曰威侯發柩通博居情雅厚脈卿寒貧篤於故舊人咸歸之但好談調德重猶少從弟芝字叔平少修身砥厲名行數諫數忤自矜嚴毅笑應之曰吾小來不治名素終杜旄節故可至九卿卿清儉履通卒未失成都令也時敬始受南夷而落雁城令果作成都還犍為太守任

當不及數數子劍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為謁者除壽林侯相不就為尚書外兵郎自表赴難至牂柯夷斷道不得進經年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穀惟茹草冠至舁喪官至朱提越巂太守西夷校尉數女秀適漢嘉太守新都王載有才智父已後州文武推領州三年二州當太清中任至方州節將者壽良何攀及數永嘉中巴郡張奕希祖為荊州刺史南蠻長水校尉蜀郡張峻紹茂為監南中八部事西夷校尉持節

楊郇字岐之犍為武陽人也少好學志古篤厲名行州辟主簿別駕刺史王濬舉秀才安漢雒令國王中尉以選為尚書郎遷汝山太守值夷復雠失殊俗和徙僕巴東轉廣漢永嘉初進衛陽內史遇流民叛亂攻沒長沙湘東郡不許賊晝夜執守郡候其小息夜急走欲以為主郡不許賊晝夜執守郡候其小息夜急走比覺已去遠收餘衆軍重安欲投湘州刺史荀眺共圍逆取會眺降賊郇孤軍固城賊攻圍之彌久不移遂卒城中時年六十九帝為鎮東大將軍嘉其忠節以義大使弔贈策曰惟永嘉七年四月已未使持節都督江陽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琊王睿謹遣版命前衛陽內史楊君忠肅貞固守正不移雖危遁節可嘉不幸殞卒孤城甚悼之今列上尚書贈君淮南

內史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哀哉 卲闓鄢楊程文會秦始初為四郡新吳交州刺史劉俊大將軍倩則武帝方授文州會陳時遣大將軍珊瑚擊十萬人攻擾積歲及八月救兵不至衆潰不敢還為州人所殺日南功曹徐元直等思欲以遺骸還葬其忠然投命追時交州刺史也

曾立字建熙建為南安人也父揖字君讓巴西太守立學義沖邃玄靜沉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喻詞義剴切合歲規之體出為成都令縣名難治主簿之薦之垂績以性公亮入為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益寧三州都督典尚書值大蜀西幸長安常與大臣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准正三卅人物品格襄贊帥意方矩無復疏親真不畏敬然委曲着多恨其繩墨數辭諸郡意在河秦汝潁久之朝議欲以為荊州永嘉六年與牛達并發於胡寇立時漢國呂毅林偉德以清虐辟別舉秀才尚書郎秦國內史長水校尉員外常侍梁州都督與立同發胡寇

常寬字季慎蜀郡江原人也祖父竺字代文南廣太守侍中祖偉字公然閬中令寬治毛詩三禮以清尚知名州辟部從事主簿郡請功曹察孝廉萍鄉令以選為國王侍郎出為綿竹令國王歸之復入為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以晉政衰觀中原不靜固辭去官轤新都內史時蜀亂民在流在荊湘徙湘東太守疾病未轤卒年六十八寬性沉慤敦敬友宗族當官修理廨以撫物好咨問動必諏議州鄉以為儀範二州清官見述著先有至都太守犍為唐定義業隴西太守巴西馮公休紹和後寬云

常寬字泰恭寬族弟郫令蓋弟子也父廓字敬業以明經著稱早亡閭門廣學治毛詩三禮春秋尚書尤眇意大易博涉史漢體識多聞而謙虛清素興俗殊務郡命功曹及察孝廉不就州辟主簿別駕舉刺史羅尚秀才為侍御史除繁令隨民安縣零陵以舉將喪去官湘州叛譟乃南入交州交州刺史陶威表為長史固辭不之職雖流離交城衣糧乏絕講誦不輟孟陽宗盧師矩著牛往來獨鳩合經籍研精著述依事典言五篇模蜀後志及後賢傳續陳壽著蜀傳作梁益篇元帝踐祚嘉其德行禮白拜武平太守民悅其政以疾貴非志在官三年去職桑梁碩作亂得免難卒於交州凡所著述詩賦論議二十餘篇子長生字叔孫仲父熙察孝取為

廙本郡大中正泛陽令舒父同字彥紹少知名桓州郡之命梁州刺史壽良與東羌校尉何攀貢之三司及大將軍幕府為尚書郎除錫令亦有為作傳者

登少以公亮義照聞郡命功曹州辟主簿別駕從事領陰平太守郡五官掾大姓豪橫侵淩羌晉登誅之郡中皆肅後以李特作亂本郡沒寇父為李雄巴西太守馬脫所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時中原亂守公三年不能得兵表拜楊烈將軍梓潼內史使合義募巴蜀流士得二千人鎮西將軍羅尚以退住巴郡登凡募登從尚索益軍討雄不得乃往攻宕渠斬脫食其肝巴西賊破復詣尚求軍尚參佐多以父無利登憤憙數凌折之又加責於尚尚但下之而已會羅業殺雄太尉李離舉梓潼來降登徑進浩城雄自攻登為登所破而尚將張羅進屯犍為之合水文碩救雄太守李國以巴西降羅遣軍掠廣漢破雄弟父顯虜其妻子募人斫雄頭賊以向困而尚本參佐恨怪登之見矜侮不供其軍食益州刺史皮素至巴東敕平西送故遣將張順楊顒救登至墊江素遏害順顒還雄知登乏食遣驤致攻無窮士饑擊弘不退衆亦饑弘和與去着永嘉三年為驤所生得與登致雄書辭慷慨涕注歔欷無服降臣祈情雄乃殺之因其軍士皆以為奴廣畀無主而連陰雨百餘日雄中以登為

杜和所領無奉懋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澧陽者初尚之在成都也與雄攻戰郤令犍為張昕欽明每摧破雄雄衆憚之而救助不能并心為雄所殺雄常言羅尚將均如張昕吾輩族早無遺矣　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尚不能益其兵穀汜忠恨以毋喪歸尚累召不往尚怒曰徼左汜當不城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　登同郡李高亦有武幹平吳時與牙門將處前獲孫皓封縣侯官至金城雁門太守侯馥字世開江陽人也察孝廉平西參軍　明

後巴郡亂避地入眸柯寧州刺史王遜領平西將軍復取為參軍雄遣譙縱李驤攻圍之把口表馥為江陽太守徙江陽之沈黎撫邛璽綬克復江陵請通長江雄征東大將軍李恭已在江陽馥招降夷獠修繕舟艦為進取謀預白避請軍移恕俱出洛陵太守出走巴郡之把口表馥為江陽太守徙江陽之沈黎撫邛璽綬克復江陵請通長江雄征東大將軍李恭已在江陽馥招降夷獠修繕舟艦為進取謀預白避請軍移恕俱出洛陵不能自前恭舉衆攻馥衆寡不敵為恭所破馥復生虜馥送雄雄下遂尉責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願望雄又敬屈之使馥同郡人張遊曉喻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着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誼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寢食但戎船未辦請軍未至牽綴不及

為他所先當滅身殞碎以謝不及與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鄉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聚徒所獲牲為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珎巴郡太守巴西黃龕治陵太守巴西趙祠永昌謝俊牂柯文狼皆區區褚顏無如馥者數年卒

譔曰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門七十科授百行殊塗貴於一致若斯諸子或挺珪璋之質或苞瑚璉之器或就儒墨之業或翫王佐之略潛則泥蟠躍則龍飛揮翮揚芳流光遐紀實而土之珍夫聖哲之多士也徒以生處限外服膺日淺及負荷榮顯志充其能假使植榦華宇振條神區德行自有長短然三趙兩季張何之軌其有及之者乎旗登俟馥忠規奮烈美志不遂哀矣

五公

司空何武　司空趙玄　太尉趙謙　司徒趙溫
司空張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寔多踈略及周之世侯伯連衡魏紀漢國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乘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今益為宰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雲陽成子玄鄧伯邑尹registered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著名柱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雜物土方猶未詳備于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藏集司空故人君學士陰高堂隆帷幔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裒遭阨運函夏淆慝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俶擾生民蕩盡府庭化為狐狸之窟城郭蔚為熊羆之宿宅遊雉鹿豹平原鮮麥田棲虎豹平原鮮麥秦之苗千里蔑雞狗之響丘墟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避棄城障靡聞乃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弄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成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舊文女英尤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

陽國記夫書契有五善遠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振滯才短少無遠及不單援輸執棄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錄光於灰塵之中劇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紀言三皇乘桴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通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開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圉養化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鵑又言蜀稚騫左祖未知書文翁始知事學

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衰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之始終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弘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恢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瑨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蓋或曰蓋周末蜀王望帝名杜宇田於湔山治水去相與通妻而相悅慕之帝自以德薄不如遂委國授之相化為鳥名曰杜鵑蜀人聞子鵑鳴而哀也

望帝尊生如所言與前志所述相似

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大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傚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秦為郡縣雖濟我夷亦有勉焉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人之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元靈之由也惟智者難其不然事也綠其理數或以為西土嶮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達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道述前修撰其風觀益帝主者統天理物必居

職政以均佐周數紂相漢已秦寔鎌其民世載其俊
述巴蜀志第一
維天有漢聖亦有光實司厥掌望表我華陽奕劉是應
洪祚倏長
述漢中志第二
并絡啓耀文昌幹符蒞禹績畫爲九州功冒普天
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奕流邦家濟濟世德弥弥
述蜀志第三
秦霸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陋是攘開州列郡
幽爾來王秦遠能通實須才良魏德表矣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臣猜干篡伯雲虐民塗炭爰迄靈獻
皇極不建牧后失國英雄迭進霞車齊軌豪兆超難
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牖爪分天壤軍割民物舍彼信順
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狂以豪恃力爭當世
居正處明名號純替負義無萬秦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滓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朗不二
地不二皇尚非其器窮高忍元濛濛後主弗慮弗臧
負衆致寇世業以喪
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紿失振任非其良趙禍禍階
亂是用長羅州牖蕩桀誅奠元度張不造我醜彼行
衆鬼凡黎顧賜廉望
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龜天維弛綱數數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承
職我益梁牧守顛摧黜音辛營三州毀贖態慾以荒
絡結王閤民亦流亡
述李特雄期奔趙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儁
幹爲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述先賢士女總讚論第十

望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澆教洽誕茲彥茂暢暢俊乂
聲聲英秀如彼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輝煌有裕
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總厥釁闡班序州部區別山川墨章成敗
旌照仁賢抑絀虛妄綜正謬言顯善慝惡以杜未然
述序志第十二
馳牡騁騏萬馬龍飛陶鈞斯銓廉從秉鑪邶伯勞之旬不接辰嘗旅珍嘉甘心庶哉
中爲令德一行可師績肇開漢憲貴韜光輝撝冲體正
平揖宣厎導以禮樂敷洽化齊木訥剛教有威有愛
鏘鏘官聽磬筦諧鍾金奏石祈降福孔皆想括遺檢

梁孟尊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

常遠將集

高尚逸民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

高尚逸民林閭字公孺臨邛人揚雄之見方言

德行治中從事李弘字仲元成都人也

德行給事黃門侍郎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

文學神童楊烏郫人揚子九歲卒

文學侍中楊州刺史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

文學中郎將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

文學諫議大夫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

尚書郎楊壯成都人也見楊子方言

美秀中郎將何顒字伯求郫人也

執政大中司空泥鄉侯何武字君公顒弟以忠正為

三公王莽欲篡伍懌而殺之

潁川太守何顒武弟也見弟五人皆在漢書

黃門侍郎鄧通蜀人孝文帝時為侍郎有寵

卓王孫臨邛人也見食貨志始仍貲列於敖與程鄭俱遷

政事左衛護軍陳立字少遷臨邛人揚雄所已鄰天水三嗣太守治高天下最

節士太中大夫章明字公孺繁人也

節士尚書郎侯岡字宣孟新繁人也

節士尚書郎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

節士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

右十九人在前漢其傳附出或無事在可
知士博士羅衍字伯紀成都人也
德政孟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
長沙太守任循字伯虞成都人少失父從母長沙父流離遠仕長沙
公亮大司農司隸校尉任昉字文始循子也
徐州刺史任愷字文悌昉弟也
文學侍中漢五更張霸字子雅成都人也子稱字伯儀謚曰文父成都人也
聘士張楷字公超文父子也　聘士張光超公超弟也
尚書張陵字處沖公超子也
義士趙定成都人以送仁赴義湔氐之厲義
保賓太尉司徒司空特進厨亭文侯趙戒字志伯定子
忠亮太尉司徒郿惠侯趙謙字彥信戒推其手稱謙所手
道德司徒司空趙溫字子柔謙弟自是復世有三千石

文學國師太常趙典字仲經戒第二子也
義烈郡功曹史朱晉字伯翕廣都人也
巴郡太守朱辰字元燾廣都人
述作漢中太守鄭廣字伯邑臨邛人也作者耆傳
右四十人鮑名復漢尚書郎張俊表朱晉侍郎李權等上言
道德侍御史常訢字孟元江原人在趙太尉公看易傳
述作謁者僕射何英字林俊郫人也作蜀後漢紀
經治椽爲屬國何汶字景由英孫也
高士楊由字衆佺成都人見後漢方術傳
篤慶高士侯祈字升伯成都人文父楊厚弟子
篤慶傳士楊珪字仲桓成都人何義弟子
公府辟士羅衡字仲伯廣漢人前長弟子也
至孝孝廉翁昭字孟由成都人
相賢美陽令郴宗字伯霧成都人也
求次方　王仲曾　張孫遠　殷智
臣正治中從事張元字伯春江原人
臣正司空辟士李虎字孟元江原人也
猛略部從事楊疎字子恭成都人也子續字伯武為長沙太守
守憲陳湛字小伯成都人
節士仲里成都人也
高士王廣諸子也父為公孫述所誅自刎廣逃匿不住曰吾不能復將盜者共榮利也
仁義志士任末字叔本蜀人也
烈士嚴遠主簿李榕字文奇嚴遠人也
義烈郡功曹史朱晉字伯翕廣都人也
巴郡太守朱辰字元燾廣都人
述作漢中太守鄭廣字伯邑臨邛人也作者耆傳
大鴻臚何宗字彥英郫人也
僕柏長何僕字漢偶字子　僕伯子建寧郫屬縣也
翮逸廣漢牘為太守何柢字君斋郫人也
忠愍輔漢將軍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
玄寔太常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
侍中常忠字代文在屠蘇傳
安南將軍張表字伯達成都人仲父蕭廣漢太守元叔字子基前刺荊州從事

永昌太守王伉 成都人晉書有傳

右八人在劉氏世

五更張霸夫人司馬敬司馬成都人也

公乘會婦張氏廣都人也

犍為楊眞珪妻陳盼 臨邛人晉有傳

廣漢便敎賓婦常元常江原人晉有傳

龐氏婦常龐常 江原人常有傳出文也

趙侯夫人常紀常 江原人常有傳出文也

景奇妻羅貢 羅人羅憎文也

趙憲妻何瑤 郪人也

朱邪曙妻張昭儀 郪人也

廣漢長姚超二女姚妣姚饒 郪人也

廣漢王遵妻張 郪紀霸女孫也

右十一人烈女

右蜀郡士女七十四人 六十三人士十一人女

明帝渥汚侯詝 目閒王

文學聘士洛下宏字長公 閬中人也

玄始侍御史任文孫 閬中人也

文學司空掾任文公文孫事也

先生晉君安 見卷秋育傳

京兆尹徐誦字子產 閬中人也

忠正侍中熊隆字伯回 閬中人也

高唐太中大夫熊玄字君黃 閬中人也

潔白尚書郎熊琰 事見四易楼孝謁帶

公車令趙珪字孫明 閬中人也

公車令臧太伯 宕渠人也見珪傳

公府掾趙敎字仲都 珪子也

鴻才涼州刺史趙宏字溫森 閬中人也

公車令臧太伯 宕渠人也見珪傳

公府掾趙敎字仲都 珪子也

鴻才涼州刺史趙宏字溫森 閬中人也

右十三人前漢

政事楊州刺史嚴遵字王思 閬中人也

徐州牧嚴翊字子翼 王思子也

長安令王偉卿 王思友見王思傳

政事大司農玄賈字文和 宕渠人也

將軍大鴻臚雁雄字宣孟 宕渠人也

政事巡州刺史馮勝 宕渠人也

關略使持節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 勝子

降虜都尉馮元字公信 緄弟

尚書郎馮遵字文術 元子

政事司隸校尉陳禪字紀山 安漢人

漢中太守陳壇禪子

別駕從事陳寶字孟先 壇備也與王文表為友

理防治中從事楊仁字文義 閬中人也

志士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 安廣人也

忠貞魏郡太守趙晏字平仲 安漢人也

蜀書益州太守李嚴字正方也見本傳
汝南太守謝煥字興 江州人也見吳書
廣遠將軍杜陽太守然溫字明 江州人見巴郡耆舊傳
吳化越嶲太守張翕字仲直 新予也
越嶲太守張喬 名子也太時三堂碑陰有名
至孝上蔡令趙邵字泰伯 閬中人也
序子嚴永 名儒陳髦 墊江人
巴郡太守龍揚字闕 墊江人
茂才孟彪 江州人右並王文表所撰
日南太守黎景字闕 墊江人
茂才王灣 閬中人見文表傳
文學楊龔 墊江人
桂陽太守李溫 宕渠人
尸曹掾趙苓 宕渠人
上庸太守陳弘 安漢人見巴紀
忠義宕渠主簿曲度 宕渠人也
忠義宕渠主簿馮湛 宕渠人也
烈士郝伯都 閬中人
右三十九人後漢
義烈江陽太守程畿字季默 閬中人也
程祁字公弘 畿子也
楊汰字季儒 巴郡人 韓儼 巴西人 黎韜 巴西人 三人見楊文

壯烈將軍嚴顏 臨江人也見張飛傳
玄眞徵士閻舒字叔布 閬中人也
文學儒林校尉周群字仲直 新予也
博士周巨 群子也
雅重車騎將軍言陽景侯黃權字公衡 閬中人在親傳同三國
尚書郎黃柔 權子也
勇壯折衝將軍西陵太守甘寧字興霸 臨江人仕吳
政事鎮南大將軍都鄉亭侯長忠字德信 閬中人
將略鎮北大將軍安漢侯王平字子均 宕渠人
果壯左將軍宕渠侯句扶字孝興 漢昌人見王平傳
將略盪寇將軍閬內侯張嶷字伯岐 南充國人也
尚書僕射姚伷字子緒 閬中人見楊戲傳諸葛亮事也
別駕從事馬勳字盛衡 閬中人見季漢輔臣傳
尚書馬參字承伯 閬中人見蜀書
越嶲太守譙祕字德緒 安漢人父譙周提舉太守見巴紀
鎮軍將軍龔壹字德光 祕弟也
徵士譙峭字榮始 西充國人也周父
洞過散騎常侍巴西太守閬陽亭侯譙周字允南 峭子在劉氏光祿大夫
右二十三人在劉氏三國之世
馬妙祈妻義烈 趙雲君妻華 貞烈
王元憤妻姚 貞烈巴王陵閬中人 趙璿妻姬節烈宕渠人
重女趙英瑋女 趙萬妻城 宕渠人

耿秉妻行 共濮人

右八人烈女

右巴郡凡十女七十八人 十七十人 八人女

道德三老楊統字仲通 新都人也曾祖仲緒桓令父春卿為公府掾

光祿大夫楊博字仲達 新都人也曾祖仲緒桓令父春卿為公府掾

文學侍中楊厚字仲桓 謚曰文父博第

高士箴權字文儀 郡功人序第子也

高士昭約字節宰 雒人也序敘三人見序傳

術藝使持節交州牧楊宣字君緯 什邡人

學士嚴象 廣漢人宣弟子也

大儒趙祖 廣漢人宣弟子也

烏先校尉郭昭雄 雒人也

善績司縣校尉郭智字君仁 雒人也

尚書郎李亮 先佚也

永昌太守鄧純字長伯 郡人也

文學高士王旅字平仲 郡人也序敘三人見序傳

文才樂安相李充字伯 雒人也

文才東觀郎李勝字茂通 雒人也序敘九傳

公亮將作大匠翟酺字超 雒人

聘士王稚字林起謚曰憲文堂子也

堂長李博 失官位

博子遵 亦失官位

善績蜀郡太守王商字文表 廣漢人

隱士夫子段醫字元章 新都人也

元烈辟士段恭字節英 新都人也

武威太守南陽折侯張江雅人

翻林太守折國 江西世稱曰折國故俗折

高士折象字伯武 國之子也

治中縣酒朱倉字雲卿 什邡人

政事祥柯太守劉寵字世信 雒竹人

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 雒人

陰德郡令王忳字少林 新都人也

交州牧羊恭郡人也

雅譙周耆舊傳

推讓野王令羊舂字仲魚 恭子

文學侍中董扶字茂安 雒竹人楊厚弟子也

文學聘士任安字定祖 雒竹人嚴厚弟子

高讓義士杜真字孟宗 雒竹人

精誠五官諫輔字漢儒 新都人

義士楊寵字叔仲 新都人公武見涼皆有討虜將軍事失官位

義士張鈐字安 廣漢人也

烈士費詩字元集 什邡人也

節士寗郪字茂泰 廣漢人也

忠義綿竹王簿韓棱字伯表

壯童左高雲 綿竹人

孝廉汝郭 新都人

周斡廣漢人　鉅鹿廣漢人

方術太醫丞郭玉字通直

右五十二人魏名漢世

別駕從事李朝字永南郪人也

丞相西曹掾李邵字偉南郪華也

文才大司農秦宓字子敕綿竹也

益州太守王士義字隆郪人王物從華也

別駕從事王甫字國山天水華也

優游特進太常閻肅伏鍾承字公文郪人

才識江陽太守鉅業字華廣漢人

忠謀從事鄭度綿竹人也見劉璋傳

忠烈從事王累新都人也見劉璋傳

右九人在劉氏世及二牧時

辟士任安母姚綿竹人也

姜詩妻龐行雒人也

姜嫄字義嘉綿竹也秋適長廣胡文思為繼室

廖伯妻鄒紀配廣漢人也

便敏妻王和斯

李珥妻進娥新人李氏女嫁為繼室也

王輔妻鉅非廣漢人也

李平字正流廣漢李元安梓潼人也

表雅妻相烏雒陽人也

汝勤妻失姓不知何郡縣人

右十一人烈女

漢中太守楊文方梁子文方子張伯堇州刺史仲雅二子后夫其行事也

政事司隸校尉楊準字伯邵文方兄子太守太尉李固孝之

清秀大司空張皓字升朗武陽人也

正直光祿大夫廣陵太守張綱字文紀結子也

郎中張楨綱弟也　尚書張緝伯弟也

豫州牧張方字公始緝子也

正直司隸校尉趙岐字臺鄉資中人也

別駕從事王元武陽人刺史張喬時見楊厥傳妻也

義士公車令杜撫字叔和資中人也

義士新都令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

孝士尚書郎隗相字叔通成都人也

呂孟南郡人不詳其事

學士韓子方犍道人張角之師

學士謝衆南郡人見張角傳

右二十四人在漢世

政事蜀郡太守閬內侯楊洪字季休武陽人

國率諫議大夫贊詩字公舉南郡人

忠正車騎將軍都亭侯張翼字伯恭武陽人封祖也

文學五官中郎將伍梁字德山南郡人

文才射聲校尉楊義字文然武陽人

右五人在劉氏世仕事狀不見爲事不錄

漢中太守楊文方妻陽姬武陽人

相侯妻周度犍道人也

曹禁字敬姬南郡人周紀妻也

程卓玫字瑗玉平輿人資中張惟妻也

尹仲讓妻韓姜犍道人也

儀成妻謝姬南郡人也

趙嫉妻蒼平人趙宣迪妻也

張白妻黃弟犍道人也

楊進武陽人廣漢王博妻

右九人列女

右犍爲郡士女凡三十八人 二十九人士 九人女

忠正城陽中尉鄒公成固人景帝時 楊王孫

致遠尉博望侯張騫成固人武帝時

典郡給事中張狂審狀元帝時

高尚逸民鄖子真東平人成帝時

大儒李謐南鄭人

文學司徒李郃字孟節褒子

執正太尉李固字堅郃子

雅望京北尹李燮字慮公固子

奉車都尉李歷字季子固從弟也

善績司隸校尉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

犍爲太守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

義壯弘農太守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

義烈從事陳調字元化綱孫

知恩巴郡太守陳雅字伯宣成固人

南郡太守程苞字雅業南鄭人也

大鴻臚劉臣公南鄭人見列女傳

廣漢屬國張喬字伯橋南鄭人也

政事度遼將軍張亮則字元修泰從弟也

憧悌綿竹令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

隱士樊志張南鄭人也見任安將軍殿最傳

尚志辭士樂欽字伯梁南鄭人樊志張子也

壽畫計曹史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
文才薛萌長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
義烈郡主簿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
義烈功曹曹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
嚴孝　李容　陳已　王宗　姜濟　曹盧　勾矩
劉雅　原儀　九人太守郭虞史見社稷相傳傳
義烈從事燕邰字元侯南鄭人
義烈主簿趙嵩字伯高南鄭人
右三十八人後漢
陳術字申伯歷三郡太守見謝書撰益部耆舊傳者
右一人劉氏世之

李稷美　成聚令程祈妻李法妹也子基
劉泰璞　巨公女楊雅妻
杜泰姬　南鄭人楷為太守趙宣妻
楊禮瑾　成固楊元珍女陳春妻
李文姬　太尉周文超璞妻
陳順謙　鄧令李宣妻陳伯臺從女也兄子陳祖舊書稱之
陳惠謙　順謙姊產通仲軍張嘉副夫人
張禮修　南鄭人趙嵩妻
韓樹南　南鄭人趙士貳妻也
右九人烈女

右漢中郡士女凡五十人　四十一人士　九人女

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齊字子奇北海太守文協弟子
節士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
逸久令李翼梓潼人
益州太守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
政事有道景曜字漢伯梓潼人也
文學孝廉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
壯烈濟陰相冤祺字宰朝梓潼人也
壯烈童人李餘洛人也
義士功曹張壽字伯禧洛人也
義士王奚字林博洛人也
方士李畋字翁君洛人也
右十二人漢世
尚書諫議大夫杜微字國輔洛人也
李仁字德賢洛人也
太子僕李毅字欽仲仁子
太子家令尹默字思潛洛人也
坐相參軍文恭字仲賢梓潼人也
果毅前監軍將軍司馬李福字孫德洛人見譜葛洪神仙傳
右六人劉氏世
文極字季義梓潼人將作大匠王堂夫人也
巴郡處士女凡五十人　四十一人士　九人女
巴郡處士杜愚洛杜季女也
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齊字子奇北海太守文協弟子
節士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
逸久令李翼梓潼人
益州太守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
政事有道景曜字漢伯梓潼人也
文學孝廉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
壯烈濟陰相冤祺字宰朝梓潼人也
壯烈童人李餘洛人也
義士功曹張壽字伯禧洛人也
義士王奚字林博洛人也
方士李畋字翁君洛人也
右十二人漢世
尚書諫議大夫杜微字國輔洛人也
李仁字德賢洛人也
太子僕李毅字欽仲仁子
太子家令尹默字思潛洛人也
坐相參軍文恭字仲賢梓潼人也
果毅前監軍將軍司馬李福字孫德洛人見譜葛洪神仙傳
右六人劉氏世
文極字季義梓潼人將作大匠王堂夫人也
巴郡處士杜愚洛杜季女也

郭孟妻楊敬注略 七

右恩女三

右梓潼郡士女二十一人 十人女

修慎少府太常閔內侯王謀字元悉 雲南太守張林

右二人漢嘉人士在劉氏世

文學制州刺史尹珍字道珍 巴郡太守傅寶字紀圖 忠義冠軍將軍寧州刺史漢起字茂理 忠義大將軍輔侯蔡酒錫光字長沖

右三人料柯人士

義正安漢將軍建寧太守李恢字德昂

忠義雲南太守陽邏亭侯呂凱字季平

右一人永昌人士

領軍費詩

右三人建寧人士

輔漢將軍孟琰字休明

右一人朱提人士

先沮和女給府人也

右一人烈女江陽人

大凡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之終士女載傳記

右一人西城人士

有三百四十人 二百九十三人士 四十七人女

公七人 大將軍二十二人

侯二十人 御佐十四人

尚書五人 司隸校尉六人

郡守四十八人 國師三人

尚書郎十二人 中書郎將御史六人

公車令諫議太中十一人

高士一人 聘士七人

節士四人 烈女四十七人

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見 明略大司農西城公何攀字惠興 郡人

清秀大長秋壽良字文淵 成都人也

果烈西河太守柳隨字休悊 成都人也

益梁二州都督杜禎 成都人也

都督度支巴東太守柳伸字雅厚 成都人也

德行江陽太守何隨字季業 郡人

令德揔為太守杜軫字超宗 成都人也

揔為太守杜烈字仲武 軫弟

建寧太守杜良字幼倫

益州刺史杜毗字長基

德行給事中任熙字伯遠 成都人也

涪陵太守任蕃字嘉祖 熙子

侍中七人

州刺史十三人

光祿大夫四人

公府辟士八人

徵士四人

義正郡令常昷字修業江原人也
州都掾忘字茂通基從事也
令才太史令高玩字伯珍江原人也
温才湘東太守常寵字季保江原人也
述作武平太守常寬字泰恭蜀從事也
使持節西夷校尉張岐字紹茂成都人也
征西將軍蜀郡太守王異字彥明成都人也
勇略龍驤將軍廣漢梓潼太守楊謙字令志成都人也
征虜將軍廣漢梓潼太守楊謙字令志成都人也
豫州刺史南中郎將重安開國侯李陽字文林犍爲人
滕撫少府成都侯李毅字元剛犍爲人
右二十二人蜀郡人在晉世

太傅參軍李興字猗頭時人也
廣漢太守張徵字建興巴西人也
譙國內史費緯字文平南安人二子見善良傳
執義御陽太守楊邠字岐之武陽人
清正尚書費立字建熙南安人
衛尉文立字廣休臨江人也
武陽太守楊宇臨江人也
祥柯太守毛楚柯人
右三人巴郡人在晉世

述作太子中庶子陳壽字承祚安漢人
騶騎府掾陳在字卉度壽兄子
上庸令陳符字長住壽兄子
建寧太守陳階字達芝在事
正直漢中太守閻續字續伯梁漢人
早略長水校尉荊州刺史張奕字布祖南充國人
義烈楊烈將軍梓潼內史譙登字顯邵閬中人
令德錫令譙周字允南子見周傳
右八人巴西人士在晉世

清重長水校尉呂淵字偉德
右一人漢中人
廣漢太守李驤字武龍梓潼

右一人特潼人
忠義江陽太守侯馥字世明
右一人江陽人
三州後賢五十一人并前賢三百九十一人
譔曰凡此人士或見漢書或載耆舊或見郡紀或在
三國書并取其秀異表之斯篇其弘伐洪顯者生附
載者疎之其但見名目而不詳其行故或有以傳焉
珍善闕之以副直文焉實錄矣

江表志三卷

（宋）鄭文寶撰

清陳氏晚晴軒鈔本

江表志三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字仲賢。莆化人。南唐鎮海節度使彥華之子。初仕爲校書郎。入宋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官至陝西轉運使。兵部員外郎。東都事略載入文藝傳中。始徐鉉湯悅奉詔集李氏事。作江南錄。多所遺落。文寶因爲此編。上卷紀烈祖事。中卷紀元宗事。下卷紀後主事。不編年月。於諸王大臣竝標其名。亦無事實記載甚簡。又獨全錄韓熙載歸國狀。張佖諫疏各一首。去取亦頗不可解。然文寶爲南唐舊臣。視北雜志載其歸宋後。常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李煜。深加寬譬。煜甚忠之。錢闇山叢談又載其初受業於徐鉉。及爲陝西轉運使時。鉉方謫居。仍即謁執弟子禮。鉉亦坐受其拜。蓋憮憮篤故舊之誼者。故其紀後主亡國。亦祗以巢於自信。越人始謀爲言。與徐鉉墓碑相類。其意尚有足取。其記李煜時貢獻賦敛一條。王銍隨手雜錄全取之。且注其下曰。江表志。鄭文寶撰。則亦頗重其書。又如江南江北舊家鄉一詩。文寶以爲吳中祥符三年。此本無之。今從學海類編補錄成完帙焉。

江表志卷上

宋 鄭文寶 著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為尼出入徐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為丞相封齊王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揚氏政事帝沉機遠畧莫知其際祈節謙下中外所聽幾及弱冠即秉大權楊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卑由儉素無所貪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幼主即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遁主釋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而申耳執政者欲以楊氏一朝煞後受禪煞祖不可逆以國祚唐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為義祖皇帝昇為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祔焉子景王即元宗也

皇子

元宗 齊王景遂 改封鄧王 贈中書令
景遷 贈中書令 俱元宗第
齊王景達 改封鄂王 贈太子
江王景冲 改封燕王 贈太子

宰相

文臣

宋齊丘 王令謀 張延翰 李建勳 周宗 嚴球
張居詠 孫晟
使相
李德誠 趙王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輿 劉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仲 馬仁裕
樞密使
杜光鄴 陳覺
一將師
崔太初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李鏞
文臣
楊虞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澣 蕭儼 成
幼文 賈嶠
嚴球為相是年王旗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列祖授以詩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慎辭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辭依前救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慎辭還朝夜宿金山書有詩云淮船分螳黙江市聚蜑靡烈祖性多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興譖收慎辭以竹籠盛之沉於

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
弟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寡毒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
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申漸高來謁語並而飲之納
金鍾於懷袖而去到家腦潰而死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乂累贊謁於宋宋知其忤
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良于匡乂隨爭客
造謁爲司閽之乃就窗大 二十八字妄排唐祚拙
強吳盡是先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玉宮春合
讓皇遷於秦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括揚生枝葉延
及五歲即有中使賜杞芻加冠即日而終
讓皇居秦州永寧宮宮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郎三十
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閒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龍
逐岫慈千片雨滴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
回首細思量
申漸高雪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
足唯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視不敢
入京翼日市征之令得免除
仲氏奢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於永陵生江王景遵烈
祖於嚴峻整有難犯之色當作怒數屏金鋪振動仲夫
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少霽復封
趙國太妃
紫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隙觀之紫
知乃召至復園使觀按習日隙風恐傷爾眸子

元宗名景又烈祖母曰宋太后景讓和明厚著儉得中
捷訪賢良副齊即祚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
不至耽溺深知理體洞明物理盛德聞於鄰國矣在吳
朝為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嘗於廬山搆書堂有物外
之意烈祖即位為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即位年四十
六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
帝陵曰順陵后光穆鍾氏年號二保大文泰

皇子

太子冀 少 陳王 少 保寧王 少 慶王弘茂 少 校主從儒
韓王從善 改封鄧王 鄧王從益 改封江吉王 從謙 再封鄧國公
鄧平鄰公從度 文陽鄰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遊 孫晟 嚴續 湯悅 李徵古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
岑

僞主

使相

李德成 王崇文 郭宗 柴克寵 謝匡一來業

將帥

孫漢威 皇甫暉 劉彥真 劉仁贍 馬先進 陳誨 魏岫 何洙 林仁肇 張漢卿
郭秀華 丘仁朗 陸孟俊 王建封 祖重恩 馬存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崇進 張全約 時厚
武彥暉 成師朗 查文徽 許文稹 邊鎬 陳承昭 高鋐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夷業 將簡言 湯悅 常夢錫 未翠 陳玄藻 馮延魯 張義方 田寀 高越 賈潭 張緯 潘承祐 高遠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張鎬 鍾謨 李正明

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醒夢便殿有龍據關檻蜿蜒可愛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即太子也

蘇洪至揚州版築數一家不題姓名刊石為銘曰日為節今月為月肘四方今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

聯青軒陳氏鈔本

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葬兮在其中猿啼
鳥叫煙濛濛十年萬歲松柏風
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
及今江北反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
旨陛下聖祖玄武皇帝降於亳州真源縣又宣王出於
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媿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苛慘忘徹科賦凡斗一斗者多至
徙罪徐塲嘗使越云三吏已聞摩虎號連暗問於驛吏
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筏繫
腰間執事者非利不行貧者亦累千家（全家）

元宗割江南之模全陵對岸即為敵境因建都豫章舟
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帑藏不絕
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臧多
引房風障之吟命製詩曰宣猶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棠
遊幸王景建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為參決
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晨宴咸
命賦詩令中使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捻蓝
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
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為前後序

太弟合為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沖
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丈矩主之樓閣宮
殿未盡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
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
簾高捲莫輕遮柱柱相連隔歲華春氣暖宵飄律管東
風今日放梅花素妾好把芳姿掩落教還同舞勢斜坐
有賓朋勸有酒可調清味屬儂家建數詩云紛紛忽降
富元舍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泗玉墀初散聚客粘宮樹
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塵南山萬仞斜奉意
中使出御題光賜老儒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和便
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惟分影輕翠青旂始見花落
卻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柳本斜巖谷更侍金門認願
布免言貧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花
助物華日古最先標瑞牒有謂輕擬比楊花容飄粉著
元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承典詠狂歌醉舞
一家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鎮南楚公宋齊丘援引至樞密
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
請元宗深居俊苑委國老構圖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
上前曰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

言於周世宗曰　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曰自家國事
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忠莫大於事君罪莫
重於賣國宋眘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
富貴陳覺李徵古言眘丘是造國之手理當擯云云即
日徙眘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眘丘至青陽絶
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云今公捐館方始
共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貫九
華

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高其事閉居金陵著鴻
漸學記一千卷舉書麗藻一千卷落書數卷皆行於世

太平縣鼎氏女方十三隨母嫁新母為暴虎搏去踰之
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連割其頸虎奮擲
不脫遂自割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元宗朝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
度比於光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
士若日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
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衆多未覺
為全計師老須防有捩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
敗歸望但得恩賜玄武湖三十里亦足當矣卒鉉口閩
家不指玄武湖所之者賀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誌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

老當淮南夫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敬古掌握器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元宗深居復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舉國皆聞為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薨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卒歲不法元宗一日慈怒捷之以梃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慙色他日器使人將酖付昭慶宮使元稹稹從太弟在金陵未幾承範子從乾為景遂屬臣宋何元晏搆遂冀之法從範擯而且怒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遣救遇酖即日薨未殞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李敬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大子冀既病數見太弟景遂為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士為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為僧既及疆境合貢行藏其間豹巨贄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蘆者非用設雖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焉然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其奈恩幼祖便異諸童竹馬逢孤園閑親於好弄杏壇梳里寧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為文

有英雄仗劒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吒咤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興摩基丰裔文教聯題異於中土走明思於外夷萬邦咸貝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嚴廓有高投阜閩洒掃煙塵蕩滌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雲於丹闕急賢共理俾漢氏之縣科待旦勞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吟敵境連封一條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敷言而損見領卞此則理之以賢一生而更無驚動由是興哀之詠審吉而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

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鞭
派遥終赴於天池星逐須還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
朝伏惟司空楚劒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寇捋淮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玄女其不讓桓宇
宙驅役風霆牢慈積而膽肉消順氣激而脫臂扼一怒
而豺狼竄匿再呼而神鬼慈驚桂蜜鼓而鼈未旗雷奔
電走掉燕鞚而揮白刃月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倫虎
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毋事於先登敵無
不克策焉常居於後殿功乃非於國家付以肺肝用為
保障熟藏盟府名鏤景鍾今則政舉六條地方千里示
之以寬猛化之以温恭緝甲兵而耀武威綏户口而郵
農事謾酒隨車之雨露沃良田輕搖遠扇之風吹消冷
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有德行見東庭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
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殫威名洽著
況復臨廣庭以待士開上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略
危坐願聞於典故古今莫不盡英略孰可比倫某方越通津已
觀至化及水上謁門衆謀才是取輒逝行藏盡銷毫幅
況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
期某幸處士　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與善恢聖代

宋　鄭文寶　著

後主諱煜字神光母曰鍾太后太子算生而岐嶷以其穆姪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不可遂立煜為太子以總百揆元宗章洪都留後主居守金陵數月元宗疽遘詔煜就金陵即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也後主天性純孝敦儒學虛懷接下寘對大臣倾奉中國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皆盡精妙弘願眈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奸邪得計排斥忠讜土地日削貢聚不充越人肆謀遂為敵國天求祓於北虜行人設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即位十四年己亥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訃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仲宣　少亡

宰相

嚴續　徐游　游開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冰　朱業　蔡誠　黃延甫　繼貞　鄭彥華

將帥

陳謙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紀　沙萬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林益　張榮　張遇　馬信仁　慕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勍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賀　謝文師　裨審使

文臣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鼎臣　張佖　嚴續　朱翌　陳喬

審　湯悰　朱銳　喬舜　潘祐　湯濟　郭昭慶　孫翬　伍喬　孟拱辰　鄭國夫人周氏訃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岐王仲宣　少亡　宰相　嚴續　徐游　游開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冰　朱業　蔡誠　黃延甫　繼貞　鄭彥華　將帥　陳謙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紀　沙萬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林益　張榮　張遇　馬信仁　慕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勍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賀　謝文師　裨審使　文臣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鼎臣　張佖　嚴續　朱翌　陳喬　李平　張紹　賈崇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鼎臣　張佖　嚴續　朱翌　陳喬　審　湯悰　朱銳　喬舜　潘祐　湯濟　郭昭慶　孫翬　伍喬　孟拱辰　高遠　高越　馬益　李平　張紹　賈崇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後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觸門下群以雜色不修貢奴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史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以陰數定也

柳宣為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雜色不修貢奴疑柳宣上言宣為自明乃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為自明乃上章雪恥載事後主吃曰爾不是邪徵願毋直言宣曰臣非邪徵陛下亦非太宗韓熙載上表其墓云燕漢章

之功可褒於國有溺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
呻吟稚子環床而號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
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從卧疾終於戚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衾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司以為無贈軍
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奏文所謂慘妻之衾
後主奉笠乾之教多不如筆帝買禽而放生
北苑水心而有清輝殿署學士事太子少傅徐邈太子
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於從謂之澄心堂以皇
姪元楊元載元樞元楫元檜為員外郎及秘書郎皆在其內
出入日是各賚中官多出圭國中書舍院皆同散地用
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舍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
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澄心
堂直承宣令者謂之澄心堂旨政出多門皆倣此也
宋齊丘為儒日修啟投逃洞其大略云城上之烏鳴鳴曉
角吹入慈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恨又曰其為千
戀萬嶂無奈鐵寒雨字讀者云當須哭死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丈
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東師世無雙獨守孤城
死不降何似知機棄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
州殺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方三寸睨目
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之衆所驚異明
年國亡之應也
寇宗奭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盡
得其解
二朝父子為相者厖何為厥績父子為將者劉信劉彥
真王綰王榮文周本周葉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
勳弟兄與彥貞姪存忠亦為許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
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章則韓熙
載伍喬正直則蕭嶷常夢錫權勢則鍾謨李德明
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藉死無板心後主迫
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卷耳為齋
國中至寇者罗立於御橋之下謂之井橋甚有操長釘
楊爺而釘脚者又有進立於廟庭之下拜者為拜殿
進士曹觀商首下第其實釘足謝法下第立殿楣覓舉
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即位之初張洎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
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某言趙普頓首死罪死罪
謹上書陛下行淚之水言徙善而不廢斗筲之器國虛

晚晴軒珠江鈔本

受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甚當陛下纘服丕圖光臨寶位百姓凝視仰慶歐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疏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充己納諫將敬通天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顒顒之日非有樸直之士不能貢讜貫山焉唐之使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足流涕之詞者蓋惟雕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求聖雖疆宇拓小而基構弘大翊贊智爵左右比肩纘德光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歸封襲刺之日國用匱乏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親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慶載三百基祚中否烈祖紹復大業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不永其勢、靡奉弁萬民戶既歸仁天亦歸德襲庶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踰典事廢而宗東睦升儲位紐百揆而慕民變當大行晏駕之宜陛下膺監國之任統統業紹神人成和令若杖鞘澤如時而洎宅憂深室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永高祖之儀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去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末盧東牟之力除吳及即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舉賢良服線麻除收孌孚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責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感已愛人也如此默而冕錯貢諛貫山焉唐之使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足流涕之詞者蓋惟雕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求聖雖疆宇拓小而基構弘大翊贊智爵左右比肩纘德光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歸封襲刺之日國用匱乏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親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宵志而已陛下以天承康德民方戴舊則可安若敬緊遠近之聽慰德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於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者非率洪文帝之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靜暴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曰寡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道二曰寡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僭濫權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日均賦役以殺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廢舉以遠謏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屏奢侈以從敦樸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褒貶藏否之總必去甚

釐之善必為審取興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
捨克之吏察通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蔽塞斥無用
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敬哉敬哉廣罔夫法度易曰其
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者必惟天之明威遵古之令
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
致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以希焉願陛下勉強行之
無倦又帝堯美西漢臣韋承動績奉進昭代書賢能於
鄉考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待詔命於金門比
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監不遺當陛下御極
之辰王猷未洽者為優游藝府默然無詞則赧然羞而
有靦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基誠惶誠恐死罪
謹言御批云讀書不祇誦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
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正德
未敷哀毀之中智慮荒散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副
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
於披覽十事煥矣可嘉而行服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令
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批

南唐書三十卷

（宋）馬令撰

明刻本

南唐書三十卷。兵部侍郎昭武馬令家藏本。

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宋及遼金正史。皆採摭之。實崇寧乙酉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述有所述。今復罕見。覺以爲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爲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遂等十二人而從庶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爲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詩妓傳。共二卷。次誅死傳一卷。次篡臣傳二卷。次藩明傳二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優人也。而附以近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閩王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其一卷。建國譜者。即地理志。世系譜者。敘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彷五代史記。頗類效顰。於詩話小說。不能割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穢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敘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當省。世系譜不過出自唐吳王恪。於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複述於唐書以前。尤繁不當繁。亦乖史體。均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椎輪之始。令亦有功。且書法亦謹嚴不苟。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

南唐書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懇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悦奉

太宗皇帝勑追錄所闕而忘遠取近率皆踈畧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知多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輯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南唐書序

嗚嘑五代之亂符璽窃於大盜中國變於夷狄先王之禮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契丹而絶其父者孰卑始郊祀於圜丘與夫尚野祭而

焚紙帙者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不存而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子於中原而僭僞之事則不爲南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既一其罪既著則竊土

賊民者無遁刑於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非徒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論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而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且孔子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常在於周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知其統末嘗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特王通乎

南唐書目錄
卷第一 先主書
卷第二 嗣主書
卷第三 嗣主書
卷第四 嗣主書
卷第五 後主書
卷第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洪婁鄭氏附 渤海吳媛附
卷第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遵
太子冥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度傳七　從信傳七　寧城公仲宣
卷第八
義養傳
徐宣祖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諤子景遊子景遊
卷第九
列傳
徐知誨　徐知證　徐知諫
周本　李德誠　王興　李章
王安　韋建　高審思
卷第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簡
卷第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宗俊　王崇文　邊鎬
卷第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傳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第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鮒
卷第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儀　伍喬　周彬
夏寶松　徐鍇
卷第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第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鄭昭業附
皇甫暉　孟堅
朱令贇　胡則　陳喬　劉彥貞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傳　林仁肇

卷第十八
廉隅傳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姚景
苛政傳　李德桑
卷第十九
張宣
諛死傳　王建封（見忠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褚仁規
鍾謨　張鷟傳（見謨附）　潘佑　李平
卷第二十
宋齊丘
黨與傳　李徵古　馮延巳　馮延魯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查文徵
陳覺
魏岑
卷第二十二
歸明傳　劉承勳　邵拙　舒雅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蕭儼
盧絳
卷第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孟賓于（子駿唐）　潘貫　蕭崇範　馬文義　許規
羅韻　虛郢　丘旭　黃載
湯悅（附）　張洎（附）　徐鉉（附）
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　吳紹　木平和尚　李冠　道士譚紫霄
潘扆　女寇耿先生
卷第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附）
卷第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附）
妖賊傳
猥遝賢　諸祐
卷第二十七
叛臣傳　玄寂　應之

劉澄　朱元
卷第二十八
誠國傳
閩王氏　啟
卷第二十九
誠國傳
楚馬氏
卷第三十
建國譜
南唐書目錄終

劉從劾附

世系譜

南唐卷之一

先主

土運中圮諸侯跋扈基搆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之父超超棄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及小字洟寫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毋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遂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躡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

乃徙治之而還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為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為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醫輔政宋齊丘曰潤州之命實天賛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劒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掐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

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劒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廟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盡知訓衆見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僞讖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毗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為

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倨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超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為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商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還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脩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已子代知誥溫違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

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為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為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為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陸書小字書名既而書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

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
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虞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
以宋齊丘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
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
吳主曰受禪者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尚思玄弘
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子則傳姓之心見矣）
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誥饒
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
有白虹二以楊州海陵縣爲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

如皐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爲刺史廬州
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借輟視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義同也）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
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
閩冊昶閩王不受（閩自僭號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僞）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
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
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
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建王恪後
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爲
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趙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爲
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
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
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
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爲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
章鎮虔州神武統軍王安爲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
一時無事（閏月）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
明義皇帝（尤袤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爲秀州十有一

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
讓皇祖帝率百官素服臨哀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
益口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遏弒其君昶立王子
驍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悉書者爲保大三年版圖擴本）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
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
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勸風
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
歲租役於嗟仁不異遠化無池遏其務宣流以稱朕

意二月池州楊建率以統軍王彥傳爲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圜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丘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

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上辛始讀爲夏商之夏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耻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卿諸侯各揚厥職不供廼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圜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耻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廼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讜告在天聰明自民嘗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訖著著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蹈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餓之八月鄂州振宣卒以潤州都留後王輿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

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又禆將跋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愍帝也以金全爲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爲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誥卒秋八月廬州李韋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

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五年春正月度
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爲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詵泰
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
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
（土軒葬祇殺告閩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
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玢嗣位葬劉
龔僭謚天皇大帝（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義劉氏爲撰此字以爲名自云
承飛龍在天之義）遜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言吳人
者以其恩舊之民也）詔吳王景通爲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
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
睦顧寵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
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爲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
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六月
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丘爲鎮
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
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
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
既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伐
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
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
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
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
之大忌宜蓄財養銳以俟時焉馬使使唁越于武林厚
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
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
民受其弊蓋有幸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
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嶷巖之
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僵爲嫌退以清

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
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
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
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耽耽之身
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箕箕在疚罔有
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
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
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廷公廷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
爾保尤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戒不敢知

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鑒命圖後天不爾詰祐于有德厥位艱哉聖日祖于路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皆親侍或週疾不解帶溫帶賚諸子曰汝曹知人艱苦故如是乎及建號即盡撤舊制而改作後見親舊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妨事必至隕墜百司理明白必欲容貸魁魅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畢集才以和不限資格或替其增秩之法文武已殘于殊隨才大小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之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賜外之憂亡身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已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廢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剝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之一

南唐書卷之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弃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稍人皆奇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

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祖征捉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衮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冊毋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遷改封保寧王長子巽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丘入為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為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弒其君玢晟自立爲帝（不書僭者玢之前已僭也）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襲位也）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皆舊書史失名）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賊鎬思禮檛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屯營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罪貶故書使）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翔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徵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

詰閽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丘周宗爲左右丞相齊丘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哉遂罷齊丘爲浙西節度使齊丘黨與陰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丘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輿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其

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率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睿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始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

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五郡福建江淹泉）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前年以福州降延政攻延政以爲君）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儼明無統御之器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嚴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陳進兵之計文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虞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即以劉從効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劒州割建州之劒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劒州刺史文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効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丘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宜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趨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

尚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騰茶之貢自此始罷貢
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
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
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
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
劉從劾皆驅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丘
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
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捨其不意

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
覺帝大怒濤延已等爲言兵集汀不可止乃以王崇
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
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
使仁達送款於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
進退不相應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
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已爲宰相宋齊
丘亦預三公稍解之貢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
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
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

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丘延已有自咎之表無請赦
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
乃流覺靳州流延魯舒州齊丘惡之貶撫載和州司
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
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
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
璽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是歲中原無主窖州刺史皇
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泌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
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已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
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延已爲相岑亦居近

容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
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
參軍亦罷延已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
將林贊弒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
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
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爲漳州

南唐書卷之二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虜主次于京城北不見帝虜不曰不見京城猶言不見其君也猶書曰不見厥君也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改京師爲都城晉無君也已丑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割劫之罪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虜廢晉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遷書者以下文使來告敝也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後儁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太弟燕王景達爲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巽爲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爲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虜改晉都爲大遼國肆青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無主也不書敝不與夷敝中國也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易代則書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漢輯天福十二年亦非三月宣州徐知證率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丘爲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爲寧國軍節度使錢佐率保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倧因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倧遷倧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爲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虜州周郭率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漢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江淮巡撫使鬨河中平遼班師冬十有一月高祖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禪將張巒蕭處黍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咸帥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虞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有二月日曜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襄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寇竊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外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竊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福州許

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劒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廬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劒州刺史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繼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

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爲天子書此以見中原

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以其幽在周故不曰

偕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封

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遷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開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丘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

皐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頗爲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爲左僕射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鎬爭之不克朗州神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給軍邊鎬不能振撫楚人皆貴於國乃重斂其民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後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慶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逵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鎬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弃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翟爲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効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水冰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丘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水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超釋唐俛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俛千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

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賚粥以食之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遽班師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冕元中宋齊丘選宮

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璨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醼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嵩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姦淮旬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丘還都齊丘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備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

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其將吏數十人皆斬於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荅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周行逢舒州刺史張紹方訥皆弃城走延魯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儔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

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
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楊泰帝遣人懷蠟丸書
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
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圍苑使尹
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
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
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
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之三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
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荅留晟等弗
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
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
于茲爪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
上國華風不競吞運所鍾九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
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
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
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
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
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
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
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縝副之中書舍人韓
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
江州柴克宏率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罷爲兵襲
帝爲鎧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
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

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阨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楊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江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楊州訓請棄楊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楊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敕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旦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楊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不書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檀來者但來人語音也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盡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楊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楊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楊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時人其後駐蹕皆以迎鑾復書幸不詳其實也時楊泰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廷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盡江以爲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慮矣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鍾謨還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乖成且請傳位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其人者蓋慮爲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户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効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

丘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奠爲太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遵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顥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奠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奠州人以奠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奠州趙地也明年

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恕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夏六月焚威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

周世宗 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顥爲宣州副使敎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絶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罷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

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

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決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爲奉化軍節度使避敎洙去敎字皇朝諱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書世子手札未即位也見後主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

朝乞追復帝號

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遵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謚而後書葬者因其謚號順文勢也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寬仁大臣敎睦九族

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嗟傷慟形於顏色隨加教療屢處廊廡御筵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那臣阿諛職爲厲階曉出閑即命於廬山墨布前搆書齋寫懷高世之量始出閑即命於廬山墨布前搆書齋寫他日孰爲之計及迨於紹襲遠捨爲關先精舍常處民間後擧第宅衣服成爲節制擧措遊之人幸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群鶴雙龍據屋遶奄然而化翔于空鳴呼甚哉守成之難也

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憊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賴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

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幾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犨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遵不變乎朝蒔而夕擢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棄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之四

南唐書卷之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即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

宗祖於孝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大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已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泝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冥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副改王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毋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物南唐屯田使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變公支之舊）八月鄂州王崇文率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三年劉從効卒州人立其次子紹基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鏐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遂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鏐爲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泝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冥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副改王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毋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　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户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殁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匀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

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湧民復盜鑄頗多苦剌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鄒州黃延謙率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業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鄭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翟廷詢元宗追謚光穆皇后鍾氏稱皇后）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毋弟也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奬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愬大理寺親鞫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國主論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頻額至爲瘡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迫至數千給廩米縑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癸丑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　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季兮不來歸常怏怏以憂悲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　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　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

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
鴟吻每遇　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
服衣如初六年春　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
國主願受封秩　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
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
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九七章不止有
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歎　詔國主惡之乃收佑佑自剄毋及妻子徙虔州
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毋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　皇朝使閤門使梁迥来聘從容謂國主曰今
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荅秋中
書舍人李穆賫　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
卿同閱儀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
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彦棄城走　逡克
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彦華杜真相繼敗績下
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
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
主以功名自負輒抗　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
日有十數及過等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
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　不荅王師進屯建業城
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孰餘郡皆未奉　命禮道
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
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　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
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國常州軍使余成禮劾刺史
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圜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
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
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悚懼背因說絳還
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秉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
潭師於境內拜茂忠秉州刺史八年春閱民爲師徒
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
者抽一卒謂之圜軍復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
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
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
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
奴賛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繒帛兵器招
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
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
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
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澤陽

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　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詵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爲兎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蠭屯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跣拜納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煤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屬赴火

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遺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舉頁籠下道旋彬立斬之頁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堪閑坐細思量玉汴口登晉光寺擊拳讀念久之散施縵帛甚衆九年春俘至　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　公朝所封者也　皇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　後書王者　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諱子皆犯　皇而後主特甚敦睦

親狹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以群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所論稱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制勢弱羣臣多守常規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撫凋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太寬亦無過此及夫兵之興上下憂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蓄故羣盜起力盡亦天授　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羅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兎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薦紳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違衡迥等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迥葭爾江南薄視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屬矣及屬

皇朝普天之下莫不趨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偽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　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動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之五

南唐書卷之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憲之所以爲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徵傅太姒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閫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

女憲傳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爲亂兵畧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蓋之者義祖旨也）生嗣主及景遷景達遂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冊

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
后以死者甚衆嗣主即位上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
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
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謚
元恭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
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
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
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遷偕侍尤甚
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
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
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
臣捽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
祖种氏泣曰人臭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遷宮
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不書妖

嗣而於墳誄言之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
稗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
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
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
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
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
嗣主即位冊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
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
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
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
主即位冊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
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
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
之秩各因事見其錄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
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
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即蔡邕
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斷之或謂因爨而存之元宗
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冊爲國后
后雖在妙齡婦順毋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覽裳羽
衣最爲大曲雅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
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
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

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遨醉舞恨来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覽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毋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啾嘈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儁悽清峻后尤鍾愛自勒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奭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

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予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贊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裝自內含玉殂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扶而後起（識之也何讖爾太后在故也）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貪盈世逸樂勤愁殷沉烏逕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已新關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蓼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懰物終古況我心摧與衆有地

蒼蒼何辜殲予仳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艷不至治慧或無傷盤紳奚誡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贊雲留鑒眼彩飛光情關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治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詘詘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交協毗倪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訢危言遺情眄眄哀淚連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乘戲傳能奕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桑調茲豔愛質奇罷傳華翠虬一舉紅柚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聯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采邊破傳邊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徙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覽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闕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談益

碩美兮此芳風事傳遐襳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
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
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鞾窮歡是宴
是息舍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籟蓮舞蹀紅塵輕
鬘憂物莫能亂紲爾清商艷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
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幕捲金爐夕香屬爾
遲丹姬爾清揚歌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
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為晴晝鳴呼

哀哉孰謂逝者莊苒彌踈我思妹子永念猶劬愛而
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疢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
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
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
傷娥雙睇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
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
香杳想渙乎忉怛慌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
無相見期情瞀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
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歔怨為
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

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暗空曖曖兮愁煙起
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
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簡笳凄婁咽兮旂常是舉龍輴
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
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
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寢皆感兮何響不哀窮
求弗獲兮此心瘵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
嗚呼哀哉杳香香魂茫茫天步杖血撫櫬邀子何所
荀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
月夕無不傷悽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淒

凄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
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池上
哭娥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瑾光殿之
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殿勤移植地曲
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愛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
月泚寒泉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
思且以與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
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
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
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

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書琵琶背云佩自肩如削
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媛在檀槽觸物寓意類
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
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
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毋可謂賢也陵曰
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
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
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毋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
靜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
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匆未識
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卧不復顧
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宫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
服喪故中宫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
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
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
官參議鉉曰婚禮吉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
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鍾鼓佑曲引詩窈窕淑
女鍾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鍾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
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

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
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
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進評其是非時佑方
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
孔亦有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鷹被以文
綉使嘲書傣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
屋極至有墜死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
樂府詞有祝犧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
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
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
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隨西公薨周氏亦薨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湖湖
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蕚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内後宫後主即位選爲保儀
容態華腴寵冠絶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
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
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
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
遘讒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
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宫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

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煬廢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鳴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惟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家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遐費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

豔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為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嫻睦動循禮法嘗儷寢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已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弃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媼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秉政以女為吳世子建妃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為公主則流涕憤悱或問其故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有乃以吳世子為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相秉政以女為吳世子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建率主亦巒卒吳人哀之

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媼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為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為亂兵畧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為屈建封嗜人肉而畧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徵文徵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惟君侯知書為國大將當有表率群下

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吳媛其先沛州浚儀人唐史臣兢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寁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暮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匝禩温清昔賢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愈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之六

南唐書卷之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已速殺爲惠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吳媛其先沛州浚儀人唐史臣兢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寁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暮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匝禩温清昔賢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愈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宗室傳

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悉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丘以爲巳副景遷猶揔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
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
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
以表其墓以其墓死無子故後主已國詩云兄弟四
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遷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
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
下侍郎參政事父子四人迭輔吳烈祖受禪封壽王
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從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
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
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

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
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參揔政
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宴飲酒座客傳翫以爲實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實輕
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歛容謝之由是
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
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授足遠夷元宗荅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
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
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

副之以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
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欻空頼揖退謂左
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
謚文成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
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
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罷之初封信王元宗
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
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從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
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
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
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
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
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
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
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
不先斬以聞太子講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
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
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
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

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
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
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
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
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誼孝昭
江王景遷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
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南唐故事因宴設飾唯此一見以示其偏景遷以是
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鍾愛與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遷尚幼元恭
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遷尚幼元恭
皇后鞫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毋嘗有改立之請故封

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
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
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遷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
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遷
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其過失景遷爲之加禮
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
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冀元宗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
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
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
廣陵趙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
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
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
逸乞枝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
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
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
以來戰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
犯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泰央國事莊
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
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

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
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通由
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
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
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
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
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
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
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即位進王韓罷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

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　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　詔從善遂爲書喻以　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兎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疽於豫章

從慶傳已

從信傳已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頫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辛酉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襄今何在飄

零事已空況泥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絶風前思昏瞶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謚太子奠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琅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之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踢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嘔大親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棄然可畏目爲徐矐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淝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劒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爲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遽之遽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

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邁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共惡璠等侵權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舉盜入寢中殺渥渥說舉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舉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縛殺之初溫顥之謀殺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惠之問其客厲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劒戟府

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答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毋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矣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奉其衙兵是將救之信乎顥曰事已行已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使使鍾大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大章諾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監有老毋懼事

不成且止大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顥及紀祥等歸以狀渥之罪入白渥毋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遺遇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

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
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
故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戍于無錫
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壽國
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
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
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爲朱
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
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譚全
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

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
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
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歛骰
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
潭化溫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巵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紱軍
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駱知祥嚴可
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
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
吳人之心初隨行寨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

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
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
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未許而溫病
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謚曰武烈祖受禪謚武皇帝
廟號義祖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劒士角觝之
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
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
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衆軍隆演竊衣

髦髻爲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
泣涕而知訓愈陵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
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
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
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
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
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
已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
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
以笏擊踣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堅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遶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恃多見烈祖書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寖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受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是為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劒待我我亦不懌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人臣而畜棄與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偽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

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讒金陵為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為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讌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江西卒於任

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度使知詢之敗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酖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迎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漸過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編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過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

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遷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
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盡政者以二人爲首
（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
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
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
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
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
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
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
十三
梁王徐知誥溫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
史節度使知詢敗以知誥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毓
王進王梁知誥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
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誥以錢五十萬易之
其頭正類雄鷄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
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
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
皮爲大幄率賓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
帳碎如飛蝶知誥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祟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
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
歸 皇朝參大政爲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狄貪譽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欽嗢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

軍圍蘇州不克耻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豫章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鋭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遵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瞷之至中道宿半夜偃伴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鈍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風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潤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

節度使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鍾爲給使吳攻宣州鍾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鍾使德誠往諭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鍾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檥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慶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遠郊六官之職因事以書其僭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娶德誠女烈祖復娶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郭州監軍魏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與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伏劒倚柵木驅士攻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韋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

知訓自劉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戾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衙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匜罷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愕失措安置匜罷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跪中復捧罷如初顏色不

變武王奇之曰汝有罷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泰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群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衛使出爲泰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晤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爲鄂州節度使卒

南唐書卷之九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蓋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

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稍優擢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閒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瑩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僞仗補寶雞令從僞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

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潟延已虺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

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熟魏
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敎喻之明年奉復尋改
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
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
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徃徃喑嗚大咤以故
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猶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
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右僕射

錫生平欲教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字與宗父可求善篆書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
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
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
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嘗守正
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
親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
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
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
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
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

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
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
身下士推別善惡壽春人劉魯有學識性方言直動
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
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
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
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
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忼慨翌日卒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羣
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
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
政奢福州擁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
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
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
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畧死爲幸久之
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尚書而用其偉臣楊思
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
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
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
肇皆著功効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

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貞外郎
鳴嘩續薦劉奐以其直承祐薦陳諤林仁肇以其忠
忠直之効獨立於亂世難夷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
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
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
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户曹參軍掌元帥
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
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
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

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
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
其子慇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
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
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還左僕射委
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
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群輩所附人有
請托者必固違庆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
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

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
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
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
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
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
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
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
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
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
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
軍吏與洪同歸于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
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
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
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
温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温暴卒
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温之制所爲多不法
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

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晉贊禪代遂拜右
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
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
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奉玠建鎮宣洪二郡皆以
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羅鎮復相位拜司徒
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
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畜如此保大元年
卒

李夷簡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
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簡
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
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
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
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簡曰疾風勁草於
卿見之夷簡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
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簡已醉指酒
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
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
之以閱知詢與夫崔渥反覆於彦範三思之間者何

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
讐人爲所天及觀舊治延感憤卒嚮也不能即死以
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
異夫

南唐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遷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劒招之紿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横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異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劒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劒士於室中彥能行酒以手揑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劒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劒揚袖以示烈祖還紿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叙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率年六十有八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率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荅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荅紙示之知詢靦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優嫌疑因理白髮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曰馬押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倪首詐曰下官飲量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

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
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
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
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
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修靡之盛寇于
當時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
將仁裕毋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
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
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

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
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
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
軍烈祖受禪遷睦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爲理寬
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
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
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
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
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

永以畫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
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
獲全活敬洙暮爽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
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
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敬
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
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
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

趫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
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
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
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
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已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
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
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
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
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
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

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
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
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拜上將軍
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
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
位爲濠州刺史仁規昔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
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
掠鄰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
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
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
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
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奉年四
十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
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
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

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輦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攻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遣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蕚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蕚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莅蒞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慕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善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

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屬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壑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絶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餌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

南北終無往切焉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惠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論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

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来果西走爲捉進兵所
敗金全復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
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
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
爲刺史戒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
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即
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
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
爲選廉吏賢仁詔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殺金全留已
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詔昔事王晏球有大

功晏球欲厚賞之仁詔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
及頒賜所俘物仁詔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
下之廉士也宜納仁詔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
殺令圖而鴆仁詔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詔二子欲請京師許其父寃漢榮大懼紿
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詔之死
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
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
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来
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
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於馬黃谷承裕戰死烈
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
守貞以河中反乞兵於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
沭陽諸將銳於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
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
言淵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淵者斬及
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
不復用卒於鎮
王彦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糞寘火焚橋遡流逆風火勢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騎馬都尉張永德狹脅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關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於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鴆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損不正及遇鴆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於陳喬喬曰今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爲喬死後添本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趫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厲之授劒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誠力戰未嘗挫劒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劒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以南方之事誨錯修守備郡政無敝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劒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劒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蔡督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　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泰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之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於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言古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丘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

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謹法廟號皆成於
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
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
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
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
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
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
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
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
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

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
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
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
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
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
載接伴飲曰老夫竊親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
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
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

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
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
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
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辨古人惡之熙載倖有常
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乃過歟命有司放免
逐月所刺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
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
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撿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

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
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賢
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
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矜
誠已歷於三朝無熯莫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
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
寬於時宥切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
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
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

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贈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煦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毅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煦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願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煦載才高氣逸無所畏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煦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輒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煦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

秩而已續懇之封還煦載煦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搓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煦載寫之煦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奬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之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丘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

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如此後事云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鄧州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詣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

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子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遁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燼蒼蠅跡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閻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閣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喧塵過檐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絶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卿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者何異哉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貺精思不懈至決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即位請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讒憶潘郎鬢奏內陰陰日暮好沽巾初潘佑表云家園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讖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貫島字浪仙）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梅檀閣醉倚王家琥珀牀自謂俯拾青紫乃諸金陵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諸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快快不能自已欲東書干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鑾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諸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蚵蛟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擁耆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袵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服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辟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酣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泝汀鳥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擬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鑄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虫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祉候昭慶不與之見宰衡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界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　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隣而師義與錯爲姻婭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絶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絶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爲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筮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遽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

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

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槖囊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油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油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油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牓出喬果第一油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文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尚書郎卒于官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或以致豐美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開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稱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毋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或執爨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婦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況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毋憂

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揭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覩顏而去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羣放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

城詩云鴈飛南浦砧杵斷月蒲西樓酒半醒又曉來
羸驥依前去目斷遥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
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
遠數百里輦轂其門實於貲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
唯貲於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
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賛論十餘
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
互爲賓師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
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
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爲高也物
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
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
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
者敘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
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
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　詰指庭下地曰
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
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卤前令居
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
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吽嘯甚
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
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
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

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毋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隔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隔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盡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為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

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鷹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劒不為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葬焉

陳貺南閭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鞚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遷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況遠處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為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勾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畹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偽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租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即綏躁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搆青史陶所遺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飲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恢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屩短褐至爵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黯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爽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以大唐爲前朝竹林層建鷹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過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鞏慶不荅堅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錢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慢坐爐炭主人出之置日尻痛炳疑因酒乘忤遭其笞捷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寫門下者常十數謝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穉亦爲之寇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迭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鼛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翊聞于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初季父非理掾鄉人暴詣邑求治令尹下翊評之翊償以巳緡其訟遂止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千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綴歌自若搆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蘧然有攻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咸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予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命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率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袁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羣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爲逆旅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柔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爲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群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先降仁贍而後圍之據江南錄事別錄皆與此同書以此書爲是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婁敗故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殲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雷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破舟竹龍皆飄南岸爲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滁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

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負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晟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讜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

治壽春世宗以其難赴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寤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盡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沂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甌玉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侈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

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坯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悔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寧州刺史房陷中原暉率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彦貞等以拒周師彦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彦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戟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 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實訓曰太祖皇帝諱匡胤太祖受命之瑞也國先諱誤曰朕躬是受命之瑞也國先諱誤曰朕躬

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魏亂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

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卑邊鄙而陛下優游遠慮以養喬松之壽遵鴨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排閤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

家急難汝毋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
而齊丘稟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
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
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
亦因喬間焉開寶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
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
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靦面於先帝
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
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

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
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
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
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授于承霤後
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
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
手泣曰盡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
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
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
之曰吾死掩覆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

暉爲援李毅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毅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彦貞等聞毅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彦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彦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彦貞死于陣初彦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過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既而彦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彦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彦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趫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　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　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夫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　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簿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　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蔴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贇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　京師諸郡皆遣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教謀降者嬰城固守

朝廷遣使諭　旨猶不奉　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

定而澄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之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鵬鷃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遺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棲

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崔嵬之安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脩吾身以標準於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奔兢之取乎有節魯崇範之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者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始事劉金爲庇卒金暇日至庇中見景畫瞑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
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
億滋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
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刋衣弊寇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贓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
廉隅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
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
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
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郤
之皓謝曰俗吏淺濁以遺先生蓋不然何以見高義
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官授太
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
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
除東宮使率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廕
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建州之後隸祖全恩爲判官
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

歸幕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甘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
讚善大夫率子禹圭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
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粟自雍州襏負東走隱
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
故不事事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
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
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
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
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逖事後主爲
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 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
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
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
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九以知此而已循致
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
性苛細憯烈無所不爲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

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紹愛人戒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鞫罪人罪無問小大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鬬者

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爲小吏善伺人之私補護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文墨耶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南唐書卷之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恥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親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親之未嘗不憮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太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鷟褚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麾籍取之事記則以次償備罔有遺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還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掊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寵嫌察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按鞫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攜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

州刺史為人剛鷙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剋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貢外郎范沖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沖敏棄市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荅未幾楊光舒泰靳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荅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猶不荅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榮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為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泰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為軍校常從暉軍中涤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為理吏民安輯入為

之士雲集懶割繼勳項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
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
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
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頗
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
中周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
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
下神武係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

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
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
赦謨以為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
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烏渭北離愁春
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
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畧云三年耀武羣侯服
聲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斃亦賜死于宣
州

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
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與眾惰廢政謨薦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
式為太子司議郎百司開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
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鎬不
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使
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
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峦入為天威軍都虞候
常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搆謨與巒
謀為不軌元宗疑之太子與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
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

之故未即加誅乃罷其職為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
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
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懷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
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
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斃亦賜死于宣
州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藉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諭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從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艱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肆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告曰我顛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昆陵平自言有武畧因以爲將固辭乃還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悖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麻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即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自剄平繫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之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盡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丘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各叙于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于篇者末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嵯峨壓洪泉岑嶺擁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麓龍虎健水黑螭屢作白虹欲吞人赤騏相搏爍盡棟泥金碧石路盤磽确倒掛哭月猱危立思天鶱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驚梁罔燕教鵾石鏬地懸敖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睡榻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迎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松猴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怜啄木鳥去處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曝衣曬裁裁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耿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鬼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親棗餈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熹長鯨四海爲鯨鏖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歎人汪古符投書于烈祖齊丘忌其名頗排斥之齊丘本字超回合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慙即改字子嵩隨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屬精爲理脩舉禮法以遏强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丘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而爲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九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

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爲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落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子璟也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君齊丘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爲

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戮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已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丘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

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閉門請罪烈祖但遣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

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卧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友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禄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

時曾夢乘龍上天九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
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
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
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
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
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
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
以為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
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
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窺竊之計與當
時之事皆具

陳喬傳

及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謬齊丘初館于偘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丘為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為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雄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丘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閭巷小人之語也龍袞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況齊丘益樹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為未可盖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丘之事安所考信哉盖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盡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也然則齊丘之死自速羣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佚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丘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誣有何益孟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盡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丘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丘黨與遂敗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頵事本郡為軍吏烈

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
火及令頴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恼恼延已年十四
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
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
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
丘以固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
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
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夫晟文筆不如君也技
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
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
也聞者韙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寖爲常夢錫彈劾
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已喜形於色
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
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
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
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
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
無善政延已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智
畧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秦可而已延已遲疑
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龌龊無
大畧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輒食咨嗟者旬日此田
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
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盡國殉民實此之由爲
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
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已之繼毋也亦至疎隔既失
湖湘人皆歸咎延已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
始乞罷相乃罷爲宮傳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
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
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謹詞云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
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
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之句皆爲警冊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干
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初蕭儼深惡延已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
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已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
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韙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延魯延已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

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待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劾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已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淖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丘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悉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巳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楊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潛爲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遽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

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違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

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
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
風波不常儻進未赴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
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
乃頒師以上皆見陳
彭年別錄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
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
淮南署鄧從事久不得志嘉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
校書郎尤好諫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欽意天下有
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
曰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拜下拜謝人皆以
爲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
守貞敗罷爲屯田使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丘薦授元帥府掌書
記遷祕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
重遇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
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
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
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閉營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
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遣鎬帥洪州屯兵與
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
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
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始曰唐爲我討賊大軍
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
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衆以拒文徽文徽
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
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

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檛之斬于建州市
元宗復遣祖全恩何嶽洙率蒿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
武彥思馬存責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
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
明爲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
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
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嚴延平津相繼下
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
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爲撫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

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劒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誤信（誤信謂信無信也）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倫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蓂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　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節穆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急羣臣多貽詞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徂覺以宣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僕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已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儀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誼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鼓前失入罪不當死遷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幙巾素裙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醼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雙倅對弈儼入白事舉奩投子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欽衽避之歸

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為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為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為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鉤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益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為詭使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侈而久弗之譴　太祖皇

帝既平荊湖韶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勳請行乃督巨艘數百艤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為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　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為已績　太祖曰共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耶特弟叙用既而窮困祼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酣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將辭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為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鶯舊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

舒雅世為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曙昔舘給之雅性巧黠應荅如流熙載特之為忘年之交出入卧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命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

著格言羊雅之辭迫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 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壞遂有終焉之志考蒲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虛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畧通大義不事事嗜以博弈角勝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湧蘭鼕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瑫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洞壁過大雪乏薪絳特舁力踊折庸捕燒之病疝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

薩蠻勸絳罇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盡篤鵲起梧桐落敬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碪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罷閔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蔌即愈朝求蔌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同斬麥貌寢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潤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遊獲越人船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 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 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開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既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敕欽州刺史冀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冀慎儀姓諱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麥貌寢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嘗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虔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畧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戚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殿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

茂忠於是自陳擒嚴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虜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鷰鵠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衡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忿乘勢大暑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醼飲乃帥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遣候騎告急座皆恬懼茂忠飲唔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踰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冑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迫暮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矟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過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逐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衡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

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爲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衡州刺史闕津吏撫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牌帖贊見將階其廳署朱復叱之令執杖庭笞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朱梶罪鶩管適隸登州茂忠令日兩衙立於庭下朱懋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貲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衡州其妻女茂忠意爲軍士所畧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賫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梽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劒刺茂忠以梽自悍連舉數四而梽迫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廷接斬之乃畧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鬬戰則夜響譟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胷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襲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爲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趫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永新爲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摠諸科物十餘萬數潛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恬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為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綃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　朝廷遣使宣喻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録之昭符嘗為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為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速庭官吏震慴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棠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蘭鼇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

康平例入

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璧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莫逆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効也

皇朝初離五代之後　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鼇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舉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數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劒別湘潭金牓標名第十三昔日鼇塵喧洛下近年詩價蒲江南後主見詩賞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肆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還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

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　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衡州司戶卒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寡特自負才器以覩勢位既而動多屯蹟五舉猶爲白丁及屬　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惟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秉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耶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詰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鼇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音勝於辭理過於文爲

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靡悅目清新洎
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鼇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
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厲荀寒煥畧備則一介不干
於人嘗有欽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鼇心與
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鼇乃悔恨躡至數
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慁其期後雖固子
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

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讓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
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倒以黃衣守選及
王師問罪後主衛璧讓再應鄉舉下第遁經漢高祖
廟題詩其落句云嫂侮孱豪誇大度可怜容得辟
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
去數日卒讓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鴨賦儒術之本論
有司以鄧及爲第一

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
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攻署里名
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　京師補鎮將數年請
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
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
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
憐之薦授今錄還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
遺言爲實朋宴語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度體
後人以爲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
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
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寒淺
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哉遂永復
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毋至謹承顏侍膳温清寢
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
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
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
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毋卒廬于
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

之際未嘗數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
幽丈之間常置罌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
以百數苟獲貲錙飲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
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横
逆亦異謝焉復喜鄙遊市肆當墟者廉不相善豪民
富商聞遺緑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非童幼稚
隨而悦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
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
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鬻產償官而免之一夕
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
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
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
繹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
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釀會市羊
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
載以巳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
出入則羊犬聯隨潭俗夏中正爲作犬羊傳序以記
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
與其子先卒

嗚呼親日月而知衆星之蔽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

然則觀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歸順名皇朝而行事具于

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閑爾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

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模楊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盡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

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南豐人 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 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 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

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 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盍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 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

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其恭且無王叅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 朝謁非敢拒 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

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

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

後仕

皇朝與湯悅同奉

勑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馭天下之觀聽茲爲惟誣譎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大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惟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說說縱橫莫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既自証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痺澁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頃愈率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瘥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蕳豆湯一服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痺以蕳豆治腦痛皆無効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

鴟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
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
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
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
尚幼元宗問壽命數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誉預知
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一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
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
十九也

李寇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
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
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
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
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
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
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樓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
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甩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
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
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遣疾召紫霄中夜被髮
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
敬洙曰信然乃卅書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澗
勒事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
也因以指撿訣含水噀之命鑿其石應手如粉後主
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
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放舍
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

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佑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
海州刺史佑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
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視佑栖泊之所弊榻
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佑還
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竊幸吾攝其光鉦不
爾斷婦人頸矣匡國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佑問
曰先生其有術乎佑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
乎佑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
國如期召佑俱至東城佑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遠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康突寒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居業極宮迫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劾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女冠聚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為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罷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為陛下致之乃以綃囊盛龍腦於屋棟頃刺瀝汝如注香味逾所遊者嘗揭雪中糞壞燒為白鍛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聚先生糞壞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發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候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祖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聚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舉更而徐舉更目覩其事雖然載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為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稟心識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善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開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旬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

歲旬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連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實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惠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寤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遷景達景通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婿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婿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流謂舅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每死未葬會元宗乘閒書草字於便殿家明紿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無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

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衣于賜予家明謔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敵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快快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鈎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王鮪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霖霪牸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

年一于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夫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與唐祚葦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諛一笛拔兒掎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還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圭趙屯因輒樂停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颿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繁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琛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衛壁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沈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廣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遽奴隸言必據書吏牘章敗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為誌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寇憤或喻之曰跋涉勞頻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為先聖之罪人

戴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蓼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捨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遵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為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

之曰自寇哀感興嘆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歛訖事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迫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推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釣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之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爲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爲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戒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爲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爲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斬福利耶而妖孽甚焉將以斬超脫耶而愚亂大焉此梁武癡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

素注曰浮屠佛也韋昭太子曰浮屠則佛陀也聲之轉耳

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頻顙至爲瘡聲親剃僧徒厠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蓁遠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錦金衣後主詢其太奢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國庫漸虛財用耗歉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諱凡俗後主遣之齋供一無所受

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遥

親其烟燄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驪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辱但見衣寇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死于石子崗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寇江左初舉進士一點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兼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啟問憑悟而明解皇上

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武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讀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鑄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斂率於民雖然田業頗厚而貲不加多斂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惟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果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構于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貢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遷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怪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

孫權之許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祐諸音查靳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猱雜互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寓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家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鄭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其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皆緾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皆埒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幼稚宜無預意且賞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遠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南唐書卷之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云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丘壠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尋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鄭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其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

之益喜又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
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擬
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
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起一
裨將救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
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
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遺意裨將曰柰家口在都城何
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
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
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間

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
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
澄僞爲戀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遽召將
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
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
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窣不知忠孝乎但
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世宗圍楚州久不
下既翹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
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
澄父母妻子皆斬于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

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浦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
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
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
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
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莊宗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
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
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泰
楊光除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
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

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
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
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
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
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
妻尸于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
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劾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劾說其
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劾爲泉
州刺史從劾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

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効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遣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来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鎰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鎰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惫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劒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鎰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効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從効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効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之二十七

誠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菁駿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誠國傳

閩國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群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畧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敕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表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爲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侯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祟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鏻審知次子也莊宗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鏻既立延稟還建州鏻錢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鏻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累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鏻上書求爲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隆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鏻心忌之鏻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荅審知婢金鳳陳氏鏻嬖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殺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

謂九龍幄惟貯一歸郎鏻婢春驚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驚鏻快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舉率皇城衛士入鏻閤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誌曰憲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虛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過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風閣舍人何過仄之甚也乙蓋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驚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俶彊難制昶相王倹每抑折之曦立而倹已死命發塚戮尸倹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譖虛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借后妃之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

欽羣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
建重遇既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誚
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
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
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
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誣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溪虛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
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以建州建國稱啟致元天德明年遣
重遇已弒曦集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
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溪虐不道天厭王氏嘗求有
德以安此土乃被朱文進陛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
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
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岩守漳州許文稹
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
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
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
聞之亦殺岩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
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
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
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
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
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
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
不附以霍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
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
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
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効自
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

吳越

誠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楊行密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輩使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襲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溆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寘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宋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鈇鉞劉襲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事王伏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

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
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
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
相許德勲爲右相李鍔爲司徒崔頲爲司空拓拔常
爲僕射馬珙爲尚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
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
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
義臻立義臻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臻判內
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敎殷以計策
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義臻用事諜

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
臻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敎之明日吏以
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老荒如此而敎吾勳舊殷語
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臻立授武安
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臻嘗聞梁太祖好食鷄蒸之日
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義臻不迨頓食鷄肉數器而
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
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臻卒追封衡陽王弟義範
立義範字實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
長而賢其次義臻義範同日而生義臻毋秦夫人有

美色義臻以毋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
故義臻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
年賜弓矢冠劒天福四年加天册上將軍開府承制
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慶光圖徐仲雅李皐
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
等皆薄徒飲搏幄呼獨常況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
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
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
餽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
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勍等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

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酋降于勍溪
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
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酋等七州
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
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
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
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
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
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偪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柰何棄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視義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抆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率年四十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柘拔常諫諍嘗謝絶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率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義廣將劉彦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諝曰王能于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

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秭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彦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漢祠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過諸蠻劉彦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彦瑫敗於湄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竊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遣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縮謀作亂義萼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暠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暠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楊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之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雄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黃巢率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銑信江洪撫秉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還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弱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遠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作建國譜

昇州都　州三十有五

吳因唐爲昇州徐溫建節鎮建康軍　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晉延

常州　以江陰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朝入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以六合置

楊州淮南建東都　以天長置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東置蟬州龍駿來屬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

滁州　顯德五年

和州　顯德五年

光州　顯德五年

黃州　顯德五年

舒州　顯德五年

| | | |

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要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陘爲子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兌爲趙相生聲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种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伯太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義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孕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二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況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儁濮涕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桑字德遠壯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兆字仲堅涼太子侍講生暠字玄盛西涼武昭王典重皇帝十子譚歆讓惜恂齮豫宏晫亮愔曾孫系齮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生八子最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膚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舜恒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歷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遥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

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編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逐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魯桓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懲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錢鏐慕溥祿去楊氏則又漁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總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貫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